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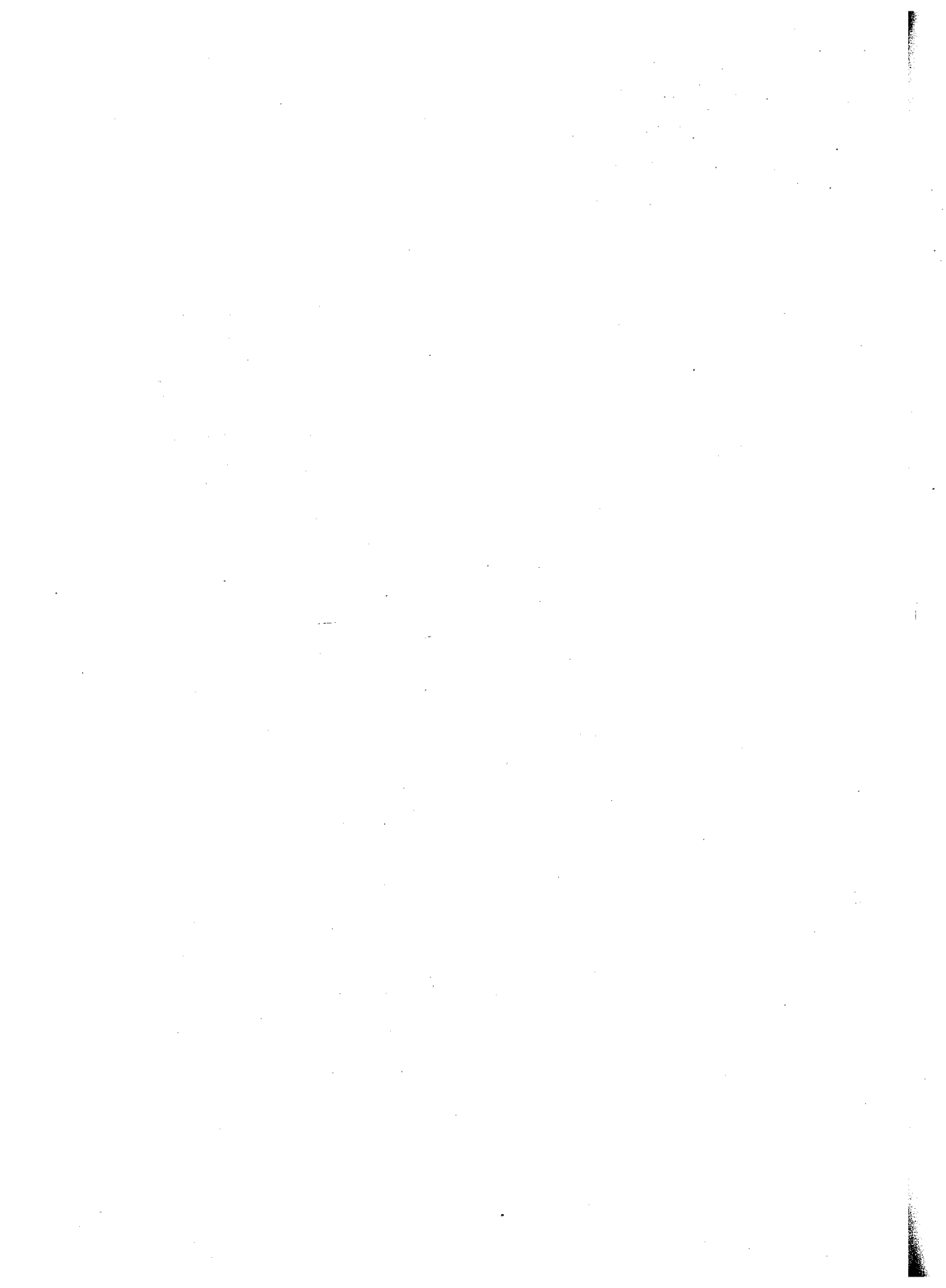
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是不幸的，政治运动虚耗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和才华。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也是幸运的，我们近距离地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最荒诞、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政治运动。



编者的话

本书内容包括 1966 年到 1968 年清华大学文革前期的大事日记和相关史料。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小报”、“大字报选编”、“动态”，战斗小组自编的《大事记》、有些个人的日记和“交待回忆”。此外，我们也采用了香港中文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文革资料库》中与清华有关的部分资料，以及一些清华校友如唐少杰、沈如槐等公开出版的文章内容。本书所收录的资料目录，详见后面清单。我们已将原始资料扫描留存，以备查核。

我们收集的资料来源真实可靠，所述的内容大多真实，但也有一些由于当时派性使然，对事件的描述有失准确或有所扭曲。本书只对原始资料进行汇编和整合，不改编文字，也不考证内容的真实性。因为它们毕竟是当年清华园里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证，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可作参考。把一些派性痕迹浓重的原文组合在一起，难免出现上下行文欠连贯、语言风格不统一的现象。为保持资料的“原生态”和“真实”，我们尽量保留原语句风格，不加修饰，顶多删掉一些太多、太罗嗦的文革字眼，比如：叫嚣、恶毒攻击、污蔑、可耻行径、竟然造谣、幸灾乐祸，等等。

原始资料中，涉及一些清华的干部、教师和学生的真实人名，我们大部分把它们原封不动地登出来了。这也许是让有的人深感忌讳的事，可是为了保持史料的原始原貌和真实性，我们别无选择。这些原始资料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记录，谁也无法垄断，我们今天不用，今后的研究者也会使用。现在，绝大多数当事人都还健在，如有发现书中所录与他当时的所言所为有所不符，正可有机会写文章更正，避免以后的研究者单凭原始资料来推断是非。本书的出版，对大多当事人来说，也许还是一件好事。

本书中所收录的资料，记述的大多是清华文革中的一些公开活动。至于当时各派组织的幕后活动，少数头头与中央上层的联系，以及清华对外地文

革的介入等，基本没有涉及。研究清华文革，单凭本书这些内容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许多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已经纷纷开始写文章反思这段难忘的历史，我们希望这本大事日志能够起到提供回忆线索的作用。也希望有更多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校友，提供线索，奉献资料，特别是本书涉及的当事人能费心补充、修改、纠正，以便有机会再版时使之更加全面、完善，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感谢】

本书的完成，得到许多校友的帮助。他们或出资赞助、或参加讨论策划、或贡献资料、或帮助校核文字、或扫描复印及打印资料……，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按字母排序）

包薇、但燊、丁正明、甘乃元、何宇平、胡耀明、胡逢淦、胡辛莲、黄文梅、蒋雪青、罗征启、谭昌龄、王允方、颜慧中、叶志江、于火、张蒿玲、郑洪如、周宏余等。

编者联系邮箱：qhwgql@163.com

亲历者的责任

——读《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有感

马雨农

(一)

十年文革，被称之为当代中国的一场“内乱”，一场“浩劫”。它是共和国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它所造成的灾难，实在难以估量。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盛行，封建主义泛滥，国家法制废置，人性道德泯灭，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文化教育备受摧残，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历数往事，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首！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然过去30多年了，它留下的后遗症时至今日仍有隐现，其对中国社会文化、道德精神的伤害，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研究文革的历史，记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的影响，这是当代国人尤其是所有亲历者的历史责任，也是真正“彻底否定文革”、保证中国不再有文革式“折腾”的一件要事。

巴金先生劫后复出，曾痛定思痛，多次提出：“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为此，他一再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全国人民正视这段历史，永远记取惨痛教训，防止恶梦重来。可惜，他老人家的善意良言一直未受足够重视，回首文革依然还是敏感的话题，文革研究至今仍有不少禁忌。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当时无奈的表白，如今成了至理名言。文革的历史，毕竟还需由人民来书写，只能由人民来写。多年来，中国民间的文革研究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报刊上记述、研究文革历史的文章，时有所见；一些专著出版物每年也都有问世；更有一些有心人，倾注财力，办起了私人文革博物馆。就连与文革历史相关的一些物品，也都成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热门藏品、研究课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效应。

在此潮流中，曾经在文革“风口浪尖”上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清华人，又重现了活跃的身影。一些校友相继出版了个人回忆录和研究论著，这些亲历者的回忆，都弥足珍贵。而由邱心伟、原蜀育两位校友历时多年收集素材、

几经整合编辑出版的这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以下简称《大事日志》），更是一部难得的资料汇编，填补了有关清华文革史籍的空白，为深入进行清华文革史乃至整个中国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和邱心伟虽不同系，却是同届，毕业分配在一个单位，曾共事过4年多时间。为筹划出版本书，她曾与我联系过几次，可惜我因为还有不少事务缠身，没有能帮上她的忙。但我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曾建议她分步走，先汇集资料，出个内部征求意见稿就行了。没想到她和原蜀育两人这么快就完成了这项庞大的工程，足见他们的能量之大，劲头之足，责任心之强！这中间究竟经历了多少辛苦，旁人并不知道。但翻看她给我传来的稿样中所标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引文，就可以想见，他们从一份份史料的收集、核对，到按日期摘录、组合，汇编成书，再从第1稿直到第12稿的反复补充和修改，实在做了极为艰巨而繁琐的工作。他们默默无闻，尽心尽责，为清华的校史建设增添了砖瓦。他们乐于奉献，甘做铺路石，为广大读者了解、研究清华的文革史，提供了便利。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推动文革史料的收集，促进文革历史的研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二)

我们这代人，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在清华园这个特殊的“角斗场”，亲身经历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种种磨难，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如今年逾花甲，回首往事，这段经历，也算是一笔财富。确实应该有所作为，为反思这段历史尽到一份责任。记录历史，留存于后世，可作镜鉴。它们不只是个人的命运际遇，也是十年文革这段重要历史的民间记忆，有助于丰富文革的历史细节。恩格斯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更大进步，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得更快。”有感于此，我们更珍视这本《大事日志》所体现的特殊价值以及它给人留下的宝贵启示。

《大事日志》收集了清华从1966年4月到1969年1月文革初期将近3年时间的丰富史料，汇编了从批判“三家村”，到文革运动全面爆发，校党委垮台，工作组进校而又被撤走，红卫兵“横空出世”，两大派论战，直到“百日武斗”、工宣队进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全程记录。在学校保留的档案资料，如今尚不开放的情况下，这本民间汇编的《大事日志》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工

具书，能给读者了解、研究清华文革史提供极为珍贵的帮助。

说其珍贵，最主要的是真实，是完完全全的“史料直录”。不像有些史书，史料经过转述、过滤，甚至刻意取舍，原本的事实已走了样。这里呈现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史料，录自当年各派文革组织编印的“小报”、“动态简报”等原始材料，有的还录自个人所写的各类文字材料，包括迫于形势在强权威迫下违心写下的材料。这些史料，留有当年特定的政治痕迹和语境，是构成清华文革历史不可或缺的事证。这样客观采集，不作修饰，按时间顺序编列出来，有助于多侧面较完整地还原清华文革历史的发展过程，真实地展示这段历史的原貌。稍感缺憾的是，编者没有分别标明每段引文的出处，以使读者可以分辨某个史料的具体来源，便于研究者进一步查找第一手史料。如能这样苛求，可能会更好。

要做到这样还原真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从书中看到，涉及一些人物的姓名、称谓，包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等，编者大多原样保留了。这是今天出版这类书籍最为棘手的问题，很多出版物出于种种顾虑，往往都是隐去其名。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一些历史事件看起来变得模糊不清，有损于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周恩来曾说：“只有忠于真实，才能忠于真理”。既然作为史料汇编出版，只要确保事实没有错误，如实披露，应是最佳的选择。本书的编者是这样做的。我由衷地钦佩编者敢于说真话、讲真实、求真理的勇气，珍视这本书不同寻常的参考价值。文革结束已30多年了，现在大多亲历者也会以平常之心来看待当年的事情；相信读者有足够的智慧和辨别能力，能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

清华的文革历史，确有代表性，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堪称研究文革历史的典型样本。其典型性就在于，清华文革的重大事件，都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与中央上层的斗争有着直接关联。毛泽东与刘少奇，所谓“两个司令部”的主要领袖，都直接插手了清华的运动，精心培育了他们的“试点”。《大事日志》虽然较少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但仍能看到相关的脉络。刘少奇委派其夫人王光美直接指导了清华的文革工作组；毛泽东则直接支持了清华附中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激励和引导青年学生举起“革命造反”的旗帜，走上文革的历史舞台，同时又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的运动

(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毛泽东身边中央警卫团和中央办公厅的迟群、谢静宜直接出任了清华党委的负责人)。对照其他文革史籍、专著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探寻到上下左右的联系，从文革大政治背景下清华的特殊视角，解析清华与中央高层台前幕后的源流互动，研判文革一些重大事件的由来始末、内外成因，加深感悟与思考。

回首清华的文革历史，犹如乱世闹剧，痛感荒唐。特别是两派势不两立的持续争斗，直至百日武斗、血腥厮杀，十多人死于非命，真是一幕悲剧。如今反思，我们无需再纠缠于我是你非的个人恩怨。对于大多数当时的清华学子来说，都是受运动的群众，虚耗了青春。热潮退后，随着一些内幕的披露不难发现，为发动文革而高举的“反修防修”旗帜后面，并非全然都是路线、道路的理论之争，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天真的想象。当年时兴一切都“突出政治”，但那时候我们究竟懂得多少政治？作为身处基层的普通亲历者，今天我们需要自我反省，总结各自的教训，但更需要的是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来反思这段历史，关注和深思相对宏观层面的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为什么会有狂热的造神运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知的盲从？它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些当时看来理所当然、绝对正确的事情，现在看来何以滑稽可笑？一些当时认为极端错误、批倒批臭的东西，今天何以又发现不乏真谛？这种人为“折腾”的教训，或许更是我们值得深刻反思的。文革中被摧毁的清华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文革后已恢复重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要真正吸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发生的土壤，就极不容易了。

1986年8月，杨尚昆曾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之约，专门就张闻天与毛泽东的话题，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他说：“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上海会

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引文见《杨尚昆 1986 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炎黄春秋》2009 年第 3 期第 36 页）

杨尚昆说“‘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可能是实情，也可能是碍于他的身份不便于明说。但我相信他介绍的有关毛泽东的情况是真实的。这些史料，对于理解文革发生发展的由来、反思文革的教训是很有助益的。杨尚昆文革前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文革前夕被贬，又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头子，文革后复出，后来曾荣任国家主席。像他这样身居核心高位的领导人尚且对文革还有“很多问题”“想不通”，可见研究文革历史是何等艰难！

文革留下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太多太多。考察这段历史，有研究不尽的课题。我有时在想，一部《红楼梦》小说，引发建立了一门“红学”，多少年来，有那么多学者在持续不断地解读、研究；对十年文革这样一段影响国家进程的刻骨铭心的历史，难道不该多一点回忆、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研究，乃至建立一门学科吗？发此奇想，并非乐于回顾，而是希望更好地前瞻，希望不再有文革式的“折腾”，诚如巴金先生所言，真正“做未来的主人”。而要有此作为，首先急需的是抢救史料，这是最为基础的重要工作。感谢《大事日志》的两位编者，以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又以他们自身的表率行为，激发起更多亲历者的共鸣与响应。希望能见到更多《大事日志》这样的书籍问世。

2009 年 4 月 5 日

于杭州

我的感言

陈育延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出版了，这是一本看似简单，实际却要耗费大量精力来编辑的书。使我感动的是，编者以他们的极大毅力，不分昼夜地编辑，这个过程感染了我。当电子版的初稿传给我时，促使我真正地进入了回忆。我周围有不少朋友希望我将自己所经历的“清华往事”写成回忆录，而这本书则激发了我重新翻阅自己的日记、笔记、照片和信件，觉得自己确实有责任将回忆录写出来，也愿意向他们提供我所保存的历史素材，尽量完善这本《大事日志》。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讲，当初我们都还是满腔革命热情地参加运动，那时毕竟只有20岁左右，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我们艰难地走过了“文化大革命”。到今天退休以后，“回首往事”，仍然觉得我们不该像许多文艺作品中那样被妖魔化。虽然我们犯过无数次的错误，也遭受过不少打击，但我们这一代的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党，并且有不少人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过去所知道的，和我们现在心里所想的，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站出来和写，这一点没有人能代替我们，也没有人能帮我们证明的。

清华大学不乏聪慧的人，文化革命中清华的大字报及《井冈山》报等各种小报的文章水平，一点儿也不逊色于那些最好的文科大学，其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他们。因此我认为，只要大家都将点滴真实经历写出来，哪怕在网上发表，至少对“文化革命”的研究者来说，是会有参考价值的，对我们下一代的成长也会有很大益处的。的确，再现历史真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这是我对这篇《大事日志》的一点感悟。

二〇〇九年三月

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

唐 伟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后面简称为《大事日志》)付梓出版了,编者几乎全凭个人的力量完成了资料收集、筛选和编纂工作。他们为母校、为社会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大事。

《大事日志》记录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两年多时间,发生在清华大学里的众多事件,可以弥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清华大学九十年》中,对十年文革记载的许多遗漏和失实。

最早回忆清华文革的书,当数刘冰的《风雨岁月》,最早进行文革学术研究的是唐少杰。随后沈如槐出版了《清华文化大革命纪实·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周泉纓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孙维藩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他们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并展示了各自视线内所闻所见的清华文革。本书编辑的《大事日志》逐日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采集了当时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既不垄断真相,也不粉饰恶行,史料价值不容低估。

* 关于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分期

陆小宝校友曾将清华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工作组进校到八月中旬工作组撤离学校;

第二个时期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

第三个时期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

在工作组进校前约一个月的时间,是清华党委领导师生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小宝的划分是准确的有利于看清运动的发展和走向。

* 关于清华的学生领袖

清华没有学生领袖，只有派头头。

刘涛、贺鹏飞是最早贴蒋南翔大字报的人，他们是工作组指定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小组”的头头。“八八串联会”出现后第二天，他们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八月十九日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八九派的头头除刘涛、贺鹏飞外，还应包括刘菊芬、李黎风、袁塞风等人，他们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八二四”事件是这个组织销声匿迹之前最后的一次疯狂大行动。

“八八串联会”（后面简称“八八”）的头头是唐伟、陈育延、吴栋。八八是清华园里第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团体，主要任务是组织同学和工作组、临时筹委会辩论，辩论题目是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各系自发组织有分会，八八的头头人数在几天内发展到了八、九个人，包括了陈楚三、刘万章、陈继芳等人。头头们只起联络和与“临筹”沟通的作用。八月廿二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也大致是这些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廿四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发起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三总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合并。蒯大富派人抢占了“八八”控制的校广播站，二十一日单方面公布了20个总部《筹委会》名单。三天后唐伟、朱德明、许胜利公开宣布退出井冈山红卫兵总部。联合的同时发生了分裂，出现了三个“纵队”和“28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四一四串联会”成立，五月二十九日四一四总部成立，总部委员有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刘万章、王永县、周泉纓、宿长忠等人。原拟五月三十日两派大联合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由于四一四的抵制和周恩来总理临时不到场而流产。

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清华师生陆续外出串联，六八年百日武斗时在校参加运动的两派人员不到师生员工的10%。蒯大富是钦点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但实际上他在清华也只是一个派头头。汲鹏曾对蒯大富说：“你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就是在全国普及了一个‘蒯’字。”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是地质学院的周永璋和清华唐伟策划成立的。“一司”是干部子弟成立的，政治观点并不

一致。“一司”漏掉的一些干部子弟，与地院、清华等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二司”。唐伟、周永璋没有参加“二司”，而是联络了一些院校反工作组的红卫兵成立了“三司”。中央办公厅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座大殿里。三司总指挥由地院派人担任，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人任副总指挥。工化系教师唐晋出任了副总指挥，后由陈育延接任。蒯大富是六六年底三总部大联合前夕进入三司的，“蒯司令”的叫法也是从那时自校外开始的。

* 关于清华的恶性事件

工作组时期的“反蒯”，大致历时五十天，抓了500个右派学生，逼死了3条人命。

“八一九”附中红卫兵冲击大礼堂辩论会，到“八二四”抄家、打人、砸二校门。清华园中第一次听到毒打人的惨叫，有的干部、教师被打得浑身是血，还要去清理砸毁的二校门的石块。吴德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这些都是蒯大富干的，其实是刘菊芬、贺鹏飞等“八九”成员纠集了外校红卫兵干的。多年以后刘菊芬说：“不要再提那件事了，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所谓“智擒王光美”和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陪斗的领导干部包括蒋南翔等数十人。尽管后面这次大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但仍是两起恶性事件。

“百日武斗”以及期间发生的“抬尸游行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蒯大富抢来徐向前的保险柜；私自扣押刘志坚等等。

“七·二七”打死、打伤工宣队、军宣队成员。

特别应当指出的，迟群、谢静宜把持清华的八年中，清华师生非正常死亡人数是最多的。如工化系四个主要系级领导中，总支副书记黄志冲、系主任李文才两人都是在“清队”中被逼自杀身亡。七〇年开始的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有意安排清华教师干部在血吸虫病区“斗私批修”，使数百教师染上了血吸虫病，其罪行胜于武斗。

* 关于伸向清华的“黑手”

过问和到过清华的中央领导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王任重、康生、江青、薄一波、谢富治等人。

干部子弟活跃时期有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掌控清华，他们的后台显而易见。我和沈如槐都有一个《光明日报》的记者朋友，他们都是中央联络员。到一九六七年初，我还有周总理秘书孙岳的电话，紧急事情可以与孙岳通话。多年后我曾问过陈楚三：“四一四肯定没有后台，如果真有，就是你陈楚三有。到底有没有？”可惜陈楚三没有回答我问题。

在工作组“反崩”的日子里，关锋、戚本禹曾到新斋（蒯大富的宿舍）看过蒯大富。二十多年后蒯大富应聘到山东蓬莱乡镇企业工作，戚本禹（现改名戚文）不落款寄信给蒯，开头即说：“我是除毛泽东外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蒯收到信后即去上海看望戚本禹。

六六年七月廿九、三十日两个晚上，周恩来在甲所召见蒯大富，第二次见面，周总理与蒯大富谈了一个通宵。和蒯大富来往最密切的当数谢富治，老蒯提到他时，常常自豪地说：“我和谢富治特哥们儿。”江青多次来过清华，老蒯这样描述江青的头发：“外边传言江青戴假发套，其实江青同志一头秀发。”情深意长，溢于言表。

林彪与清华相关的事有两件。一是四一四选了一段林彪语录，配上杀气腾腾的音乐，成了《四一四战歌》，也叫“完蛋歌”。谢富治看后说，林彪同志绝不会说这种流氓语言，于是陈楚三被指认伪造林副主席语录被抓进了班房。后经查证，确是林彪语录，才将陈楚三放了出来。二是二校门被毁以后，井冈山红卫兵在原址建了一个毛主席塑像。蒯大富拟稿后，请林彪书写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手迹就刻在了这座塑像的基座上。

蒯大富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一九七零年被召回学校接受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随同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审判，判刑十七年，服刑期从一九七零年起算。我曾两次询问蒯大富：“你被隔离审查时毛主席还未过世，江青等人正得势，你就这样被抛弃了，你就没有一点怨恨之心？”每次他都作思索状，没有回答。

去年韩爱晶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其中写道：“告别时，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我曾向几个团派核心人物求证，他们都说蒯大富当年传达时并没有这些话。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工宣队进校后，清华武斗中的团派落荒而逃，

若有“一句顶万句”的救命稻草，蒯大富还不会充分利用？我也曾当面询问蒯大富，蒯仍作沉思状不置可否。可见韩爱晶的说法，可信度不高。如这类大事，有待知情者补充。

毛泽东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说过：“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中央领导和几乎全国军民都在紧跟，清华文革也在他的御林军 8341 部队的掌控之中，我们没有理由将伟人的坦陈，看成是伟大的谦虚。

* 关于陆小宝和他的《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在《孙维藩日记》那本书中，陆小宝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获得众多校友的好评。这本《大事日志》中，陆小宝又写了一篇《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陆小宝的文笔好，思考到位，文章耐看，我为他不断提升的认识而折服。文革中，小宝只是汲鹏《轮机兵》战斗组中一个怪论不休、特立独行的小角色，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他都只是一位观众，但他却始终保有乡村孩子的纯真朴诚和一个诗人的火焰般热情。工科院校的专业训练，让小宝拥有了强大的数理逻辑能力。因此，他的文章展现了一种可贵的风骨，这种风骨就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清华精神。

七〇年，小宝被分配到青海西宁钢厂轧钢车间做翻叉工，住在该厂肮脏的“洗煤楼”里。我曾在钢花四溅、尘土飞扬的车间里见到小宝。他身着帆布工装，戴着石棉帽子和手套，手持钢叉，在高温的烘烤下汗流满面。只有他的单薄身架和高度近视眼镜在提醒我：站在我面前的小宝其实还是一个地道的江南文人。

我为什么如此推崇小宝呢？因为他的文章代表了我们这一代文革亲历者的认识高度。

文化革命中，许多头头都是中共预备党员。沈如槐、汲鹏、陈育延、吴栋、陈楚三、陈继芳、唐伟、刘涛、刘菊芬……党吹响了冲锋号，这些人一马当先，也是必然的选择。我曾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毛泽东当年

史料实录

确说过：“蒯大富可以当清华校长嘛。”谁知蒯大富现今的表白更凄惨：“我是想当奴隶而不可得呀！”

事实上，派头头们不仅在劫难逃，还牵连了这些人的父母。我、楚三、吴栋都是烈士子弟，陈育延，汲鹏都是干部子弟，父母给了我们反对“血统论”的盾牌，但也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因为“血统论”根子不在谭立夫，在上面、在历史的深处。刘邦当年说过：“非刘氏而王者，诛。”所以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中就没有说过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对了的人。

我们是幸运的，多少惊涛骇浪后还继续快乐地活着。人生的时光原来可以这样度过：一生的境遇要为青春买单；一生的命运叫做“自我救赎”。自控系研究生和统，武斗时路过学校被抓、被打。毕业后报国无门，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最终在美国安了家，皈依了基督教。每见他餐前虔诚地祈祷，我的心中也会说：“和统，阿门！”

我们在认识社会的丑恶、政治斗争的污秽时，也应当勇于承认自己的顽劣，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培养善待人生的悲悯情怀，在拷问历史的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这本《大事日志》是一条导火索，点燃的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大学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大学生活对人生很重要，对培养健全的人格尤为重要。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真理的获得是幸福的最大源泉之一，而真理的基点就是真相。感谢邱心伟、原蜀育的辛勤劳作，也钦佩他们数十年来从不褪色的那份真诚！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

于深圳

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

汲 鹏

本书的编者让我写篇“校友感言”，我不爱写东西。但他们不依不挠，几乎把我周围的人都发动起来了，三番五次打电话来说项，看来我不说几句也不行了。

虽然被他们搅得不安宁，其实我从内心佩服他们的这股百折不挠的劲道，也十分支持他们编写、出版这本书。认真、执着、认准了一个理儿就非要做出个实际的东西来不可，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清华人干事的精神。当年文革时，我们用这种精神，干的事有的是对的，大多数错了。现在我们还用这种精神，将我们当年所作所为一一清理出来，认真总结我们的教训，这对我们国家将来的发展大有好处。干这个事肯定是对的，不会错了。

反思文革这件事，从去年开始，经几个人一搅活，许多人都动起来了。有的人在回忆，有的人在搜集资料，有的人在校友网上写文章，还有几个人正在准备出书。但是，有些最该动的人还没有动。这本书出版以后，肯定有更多的人会动起来。

文革是我们这辈子经历中最大的一件事，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这个巨人站起来后，偏执地朝着一个方向走。美国不能让它改变方向，苏联不能让它改变方向，三年困难时期不能让它改变方向。文化大革命中举国欲狂，大家疯狂了一阵，朝着这个方向走到了极端，让全党全民都看到了偏激地向一个方向走的危险性，终于让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也许同发动者的初衷相反，文化革命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改革开放，上应天理，下合民心。我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想起文革中所做的事，有时真是羞愧难当，看到文革后今天中国走的路，我又是十分欣慰，打心眼里非常拥护。

文革的历史，完全印证了“物极必反”这四个字。文革时我们经常批评对方说：上帝叫他灭亡，先要叫他疯狂。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只要走上极

端，就肯定疯狂；一旦走上疯狂，离死亡就不远了。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真该好好总结总结。

许多同学还记得我在文革中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清华文革的这段经历，我们自己也不能当成大理石来乱雕，还要防止别人乱雕。社会上不少人对清华文革的事儿很感兴趣，有的人是搞研究，有的人是猎奇，还有的人把它看成生财的门路。前些日子，有一帮子小年轻曾经策划过将蒯大富包装起来，泡制一本叫做《蒯大富的下半生》的畅销书。一听这事，我当真急了，蒯大富夫人也急了。我跑去对蒯大富说：自己不写，人家就会打主意，要写你自己赶快写。写回忆录，一定要说实话，真正触及触及灵魂，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也不要糟贱自己；不要媚上，也不要媚俗。这阵子我听到了好消息，蒯大富已经开始动手写了。

我这个人自己不乐意写文章，却十分乐意看大家写的文章。我希望早日看到蒯大富的文革回忆录，也希望看到同学们写出更多反思文革的好文章。

二〇〇九年四月四日

于北京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陆小宝

清华校友编辑了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书，我在一次次翻阅这本书稿时，感到有些兴奋，又有点沉重。这本书里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是我们亲身参加了的。我们见证了这段历史，我们经历了这段历史，我们改变了这段历史。这是记录在历史书上的“我们自己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认为，翻阅“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别有趣味的一件事。老同学们“一壶浊酒喜相逢”，几多文革事，俱付笑谈中。但是，我心里沉甸甸的，实在有点笑谈不起来。对这段“我们自己的历史”，我常常感到不堪回首，不敢回首，甚至有点羞于回首。眼前这本书把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一件件、一天天地陈列了出来。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庄严而荒谬、多么的虔诚而幼稚、多么的疯狂而惨烈，无可否认，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当时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这本书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些亲历者鼓起勇气，去认真地直面。

直面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回顾、解读和反思清华的文革历史，对研究中国的文革历史真相，和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史不可缺少的样本

当年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橱窗和样本，可见清华大学在中国文革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外文革史专家将清华文革作为研究的重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有扎实依据的资料，现在流行的不少关于清华文革的文章是失真的。为了举例，我在网上游走，随手抓了两篇文章，都是讲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

第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变态整人记》，其中涉及清华大学的内容不少，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

史料实录

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

另一篇是一个电视台的专访节目，题目叫《水木清华九十年——大革文化命》，是采访吴晗外甥女的。主持人叫陈晓楠，其中一段，她说道：“1967年，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出贾春旺的‘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1968年，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贾春旺分割围困在清华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时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相信所有参加过文革的清华学生一眼就可看出，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清华文革的历史实在是知之太少。可是他们却能说得如此有根有梢，有名有姓，似是而非，而又义正词严。遗憾的是，在现在的媒体上，类似这样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这次《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华文革公开资料不足的缺口，为深入研究清华文革史铺设了坚实的路基。清华大学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橱窗和样本，而这本《大事日志》提供了这个研究样本的原生态的记录资料，虽然它不够完整，还不够深入，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它为线索，还可以再引发出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回忆，将清华文革乃至全国的文革研究进一步扩展开来，深入下去。

我们说，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不可缺少的样本，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央高层各种力量相互争夺的制高点，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谢富治，江青、王光美、张春桥，到薄一波、贺龙、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几乎所有文革“中央首长”统统在清华文革的历史剧中充当过角色。清华学生中还有众多高干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李井泉儿子李黎风、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等，在文革初期非常活跃。所以，清华文革也是观察中央最高层内部动态的窥视口。离开清华大学，中国文革的许多事情就无法说得清楚。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的最重大的政治斗争就是毛泽东发起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打倒了刘少奇。王光美是清华文革工作组的幕后主使者，清华大学就成了毛泽东袭击刘少奇的触发点。现在许多文革研究者似乎认为，

派工作组是毛泽东罗织刘少奇罪名的一个口实，刘少奇则是一个无辜入罪的受害者。仔细阅读清华文革《大事日志》的话，你可以看到，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刘少奇一方也进行了种种的抵抗、反攻和挣扎，而这些反抗行动大都是接过毛泽东文革的口号，顺其势将运动推到更荒谬的极端，力图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下层干部和底层百姓，从而把文革运动搞得更加扩大、更加污黑、更加残暴。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这本《大事日志》中，附有刘涛的揭发材料，和王光美给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写的书面检查，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史料。特别是王光美在检查中承认，她“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的反蒯斗争。在这份检查中，她并没有太多给自己上纲，而是一件一件地就事论事，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事实。

这本《大事日志》基本上是按天记事，但也有几天格外详细，精确到按小时记事。正是这几天，是清华文革史中的重点。1966年8月24日，就是按小时记事的一天。

这一天，许多清华人认为，应列为校耻纪念日。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推倒的。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刚开始外传，清华校园中出现了一批反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少其实是干部子女们自己写的，或者一些学生们看着这些高干子弟们的言行，猜测着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在中央高层某人的示意下，几位高干部子女策划、调动了12座中学的2000多红卫兵进校镇压。他们的镇压，是借用“破四旧”和“打黑帮”的名义而进行的。他们制造红色恐怖，推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对强迫劳动的清华党政干部“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进行毒打，场面极为凄厉吓人。这本大事日志真实地记下了这一史实。解剖这一个典型，对全国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那些“破四旧”、“揪黑帮”、“打黑五类”、抄家、打人等种种暴行的真相和实质含意，也就可以看得更加

明白了。

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文革大折腾的思想根源

这本书还翔实地记录了清华文革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从发起、成长、壮大、分化，内哄、武斗直到同归于尽的全过程。文化革命的一个重大特征是“运动群众”巨手操纵下的“群众运动”，这本书提供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和四一四派的群众组织的研究样本，十分珍贵。说它珍贵，有两个原因：其一，清华的群众组织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操控和影响，分析清华群众运动可以明显看出背后“运动群众”的官方痕迹；其二，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其群众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清华学生，他们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清华两派制造了不少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这些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大多是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引伸出来的，其显著特征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分析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产生的原因和重大危害，可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进一步将文革的研究引向深入。

如果说，权力之争是文化革命的实质的话，那末，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则是它的思想支柱。在中央是这样，在基层也是这样。在目前的文革研究中，人们往往将比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高层权力之争和对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揭示的工作上，而对文革中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危害性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清华两派争论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本《大事日志》，一次次记下某省某省成立了革委会的消息，并非闲笔。仔细分析后可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成立革委会，清华两派的斗争也随着急速升级。蒯大富尽管在全国是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在清华校内却始终搞不掂一个四一四，成立不了革委会。这是他最大的心病。为了建立他的“红色政权”，他下的赌本也越来越大。

清华两派争论的内容，是各趋极端的思想观点。文革中外校许多人都爱到清华来看大字报，说是清华才子多，大字报水平高。确实，清华的大字报诗词对联，五彩纷呈，更重要的是两派都有一批核心战斗组，经常制造出一批批的理论文章来。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理论中真正有创见性的思想并不多，基本上是被时行的报刊社论和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牵着鼻子走。团派和四一四在思想观点上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两派各执一端，你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你引你的毛泽东语录，我引我的毛泽东语录。为了证明对方荒谬，团派攻击四一四是“复辟”，四一四攻击团派是“大翻个”。奇怪的是，为了旗帜鲜明，两派笔杆子都索性认下了对方给自己演绎到极端的观点：你说我要复辟，我就正是要复辟；你说我是大翻个，我就正是要大翻个。就这样，双方观点越来越极端，双方的情绪越来越对立。

当然并不是说，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派之间的一切争论，都是毫无意义。事实上，四一四和团派在干部问题上一场大辩论，“理论含量”且深且广，对17年的评价、文革中的极左行为，以及文革后中国往何处去，等等，都可以打包到干部问题中来辩论。干部问题的辩论，说到头，是对文革本身的辩论，也可以说，这是清华部分造反派对文革提出了最早的反思。这样的反思，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事实证明，两派的思想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文革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既不是“复辟”完全回到十七年，也不是“大翻个”完全否定十七年。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理论，只要一极端化，必定是谬误，必定是罪恶。因为这种极端的观点，不把事实作为依据，没有客观的标准，永远都不会有统一的认识，争论只会越争越烈，走进死胡同。争不出结果，最后兵戎相见，残酷的清华百日武斗就是这种派性观点争论的必然结果。

清华从68年4月23日起开始了“百日武斗”，其规模在全国武斗中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在全国最高学府，双方千余人披坚执锐，从最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一个接一个的学生死于自己的同学之手，不少人造成终身残疾。它历时之长，景象之惨烈，真可谓空前绝后。

这本大事记中，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也是按小时记事的。在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宣告了轰轰烈烈、历时三年的学生文革运动的全面终结。用四一四头头沈如槐的话说，是“两派同归于尽”了。

清华两派同归于尽了，但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同归于尽。文化革命结束三十多年了，这种以权力之争为实质、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为思想支柱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

不久前，胡锦涛提出“不折腾”的政治主张，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究竟“不折腾”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折腾”？什么叫“不折

腾”？过去为什么会“折腾”？以后怎么样才能“不折腾”？对这些问题，各个阶层、各类人士却有很不相同的理解。

我认为，胡锦涛的话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目前在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也确实存在着发生某种折腾的可能性，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仍然是隐藏在权力之争背后的思想支柱。例如，有一部分人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否定改革三十年，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部分人主张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看作是普世价值，主张彻底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政治主张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十分相似的特征，这就是先抱定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绝对化，走极端，非此即彼，不断地否定历史，不断地“矫枉过正”、“推倒重来”。从根子上看，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文革遗风。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文化革命中，有人提出否定十七年。当时在清华两派争论中，叫做“大翻个”理论。文革后，有人提出否定改革前三十年，事实上，也是一种“大翻个”。走到现在，争来吵去，有的提出否定改革后三十年，有的提出否定解放后六十年，甚至否定中华三千年文化的历史，竟然还是“大翻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得起这样反复的否定和“折腾”。“矫枉过正”就像一根铁线，大幅度地弯过来又弯过去，反复扭曲，“金属疲劳”后，最后一定崩断。大家都痛恨文化革命的折腾，想不到过了三十年，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难道，我们就绕不出这个文化革命的“折腾怪圈”了吗？

怎样才能“不折腾”呢？“不折腾”不等于无所作为，也不等于“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隐盖矛盾、躲避矛盾的做法，不能真正防止折腾，相反只会使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大，最终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和大折腾。“不折腾”不等于不辨是非，也不等于“不争论”。事实上，在“不争论”的名义下，公然塞进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政策，本身就是折腾。

看来，要绕出文化革命的“折腾怪圈”，还要从正确认识和总结文革教训入手。首先，我们应该透过文革的种种荒谬现象和惨重后果，重新认识文革运动的某些合理内核，认识人民群众利用民主权力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阻止党内腐败现象的恶化膨胀，是避免社会发生动乱和折腾的根本。同时，我们还要透过文革的失败和巨大破坏性，重新认识文革的历史教训，认识“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矫枉过正”思想方式的危险性，才能清除反复折腾的

思想根源。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立足中国实际，放弃任何原教旨主义的完美模式，探索走出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子来。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现在不少清华学生开始写回忆文革的文章。这本清华文革《大事日志》，提供了不少当时的情景和线索，可以帮助校友们记忆，让更多的同学都参加到反思文革的队伍中来。

在汇编这本文革《大事日志》的时候，有的校友对《大事日志》中写出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提出疑义。他们耽心同学间重新引发派性斗争。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同学不希望在文革资料中出现他们的真实名字，有的人或许是害怕回首自己所受的心灵创伤，也有的人恐怕是不愿意让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重新曝光。这样的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要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首先必须还原文革的真实面目。还原真实的历史很不容易，有时可能会揭开伤疤，刺痛心灵。我们要直面自己的历史，敢不敢去直面，考验着我们的勇气。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要有一个的严肃态度：如实回忆、认真思考，求真，求实，不媚俗，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清华文革的历史是我们大家写的，在文革中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反思的形式、内容和结论也不可能相同，但是，凑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真实而清晰的历史画面。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我们的过去，也不意味着要刻意地抹黑自己的历史。整个来说，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文革是荒谬的，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文革中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肯定和坚持。

也许有人要问，在文革这样的荒谬运动中，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和坚持的？我认为，我们要肯定和坚持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清华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我们的探索精神和牺牲精神。这是当时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共同特质。文革初期，我们是正面理解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积极参加运动的。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有某些合理的内核，我们跟着做的某些行为，也有其合理的成份。文革中，我们为了中国前途，争吵、辩论、甚至付出生命。我们的这种精神绝不是愚昧的，虚无的。文革时期的清华学生中，后来不但有胡锦涛、吴邦国为代表的一大批体制内改革开

放的带头人，也出了一批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不懈探索者。有的同学用诗歌的形式呼吁为刘少奇平反，有的同学写了全国第一本揭露反右斗争真相的书籍，也有的同学在全国首次以详细资料揭开三年大饥谨的历史盖子。他们政治观点虽不相同，甚至相反，但他们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宗旨和精神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都是我们清华的骄傲。

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

今天，我们回忆文革，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要反省我们自己。

在这本大事日志中，1968年5月30日，也是按小时记事的。这一天，两派几百人摆开决战的阵容，在东大操场和东区浴室拼死搏杀，用长矛和毒箭，血淋淋地将自己的同学置于死命。最近，我看到一篇谈到清华530的网上文章，文章作者责问道：“这些被杀和杀人的，都是中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中国人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除非中国人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实在说，看到后人这样的责问，我的心灵在颤抖。这些为什么，正是我们这些清华文革亲历者应该责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文革研究，不能只关注揭露高层内幕，反思文革，也要反思我们自己。

文革后，不少清华学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觉得自己做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感叹自己“受骗”了，甚至说，被人家“耍了”。也许，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抱怨不无道理。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呢？我们是文革的受害者，我们还是文革的参加者，毕竟是我们的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侵害。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将来，我们有必要反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文革中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应该总结出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告诫后代，不要再犯我们在文革中犯过的错误。

文革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暴露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不少严重问题，也暴露了解放后清华大学在教育方面的不少严重问题。我们当时接受的都是传统共产主义的正面教育，宣传和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意识形态和理想的成份太多，内容太单向太封闭。这种单向和封闭，一旦决堤，逆反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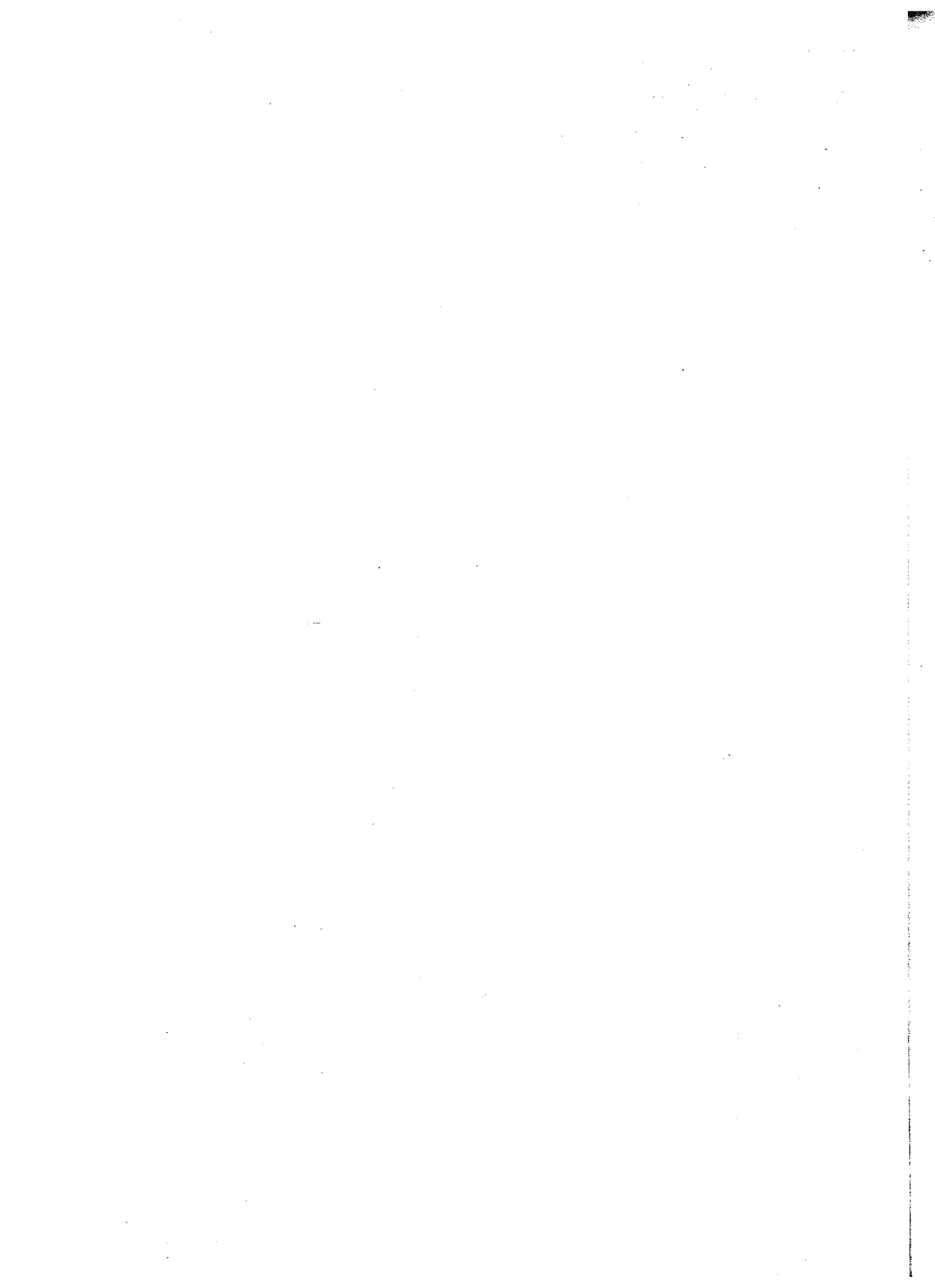
就会化为丧失人性的泛滥洪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叫我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对我们影响不容低估。文革初期的造反是“奉命造反”，是甘愿的盲从。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在社会上努力表现自己的愿望，但不能不说在接受清华教育时“厚德载物”的“厚”字上有所欠缺：我们缺乏深厚的中国化学养，也缺乏宽厚的传统道德素养。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实也应该列为清华的校训，但我们那个时代的清华教育对此却是完全排斥的。这是清华教育史上应该总结的一个教训。

在文革中，还有一些更加恶劣的现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为了“政治进步”或者保护自己，对同事和同学进行陷害或告发，是知识分子基本人格的丧失。对权威盲目随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可怕的，是对权力的主动迎合，这是知识分子道德灵魂的丧失。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又是知识分子学术灵魂的丧失。所有这些，我们必须痛切反省。

我们对文革的反省，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灵魂救赎，而是为了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过去我一直认为，研究文革的任务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主要是留下史料，而解读真相、总结教训的那部分工作，只能留给后人去做。现在看来，对后人寄以过高希望的想法，本身就不可靠。要靠，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整理和诠释。

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的运动。群众运动的历史，最好能让更多的人都来写。我们应该、能够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我们也应该和能够给后人留下我们的反思。我们整理的原始史料，是我们的切肤所感；我们总结的文革教训，是我们的铭心之痛。其实，对文革的反思能否做到公允和可靠，不在于“当时人”，还是“后来人”，主要是看这个人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的是非恩怨，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眼皮下的政治、经济利害的小圈圈。我们已经老了，不必再斤斤计较文革派性的你对我错，争名夺利的人间俗务也应已逐渐淡化。在文革中，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自己也蒙受不少不公正的待遇和损害。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革命中最内在的历史教训挖掘出来，告诉我们的后代。

2009年3月于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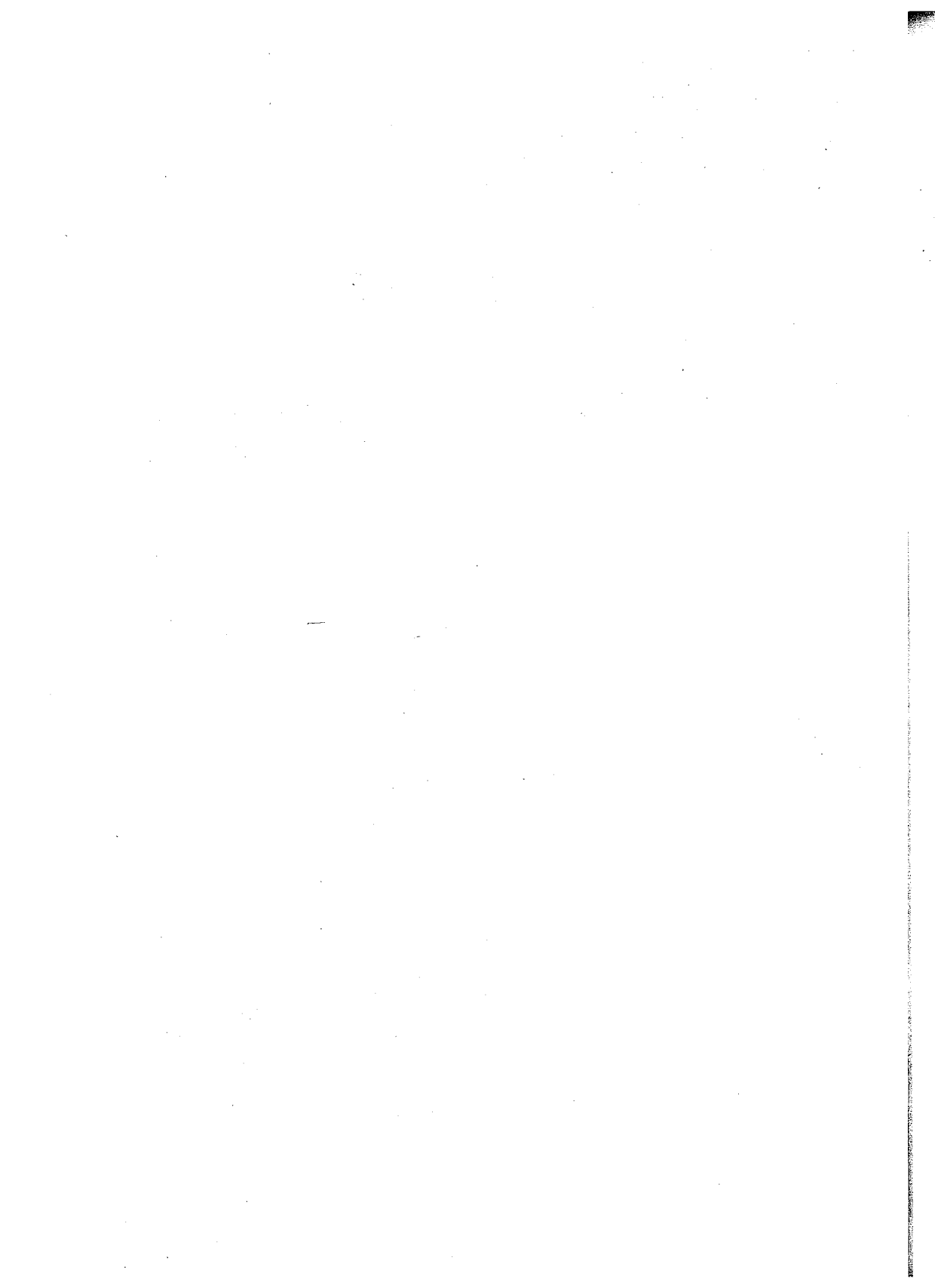


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主编：邱心伟 原蜀育

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一九六六年

4月15日以前

《文汇报》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今年2月1日，蒋南翔、邓拓、陆平、彭佩云、翦伯赞、宋硕参加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的开学典礼。会上，邓为吴晗辩护，说：“吴晗同志的问题拿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吴晗为写【海瑞罢官】惹出了乱子”，“大家要大胆地干，对主席思想理解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只要老老实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批判地继承”。蒋南翔说：“邓拓同志的讲话很多，很好，我受了很大启发，大家要好好地学习。”

直到蒋南翔迫于形势，根据市委指示学校才组织一批教师“批判”吴晗。

此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批吴晗时立了一功，他们从馆藏中找到了一封早年吴晗给胡适的一封信，成了“重磅炸弹”。

4月15日

前市委在群众压力下批“三家村”。宋硕、李琪找艾知生布置工作。同时蒋南翔找刘冰、胡健、艾知生、李传信、吕应中和周家骝密谈，商讨批判吴晗，批判钱伟长，批判人大的XXX为陈独秀翻案。要召开动员大会，造成声势，扩大影响。蒋说：“批判吴晗要快，要有所动作，迟迟不动就要犯错误。”艾提出校史稿中几次说吴晗是左派，蒋说撤销校史编委会。

4月16日

上午开常委会，艾知生传达4月15日李琪的报告，为邓拓辩护说：“对邓拓要一分为二。邓拓作了不少工作，邓的杂文前边，后边一个时期好些，调整时期大一些。”又传达15日书记工作会议简要，再次提出要集中火力批判吴晗，要发动群众，全民皆兵，利用一切宣传机器。胡健最后布置：“多组织批判吴晗的文章，争取多上报”。

下午，党委召开全校干部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艾按宋的意思布置批判，艾的稿交给《北京日报》。这天党委多次广播《北京日报》文章4月16日编者按，次日还推销《北京日报》五千余份。

史料实录

4月17日

蒋南翔按市委主要负责人意旨召开京津高校座谈会（XX批准，康生未批准），清华艾知生、陈圣信、贺美英参加。会上蒋大力推广北大法律系查阅1400万字的历史资料研究海瑞【平冤狱】的经验，并制造了一个【高校党委召开会议，讨论部署高校学术批判运动】的文件。

4月18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明确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4月19日

下午，开常委会，艾传达高校部“4.17会议”精神，说“学术批判是最生动最活泼的突出政治”再次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学术批判。

4月20日

市委大学部召开高校负责人会，宋硕传达中央停止市委旨在制造混乱的措施。艾知生按宋指示，决定：（1）4月16日的《新清华》停发；（2）原定声讨吴晗大会停开；（3）中午广播停止。……（步子马上放慢，以表明校党委与前市委界限清楚）。

4月21日

校党委得知市委有严重问题，但他们仍为其辩护：“北京市委注意搞了生产，忽视了文教”，“顶共产风，不搞自由市场，还是有成绩的”。还说：“在市委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不要在毕业生提前返校和留守人员上给市委添麻烦，要支持市委。”

4月22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三论突出政治】。

4月23日

胡健在政治部成立大会上谈到要把学术批判和教育改革结合起来。

4月25日

宋硕第三次召开高校负责人会议，要高校执行“4.17”高教部座谈文件，并说这也是中央负责同志指示的。

晚上艾知生对罗征启说：“今天宋硕检讨了，说跟不上形势，对‘三家村’批判不力，我们也得注意。《新清华》应该准备多出些，再紧跟一些。”

4月26日

艾知生召开总支书记会，传达“4.17”文件，布置宋硕交下的文件。

4月27日

宋硕第四次召集会议，透露邓拓是“三家村”头子。

4月28日

艾知生参加了宋硕召开的关于邓拓的会。

4月29日

艾知生找宣传部、统战部、团委一些干部，散布宋硕28日会上的发言。

深夜，艾与罗征启密谈，说：“宋硕、李琪都明确说了，邓拓是主帅，我们这一期应该反映上去。”叫罗把原来放在四版批判邓拓的内容换到第二版，并加上突出邓拓的编者按语。

4月30日

刘冰请示蒋，可否当延庆工作团党委书记。蒋说：“当就当吧！这样也好，市委现在有困难，中央和华北局都批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要支持市委。”

5月1日

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北京市市长彭真没有露面。这引起了国外传媒的一系列猜测，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发现什么征兆。

5月3日

《人民日报》转登《红旗》杂志评论员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月初，学校同学开始行动起来，成立了战斗小组。党委十分害怕烧到自己身上，准备拉出两名教授来批判，作黑帮党委替罪羊。

5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反革命集团”问题。《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史料实录

5月5日

政治课教师在党委的指示下印发了一批“三家村”的材料，大肆宣传《北京日报》学术批判小组的提纲，企图把同学限制在他们制定的学术批判框框内。还成立了所谓“长征战斗小组”（嫡系打手队），妄想转移视线，保存自己。

5月6日

学校召开常委会，胡健提出：（1）批判重业务轻政治；（2）检查贯彻主席春节和“七·三”指示情况；（3）检查大清华主义；（4）把生产搞上去。

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人把它称为【五·七指示】）。

5月8日

《光明日报》刊登何明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人民日报》也转载）。

蒋南翔对团委几个书记说：“文化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5月9日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矛头直指北京市委。老百姓从报刊中知道上层出了“修正主义”。

《人民日报》又登林杰、阎长贵等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学校连续召开书记工作会议，蒋再次强调学术批判。要求写批判 XX 的文章，批判建筑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 XXX 等右派教授，总结 XX 科研经验。蒋还为市委辩护说：“……市委在困难时期坚持了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对我校也是大力支持的。”

5月11日

首都各大报转载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下午，艾知生找宣传部、团委座谈，研究写文章。艾指出“不断提高文章质量，力争上报。”晚上蒋南翔亲自回校作报告，一再把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四界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批判”、“教育改革”，并强调要学生“在斗争中自我改造，要跟得上，自己要摆进去。”把矛头指向群

众，把运动引入歧途。还说工科学生也可以参加批判，企图以此阻止同学参加文化大革命。

5月12日

同学对蒋南翔5月11日报告很为不满，仅物903就提出三个问题。艾召集分团委书记会为蒋辩护：（1）校长报告基本精神是正确的；（2）提学术批判是用词问题；（3）要搞清打击敌人和改造自己的关系，不要一提世界观改造就反感；（4）校长讲话融会贯通了主席思想。并组织团干部、政治课教师到处游说，艾还亲自到自903找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等同学解释。

5月13日

各系总支书记开会，研究对蒋南翔报告的反应。胡健发言：（1）领导干部要高姿态；（2）看、说、写、听都是战斗，首先应提高辨别能力；（3）中央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4）对群众错误的东西要敢于辩论。动员中下层干部压制革命同学对蒋报告的意见，转移视线。

5月14日

《人民日报》刊登林杰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宋硕以华北局名义指示要“加强领导”，学习文件、开小组会……。艾知生当天传达。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号召全党全国把斗争矛头指向“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宣布：撤消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戚本禹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为了进一步压制群众对蒋南翔报告的批判，召开全校党内干部会。胡健谈：“我前一阶段已按此精神办事了。清华运动全民皆兵，口诛笔伐大开战，打得准打得狠，几十篇文章上了中央及北京市的报纸”。又强调“中央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还说“通过文化大革命推动了校内各项工作。”

5月17日

史料实录

《解放军报》发表【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哪儿】的编者按。

广大革命师生认为校党委问题很严重，纷纷起来批判校党委过去大肆鼓吹政治落实到业务上去的观点。党委十分恐慌，布置学生不组织讨论此问题，说吵不清。

5月20日~22日

接连开了两次书记会，研究如何应付群众的批评。蒋南翔提出要“稳定思想阵地”的口号，特别强调对干部子弟工作要抓紧，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而且方式要自然，外松内紧。在5月22日会上，蒋又说了他批判XXX的发言，艾在总支书记以上的干部会上传达。

5月23日

艾知生召集李传信等10人的干部会，提出要稳定八个阵地，即党委、总支、团委、政治教师、辅导员、四好班、干部子弟和附中，尤其是对刘涛等干部子弟。他们采取了打击、监视、偷看信件等卑鄙手段。

5月24日

机械系总支书记聂镇英介绍怎么通过支部和班委来压制同学提意见的办法。

艾知生召开“稳定思想阵地”经验交流会。

5月25日

北大消息：

下午2点，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位同志贴出了北京大学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揭露了陆平黑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揭露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几个钟头之内，几百张大字报贴满北大校园，像排炮一般打向黑帮党委。

聂元梓等大字报打得陆平黑帮恐慌万状，陆平、彭佩云立即动员组织围攻。

4点钟，北大化学系王孝庭为首贴出第一张反对大字报：“聂元梓居心何在？”。5点钟，陈守一（前党委委员，前法律系总支书记）精心策划，诱骗法律系师生抛出一大批反革命大字报，肆意咒骂聂元梓等。黑帮分子们四出活动，散布种种流言蜚语，对聂元梓等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他们借刀杀人，煽动不明真相的师生对革命左派肆意殴打，肆意侮辱。他们还纠集人去破坏聂元梓主持的哲学系批判邓拓黑帮大会的会场，大喊大叫，要把聂元梓等同志

揪出来。

晚 12 点，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到北大视察情况，并给全校党员做了重要讲话。

北大消息传来，清华校党委十分惊慌。刘冰、胡健、艾知生立即密谋对策，胡健说：“聂是 XXX 的妹妹，思想片面，过去被陆平整过，现在又要整陆平了。她还有 XX 事情没查清呢！”刘冰说：“给干部打个招呼，要坚决顶住，不贴大字报。我校与北大不一样，我们是贯彻中央方针的。”艾知生说：“北大来人，把他们轰出去！”还说要保证一星期内不出问题。当晚，责成校卫队看好大门，不让北大的人进校。并派人去看学生是否贴了大字报。当听到学生已睡觉的消息，他们才放下心来。

在会上，他们商议决定：（1）不宣传北大贴大字报的事，如有问起，就说已经知道了；（2）强调“内外有别”。北大贴了大字报影响很不好，修正主义国家留学生照了相，清华也有外国留学生，不能贴大字报。如果有人贴了，说服他扯下来。

5月26日

北京大学：陆平歪曲李雪峰同志的报告，利用“内外有别”，大搞围攻。

5月27日

《光明日报》登载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文章。

《解放军报》刊登【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有些人看了以为“权威”指的是蒋南翔。艾知生得知，大发脾气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要陈圣信组织政治教员下去说明“权威”指的是校外，不是校内。

5月28日

艾知生主持书记会，先传达蒋的意见：要做到真正的多数一致，那就要抓紧工作。“我们不去引导讨论学校工作，没成一种空气时，一定要抓紧解决。”接着布置考试：“首先要突出文化大革命，但还是要考试……”。

5月29日

附中贴出了大字报。

胡健主持了总支书记会，先传达了蒋南翔意见：“有人让他们说出来，好比种牛痘，消毒。学生的意见掺杂家长的意见。干部、积极分子的阵地要巩固，不然风吹草动就会轰起来。如果贴了没人响应也就收了。”

史料实录

5月30日

给华北局写了一个【一个多月以来我校师生职工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简况】的报告。这是艾知生亲自领导的，集中党委办公室、宣传部和“秀才”，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数次易稿才写成。

讨论起草时，艾曾批评初稿“反映不了党委领导，有伤清华体面”。要求“多写成绩，不要写茅坑捞出来的东西。”

5月31日

《人民日报》刊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沈阳市和平副食品商店副政治指导员李素文和沈阳市百货公司鞋帽商店营业员沈素娟的讲话【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把毛泽东思想世代代传下去】。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是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发动总进攻的进军号。

晚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同志5月25日的大字报。

当晚，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先头部队进驻了北京大学。

清华党委惊慌，艾知生准备立即召开党总支书记会，因刘冰、胡健在新市委参加会议，刘、胡散会后又到蒋南翔家密商，于夜12点才召开总支书记会议。艾草草传达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的报告，郭影秋指出领导必须引火烧身，胡健却详细传达了蒋南翔的意见：（1）北大与清华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北大四清遗留问题多，自己要心中有数；（2）贴大字报针对黑线，对学校工作，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不正确的允许自由讨论。各人按照中央方针和自己理解来写（这是57年反右时蒋常说的一句话，蒋借以来威吓群众，不贴大字报）；（3）借东风进行教育革命。

会上有人问：“是否按影秋同志指示引火烧身？”刘冰、胡健竭力为清华辩护，表示反对。说北大是贯彻宋硕指示的，而清华是和大学部作斗争的。有人问：“如果有人问起与5月26日党委的精神（不贴大字报）不同时怎么回答？”刘冰狡辩说：“问题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中央没指引到那里，所以没有打到那里。”

刘冰最后总结：（1）贴大字报强调中央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2）贴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大字报，对校党委工作有意见也可以；（3）内外有别。

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并转载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这轰动了清华园。

自控系刘涛等四同学带着问题前往《解放军报》社请教。

清晨各系层层传达党委指示：(1)贴大字报，党中央指向哪里打到哪里；(2)主攻方向“三家村”，对党委有意见也可以提；(3)注意“内外有别”大字报要贴在楼道和饭厅里。

凌晨，我校学生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接着四、五千人前往北大声讨陆平之流。

同学强烈要求停课搞文化大革命，但党委一直要求上课，并指示照常考试。

中午，大字报大量出现，除声援北大的大字报外，矛头迅速指向党委，对党委提出尖锐批评。如为什么我校以前只许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不让开声讨大会；为什么蒋南翔5月11日报告调子很低，旗帜不很鲜明；为什么蒋南翔总是打击和嘲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的有热002班20人揭露蒋南翔是黑帮的大字报。压001班汲鹏、郑聪来等4人质问：“蒋南翔你跟着谁的指挥棒转？”，说蒋南翔是反毛泽东思想“权威”的。

房9班刘福元等15人贴出认为蒋南翔“5.11报告”是掩护“三家村”黑帮报告的大字报，要求重放蒋报告的录音（大量同学有此要求）。团委先说录音带已销毁，后从延庆取回录音带，抹去了露骨的言论进行播放（这是后来的“录音带事件”）。

有清华不少学生批判清华过去长期的培养目标“红色工程师”。

校党委慌了，艾知生布置反扑，指示“不要通过组织系统去做，要找一些思想观点一致的人去做”。并让《新清华》抛出陈圣信等【揭露宋硕一次反党阴谋大暴露】的文章，满校园贴出来“引导运动”，以证明党委与宋硕有斗争。同时通过所有党团干部，辅导员和班主任向同学吹嘘清华成绩，党委姓“马”。同时制造舆论，散布是又一次反“右”斗争的气氛。

下午3点，艾召集总支书记会，再次传达“内外有别”文件，同时指示贺美英等注意高干子弟（刘涛等）的动向。

晚上，又一次召开总支书记会，刘冰、胡健、艾知生为转移目标和美化校党委，决定抛出前北京市监委书记孙方山支持校医院反党集团和宋硕包庇基础课教研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材料。刘冰说：“一定要用好纸、大字，贴在引人注目的地方。”

晚上放蒋南翔“5.11报告”录音，又一批反蒋大字报写出来。

《中国青年报》记者来访，艾知生马上打电话报告蒋南翔。蒋说：“要写

史料实录

个简报，立张存照”。艾马上照办，这简报的标题是：【《中国青年报》两记者来校，煽动学生挖校党委的问题】。

6月3日

景松贴出了【反右斗争社论摘录】，想制造反右气氛，被拥护党委的人误会，被当反革命黑话围攻。

基础课贴出了校党委与宋硕坚持数年斗争的大字报。

校医院贴出校党委与前市监委孙方山做斗争的大字报。党委号召一致对外，学校内贴了不少“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党委姓马”的歌颂大字报。

上午蒋南翔来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澄清：（1）自己与彭真关系并不好；（2）“12.9”二次脱稿吹捧彭真是为了自我批评；（3）自己与前市委只有组织关系，自己与大学部斗争就是与前市委斗争。同时布置“一致对外”：（1）组织批判邓拓、吴晗、宋硕的文章；（2）收集过去清华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校外登过的文章和进行教育改革的材料，开个展览会。一再说：校党委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但突出政治不够，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家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加强团结、改进工作。

下午，艾知生召开了“左派”（即拥护党委）的干部会，称：“要充分信任党委”、“把自己放在与党委对立面是不对的”、“57年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说明了八年成绩。”于是围攻右派的大字报倍增，一些师生被迫写检讨，承认自己“第一炮没放准”。

廖先湜贴出【清华党委是三家村黑店分号】大字报，遭围攻。

下午3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吴德（原吉林省委书记）任第二书记。并决定让新市委直接领导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新市委决定派张承先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清华同学奔走相告，自觉地组织去新市委祝贺。

晚12点，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代表新市委到北大传达李雪峰同志关于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

晚上，新市委召开党委书记会议，李雪峰作报告，要各单位清理前市委修正主义引影响。艾知生让滕藤去应付。

6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盖布】、

【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上午，滕藤代表党委向党员干部传达李雪峰报告，开辟内部馆，突出一些“内部消息”，把同学注意力引向中宣部、前市委。

自9郑易生（冶金部部长郑天翔之子）等9人贴出三份大字报，指出党委在毛选学习、文化大革命、教育路线上都有问题。呼吁同学们发扬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自95张子砚、自91陈须洪也贴出大字报。

铸00胡庄君指出“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口号是错误的。

自93同学写出了【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大字报，揭露蒋南翔反毛泽东思想，刘涛在上面签了名，这在同学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

下午，艾知生召集各系分团委书记会，进一步布置围攻，提出重点是廖先混、刘涛等，“耗子不要多，有几个就行了”。要求分团委“全面深入”地掌握干部子弟的情况，逐日汇报。

晚上，刘冰、艾知生到蒋南翔家，蒋告诉他们说：“陆平这个人糊涂，明知市委大学部出了问题，还给他们送简报，结果抓住了。”

接着，刘、胡、艾召开总支书记会，确定：对党委攻击的大字报要组织“讨论”，如外校人就组织“辩论”。

6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指出：“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典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个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清晨，刘涛、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等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震惊全校。

陶铸同志就清华围攻贴大字报人以及“保卫校党委”、“保卫蒋校长”口号提出尖锐批评。

上午蒋南翔打电话告诉艾知生，荣高棠曾打电话给蒋，说贺龙副总理对清华运动不满。刘冰认为贺鹏飞等大字报是为帮助党委的。

蒋南翔被迫赶来学校在11点召开了全校大会，蒋在大会上做检讨，并用贺鹏飞等大字报为自己定调。群众给予经久不息、热烈的掌声。蒋对艾说：“要变被动为主动，现在高干子弟的压力未解除，弄不好要通天。”

会后党委组织抛出所谓与中宣部XXX斗争的大字报，盖上了“保卫校党

史料实录

委”、“保卫蒋南翔”等标语。

下午外校来串联的同学大为增加。北大同学送来揭露蒋南翔2月1日吹捧邓拓的大字报。有同学揭出蒋南翔在“一二·九纪念”中肉麻吹捧彭真，在同学中引起很大的振动。

不少同学联系我校过去情况后怀疑蒋南翔有问题。纷纷提出应该“怀疑一切”，即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分析一切、批判一切。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应该坚决怀疑、坚决反对、坚决批判。校党委对“怀疑一切”这口号很害怕，立即跳起来组织同学说，这是蒋介石的“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是胡适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翻版。

校党委非常害怕外校送来的大字报，组织同学对北大、钢院送来的大字报进行围攻。

为消除中间群众的怀疑，党委组织了“你自己几年的成长说明了什么？”的讨论，妄图用同学的进步来说明党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6月6日

康生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赞扬同学们的革命热情。

艾知生布置写“小批评、大拥护”的大字报，制造“革命”气氛，力图稳定局势。政治教研组（一说朱育和）给教务处副处长李康贴出了不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字报（舍车马保将帅）。艾表扬他行动迅速，并要他在前面添上“党委是重视主席著作学习的”，后面加“建议党委加强对教务处的领导”。一部分同学认为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一部分人怀疑校党委是黑帮，大字报迅速增加，党委手忙脚乱。

6月7日

《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尖锐问题，不少同学到党委质问，到高教部查询蒋南翔情况。

在新斋前贴出自005班以班长于火为首的29人联名的一张【评蒋校长6月5日报告】的大字报，这是清华第一张直接抨击校党委，引起轰动的较有份量，影响较大的大字报。同学纷纷抄录，《解放军报》记者也来拍照、索要原稿。蒯大富在大字报右下角签“我同意——蒯大富、任传仲”。

蒋南翔来校，针对同学提出的问题布置组织大字报澄清三个大问题：（1）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2）教育路线；（3）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三个小问题：（1）66.4.17高教部盗用中央名义发文件；（2）去年“12.9”纪念会上

吹捧彭真；(3) 66.2.1在北大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

下午土建系有人写大字报【是针锋相对，还是吹捧】捧蒋，说：“‘2.1讲话’是针锋相对，不是吹捧”。党委把这大字报说为“清华园内的一颗精神原子弹”。

一些北大学生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到清华煽风点火，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颂扬邓拓的“罪行”，引起清华学生与他们的辩论。

北大杨涛来校看后，贴出【是吹捧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引起争论。黑帮爪牙纷纷登场，把争论引入礼堂。刘、胡、艾用电话控制会场，团委书记方惠坚、承宪康等藏在后台，指挥人对清华左派及杨涛进行围攻。这是所谓“6.7事件”。

深夜，蒋南翔打来电话说：“形势不由校里决定，等各种风吹完了，才会相信，过早反驳别人不认账。”（据了解，这时蒋已受了张际春的严厉批评）。于是又召开党总支书记会，改变反扑决定，仍按“小批评、大拥护”的调子进行。

艾知生组织研究生谈体会，以十年的切身体会得出清华党委是正确的，组织教师写大量反扑大字报，组织工人师傅贴拥护校党委的大字报，然后用“工人说话了”来压制、围攻反蒋的人。

张承先下令封闭北大校门，拒广大工农兵群众于校门之外。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欢呼“在文化大革命空前广大批判运动中，一个七亿人民尽舜尧的伟大新时代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清华园内一片歌功颂德声，一向平平静静的各教研组、政治课教师、政治辅导员在党委指挥下，在同一时候，用同一语调，写出大批歌颂校党委、歌颂蒋南翔的大字报。各党支部、班主任、辅导员、政治教师四处向学生、工人游说，罗列1951年到1965年党委的“功绩”。但一看到肯定党委大字报多了，又布置张罗给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使这两种大字报保持1:1的比例。

刘冰、胡健、艾知生一致肯定清华是“努力跟党中央，跟毛主席，努力贯彻中央政策的”，“一向坚持兴无灭资，但工作有缺点”。

下午4点，新市委电话通知校党委，将派工作组来校。下午周赤萍（工作组副组长）到校。

史料实录

艾知生马上报告蒋南翔。蒋在电话中说：“欢迎他们来检查‘身体’，……工作组来了以后，会有更大压力，要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晚8点，周赤萍同志找艾知生谈话，周问艾：“清华大学贯彻的是红线，还是黑线？”艾说他们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周问：“你说话算数吗？”艾说：“算数。”

北京邮电学院发生北京第一起驱赶工作组的事件，部分学生因工作组保护院党委而赶走了进院才4天的工作组。

6月9日

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率部分组员到校，称为联络组。

早晨，刘冰打电话向蒋南翔报告与周赤萍、杨天放同志谈话情况。蒋说：“高教部出了问题，准备学XXX”（意即将来要翻案）。上午，艾仍布置长期“抗战”。陈圣信、罗征启、朱育和等人密谈给中央写信赶走工作组。

高教部把蒋南翔揪了出来，高沂贴大字报要与蒋划清界限。该大字报传到清华，很多同学去高校部看大字报。

下午艾知生180度大转弯，匆忙找周赤萍说：“我们过去贯彻的是黑线，我犯了立场错误。”周顶回去，说：“你说晚了，回去写检查吧！”

6月10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1966年第8期社论【毛泽东思想领先，干部层层带头】。社论指出：“……有一些干部，……就是不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指出：“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自己就会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成为修正主义者。”

清晨，方惠坚首先起义，团委、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工物系头头也纷纷起义，揭出“录音带事件”和“二放二收”的阴谋。其他党总支和分团委还在顽抗，力保蒋。

晨，刘冰在市委会上还认为蒋南翔不是黑帮。

下午，工作组大批到校。当晚，叶林、周赤萍与全校干部和学生代表见面。叶林同志作报告，周赤萍同志介绍工作组主要成员。有些系的工作组也与同学开了见面会。

晚上，有人抄来高教部的大字报，得知蒋已停职反省。高教部副部长高沂起义，揭露“四·一七”文件的批示是蒋南翔盗用中央名义搞的。至此，蒋南翔黑帮被揪出来了，前党委被冲垮。全校干部纷纷表示要起义，齐唱“我们受骗了”。还有的彷徨不定，手足无措。

晚，刘冰女儿从附中回来，问：“蒋南翔是不是黑帮？高沂给蒋贴了大字

报。”刘说：“这个问题我还没得出结论，你要独立思考。”

开始出现游街现象。

6月11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论述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任务，指明了方向。

工作组继续大批到校，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迎。

上午，杨天放副组长给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作报告。下午周赤萍找前党委委员交待政策指明出路，说：“往事种种好比往日死，今事种种好比今日生。”

形势大发展，全校贴满了抨击党委大字报，气愤的人群抓住黑帮就戴高帽游行。许多外校战友，特别是高教部的同志成群结队来我校声援。群众运动爆发了。

6月12日

上午，胡健、艾知生、刘仙洲在刘冰家密谈。

同学们开始抓出黑帮、保皇派，斗争、戴高帽游街，有的系甚至游了一些学生、辅导员，工作组组员却纷纷出来为黑帮解围，有的说同学们不讲政策，有的把戴在黑帮头上的高帽子摘下来。自控系工作组副组长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还说：“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晚上，群众在西大操场狠斗黑帮，工作组发表广播讲话，叫同学睡觉。

当天发生李世权事件，李贴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大字报，愤怒的群众要斗李世权，工作组不让，让大家写大字报批判。

前高教部部长、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黑帮分子蒋南翔停职反省。消息传到北大，同学们自动结队，前往清华声援。张承先为了保护蒋南翔（张与蒋有联系），坐着小轿车赶到清华，把同学追回学校，阻止革命声援。有的工作组员对同学说：“谁也不能去，谁去了，先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6月13日

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作报告。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宣布：派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对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停止蒋南翔同志校长、党委书记等一切职务，进行反省，改组前校党委；在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大会上代表发言中，有的喊出“无限信赖工作组”口号。

力904王铁成贴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大字报。

史料实录

说：“今天召开大会，郭影秋说清华95%的党团员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称蒋南翔为同志，只说他犯了严重错误，对他处分是停职而不是撤职。……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其实是，清华大学是个修正主义王国，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巨大的保皇党。……为什么昨天还是一片歌功颂德，今日便是四处杀声震地？为什么铁板一样的清华大保皇党，一夜间不战自溃纷纷起义？……这是一场大骗局，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搞错了……”。

下午和晚上，讨论叶林的报告。

6月14日

上午继续讨论叶林报告和学习毛选。学校内出现反工作组大字报，许多同学去国务院和新市委了解工作组情况，国务院和新市委的回答是工作组是可以信任的。

力05刘泉等贴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出来，数辆汽车前往13号楼，几乎工作组队员这一天全去看，回来神色紧张，动员文革领导去看，要大家表态，要摸同学活思想，并专门组织一些同学抄这类大字报。

下午3点，土建系一、二、三年级副组长在全系大一同学会上说：“牛鬼蛇神出笼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会后有同学问有没有善意提出批评的可能，他排斥这种可能性。有同学说：“给工作组提意见有很多的是反蒋的左派。”他说：“说不定他是反革命，反党的。”

在水利系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系工作组组长说：清华有一股逆流已转入地下。

也有一些反对这两张大字报的大字报，还有一些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

下午各班选出文革成员，又以层层提拔形式组织年级和校一级的文革委员会，在选举中工作组突出了阶级路线。宣布【十项命令】，其中有解散各级党团组织。

晚上，在数力系文革成立大会上，杨天放说：我们不仅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进攻，而且特别要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打着“红旗”反红旗来进攻。

6月15日

陶铸同志在高教部讲话：“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了我们的高教部，也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从揭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清楚得很，以蒋南翔为首的一伙人，把

高教部搞成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高教部，不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来推进全国的高等教育，而是相反，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坚决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高等学校的青年，把高等学校引向资产阶级邪路上去。”

下午，有学生在澡堂子把艾知生抓住，拉出来斗，又带到大礼堂斗艾知生、张慕津等。“革命左派扬眉吐气！”，“真是大快人心！”。工作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组织同学斗黑帮，不阻止戴高帽游街了。“引导”从下而上，从小而大地斗黑帮。这次斗争会上，工作组排了斗争名单：艾知生、陈圣信……但没有大头目。“大黑帮无人过问，小辅导员却难免挨斗”。

据说从12至16日，103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行。工作组把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

6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文中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演变’，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又指出：“对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

清晨，化901刘才堂贴出了【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大字报。引用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总之，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化9蒯大富、孟家驹贴出了【工作组往那里去？】。说工作组进校后学校大字报数量急剧下降，清华园内一片冷冷清清，“革命左派非常着急”！“左派不香、右派不臭，左派没有树立起威信。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李世权……决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反动派疯狂反扑的征兆。对于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我们把他从公寓里拖到阶梯教室开斗争大会，工作组同志百般阻拦不让……”。说：“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常常挥着五条大棒……”。说工作组对蒯施加“疲劳战术”，“工作组同志几天来拼命强调，首先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当然好，但是我们前面说过，有好些地方组织系统严重不纯，你们‘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住大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出杂文、揭露黑帮阴谋，你们说，东讲一句，西讲一句，这叫什么斗争呢？你们破的又是什么呢？先立后

史料实录

破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大字报对叶林在“6.13”会上发言提出三个问题，“据我们所知，教职工在9号前很少几个人反对校党委，他们怎么稀里糊涂让上台发言的那个教师代表说出‘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这句极错误的话，更令人气愤的是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下午，叶林亲自来看大字报。

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

6月17日

校工作组办公室主持召开红五类子弟部分同学座谈会，鼓励他们积极参加阶级斗争。

从15日起，学校里也出现了一批批驳刘才堂、王铁成、蒯大富的大字报：【揭穿王铁成的真面目】、【应该相信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蒯大富、孟家驹是左派吗？】等。

从早晨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北大校园里愤怒的学生群众到处围住黑帮分子，高呼口号，揭露、控诉陆平黑帮罪恶。这时，工作组仍然采取不过问的态度。

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三中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

6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全校贴出许多拥护的大字报，各系斗黑帮，游街现象少了。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看大字报。

北大消息：

清晨5点，北大继续斗黑帮分子。这天的斗争，是十几天来群众中憋着的怒火的总爆发，是这一阶段运动的最高峰。校园里人山人海，群众革命情绪达到白热化程度。哲学楼、大饭厅、32楼、35楼、38楼、校医院、二院、南阁，凡是有一块空场地的地方，拉来黑帮分子就斗。这一天北大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各单位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统统被揪出来斗了（陆平、彭佩云除外），有的黑帮分子一上午被斗了几次，群众愤怒到了极点，有的也狠狠地揍了黑帮们几下。这天上午被斗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统计有50多人。

中午11点多，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坐着小汽车满校园乱转。气势汹汹地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去“学习”、“讨论”，不许再斗争。

晚10点，张承先怒气冲冲地给北大师生员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光凭痛快、解渴、出气”。他不经任何严肃认真的调查，抓住群众运动中难免的个别破坏现象和某些偏差，大做文章，把“6.18”说成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把革命打成反革命。群众斗争吓破了张承先的胆，他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新秩序”的幌子下，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例如：不许搞所谓背着工作组的秘密活动（其实是革命串连），不许参加外单位的斗争会，等等。他要各单位严格审查那些参加“6.18”斗争的同志的动机，揪“假左派”。

周赤萍去北大取经，回清华来开会传达说：北大出了个反革命事件。

6月19日

刘才堂贴出大字报【为什么不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

薄一波副总理、王光美来我校看大字报。薄副总理与蒯大富辩论了30分钟。

薄：“为什么工作组方向错了？”蒯：“15日以前工作组什么工作也没干，我们要游街，工作组都干涉。”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要蒯大富不要当带引号的“左”派，站到工作组一边来。

晚饭时，王光美在七饭厅（女生食堂）见到同学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并表示，如果大家要求，她愿当清华工作组组员。

北大消息：

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北大系工作组组长会上，进一步肯定“6.18”是反革命事件。张承先昨晚报告以后，建立了全校纠察队，5个校门的门岗森严，外单位不许进校。同学外出，必须事先向工作组请假，回来要汇报。出校门时要查看证件、相片。有的系工作组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实际意味着互相监视。有的工作组还让纠察队暗中监视学生宿舍，以防同学由窗口跳出。

北大被打下威风的陆平黑帮分子又嚣张起来，他们照样看电视、睡大觉、打太极拳，

骑着自行车到处窜，自由出入校门，不认真写检查。彭佩云更加嚣张，公开叫嚷要和历史系师生辩论。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李小忠（李文藏、甘小杰、吴文忠三人）从林学院抄来【访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吸引了很多人。有的系总结前段斗黑帮经验，布置下一段

史料实录

斗黑帮任务。

刘少奇批转北大工作组处理“6.18事件”的简报，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发生少数人反对工作组的事件。

6月21日

王光美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组员”（自称），但实为配备有两名秘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幕后操纵者，在工化系蹲点。

下层干部开始“下楼”，分别自我检查，接受群众批判。

刘才堂贴出大字报【大家想一想】，蒯大富在他大字报上加了以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批语被工作组指为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

6月22日

有人在女生食堂贴了【天堂和地狱】大字报，内容激愤人心。大家纷纷向“臭小姐”开战，要求取消女生食堂，揭发黑党委是收买人心。这天开了【修记女生食堂送葬大会】，游斗艾知生和其他黑帮，给女生食堂这“兴修铺子”抬棺送葬。

化902李世雄和鲍长康想问一问工作组，王光美同志到底来了没有？结果在强斋工作组处遇到偷听、偷看……，让他们等了4个多小时还没被接见。……发生了所谓“电话事件”，点燃了反蒯斗争。

王光美在工化系一部分师生座谈会上说：我们不知内情光喊口号并不能斗倒蒋南翔，报上没点蒋南翔的名，陆平是撤职，蒋南翔是停职，要从揭的材料看是不是黑帮。在没有确定之前，先不要斗，否则以后就被动了。

王光美还提出层层剥皮战术和依靠知情人的战术。

蒯发出给师大女附中的一封信。

在6月14—24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此期间同学大部精力在打黑帮，一些人给工作组贴了大字报，但并没有使打黑帮不能进行。

6月23日

蒯大富等十人贴出了【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怀疑“电话事件”中工作组有阴谋，引起许多同学注意，有人要求工作组出来澄清事实。

学校开始封校门，不让外校来串联。（直到7月20日）

贺鹏飞与同班学生商议，准备“引蛇出洞”和蒯大富辩论，并肯定“蒯大富是反革命”。

当晚，工化系工作组张茜薇召开了部分文革小组长扩大会，凡不同意“反蒯”的核心组长不让参加。会上片面介绍了蒯的情况，把蒯大富6月10日前的反蒋也说成保蒋，布置了围攻：“这是一场夺权斗争，要组织反击。”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左派学生的光荣职责】的社论。有同学贴大字报说此社论是大毒草。这种敢想、敢说、敢革命的精神，在反蒯斗争中被打为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的反革命言行，很多人进行了检查，被迫承认了“错误”。

6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林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凌晨2点左右，工作组把一些“可靠”的同学从床位上拖起，赶写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

以工化系为主体的反蒯斗争开始。不少人把蒯大富骂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工化系文革主任杨东胜（杨成武上将之子）阻止说“不要反击同学”，叶林不听。后来杨东胜遭排挤，而反蒯积极者受宠。

上午10点统计大字报简况（大礼堂周围）：围攻蒯大富有的13份，其中工化系12份，支持蒯的2份，全部为外系的。

中午，在新水又一次开会，对除工化系以外的“可靠”的文革干部进行反蒯动员。

下午3点，叶林传达23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谈话说：我们不要被大好形势所陶醉，在群众大斗黑帮的同时，也有复杂的情况。其性质有：（1）黑帮分子的预谋；（2）资产阶级权威及其拥护者在积极反抗；（3）右派学生，以大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带着阶级仇恨，阶级偏见，报复心理，进行猖狂的活动；（4）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群众愤恨黑帮的情绪来反党，这一点要和左派讲清楚。比如煽动打人，如打了有民愤的干部，把党的威信搞臭，还有利用打倒一切的口号，制造混乱，除了毛主席谁也不可信了，企图把斗争引向新市委。”，“有的地方叫嚷党员团员全烂了，这不是反党是什么？”

有些人围住蒯大富，进行辩论。贺鹏飞指使光0某些同学把蒯引出，进行辩论。

史料实录

晚上，在礼堂召开第一次辩论会，双方争论不休，大部分同学抱着澄清事实的态度参加。叶林、周赤萍、杨天放中途参加了大会。叶说蒯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要求一切革命师生表明态度，并引用了当天发表的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道路】的最后一段话。周赤萍在会上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不许怀疑和反对工作组。

许多同学想不通，认为工作组错误估计形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把运动引向群众斗群众。会议还未进行完，就有不少同学退出会场赶往中共中央、国务院、新市委等汇报情况，认为叶林是定调子压制群众。

叶林在以后的某次干部会上讲：“24日晚开会，有1000多张条子，有200多张反动条子，80%没名字，要把没名字的条子贴在牛皮纸上，放在大礼堂追查名字”。

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6月25日

昨日的辩论会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整个清华园沸腾起来了。校内对反蒯和“6.24”辩论会的看法尖锐对立。刘泉、张云辉等贴出【叶林，我们要罢你的官】大字报，刘才堂贴出【接受叶林的挑战】大字报。出现了不少责问工作组和对工作组质疑的大字报，也有拥护叶林讲话的大字报。对工作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的人被工作组打成了蒯的干将、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取消了24日晚已经同意的25日大辩论，而是组织同学讨论“6.24事件”。讨论会上工作组员反复强调叶林、周赤萍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斗争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青年，都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校内【无限信任工作组】、【工作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类的大字报迅速复盖上了怀疑、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附中贴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传到清华，一些人称它是反革命宣言。

下午，叶林同志开始传达李雪峰的报告。按对工作组的态度，分期分批传达，不准记录。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一反击战中，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针锋相对，毫不迁就。中午后形势开始变化，从批评工作组转为批判蒯大富。

晚上，传来许明同志（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蒯大富的批语是反革命的。

6月26日

叶林的传达报告作用很大，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用他自己的话说：“3点传达，6点见效，12点压倒优势”。大字报几乎都是反击蒯大富，支持工作组的了。出现了许多口号如：“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

很多同学在压力下纷纷检查的同时，开始出现各系游行，声讨蒯大富，树立工作组的绝对威信。文工团首先发起游行，在强斋门前喊出“用生命保卫工作组”的口号，工作组接待人员说：你们应该把你们的正确观点向全校宣传。鼓励同学游行示威。

6月27日

在“胜利”的形势下，工作组在新水300召开了批判蒯大富的第二次辩论会。提出“反蒋必先反蒯”。发言中定蒯为反革命分子，提出引导三部曲：（1）引导同学承认自己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2）承认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3）承认自己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是完全统一的。

各班、年级、系都开始“揪蒯式人物”，反革命帽子满天飞，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以后，对这些人实行了隔离、看管、没收日记、审讯，按手印等手段。凡和蒯有联系的人都得检查，过关，承认自己是犯了“立场错误”。

在批判会上，蒯大富的发言十分强硬。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得了。”

6月28日

蒯大富贴出【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和【致刘才堂等同志】的大字报。

蒯大富在声明中说：“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的错误，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我永远也办不到！”，“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相信，这股黑风

史料实录

将被倒。”，“叶林同志，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6月29日

蒯又贴出：【致叶林同志】、【告全校人员书】。校内马上有人出来反对，并要求上级对蒯实行武力专政。

6月30日

蒯大富等人被监视，轮番斗争，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明天是“七·一”，今天校内洗去了大批大字报。

7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上午10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陶铸同志到北大作报告。

全校开庆祝“七·一”大会，叶林以权威的姿态总结毛泽东思想，但只字不提毛的四篇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著作。

上午举行庆“七·一”游行，蒯式人物有许多被剥夺了庆祝党的生日的权利。有同学对着毛主席像写血书，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表达自己革命的决心。为自己成了“反革命”痛苦，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工作组见后，无动于衷，加速反蒯步伐。工作组接二连三地组织校、系、年级、班级的辩论大会，一步步把蒯派弄臭，并公开对他们实行“专政”。取消他们行动自由，不许他们写大字报，私拆他们的信件，没收他们的日记，甚至进行“隔离性保护”，写交待材料、按手印。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7月2日

物9学生朱德义（年级文革成员）因怀疑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他开始如实交待自己的“错误”，说自己“避重就轻”；后来他用铁锤打击自己的头部，在昏迷状态下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被说成是想在大帽子下溜掉。朱德义感到走投无路，于晚8点30左右在五道口卧轨自杀，断腿一只、伤腿一只。工作组向市委汇报，说朱是畏罪自杀。

蒯大富今日贴出【再致叶林同志】。信中讲：“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反革命。事实上，你们了也拿不出任何罪状来”。信中对工作组提出十条要求：“召开全校大会，公开承认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并作深刻检讨。宣布蒯大富不是

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赔偿我的政治损失。洗刷一切攻击我的大字报，宣布我组原十人及史复有同志不是反革命分子。宣布刘才堂、王铁成、任传仲、张云辉、刘泉及绝大多数曾经支持过我或同情过我的同志不是什么‘蒯氏黑打手’，而是革命者，赔偿他们的政治损失。撤销工作组系副组长张茜薇同志的职务……”

晚上全校再次斗争蒯大富（剥夺他的发言权）。

7月3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中午，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在新水门前又一次与蒯大富辩论。当着很多同学的面，薄说：“他不是要夺清华蒋南翔的权，而是要夺工作组的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因而是夺党的权。”“他在大字报上写道‘眼睛里看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夺权……’。同志们，你们看，我们的社论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和我们站得不一样，眼里看得不一样，他是念念不忘要夺权。”

大字报区开始出现批判李小忠的大字报。

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大量出现。

郭影秋在【关于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汇报要点】中，讲到运动复杂性时举清华的例子说：“清华大学一些右派学生不仅要赶走工作组，而且反对新市委，甚至反对党中央。该校学生王铁成贴出大字报说：‘修正主义根源于社会制度’，‘修正主义正在蔓延，最后达于党中央’，他们宣称新市委不可信。该校学生蒯大富在工作组入校后才几小时，就对工作组表示怀疑，接连写出‘工作组方向错了’等几篇大字报，号召夺工作组的权。他写信给师大一附中的某些同学，猖狂叫嚷‘夺权！夺权！夺权！’。从6月14日直到现在，拥护工作组的人同蒯大富等反对工作组的人之间的斗争成为清华斗争的焦点。”

7月4日

校工作组开会正式提出“反蒋必须反蒯”，要求把其对工作组的意见逐条批驳。此后各系各班批判蒯式人物，群众斗群众达到新高潮。

蒯大富开始绝食，抗议工作组不让他去中央。工作组仍然鼓励师生员工跟他辩论，一天数次。随后工作组又预演并上演了对王铁成、李小忠的批判会。

史料实录

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7月5日

自控系510教研组青年教师史明远（文革小组成员）被认为反工作组，几次遭突然袭击，打成反革命，对他批判斗争。清晨他在十三陵服用敌敌畏自杀。

7月6日

各系开始分别成立新临时党总支、分团委。工作组包办代替，亲自担任主要干部。工作组发下批判蒯大富的提纲。蒯大富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

7月7日

晚上，在中央主楼进行批判蒯大富的预演。李黎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主持，刘涛、贺鹏飞、杨天放参加，王光美也亲自督阵。此日，工作组印发了《32111钻井队》的英雄事迹，大家学了以后非常激动。很多蒯式人物不相信自己是不反党的了，纷纷检讨“悔过自新”。

校部陶XX因被打成反革命跳湖自杀，没有淹死。工作组没向上汇报。

7月8日

全校召开揭发批判蒯大富大会，发言经过预演、审查通过。会上叶林最后讲话：（1）蒯大富是念念不忘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野心家；（2）蒯大富等一小撮人在清华的出现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是阶级斗争在清华的反映；（3）对蒯大富等一小撮人也要区别对待。强调要继续对王铁成、“小三家村”进行批判。六、七、八日3天，工作组组织看保定地委派出的文化工作队放映的四部社教幻灯片。

7月11日

下午，最后一批传达李雪峰报告。传达后，叶林说：“蒯大富的祖父把他母亲推死了”。事实是蒯母仍活着。

7月12日

全校召开大会批判王铁成。会后杨天放讲话，让出身不好的人交待自己的家庭问题，并说早交待比晚交待好。目标还是对着学生。

7月14日

全校各系大规模批判“蒯派”和各类反革命分子。

全校也在学习刘英俊和讨论教改问题。

7月15日

吴德同志到北大，传达李雪峰同志对张承先的批评。

7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北大的工作组长已开始检查自己的问题，工作组的问题很快被彻底揭露了。

晚上，工作组在全校党团员会中传达中央文件。叶林讲话，肯定反崩的伟大胜利。

7月18日

上午召开，全校团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关于撤销五人小组意见】、【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及【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等。传达后叶林讲话宣布反崩急刹车，转入打黑帮。同学毫无思想准备，有的系布置赶写揭黑帮的大字报。原定批判李小忠的工作扔下不了了之。

晚上，叶林对各系前总支以上干部 100 多人作“政策攻心”。他说：要打黑帮了，先打个招呼，你们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揭得最深最透。连党籍问题、老婆问题、劳改问题都关怀到了。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如果要揭发问题，最深透的应该是在座的人”，“有些人感到沉痛，有的顾虑党籍、家庭问题，见不得人，想去劳改，这种心情是完全可理解的，这是认识错误的开始。”

在反崩斗争期间，黑帮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写“材料”。刘冰、胡健、艾知生、何东昌这批人坐在沙发上交待问题。一张参考消息，胡健翻来覆去的钻研上两小时。

北大消息：晚 8 时，历史系三年级世界史班王海治等六位同学贴出【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估计了北大运动的形势。晚 9 时，聂元梓同志在 38 楼前对哲学系全体同志讲了话，指出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号召同学们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校系两级工作组。

北大写出许多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时对工作组错误的认识大致分三种观点：(1) 认为工作组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2) 认为工作组有路线性的错误；(3) 认为工作组有严重右倾思想，还有人提出罢张承先的官。

7月19日

史料实录

各系工作组长找“小黑帮”作“兵临城下”的讲话。机械系工作组长号召黑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7月20日

北大同学送来一张【要运动】大字报，质问清华园内为什么冷冷清清，指责清华工作组封锁校门，不许革命串联。但刚一贴出，立即有不少同学围攻说：“北大的蒯大富又跳出来了”。王光美来看大字报，得知此事，对同学说：“反蒯有成绩，北大的大字报一来就顶回去了”。

晚上，全校开批判黑帮大会，部分同学在礼堂内，大多数人在外面听，少数学生代表发言。会上让艾知生、胡健、刘冰站在台前，大声愤怒揭发（八一电影制片厂拍下镜头）。前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黑帮分子罗征启也上台揭发。他命令几个黑帮头目起立又坐下，引起同学极大愤怒。

7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上午全校在礼堂召开了第二次斗争大会，让艾知生、胡健、刘冰、何东昌站在台前，大声揭发。方惠坚上台发言，什么东西也没揭发出来。邢家鲤慷慨陈词，引起极大民愤。杨天放带头为之鼓掌，引起同学惊讶。

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视察，看大字报。

7月22日

学校组织（工作组根据同学表现而让部分人）去天安门参加抗美援朝大会。学校揭黑帮但冷冷清清。

北大消息：

上午9点多钟，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到北大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并看望全体革命师生。同学迅速涌向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召开座谈会的燕南园。11点半左右，在结束了小型座谈会之后，他们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和口号声中与大家见了面。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先后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运动作了重要指示。江青同志对同学们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陈伯达同志指示说：“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要采取辩论的方式，把问题弄清。”

晚9时至12时，中央文革关锋、王力在新斋771号接见蒯大富，谈了3小时，表示支持。

7月25日

大家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畅游长江的消息，欢呼起来。

晚上开第三次全校斗黑帮大会，取消了“知情人”的发言。同学们用自己亲身受到的迫害控诉蒋黑帮的罪行。台上台下热泪盈眶，血淋淋的事实激动革命师生员工的心，到会者受到很大的教育。

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晚上，刘少奇主席冒雨来校看大字报。

北大消息：

上午，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对同学们作了讲话。

晚8时，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再次到北大看大字报，开座谈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刘志坚、王任重、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同志又来到北大，李雪峰、吴德也赶来参加大会。

在倾盆大雨之中，在北大东操场，江青同志等亲自主持全校师生员工的辩论大会。他们非常谦虚，非常和蔼，高度评价当时已经出现了的“四大”大好形势。他们坚决支持广大师生的革命行动，充分肯定大家的干劲和热情。江青同志说：“革命派的学生、教职员如果要我们来，我们就召之即来。……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是来做小学生的”。江青同志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一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同志鼓励大家：“在这个文化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他明确表示：把“6.18”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他反复强调了革命的“曲折性”和“反复性”，要大家在反复，曲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康生同志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阐述了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真理，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最后，江青同志表示：“一定把同学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当晚，下雨不止，中央首长和同学都未带雨具，但会议仍坚持开到深夜1点半。江青同志关心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宣布暂时休会。

我校行政生活处三饭厅炊事员王章在生物馆被关，上吊身亡。

7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工作组宣布文革代表大会的选举，并要求第二天选出班代表，三天内选出代表大会成员。

北大消息：

史料实录

晚8点，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第四次来到北大，陪同前来的有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戚本禹、穆欣、曹轶欧等同志。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第二书记吴德同志也赶来参加。江青同志继续支持了辩论会。会上辩论很激烈，出现了一些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涂脂抹粉的发言，甚至有的发言是张承先等人亲手策划的。

会议结束前，江青、陈伯达、康生相继讲话，江青同志愤怒揭发了张承先错误的干部路线以及他有意识对抗中央的阴谋诡计。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他说：“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他号召大家“搬掉这个障碍物”，揭开这个盖子，破除对工作组的迷信，破除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大胆地自己起来闹革命。他并且正式建议：在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他还提出了有关选举工作的具体建议意见。康生同志在讲话中除了重申陈伯达同志的建议外，再一次深刻地全面剖析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路线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错误，再一次深刻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号召我们“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掌握好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就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运动的整个部署作了重要指示。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北大多次发表讲话，指出工作组是绊脚石。强调有人“提出反工作组就是反党”是错误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代表党领导。其他人只要不按主席指示办事，都可以反对，“群众是运动的主人”。

“北大工作组烂了”，“新市委李雪峰在会上作检查”，“撤销工作组”……，这些消息传到清华，清华园沸腾起来了。

7月27日

凌晨，无线电系雷蓉（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之女）、王小平（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之女）贴出【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封信】，对工作组提出五个问题：（1）包办代替不是群众运动；（2）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大胆发动群众；（3）害怕民主，怕出乱子，给群众泼冷水；（4）“6.24”后把矛头指向群众是错误的，被批判的人中，大都是好人；（5）未积极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雷、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打破了死沉沉的局面，揭开了工作组的盖子。

有人说是革命大字报，也有人说她们是雷大富、王大富。这没能压住这场辩论，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大增加。工作组对雷、王大富没表态。

下午开系文革主任会，决定“把握住大方向”。王光美同志说：“是黑帮跑不了，不是黑帮也贴不上”，并说：“引火烧身也没什么了不起”。会议作出继续打黑帮的决议。校部工作组提出了包括李康、刘天雄在内的《临时校系委员会》名单，由张维负责对外接待、联系分校等重要工作。

江青在北师大讲话说：“你们已经至少十八、九岁了，还要阿姨、叔叔吗？”，号召群众自己闹革命。

晚上，李黎风主持了与水利系“反动学生”陈诞康的辩论会。因陈不摆观点，在会上引起同学对反对工作组同学的反感。

聂元梓向北大革命师生员工发出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倡议。

7月28日

工作组广播通知：要尽快选代表，主要任务是打黑帮，不要转移视线。

上午，《临时校系委员会》联席主持与雷蓉、王小平辩论会，会前并未通知她们。大会主席李黎风撒慌说已打电话通知她们。王任重、关锋等同志到会讲话。

叶林接着也被迫讲话：到底谁是谁非要靠大家独立思考，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让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随风倒。前天晚上在北大康、陈、江等讲话是代表党中央精神、毛泽东思想的。……叶林最后作了检查，说雷、王大富的“精神”是革命的。把工作组的问题说成是领导方法问题，说成是“上午不知下午干什么”的问题。王任重在叶林讲话时离开会场，叶林脸部无表情，也没回头看一眼，更没欢送。

会后，一批根本否定工作组大字报贴了出来。

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下午工作组就在同学中宣布了要撤走工作组的决定。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公告，宣告成立，主任委员为聂元梓。

7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 后当群众的先生】。

全校出现大量大字报展开关于工作组的辩论。

上午，在东大操场由工作组宣读新市委关于撤出工作组的决定。宣读后，叶林提议由原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临时筹委会》，负责“立即改

史料实录

选”和“日常工作”，鼓掌通过。

下午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全市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同志讲了话。刘少奇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三个，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针。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们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你们来做才能搞好，请你们做。”

他还说：“现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以你们为主，你们是主人，工作组留在你们那里是听你们的意见，听取你们的批评。你们要选举你们相信的人，选举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你们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讲了各种话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正确的当然不要去成天和他们辩论，使他们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这不得了了，更可以保留了。不要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到会同志。新市委的通知中说：“要让受到迫害或持不同意见的人来参加会，如清华的蒯大富同志。”

晚上6点，王光美在一员工食堂讲话。后来同学自发在大礼堂辩论工作组问题，王光美最后发言说：“清华运动中缺点、错误、成绩都有。这个问题，我有我的看法，但现在不讲，以后再讲。……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者，可以考验嘛！”并在这个时间宣布自己从6月21日就是工作组员了，而且一直在校内参加了工作。说刘少奇在一次大雨之夜也来看了3小时大字报。

雷蓉、王小平等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六·二四以后工作组的路线是错误的】。

贺鹏飞、李黎风等写大字报指出“工作组不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够，活学活用不够”。

蒯大富贴出：【站住！叶林，把账算清再走】。

晚上，动农系杨继绳、宋书珍、黄宛贴出【王光美定调子】的大字报，指王光美定调子，阻碍运动。这张大学报贴出后引出了数十张大字报反驳。

7月30日

王光美讲话后，学校出现一大批肯定工作组“成绩”的大字报。说方向

正确，成绩主要。

晚上王光美参加九饭厅食堂服务，有人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默认。之后大字报出现了歌功颂德声，如“向王光美同志致敬！”，“学习王光美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等。有人把此事写成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大字报中说：“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在人大大会堂一小会议室，总理分别找了三批观点不同的同学及蒯大富等人谈话，了解清华情况。前一拨是刘涛、贺鹏飞等，后一拨有王小平、雷蓉、张征尔、杨继绳等共10人。

7月31日

林梅梅（中共党校校长林枫之女）、刘菊芬（中国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之女）贴出【给王光美同志提点意见】的大字报。说王光美曾说“蒋南翔性质未定，现在定了将来被动”，说王光美对她俩给刘涛提意见不感兴趣，听不进去。

雷、王等十几人贴出的大字报很多人支持，认为这是说出了同学的心里话。也有人反对，说这是片面的抓缺点，只看错误不看成绩。

清华附中红卫兵来清华贴出【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8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

建军节之际，贴出【向老革命周赤萍同志致敬！】的大字报。

下午全校听关于学习刘英俊同志的录音报告。

8月1日~8月12日，中央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自控系文革副主任刘菊芬等集体辞职自我罢官，认为现在文革组织不合法，对文化大革命起阻碍作用。这引起一场辩论，不少人认为这是革命行动，说他们提出的“不要班系界限”更易发动群众好得很！

晚，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王新民、王苏民、孙炬、王鲁光、邱承光（邱会作中将之子）、江小平、周子燕、安天泉、花纯荣、李新桅（李井泉之子）等贴出【我们的责任】的大字报，指出在上级的帮助下他们认识到工作组犯方向性错误。工作组把与蒯大富的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反蒯是群众斗群众。

北航传来谭力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对联讲话，引起一场大辩论。

史料实录

8月2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贴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文中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十七年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工农革干子弟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勇敢，目光最敏锐，斗争最坚决。而出身坏的，绝大部分表现混蛋。不依靠工农革干子弟，还依靠谁？难道还要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混账王八蛋们吗？”，“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下午，北航学生打着【对联】开到清华园，与我校同学辩论。

晚上，全校关于【对联】的辩论轰轰烈烈进入白热化阶段。刘菊芬主持会议，基本一言堂，喊出了“横扫一切混蛋”口号。说：“这个【对联】完全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对联】从精神到内容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有的系在“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旗帜下发生了打人事件。

这两天成立《贫协》的呼声一浪高一浪。

晚上周总理、朱委员长来校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找部分同学座谈至3日凌晨。

北大消息：哲学系孙蓬一等贴出大字报，揭露了张承先与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黑帮头子××和前中宣部副部长黑帮分子×××的联系。晚上，叶剑英、杨勇等首长在北大校园看大字报。

8月3日

上午，一些人去体院辩论【对联】。

中午，在《临时筹委会》安排下，广播台广播了【要求打黑帮，欢送工作组】大字报。

下午，各系纷纷组织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

贴出批判工作组【请看兵临城下路线】大字报。

晚，部分同学（约300人）在主楼Ⅲ—208开了串联会，蒯大富、刘泉等人参加。

8月4日

各系继续成立《贫协》。下午，刘菊芬出面组织《自控系红卫兵》。

晚上8点，全校两万多师生集中在东大操场，召开了【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师生员工大会】。周总理、陶铸、陈伯达、邓小平等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叶林同志代表工作组检查，避重就轻，不谈本质，不谈白色恐怖、

自杀事件等，而在一张时间表上作文章。会上十位同学发言，又发生揭老底、群众斗群众现象。

总理、董老、陈伯达、邓小平同志作了讲话。指出了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李雪峰检查新市委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周总理讲话：党中央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29日找工作组开会，30日找工作组同志，找同学谈话，看文件，看抄来的大字报，到今天才六天。……我是同意李雪峰同志讲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也就在客观上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带来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北京的）对于前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党中央指定的新北京市委敲锣打鼓地欢迎，要求新市委对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仓促决定，仓促上阵，没有仔细地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当前的政策是什么，把方向搞错了。就是说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在学校进行三大任务：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不是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集中力量向这个主攻方向战斗，而是转过来，工作组在群众中找岔子，找毛病，发现问题。领导一部分同学斗另一部分同学，必然引到严重的错误方向上去。今天这个会上的表现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现在我来讲一讲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我们上面要负起这个责任，没有向工作组交待好任务和政策，……以致造成北京市几乎无例外的工作组与一部分同学对立，引起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同学斗争，转移了主攻方向，整个方向错了，这是上面的责任。具体到清华，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问题及各系扩大了围攻，斗争同学的问题，工作组要负主要责任，叶林同志要负更主要的责任。叶林应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甚至扣押、盘问的同学赔礼道歉。

听说你们清华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并起草了章程。上午在中央书记处，文革小组开会谈了，党在学校的政策不是这样。相信你们这样想会有一定的考虑，更相信你们会按毛泽东思想，按中央政策办事。因为这样才能按党的要求争取团结，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这个政策在清华园也不例外……。“毛主席让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批判、斗争”。指出“叶林同志的检讨只是初步的检讨”，为了进行斗、批、改，“应该首先对工作组的方向性严重错误进行批判、辩论，这是需要的”。并主张为蒯大富、刘泉平反。

总理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各系《贫协》自动解散。部分同学认为继续辩论工作组问题，部分同学

史料实录

认为应立即转入打黑帮，两派同学意见明显分歧。

北大消息：晚8时，在北大东操场举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严厉批判张承先的错误。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不是来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的，而是来镇压北大文化大革命的。会上朱德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讲了话，作了重要指示。

康生说，他接到主席通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他知道“聂元梓解放了，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也解放了”。

8月5日

就工作组问题展开辩论，出现严重分歧。出现两派对立的意见：一派要把工作组错误路线辩论到底；一派认为工作组检查可以通过，要立即打黑帮。

周赤萍来冶金系作检查：“现在我们初步认为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在检讨会上，有人要求周赤萍同志讲长征故事。

大字报动态：大部分同学认为叶林检查不深刻。力05班19人（除刘泉和另一人外）贴出【力05班同学郑重声明】说，前天晚上赵文秀对刘泉的揭发纯属造谣。

有人贴出向王光美、薄一波质疑的大字报。

8月6日

蒯大富贴出【给总理的一封公开信】。

学校出现了一些打黑帮的大字报。

北京部分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对联】的辩论会。江青在会上建议修改对联：“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并说：“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7日

中午广播《临筹》提出的“8.7建议”，说是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尽快打黑帮。愿意打黑帮的打黑帮，愿意辩论的辩论。

8月8日

上午在化学馆301，主张继续辩论工作组问题的同学以化00唐伟等人发起《八.八串联会》（简称《八.八》）。他们反对并要求撤销“8.7建议”，宣布串联会的基础是辩论工作组问题，要辩论到底。

当晚组织了辩论会。《临筹》派人参加了主席团，对于群众要求取消“8.7”建议的要求，贺鹏飞说“等回去研究一下再回答”。

晚8:30广播了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辩论会中止，全校欢腾，连夜游行庆祝。

8月9日

上午9点，《八·八》在化301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晚上继续开辩论会。

上午10点，在西主楼3—208B，要打黑帮的一派组织了《八·九串联会》(简称《八·九》)，即“尽快打黑帮”串联会。他们同意“8.7建议”，不主张把工作组问题辩论到底，认为不需要参加辩论。

晚上，《八·八》在礼堂组织辩论工作组问题。工作组副组长杨天放参加了大会，叶林在群众要求下零点才来，一言未发。

工作组在主楼后厅召开澄清事实会，实为摆工作组的成绩。

同学们认真学习【十六条】。

大字报动向：“工人挨斗”、“黑帮斗群众”、“自杀事件”、“房9血书”等有大量事实揭出，大部分群众注视着这一场辩论。

8月10日

《八·九》组织了近百人的斗艾知生大会，会议开始前由礼堂前游街而过。

下午4点30，工作组在主楼继续“答疑”，由自控系、工物系工作组副组长讲了“自杀事件”真相，并做检查，群众不满意。

晚上，《八·八》又组织了一次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从8月8日到10日连续三次会，推动了学校向工作组错误路线斗争的工作。揭出了“自杀”、“血书”、“兵临城下”等几个重要事实，提高了群众对错误路线的认识。但会上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内部意见不一致，摆事实不够，上纲不合适等。由于《八·九》不参加辩论，因此会上意见一边倒。有个别人叫叶林低头，北大一位同学认为叶林是黑帮。

毛主席来到中央接待站接见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王任重的秘书张生谈、傅明贤从湖北调来清华，以新市委名义当我校联络员。

8月11日

《八·九》见辩论刹不住，便做出“以辩论参加辩论”的决议。

晚上，《临筹》组织了东大操场辩论会，开始就指定辩论“工作组是延安还是西安”、“叶林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会上各种意见都有，有的再次揭老底，群众斗群众；有的澄清事实；有的说叶林是反革命；还有的要为

史料实录

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会议准备不好，不少发言无说服力，只是争吵不休，同学中途退场近半数。最后宣布：（1）明天每人发一套毛选；（2）市委决定撤走工作组，工作组分批陆续离校到市委党校集中整训。会上没有传达吴德同志的几点补充说明，保工作组过关。

8月12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

中午12:30，《八·八》在西主楼3—208开紧急会议，晚9点又开第五次串联会。认为工作组撤走了但错误路线没撤走，一定要彻底批判。

工作组分别在各系做检查。全校出现欢送工作组的大字报。有人写：“最最敬爱的叶林、周赤萍同志”、“工作组取得很大胜利”、“向你们学习”。这几天传出4日叶林检查是总理秘书和叶林共同起草的，总理过目。

下午在东大操场举行【毛泽东选集】授书仪式。当两辆彩车在载歌载舞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驶入会场时，全场震动，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会议开始，在“东方红”乐曲中升旗，人们噙着热泪接过【毛泽东选集】。晚上有1000多人到城里游行，送感谢信。

8月13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见报。公报强调四年来毛泽东思想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更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全校革命师生热烈欢庆，在校内游行。

工物系《八·九》斗黑总支书记余兴坤，效果很差。

工作组全部离校，一些系敲锣打鼓地欢送工作组走。工作组发表离别信，说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8月14日

《八·九》串联会决议：将“尽快打黑帮”改为《立即打黑帮串联会》；海报第二天斗艾知生。晚上《临筹》扩大会议吸收唐伟、吴栋参加，要大家“总结经验，避开工作组问题”。

下午《八·八》开会，仍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到底，为革命的造反精神翻案。

蒯大富大字报：【致《八·八》串联会】、【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冶金系部分同学发起关于工作组辩论会，蒯大富在会上发言，有人喊：“提高警惕小心扒手！”

8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

上午《自控系红卫兵》在西大饭厅斗艾知生，由于准备不足，又有许多人反对这种单独行动，故斗争不成功。文斗不成，气急了附中小将，将艾知生打了一顿，事后贴了大字报骂清华尽是些书呆子。

中午，广播吴德同志的补充讲话。

下午，《临筹》召开【全校活学活用十六条誓师大会】，号召结合工作组问题，学习【十六条】，总结经验。贺鹏飞在会上代表《临筹》发言，提出活学活用【十六条】，彻底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但不要把矛头指向个人。

8月16日

周总理分别找《八·八》、《八·九》及《临筹》负责人座谈。

8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工化系研究生雷夏等六人贴出大字报：【叶林镇压革命派的六条大棒】。总结工作组在清华五十多天内“对黑帮分子关怀备至、对革命群众残酷镇压，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六条大棒就是：（1）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2）从左面来的敌人比从右面来的敌人更危险；（3）动机效果等同论；（4）逐步升级，提高上纲；（5）挖祖坟查三代；（6）翻老账、抓话柄、揪小辫子。说“前三条是理论基础，后三条是方法论”。

《八·八》串联会召开紧急会议，坚持把工作组问题辩论到底，提出要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要肃清工作组错误路线的余毒。认为目前尚有残余存在，一些受打击的群众没有彻底解放出来。认为要达以上目的，可能要牵扯到一些个人问题。

当天，学校内出现《八·八》张贴的海报：根据总理的指示，十万火急，收集若干方面材料。

北京二中红卫兵在市内张贴和散发传单【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

8月18日

上午，在天安门前举行百万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身穿军装，戴着红卫兵的袖章会见了文化革命小将，检阅了百万大军。

林彪、周恩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林彪同志讲：“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

史料实录

会后，清华部分同学到高教部斗蒋南翔……。蒋极不老实，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清华蔡一环等人也“神秘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自控系部分红卫兵组成《敢死队》。

8月19日

清晨3点左右，《向日葵》（唐伟、陈育延、吴栋）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内容说：“反蒯期间她直接插手斗争蒯大富同志的准备工作，是她作了叶林的后台，血洗了清华的革命造反精神，造成了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她才是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头。……我们决不让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溜掉，不管她有多大的红伞，打着谁的旗号，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扒手，追她的根，挖她的底！刘涛一定要明确表示态度！……”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人民日报》记者报导【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报纸刊登了昨天出席百万人大会领导人的名单，×同志明显排到后面去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很多人在【王光美是清华园里第一号大扒手】大字报上批语，围攻这张大字报。反对的多，拥护的少。

上午王方安给总理贴了大字报，不同意为蒯大富平反。

中午11点，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袁塞风（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袁光之子）、王新民等贴出了【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他们都是《临筹》的人，写出这张大字报影响很大，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同学们开始响应，把注意力转到王光美身上来。

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贴出【清华园必须大乱】、【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大字报。马楠以红卫兵名义贴出要罢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官的巨幅标语。

晚上，《八·八》召开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辩论大会，向错误路线作彻底的斗争。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把此会说成右派翻天，闯入会场，大打出手。他们在会场三次散发名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传单，打断修缮科工人的讲话，而且不顾主席团执行主席袁塞风的抗议，喊：“不许右派翻天！”。同学们要求他们摆明谁是右派，他们说，我们有所指，是谁大伙知道。

马楠10点左右打电话给某人说：“11点有好戏看”。果然，11点时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抢占讲台，反复朗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口号之声此起彼伏。当其他同学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拿出那副对联来，大喊特喊，并让别人报家庭“成份”。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后来，因无806下中农子弟唐海山不满《敢死队》的作法，拉话筒而发生了严重打人事件。最后他们强夺了会议的领导权，压制了这次辩论，这是“8.19事件”。

在会上宣布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成立。

今天首都红卫兵开始成群结队走向街头，横扫“四旧”。

8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破旧立新的思想大革命】。

上午，《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开了个批判工作组的大会，对工作组错误路线作了较系统、完整的批判。

下午突然转入斗黑帮。100多名教师去高教部揪蒋南翔。中午1:50广播说：“清华红卫兵紧急集合，完成紧急任务。”2:00广播说：《临筹》已去高教部揪蒋南翔了，让大家去西大操场。会上，又唱：“老子反动儿混蛋，谁要革命谁就站过来，谁不革命滚他妈的蛋！”，把辩论工作组的人说成不革命，不打黑帮。

等了许久，由于中央不同意，半路把蒋南翔截了回去。贺鹏飞宣布：（1）大家要斗黑帮的心情，我已转达给王任重同志，王任重同志转达给毛主席了，毛主席要亲自指挥我校斗蒋南翔；（2）在毛主席没有下斗的命令之间，不能斗。会议改成了【清华红卫兵斗蒋誓师会】。

《1053》战斗组贴大字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大字报讲刘少奇“狂妄至极，唯我独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他面对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慌手脚，赶快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冷水，设障碍，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问题，撤销了工作组之后，这一部分人便成了取消主义者，……划圈圈、定框框、保护黑帮过关。”

篮球队孔XX等三人贴出【致江青同志】大字报。

关于王光美的大字报多了。

8月21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道路上胜利前进】。

社论提到了1964年的形“左”实右错误，1966年，文化革命又产生了方

史料实录

向错误、路线错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扭转了错误的方向”。指出：“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撤他的职，罢他的官。”

陶铸同志在人大作重要讲话：“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其他什么人都不能保卫。”

《向日葵》战斗组又贴出【王光美就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晚上，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说首先要造王光美的反，和王光美的错误划清界限。指出王光美不是一般工作组成员，而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反蒯重大决策是她制定的。而且不仅揭发批判了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中错误，也涉及到四清中的一些错误。这在全校震动很大，不少人冒雨去看这大字报。

贺鹏飞等立刻贴出大字报【坚决支持刘涛同志的革命行动】。很多人把王光美的问题和18日万人大会后报纸上的情况联系起来，也支持她的这一行动并希望她进一步造反。刘涛在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标题写出这张大字报对同学的影响很大。清华今天贴王光美的大字报激增。

下午《八·八》开会，有人提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晚上，《临筹》召开辩论会，没多少人参加。

清华《新校刊》第二期出笼，每宿舍发了两份。除了发表【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必须彻底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等文章，还发表代表队《红卫兵》吹捧蒋南翔的大字报，说：“6月10日以前，清华园里的运动轰轰烈烈，……大家各抒己见，……真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任重、房8的陈XX等人贴出【改组党中央，拥护毛主席】大字报，受到反驳，几小时后涂了标题。

8月22日

《向日葵》贴出【刘少奇同志7.29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

上午，出现了几张给中央×同志的大字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有同志呼吁开辟内部馆，没有引起重视。

下午，吴栋、陈育延、唐伟等召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大会。后一段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到会表示支持祝贺并宣了誓。并把晚上大会的保卫工作交给《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晚上，全校开万人大会，叶林回校作第二次检查。基本认识到是站在资

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制造了白色恐怖，对革命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大多数同学认为这个检查基本可以了，但仍有许多疑问没消除，准备再让叶林澄清一下事实就可以了。不少人“希望王光美回校来检查”。

周总理同大家一起冒雨参加大会，指出工作组基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同学如果还有意见还可以检查。指出群众有结社自由，各个革命组织是平等的、允许的。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在中央，在京工作的常委也有责任。指出应尽快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打黑帮。努力学习，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等。欢迎大家给自己贴大字报。总理说：“把我的讲话再谈一遍，一个人要不断地检查自己，改造自己。上次我就说过，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长时间热烈鼓掌。雨下大了，红卫兵给总理打伞，总理说“不用”。）

贺鹏飞发言，作了检查，尖锐地批评了工作组，并指出了王光美应负主要的责任。

会上，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代表蔡一环发言，一反往常，坚决揭发批判工作组，说《临筹》是修正主义苗子，大骂一通，博得一片嘲笑声。

8月23日

关于王光美、刘少奇的大字报不断增加，极少数人写了攻击党中央和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大字报。贴出了几封给总理的信，表示不同意总理昨晚讲话中的一些意见。（作者中哪个组织的都有）

还有一些给自控系《敢死队》、《临筹》、刘菊芬提意见的大字报。

《临筹》在这天向中央及市委汇报：“目前出现攻击《自控系红卫兵》的讲话，攻击红卫兵实际上是攻击《八·九》及全校红卫兵，抬高《八·八》威信。《八·八》组织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招收的成员成分复杂，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全加入。他们攻击刘菊芬的后台是王光美，攻击8月22日讲话。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部分人贴出大字报呼吁要内外有别。《临筹》号召把关于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贴到内部馆去，广播了两次，许多人未听见。而且内部馆未打开。

晚上开始流传说主席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了蒯大富，对蒯大富单独成立自己一派红卫兵的想法给予了鼓励。

8月24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6年8月21日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史料实录

凌晨 1:00 多,制 8 的一同学从北大转抄来一张毛主席的大字报。(不久便撕下去了)

5:00 陈伯达同志在北大讲话,他说:发表毛主席文章是很慎重的,一般经过《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你们不要听谣言。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或信给我带给他本人,贴了大字报他也看不见。有人把此讲话抄至我校,但《临筹》没广播。(北大广播了七次,顺利地解决了贴入内部馆的问题)。

(注:清晨陈伯达同志因一张大字报来到北大,还回答一些同学关于“去外地串联”、“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还是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对共青团怎么看?有人主张用红卫兵代替”、“文化大革命中,党、团组织起什么作用?”、“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在大字报上点刘少奇的名字行不行?”、“文斗还是武斗?半工半读怎么搞?一斗、二批、三改怎么进行?”等问题。)

7:00 出现相当数量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如【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同时又出现一些给李雪峰的大字报,一张给陈毅的大字报,一张给总理的大字报。有人转抄了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有的同学自动撕去了据说是毛主席的大字报;还有《清华红卫兵》反映其负责人以前布置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说“要打在头里”。

大批外校学生到我校看这类大字报。

12:00 我校出版科接到《临筹》紧急任务,火速赶印 3000 个红卫兵符号。12:00 接稿,1:30 完成。

中午 《临筹》广播了两次,希望将大字报贴到内部馆,很多人没听见,《临筹》也没有认真、积极地作宣传工作。他们把革命师生造王光美的反,给刘少奇贴大字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精神看作右派翻天、妖风、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甚至认为到了不可收拾、不可自拔的地步,请求外援。

下午

1:30 清华附中广播红卫兵集合,要求外单位人员离校,开始封锁校门。

2:00 参加联合行动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得到通知,要求个别前往清华附中,不集合不广播。

2:45 在刘涛“保护要害部门”的指示下,《自控系红卫兵》奉命手持皮鞭木棍占领了广播台,限制一切人员包括广播台部分工作人员的进出自由。

3:00 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清华大学派汽车去接他们。开会前多次广播:“请你们(红卫兵)注意周围有没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

他们请出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请你们退出附中，否则一切责任由你们负!”。

3:30 《八·八革命串联会》在大礼堂开会，讨论下阶段工作，决定拥护总理三点指示，提出对中央领导同志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同意贴入内部馆，按陈伯达同志讲话办事。

4:00 12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布置任务先看守大字报，限令24小时内作者撕去大字报，否则后果严重。把大字报作者记下来，大字报照相或抄下来以后算帐，再放到内部馆去。

4:10 刘涛打电话给准备内部馆的同志，责问为何现在还没把内部馆整理出来（到6点内部馆还未开放）。《临筹》X秘书说：那时筹委会正研究陈伯达的讲话要不要广播。

4:50 十二校红卫兵跑步进清华，严密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广播了“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勒令6点前把给中央同志的大字报移至内部馆。有些《清华大学红卫兵》四处宣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主席，“他们是乱七八糟人组成的”。“清华工农子弟只有30~40%，大多数是混蛋，王八蛋”，“清华右派翻天了”。大礼堂里的《八·八串联会》刚散会，《清华大学红卫兵》跳上去喊：“资产阶级兔崽子们，你们无耻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中央，当刚万刀，罪该万死……”。

汽92《八·一》战斗组被动农系红卫兵总部派人砸门搜查，搜走了批判工作组组长叶林的大字报底稿。

5:00 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来到广播台。

5:10 《清华附中红卫兵》纠察队广播：“6点前附中师生不准出校”，后改成“在大队人马回来前不许离校”。

清华广播台多次广播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等十二校红卫兵的【安民告示】：

“我十二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5点开进清华大学。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军的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谁敢阻扰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我们则予以欢迎！一切胆小鬼，请你们躲在家里，切勿自相惊忧。我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大军，我们有造反的英勇气概，我们牢记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一定胜利！”

【最后通牒】勒令大字报作者6点以前自己撕去有关中央同志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产生后果由你们负责”。许多人被强行搜查小包、笔记本。

电机系研究生王心丰表示了不同意见，立即被架走包围，你推我打，眼镜被打在地。物804班金世泽同学从外边回来看到有新贴大字报，坚持要看。结果被红卫兵抓住，游草坪一周后拖到明斋，被反绑按倒在地，用皮带抽打，又打嘴巴，用脚踏腋部，踩书包，拷打逼供。金说书包内有主席语录，他们不理。贺鹏飞进室时，金求救，贺不理，一直搞到晚8点才被放回。

5:30 参加联合行动的三名工化系红卫兵首先把自己的【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撕掉。

动力系红卫兵搜查了在第二宿舍的《第一红岩》、《朝阳》战斗小组。传《第一红岩》考虑中学红卫兵不明真相，为避免误会，造成不必要冲突，连夜跑北大去避难。

6:00 贺鹏飞等指挥推倒了二校门。（编者注：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它一直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6:30 广播台再次警告，如果作者不自行撕去大字报，再过半小时，就要强撕。人们看到曾贴出过一张【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大字报的任重，作为参加红卫兵的一员，手戴袖章，胸前挂满胸章，参加了撕大字报的活动。

7:00 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对给领导同志的大字报进行拍照，抄了名单。对一些战斗小组进行搜家，发生了打人的现象。“红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

7:15 12校红卫兵开始撤退。

8:00 红卫兵在西操场集合，开庆祝大会，再次声讨“清华右派翻天”，向在窗户上观看的同学骂：“兔崽子们，你们下来，快下来！”。同学很少参加。

9:00 十二校红卫兵撤离学校。

校内贴出大量【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大字报。谁有不同意见就被诬蔑为“混蛋”、“狗崽子”、“糊涂虫”、“毫无阶级感情”，大叫：“书呆子快醒吧！”。

10:00 北京航空学院在斗黑帮时突然停止，宣布接到电话说：“清华出现反革命政变”。为弄清情况，一些人到中央接待室，一些人来清华。

深夜，石钢XX学校，北京钢院等数十人在中央接待室闻讯后赶来我校。外语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纷纷流传“清华园内出现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清华右派翻天了”，“清华右派想搞政变”

的说法。

在大礼堂前，两派同学都参加了辩论，直到次日凌晨。

半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

凌晨约1点，我校红卫兵把【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作者陈XX等四人揪到二校门旧址文斗。斗完后《临筹》负责人之一王小平找他们谈话说：“你们自己是革命的，要挺得住。”

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大字报底片交王任重秘书。

至8月24日下午，清华园里贴有关中央首长的主要大字报有：

- 1、【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土建系房8陈XX、任XX、余XX、周XX；
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年级召集人，任是戴《清华大学红卫兵》袖章的，参加了“8.24”撕大字报行动。该大字报于8月22日上午10点贴出，立刻受到批评。作者又写了澄清的大字报，于当天下午贴出，在场群众仍不满意。在征得周围群众的同意后，作者把两份大字报一起撕掉。
- 2、【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化002、005红卫兵包XX、刘XX、何XX、罗XX等人（其中三个红卫兵参加了“8.24”撕大字报行动，先撕了自己的）。该大字报于8月24日上午贴出。
- 3、【炮轰司令部】——校《临时筹委会》部分同志。
- 4、【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
——《清华大学红卫兵》所属九人《长征队》。
- 5、【造XXX的反】——物0红卫兵。
- 6、【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东方红》战斗队（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所属）。
【海报：周总理8.22讲话是个大阴谋】——《东方红》战斗队。
- 7、【刘少奇同志7.29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向日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 8、【薄一波到底是什么人物？】——《第一红岩战斗组》。
【身在清华园，放眼全中国】
——同上，22日贴出被雨水冲掉后24日上午又抄出。
【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所想起的】——《第一红岩战斗组》
- 9、【不同意总理8.4讲话的部分内容】——数力系王XX。
- 10、【致江青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
——篮球队孙XX、郭XX、王XX。

史料实录

- 11、高 91 孙 XX 写了一篇涉及到毛泽东的大字报，被制止未贴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及《第一红岩》战斗组首先写大字报要同孙 XX 辩论。
- 13、【隶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向读者推荐一篇大字报】——数力系叶志江。

8月25日

清晨 4 时以前，外校红卫兵来校游行，并到各黑帮分子家，揪出黑帮斗了一顿。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文章【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 [挥起革命铁扫帚，横扫一切旧习俗]】。

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中层以上干部继续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在草坪上、在阶梯教室，红卫兵们用皮带头抽打“劳改队”的干部，鲜血直流。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

校园里出现了大量的【8.24 行动好的很!】、【就是“要红色恐怖”】，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字报。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和反对的意见：对 12 校红卫兵强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行动表示拥护和支持，但是认为《临筹》和红卫兵总部错误估计了形势，混淆了两类矛盾，实际上把广大革命同志打成了右派，企图搞垮《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晚，一群群同学在礼堂附近辩论，后由附中红卫兵主持，在礼堂展开辩论。进行中，附中红卫兵讲述了当天好几起右派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后，同学震动很大，无比愤怒。《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有人同样表示了鲜明的态度，要为阶级弟兄报仇。大家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于会后抓黑帮分子举行大规模游行。

会上一名《清华大学红卫兵》提出“24 小时内解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交出袖章”，贺鹏飞等主席台上的人全部鼓掌。

会后先斗了黑帮，又到学生宿舍区游行，向正在睡觉的“混蛋”示威。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唐伟、吴栋等要求见王任重，对“8.24 事件”提出报告。王原来答应接见，后临时改派吕乃强接见，收下唐伟交上来的一部分材料。

8月26日

上午 10 点在西大操场开全体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资产阶级狗崽子，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战士的滔天罪行。出示了从我校黑五类家中搜出的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激发了红五类子弟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怒。

下午，组织 1500 名红卫兵（其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300 人）进城游

行示威，后改为学习“破四旧”。上车前，贺鹏飞叫《自控系红卫兵》把守车门，反复检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同学的出身、成分，并把给中央首长写过大字报的同学赶下（但力9《长征战斗队》负责人未下车，其为《清华红卫兵》的【舍得一省刚敢把刘少奇拉下马】的作者）。上车的也遭到谩骂，有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员被气哭了。

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向贺鹏飞传达了中央严禁打人命令，贺鹏飞没向同学传达。

晚上，《清华红卫兵》总部组织抄地、富、反、坏、黑的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赶往现场，要求参加战斗，遭拒绝。刘涛说：“你们组织不纯”，拒绝分配任务。马桶还对他们说：“对你们就要实行专政”。这一天打人比24日晚还要厉害，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押在生物馆、科学馆里面，过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

晚11:30，工化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求广播开会通知，广播台拒不广播。

《人民日报》发表自控系《敢死队》刘菊芬执笔的【清华园必须大乱】大字报。文中说：“……旧清华的老框框太多了，太可恨了！清华园必须大乱！”。“打倒一切黑帮、右派分子，打破一切旧框框，旧意识，旧势力，旧习惯。……我们就是唯恐旧清华这个天下不乱。旧清华在黑帮统治下十几年，受毒受害太深太重，这一潭死水，不用大力量来搅怎么搅得动？……我们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只是反对旧秩序，要建立新的秩序，在这个破与立的过程中，有一段‘无政府’状态是必然的……”。同学们意见很大，不少人写信给《人民日报》提出批评。《人民日报》的人说：没有详细调查，马上派人来调查。

上午会前，中央文革小组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土建系给7班原右派复读生侯协兴被打后关在2号楼，不堪受辱跳楼自杀。

8月27日

上午，由《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阶级教育会。由时传祥和赵山亭老师傅作忆苦思甜报告。

下午，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成立。

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成立大会在礼堂召开。大会决议中表示坚持革命造反精神，两个红卫兵是平等同志的关系。

红卫兵战校（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形势十点估计。

史料实录

王任重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 12 名干部到清华和清华附中，加上原先从湖北调来的联络员组成《联络组》。介绍信是以新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组》名义到清华。

8 月 28 日

清晨，唐伟、陈育延、陈继芳发出成立《东方红公社》的呼吁。

红卫兵战士进城发传单，宣传【十六条】，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学校组织破“四旧”，并抄了黑帮、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家。

晚，《清华红卫兵》召开忆苦会，由被害红卫兵讲话。

围绕选举问题，有人提出必须首先批判《临筹》的形“左”实右路线，必须进行大辩论。但却被指责为“大阴谋”，“拖延斗黑帮的时间”，“选举的阻力”，压制对错误路线的斗争。

由于受到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无法参加，一般群众在这段时间只能看着《清华红卫兵》包打天下，无事可干，大量同学外出串联。

8 月 29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社论中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上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开门整风。

中午，刘涛发表广播讲话，提议用两天辩论选举法，三天选出代表的建议。《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不同意，但是没有坚持选举前必须批判错误路线的正确主张。双方在大方向上一致，都要进行选举，迫切希望早斗黑帮，完成斗、批、改任务。分歧也只是在如何选，什么时候选，运动转为一言堂的冷冷清清的场面。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提出成立《东方红公社》，《清华红卫兵》成立了《红战友公社》。

晚上，全市召开革命同学串联大会，我们最最敬爱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毛主席接见大家。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讲话。

外出串联的人大批大批的出走，达 4000 人。各系开始选举。

8月30日

下午，在大礼堂召开辩论会，讨论形势、分析主要矛盾及下步怎么办等问题。

今天又成立了《尽快选举串联会》。

外出串联已达 5000 多人。

《敢拼》、《刺刀见红》小组发出【特急号外】，揭露《临筹》向上级汇报的第十四期简报中歪曲事实一事。后有人访问了《临筹》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乔说：【特急号外】所写基本属实。要求公布简报，《临筹》不答应。

8月31日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于下午 5 时第二次接见外地革命串联的同学（五十万人大会），毛主席坐敞篷车绕场一周，给全国革命师生以极大的鼓舞。林彪、周恩来同志讲了话。

晚上，《临筹》组织【关于选举问题的辩论会】。

张平化在湖南干部会上的讲话：“……和青少年在一起，受他们的感染，可以使我们思想不变，永葆革命的青春。我们看问题，常常比他们落后。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儿子在清华大学，也是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很，很积极。他要上街，我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我问他们学校搞得怎么样。他说：那还不行咧。我说：学校搞得不够好就上街，那么大的兴趣？他当时不作声，看来是不同意。还有个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儿子在老子面前当时是不好反对的。过了一个礼拜，红卫兵搞得轰轰烈烈，什么街名，什么王府井改了，什么东单改了，还搜出了许多反革命罪证，什么反革命证件，反革命枪支弹药。这时候还有些流氓最害怕了，过去不好管的现在老老实实到派出所，说把我关起来。怕什么？怕红卫兵。在中央住的中南海围墙的周围的住户藏了不少的枪支子弹，包围着党中央，你看危险不危险！这次都被红卫兵一查都查出来了，你看好不好。过去有些老大难的问题没法解决的，红卫兵都解决了，做了大量的好事。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王府井这个名字究竟多少年？没有考究，至少不止二十年，起码几百年。谁也不敢干的，红卫兵敢干，谁也不敢想的，红卫兵敢想，他们是革命的急先锋。《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好得很】，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这时我那个儿子向我提意见了，说‘你的说法不对’。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接受，作检讨嘛。他们是彻底的革命者，只要对革命有利，就

史料实录

干。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非常可爱的。”

9月1日

晚上，《临筹》组织辩论，有人提出干脆外出一段，回来再搞，遭到反对。到会的大多数认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顶住。此后，出了很多大字报，把由于不屈服于错误路线、由于没事干而外出闹革命的同学说成“逃跑主义者”。尽管如此，该走的还是在走，阻止不住。

晚上，中央发出北京同学分期分批外出串联的指示，大量同学外出。

蒯大富贴出谈“权”的大字报。《联络组》组长讲说：“蒯大富出来的大字报必须看，要仔细看，反复看。……我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认识了清华园的阶级斗争”。后来把此大字报转给王任重。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四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誓做国际红卫兵】。

9月2日

同学继续外出，人数达六、七千之多。

有几个系开始选举代表大会。

9月3日

留校同学没事干，《临筹》又没有重视选举工作，不发动群众、发扬民主，于是有的同学自动抄出过去揭蒋的大字报供外校同学学习用，同时搞好接待工作。

《斗黑帮串联会》、《坚守岗位串联会》成立。

9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今日，《临筹》和《清华红卫兵》总部再次发起阶级教育大会，让个人以及一些被害红卫兵家属揭发控诉阶级敌人的罪恶活动。晚上结合阶级教育放电影【矿灯】。

清华联络员们派张生谈向王任重要求撤消清华《联络组》，理由是：（1）北京其他院校已撤；（2）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已撤；（3）王任重有倾向性，《联络组》难以进行工作。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9月6日

广大革命同学以忆苦思甜为中心，组织了许多大、中、小型阶级教育会。

学校结合形势放映电影【牢记血泪仇】、【翻身农奴见太阳】、【燎原】。

下午3时，《清华红卫兵》在中央主楼后厅召开了会议。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这个组织的诞生标志着革命师生、红卫兵战士向错误路线斗争，决心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刘志坚同志讲了话。

大会发出了一篇充满革命造反精神的宣言。

我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参加了这个司令部。

此日，各系有斗黑帮串联会组成，如工化系斗滕藤的串联会等。

9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各系《临筹》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继续组织阶级教育会，复员军人、教职工、贫下中农子弟控诉蒋黑帮罪行。广大革命师生通过阶级教育，觉悟大大提高，纷纷组织战斗小组、专案组……准备斗黑帮。

在这段时间及以后的时间里：

《临筹》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采取了物质上的压制。《清华大学红卫兵》找人的通知可以广播，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开会的通知不予广播。各系成立许多广播台，《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有大量的喇叭、油印机、录音机，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借个录音机都不借。找别人借还不给开条子，说：你们没必要自己搞一套。《大字报编委会》和印刷厂只为一方观点服务，《清华大学红卫兵》忆苦会的发言很快印出，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忆苦发言迟迟不印。谭力夫的讲话竟印发二万份，向全国推销，而批判错误路线的大字报一张也没印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首先提出阶级教育、忆苦，有的师傅是他们请来的，但开会时只说是《清华红卫兵》提出和发起的。

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提出在斗黑帮问题上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时，《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要联合必须承认《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前大方向错了，并且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

《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贴出【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大字报。

9月8日

学校广播了西南分校对四川大地主、大恶霸刘文彩的控诉，学校中心工作仍是阶级教育。

《清华红卫兵》主办的【革命造反战果展览会】正式开放，展出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的辉煌成果。展览会说明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

史料实录

千方百计用各种方法在向我们进攻，我们万万不可轻视这些敌人。

通过阶级教育，广大同学要求选举临时主席团，要求斗黑帮。有少部分要求批判工作组和《临时筹委会》。

9月9日

上午，蒯大富贴出【告全体人员书】，主张当前的中心工作不是打黑帮，外出的人太多，外校也大批来京串联，只能作打黑帮的准备工作。中心工作应为宣传，不仅宣传反蒋，还要宣传“反蒯”。大字报一贴出，马上有很多人批语，骂蒯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内战专家”、“不理他”！

各系均先后选了代表，于晚上召开【清华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尽快成立主席团。会上贺鹏飞作了长篇讲话。

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中央主楼后厅请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介绍经验会，与【清华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间发生冲突。会前贺鹏飞曾同意开此会，但至晚7时，广播台却突然广播说：《临筹》没有同意开此会。

9月10日

许多串联会斗本系黑帮。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开会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思想《临时总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吴栋。

9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表决议和命令，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选举，同时进行斗黑帮的准备工作。认为因外出人员太多，选举的应是临时主席团。以不合法行径选举出的代表，应取消代表资格。并命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公社》社员，每天坚持两小时毛选学习，要和工农相结合。

9月12日

《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队先锋队》于昆明云南大学写出【再论革命的怀疑一切——砸碎形而上学的谬论】。

土建系召开控诉大会（斗争黑帮誓师大会），会前演雕塑剧【收租院】。土建系主持的【革命造反展览会】正式开放。

《临筹》曾发布决议，允许按观点串联，满15人选一代表。

《革命串联红色服务团》贴出反蒯时期的大字报，要全面介绍情况，遭到很多人的指责和谩骂。

晚上，延庆永宁乡贫下中农和我校革命师生（工作队员）召开斗争刘冰、何东昌、张慕津、谭浩强、崔洪超等黑帮分子大会。会前土建系演出了雕塑剧【收租院】，受到欢迎。此剧乃土建系某班发起，演员中也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同学，然而后来被封名为《清华红卫兵宣传小分队》。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提出下乡与工农结合，遭很多人反对，说这是“转移视线”。

9月13日

《清华红卫兵》召开【斗蒋誓师会】，通过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宣布中央允许“十一”以前斗黑帮蒋南翔。

9月14日

下午，全校大会传达刘宁一同志关于接待工作和迎宾工作的报告，以及吴德同志关于接待工作的报告。

9月15日

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第三次接见外地来京串联革命师生（一百万）。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林彪同志指出：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警惕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

周恩来总理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9月16日

下午，在礼堂召开【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以举手的方式通过了《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大会通过【关于学习毛选和十六条决议】（草案），【当前工作的决议】（草案）提出目前工作的中心为：斗黑帮、迎国庆接待工作、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认为：主席团成员没经代表讨论和充分酝酿，有的代表没参加会，四个系尚未选出主席团成员。对这种违反【十六条】的作法，当即有人提出批评，进行辩论。但《临筹》拿出“打黑帮”的法宝，压制这些意见。他们在会前先向大家宣布：中央同意，只要选出主席团就可以拉回蒋南翔。利用同学们斗黑帮的迫切心情，非要通过主席团不可。反对者被骂为“别有用心”，“不想打黑帮”。

史料实录

刘涛以【二院 242 串联小组】选入代表大会，并作为自控系的代表被推举进主席团。

这样，选出的《临时主席团》和《临筹》没什么差别。

以后，《临时主席团》用“打黑帮”的法宝，继续压制不同意见。

9月17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纪念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发表】。

凌晨 1 时与上午，《清华大学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别紧急集合，通知晚 8 点斗蒋南翔。两个总部都要求红卫兵战士保密，以控制外校参加的人数。下午 2 点半，才正式向全校宣布这消息。

晚 8 点，我校广大师生员工首次斗了蒋南翔。会上控诉和揭发了蒋南翔黑帮打击红五类子弟，包庇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的罪行。在广大同学层层追击下，蒋不得不承认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不足的是大会组织和准备不足，大会秩序不好。

蒋南翔作了书面检查：【检查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文中检查自己：（1）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抵抗和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2）在高等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3）违反毛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

9月18日至20日

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学校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参加了座谈。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在会上说刘少奇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说周恩来同志“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下来”，还提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向日葵》贴出【向外地来串联的同志们介绍什么？】。

9月22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 12 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向日葵》贴出大字报【为什么会群众斗群众——摆事实，找根源】，批判谭力夫的讲话，说它是一篇内容极坏，流毒甚广，加剧群众斗群众的讲话。

9月23日

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为召集人，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筹

备建立委员会》，发表了【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宣言（草案）】。宣言中说：

“……清华园不是世外桃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清华园内同样存在，而且非常典型。以前以王光美、叶林为首的新市委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镇压清华的革命，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清华园内无产阶级造反精神打到了阴山背后。工作组撤销以后，由它一手炮制的《临时筹委会》继续顽强地执行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成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块不折不扣的绊脚石。”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来是错误路线的抵制者，但在八·二四以后，他们迫于高压，走上了严重右倾的危险道路，对于经常压制欺负他们的《临筹》一让再让，不敢同他们的错误路线展开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而使《临筹》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基本得到畅通无阻的贯彻。”

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井冈山红卫兵》宣告成立了！”

《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二号决议内容是：关于对待各种组织的态度。

9月24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正式成立！三大口号是：批工作组资反动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

中央派在清华的联络员撤走。

9月25日

《临时主席团》发出通知：不准转抄、印发中央各首长在公开大会上的讲话。

9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

周恩来今天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讲话。

9月27日

《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发第四号决议：【关于转抄印发首长讲话问题】。决议中讲：《临时主席团》通知上说，此决定是由市委办公室请示中央作出的。我们认为这可能是造谣，借中央名义压人。9月18日我部负责同志见到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同志，问起此事，戚本禹同志说：可以转抄，不是已有很多人转抄了吗？9月26日凌晨2时，我部负责同志见到周总理，问起此事，总理并不知道中央有此决定。“中央首长的讲话绝大部分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史料实录

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真理……尤其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讲话，已公开表示对少数派的支持，少数派听了后大为振奋，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中央各首长的讲话，并不一定都是100%符合主席思想的，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

9月28日

《井冈山红卫兵》发表第三号决议：【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说《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是《清华大学红卫兵》忠实地执行工作组的形‘左’而实右的路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不敢抵制这条错误路线，使得这样一条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在八·二四以后充分暴露了它先天不足的软弱性。”

《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发表第五号决议：【关于保护少数】。决议中讲：“鉴于我校历史情况与现实情况，《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经常制造恐怖气氛，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施加政治压力，因此，广大革命师生，尤其是那些持有真理的少数处在被压制状态。他们忍气吞声，有理不敢讲，有话不敢说。他们怕“揭老底”，怕围攻，怕孤立，怕专政，怕再来个“十二校联合行动”。一句话，他们怕“八·二四”遗毒。《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举行会议，决议如下……”。

《清华大学红卫兵》领导人宣布自我罢官。蒯出任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三司》召集人。

9月30日

《向日葵》唐伟、陈育延贴大字报：【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因不满《临时总部》的右倾，唐伟、陈育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声明中说：前《临时总部》从成立到现在一直软弱无能，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近日来更加明显，许多同志害怕矛盾、不敢斗争，并且压制革命的造反精神，使整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力极差，严重地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宣言。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第一号决议：《八·八总部》成员为《向日葵》、《811》、《铁锤》的主要负责人；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必须重新登记、审查……。

10月1日

晚上，在主楼前组织外地同学开晚会。校主楼真雄伟，灯一亮真壮观，礼花就在主楼两侧放，美极了！最后中央歌舞团演出了节目。

10月2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发表第二号决议，谈《临时总部》和《八·八总部》的关系和关于成立八·八《东方红公社》的决定。八·八《东方红公社》是《八·八总部》的外围组织。

10月3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0月1日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10月4日

学校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今天发生了抢房事件，各派红卫兵分化很厉害。目前一派是《红卫兵总部》；一派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及其他各红卫兵，如《井冈山红卫兵》（据说是张春桥授意）、《遵义红旗》等红卫兵。几派热烈欢呼《红旗》13期社论发表，据说是在毛主席、林彪直接指导下写的。目前掀起了对《临筹》、《红卫兵总部》负责人错误路线的批判，即所谓“右派”又要翻天了，“8.24事件”已开始翻过来了。

10月5日

凌晨，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在清华讲话：“谭力夫同学的讲话是违背【十六条】的（掌声、口号声），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掌声、口号声），同学对他的讲话进行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掌声、口号声）。因为谭力夫讲话的错误观点不是谭力夫一个人的问题（掌声），是错误的影响未被肃清的反映……”。

10月8日

清华园的群众运动又沸腾起来了！革命的造反精神要彻底翻案了！

“8.24事件”现在已趋于向一边倒的结论：白色恐怖（而非红色恐怖）、资产阶级专政，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基本否定的事件。批判王光美的大字报今天统治了清华园，一致要求揪她回来检查。她的父墓已被扒开，其兄王光英在天津是大资本家，已被抄家并有武器。给领导人的大字报也开始露头了。

10月9日

《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八·八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

今天学校形势很紧张。全校一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声，说她就是“清

华的特号大扒手”。不时传来某红卫兵的紧急集合声。晚8点，400人在蒯大富率领下进城揪王光美去了，其他人已聚在东大操场等候开会。中央说9点半以后答复，但一直没有信息。

最后，周恩来张春桥等接见清华八个组织的代表。

总理说：“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她若是一般工作人员，单一个人好办，随叫随到。她一检查，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他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联合行动，组织了几百人到城里静坐示威，向中央要求王光美到清华做检查。

10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印尼政变，艾地同志遇难，国际共运又遭到重大损失。

上午，《八·八总部》开会，要求各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人员外流。

今天送来了王光美的书面检查。承认自己“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阶级斗争形势……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七月二十七日，我曾找无线电系雷蓉、王小平同志谈话，我打算说服她们晚些时候贴出她们的革命大字报……。七月二十九日礼堂讲话影响很不好，是变相定调子。……七月三十日在工物系宿舍参加701班辩论会……讲得不好，比喻得不对，实际上是为工作组的错误辩护的。”，“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对于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

10月11日

清华园的运动又开始转入低潮，看来《井冈山》、《八·八》等对王光美不能来的准备是不充分的。现在同学又开始外流了。

北大有贴李雪峰的大字报，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据传他已停职反省了。

10月12日

前高教部赵秀山等四同志写【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罗列刘少奇的罪行和证据。

周恩来对清华要王光美来校参加批判会一事的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6日

《揪要害》战斗组贴出文章说：“一下子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利于锻炼人，打活老虎；不利于把一小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利于教育改造犯错误的人，不利于团结对敌；原党政干部中决不是没有左派。”

10月18日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凌晨，首都《三司》总动员，和北航《红旗》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大会指挥部换发口号，在首都街头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恢复了原来的口号，并增添了《三司》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10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25省市红卫兵，回答了几大问题：“对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势怎么看？”，“关于红卫兵的阶级路线问题”，“多数派和少数派问题”，“红五类、黑五类问题”，“形‘左’实右问题”。

10月24日

陶铸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大串联的问题，讲“大串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以后还要扩大，没有这样的大串联，全国的群众发动不起来。”

姚文元戚本禹接见云南大学同学时的谈话：“谭力夫讲话是大毒草。它的讲话所体现的精神是反同学的，要整群众。他把揭发党委、给工作组提意见的说成右派翻天，反对他的意见就成了右派。……他还提出秋后算账，这是个很反动的观点，这个观点很流行。在清华对蒯大富实行法西斯迫害，他不检讨，不屈服，他原来和你们一样，是个不出名的青年，他敢于和大官作斗争。叶林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在他背后还有比他大的，蒯大富和他们斗争，

史料实录

现在斗到全国都出名了……”

10月25日

这几天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陈伯达、毛泽东等在会上讲了话。

毛主席对陈伯达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批语：“改稿看过了，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要大量印，印成小本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

10月26日

《向党负责》战斗组贴大字报说：“我们是本校教研组和党支部一级基层干部，文革初期，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写过为蒋黑帮辩护的大字报。……当我们认清了蒋黑帮的面目后，就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做了检查交待……。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下楼，身份不明，无人过问。像我们这样的全校很多。……我们虽然犯些过错误，但不是第四类干部。我们不能借口‘群众没有解放我们’而长期置身运动之外，……是对党不负责的。”文章发表了三声声明：（1）与蒋黑帮划清界限；（2）我们犯过的错误自己负责；（3）永远不向群众进行报复。还有十四点主张：……。“我们呼吁革命的师生员工和各个革命组织积极支持基层干部自己解放自己，参加文化大革命。”

10月27日

无91《倚天剑》、《战火纷飞》小组合写【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引言

二、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三、驳错误路线执行者的谬论种种：（1）、“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错误实质；（2）、“秋后算账”论必须批判；（3）、“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的历史评价；（4）、“谁敢动革命老前辈一根毫毛，叫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错误性；（5）、“红色恐怖万岁”口号的评价；（6）、对“不许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应正确理解。

四、折衷主义必须打倒——驳错误路线的辩护词种种

五、致受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志

六、“少数派”的任务

七、当前红卫兵组织原则的缺陷

八、批判错误路线与人的思想革命化

10月28日

由土建系陶德坚为首的教师组织《红教联》成立。

10月30日

《雄关漫道》战斗组写【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火烧XXX】的重头文章。

11月2日

刘冰写了【给毛主席的信】。

11月3日

10点，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林彪同志讲了话，然后开始了200万革命师生的检阅。学生不肯往前走，周总理、陶铸、陈伯达等几次要求大家向前走，但总是动不了。读毛主席语录也调不动，大家渴望看到毛主席的心情太迫切了。担架一个个把挤伤的人抬出。有一个抬进了急救车还高叫“解放军叔叔不要接我走，我要见毛主席！”

下午4点，已游行了6小时，但队伍尚未过半。到6点，天已黑了，总理只好许诺给大家，主席再接见未进场的那120万人，才算散会。

11月4日

学校大字报中心内容是两条路线斗争，给刘少奇的大字报最多，也有几张说总理“折衷”。

11月7日

《揪要害》战斗组在【你知道我校有多少“黑帮”吗？】中说：最近对我校原党政各级干部情况作了一初步调查。调查中统计：当时全校被强迫劳改的总数为431名，各系级干部劳改308人，其中一类劳改110人，二类劳改26人；校级行政干部总数88人，劳改79人，其中一类55人，二类16人；校党委各部干部31人，劳改44人，一类劳改39人，二类14人（有的一般干部和政治课教研组因“保皇”也被劳改）。

“注：（1）一类劳改：打黑帮旗号全日劳改，一天或两天写一次劳改日记……；（2）二类劳改：无人监督劳动半日，不打旗不挂牌，两天或一周写一次劳动心得；（3）其它劳动：多是党支部或普通党员、辅导员、个别学术权威、流氓、坏分子等。”

“这张调查表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清华干部中实施的写照。6月初工作组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这符合毛泽东思想吗？符合【十六条】吗？符合毛主席的一贯干部政策吗？”

史料实录

11月8日

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戚本禹、张春桥、王力、周荣鑫同志等接见部分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有关黑材料的问题。

总理讲：10月5日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信，……中央批转了，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但平反和档案材料问题没解决。……今天和你们直接谈谈，使之解决的彻底，干净，利落，以便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地斗争，……不然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不利。

下午，《三司》被政法等学校部分人砸。

11月10日

今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没有车，而且戒严了不准通行。这次接见改变了方式，6000辆大卡车搭上井架每人站在一格内开过去，各车转了两趟，共接见60万人，其他再分批接见。

《清华大学红卫兵》在礼堂开会，出席人员多数为工人、家属、附小红卫兵。主席（阎XX）讲：前一阶段做了些工作，基本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做的。今后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态度出发点一定要端正。总部要继续存在下去。（总部委员大多外出，只剩下阎XX、霍XX两人）。

《向日葵》、《平型关》贴出【王任重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叭叭狗】。文中说折衷主义的代表绝不是总理，而是王任重。

11月11日

毛主席继续接见红卫兵。

晚上，《红教联》针对《揪要害》问题开了会，主要发言有：

地质学院一同志说：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黑帮是大当权派保护他们自己的措施。一般同学对更高层干部了解少，干部有斗争经验，学生敢闯，二者结合他们最怕。把干部打成黑帮，使中间造成中空，隔断上下联系。

我校部分教师说：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过去戴了高帽子，但还要干革命。要获得解放，一个途径是通过造反，另一途径是通过群众解放。“允许干部在运动中表现自己，解放了黑帮，照样可以揪黑帮。”

工人师傅说：揪蒋南翔时，他们（干部）压我们，反蒯时党支部暗中指挥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目前我们还是受压制的。提出解放“黑帮”又给我们增加压力。“工人与学生情况不一样，学生六年毕业就走了，工人还是在这儿。”曾搞地下工作的供应科张师傅说：干部一夜全上了楼，是形“左”实右。如果工作组再有两个星期不走，就全下楼了。如果工作组现在不走，文化革命早完了。参与“录音带”事件的师傅（现在生活行政处）说：凡是学

校认为有问题的人都调到生活行政处，我就是“录音带”事件后调来的，这里工人压力大，造反精神差一点的必然跟着跑。下面基层干部四旧太重，不要小看这一点。

11月13日

下午在矿业学院召开批判王任重错误大会。

重庆、南昌发生武斗，《三司》驻外地联络站告急。

11月15日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开批判荣高棠错误大会。

晨7点左右，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在清华贴出【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下午被撕，被批称“大毒草”、“反革命”。

11月16日

学校贴出昨天王力、戚本禹同志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谈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方向、串联、学生到工厂去、《人民日报》等问题，还贴出昨天周恩来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50多名学生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串联，遭到拒绝。学生们翻墙而入，强行进厂，与工厂捍卫团组织发生冲突。双方辩论了十几个小时，一些学生被打。

安徽合肥再次发生流血惨案。

11月17日

《揪要害》战斗组贴出【再谈是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的】。

红教联《1111》战斗组贴出【也谈基层干部问题——兼与《揪要害》战斗组讨论】。文中说：我们和《揪要害》看法不一致，(1)说“过去对基层干部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映”，否！恰恰相反，对压制群众过去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那些基层干部，群众把他们“挂”了起来，不信任他们，这是革命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是革命职工冒着切身的风险（运动中及运动后的），与之进行了反复斗争的结果。怎么能说执行了资产阶级的路线？(2)对干部的“打击”，与其说是“工作组搞的”，倒不如说是“群众搞的”更切合实际。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这平什么反？(3)“一夜之间把干部全打成黑帮”这也不是事实。且不说他们在6月1日到6月9日之间保蒋，……总还有6月1日前他们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压制群众的结果。

11月18日

史料实录

陈伯达到第一机床厂讲话说：“学生以后来，你们应当欢迎，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此后，北京红卫兵大批进入工厂、企业，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引向工厂。

一些持有“八·九”观点的人，外出串联是带了问题出去的。有个同学11月初走时带了四个问题：(1) 如何估计干部；(2) 什么是党的阶级路线；(3) 什么是形左实右；(4) 中央精神到底如何？他们回来后说：我们认识到错了。一些过去的领导人，回校后情绪低沉，和群众来往较少，当问到当地情况时，有人说：“不搞文化革命不行，干部都成了土皇帝，高干子弟都成了大少爷。”

11月19日

学校贴出18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

红教联《荡涤》战斗小组贴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魂不散】。文中说：如果我们对教师的行动略加分析，就发现他们行动有选择性的。凡是和两条路线关系不大，以及即使有关系，但自己不会直接牵涉进去的活动都积极参加，如看大字报、翻印首长报告和“大字报”，到校外串联、旁听辩论以及服务性活动。凡是和两条路线有关，以及直接会把自己牵涉进去的具有“风险”的活动，一般都不参加，甚至敬而远之。对宪法上规定的六大自由、四大武器，就是不敢沾边。

11月20日

《揪要害》战斗组贴出【解放黑帮】大字报，认为要肃清错误路线的遗毒，必须立即解放“黑帮”。“三类干部该解放，一、二类干部更应该解放”，“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触及灵魂，改造世界观，而且要给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解放’黑帮，让他们充分表演暴露”。

目前留校教师大多参加教研组活动，每天两小时学毛选，准时参加接待工作。其余时间，不少教研组都翻印首长讲话或资料性大字报。

最近在教师和学生中出现一些全部为党员的战斗组。有人说：当前党群矛盾是必然的，“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还看不起他们。”以前写过检查的基层干部也说：“以前还检查自己如何如何，现在看全是头头坏了，连刘少奇邓小平都如此，我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去也没错。”

11月21日

首都《一司》、《三司》及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兵》、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誓师大

会】，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倡议书】。

北京八中红卫兵《724 战斗组》写大字报：【坚决抵制第三司令部蒯式领导人物的错误路线】。

11月22日

叶林在国家经委贴出两张揭发薄一波的大字报。（国家经委大字报主要矛头指向薄一波、陶鲁笏）。

化工部合成研究所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张茜薇（即我校工化系原工作组副组长）说，在清华时她曾对斗学生的做法表示疑义，后遭到组长的批评。张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其父张太雷是我党早期的领导者之一，广州起义后被害。张本人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在研究所群众基础较好。

11月23日

《毛泽东思想小组》贴出【论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

11月24日

《红旗红卫兵》晚上举行会议，出席的包括各组织 40 多人。

总部负责人唐风标谈了对总部的看法：《红旗红卫兵》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立的，当时的共同思想基础是要批判错误路线。当时认识很不够，对该不该打黑帮与往上揪问题认识不清，宣言中有折衷主义味道。临时总部中有原来《临主》的干部，不敢揪，不敢打。我们矛头应针对《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可是我们内部有人估计今后对手是《清华井冈山》。折衷主义是我们的主要危险，但绝大多数战士决不会走这条路。……《延安红卫兵》看法与我们一致，有两派，我们坚决支持《八·八串联会》。“要做革命派，不作中间派。”，“要狠打落水狗。政治上、行动上与《井冈山》、《毛泽东思想支纵队》联合，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红旗红卫兵》。”

会议中途，王小平从长沙来电话。接电话人说：“我们要造你的反”，王小平说：“好吧。”

11月26日

万山红《相信群众，相信党》战斗组贴出【对待解放基层干部问题不必“怕”字当头】。文章中说：提出这问题“是不是翻案？”、“会不会压制群众？”、“会不会打击报复？”、“会不会给广大群众泼冷水？”、“怎样看对待运动初期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和某些过分作法？”……，不应把基层干部解放和广大群众解放对立起来。

晚上，《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临时总部》

史料实录

召集全体红卫兵战士会，讨论目前形势及以后任务。大家争论了三部合并问题，大部分同意合，《八·八》说整风后再合，现在没思想基础。

11月27日

凌晨零时许，20余身份不明的人砸了清华附中《井冈山红卫兵》总部，1点多，有人在新航空馆寻衅。

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认为在清华自己是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当时拿现在主席思想来验定是有缺点、有修正主义倾向，重业务，但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对。……不能说清华出来的学生政治觉悟就低，……清华在全国来说是先进的大学，这是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结果，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学生出去是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对于学毛主席著作“简单化”、“女生食堂”、“打击调干生”、“主席思想是马列主义高峰”问题一一作了辩解。当问及今后怎么办时，他回答：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让大家去比较。

有人贴出【蒋南翔是‘揪’出来的还是‘抛’出来的？】大字报。

11月28日

上午9时召开了毕业生串联会第四次会议，传达中央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

下午《八·八》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往上揪”，有人提出从下而上地砸烂资产阶级路线的社会基础，还有人提出应加强观察研究，了解全市各校情况。

本日有60余本校临时工去干部科造反，要求改善待遇。

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讨论了与《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合并的问题。最后决定：（1）决心合并；（2）在联合整风的过程中合并；（3）建议尽快召开三总部全体会议，对整风问题进行讨论。

晚，《红旗红卫兵》通过了决议。决议中说：我们决定在政治上、行动上采取和《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共同造反共同战斗！

《揪要害》写文章【破除‘怕’字，勇敢革命】，称《万山红》、《相信群众，相信党》写的【对待解放基层干部不必‘怕’字当头】一文写得好得很！群众不要怕“黑帮”，不要怕和“黑帮”接触。“黑帮不要怕群众”，“不怕反复，在斗争中前进”。

11月29日

上午9时许,《联合总部》纠察队把欲去钢铁学院听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报告的十七级以上干部全部追了回来。因为原规定:1)停职反省的不能去;2)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不能去。且他们认为此事尚未经过广大革命师生、各红卫兵组织的充分讨论,《临总》就决定让所有的十七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是错误的。

《横眉、俯首》战斗组贴出:【也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魂不散——和红教联《荡涤》商榷】。文章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和《荡涤》的分歧是:

《荡涤》说:教师群众没有很好发动起来,“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少数人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而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实……。说什么要彻底解放‘黑帮’,只能使革命群众‘怕’字当头。”

我们说:“承认不承认在清华把大量的党政干部打成‘黑帮’,对他们长期实现专政,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另一种形式,是违反【十六条】的。”

《荡涤》说:解放了犯错误的干部后,有人竟要求“平反”、“官复原职”。中下层干部这种埋怨对立情绪,只能使群众怕字当头。

我们说:不能因噎废食!,……工作组造成的少数派的“狰狞面目”和“无法无天”形象还未肃清,群众对“保皇派”、“黑线人物”、“黑帮爪牙”、“修苗”……等还心有余悸,要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魂不散。

《横眉、俯首》战斗组由原副校长张维与原数力系党总支部分委员龙连坤、陈兆玲、朱文浩、苗日新、王学芳共六人组成。他们平时在张维家活动,决定解放自己,参加战斗。

晚,北京八中有人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散发传单,题为【坚决抵制第三司令部蒯氏领导人物的错误路线】。

晚上开小组扩大会,总部负责人刘泉、张云辉、段志红、周学勤等出席。

11月30日

成立由小组长联席会议产生的三总部整风领导小组,有《第一湘江》、《第一红岩》、《老实话》、《锔未残》、《1018》等小组各派一名代表组成。

北京林学院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大标语,署名是(林学院)红卫战斗团《永向党》红卫兵李洪山。

晚,附中《井冈山》总部再次被砸,据说是由人大附中、一〇一中学生干的。

《毕业生串联会》发表公告。

井冈山红卫兵《长征战斗队》进驻高教部“到高教部去闹革命”。

12月1日

今天清华《井冈山》报开版，创刊号的社论是【我自岿然不动】和【敦促谭力夫等投降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文章。

《井冈山红卫兵》的一些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三总部合并的要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的不少战斗组和战士都纷纷响应。

北京林学院举行辩论会，反革命分子李洪山攻击中央文革。说：（1）中央文革组织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没有进行选举，说它合法没有理由，“不管是谁指定的，必须踢开”；（2）中央文革小组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招摇撞骗。“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包括总理、伯达、江青的讲话）；（3）中央文革定调子，划框框，“现在的北大四分五裂就是中央文革造成的。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4）反对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和少数派和“修正主义红卫兵”的提法；（5）谭力夫的讲话是革命演说，批谭力夫的讲话就是群众斗群众。中央文革小组把谭力夫打成右派，犯了方向性错误。

《红旗红卫兵》召集会议，批判前一段某些领导人的折衷主义。

下午，有人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荣高棠誓师大会。

晚7：30在旧电机馆召开《造反兵团》的会议。

本期【动态报】文选目录：

- | | |
|-----------------------|--------------------|
| (1)、《八·八》重建是历史的倒退 | ——《第一湘江》 |
| (2)、运动向何处 | ——《1018 串联会 导弹战斗组》 |
| (3)、什么实践证明我们错了 | ——《水与火》 |
| (4)、11月27日审讯蒋南翔纪要（摘要） | ——接待站传报组 |
| (5)、十问王任重 | ——红旗红卫兵《红锤》 |

12月2日

《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军》自12月2日开始，先后贴出反动的大字报【一问】、【二问】、【三问】、【也问中央文革】，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北京钢院《红色风暴》贴出【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对目前形势几点估计】。说中央文革跟不上形势，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妨碍了运动。中央文革是“保姆”、“包办代替”，支持《三司》是“只要这个红卫兵组织”，“不要那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判11月2日戚本禹讲话。

林学院《129》、《永向党》在天安门观礼台贴出【中央文革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此北京市各学校已出现了一些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

林学院召开了为谭力夫平反的大会。

《烈火》战斗组走访北京市委大学部接待站，谈到几个问题：不久中学生要参加军训；在外串联大学生要回校搞斗批改，解决本单位的问题；今冬明春步行串联搞试点。

《井冈山》总部决定：《井冈山战斗团》和《井冈山红卫兵》全体在校战士和返校战士在12月3日~12月10日作一次登记。

中午11点，《临时工造反总团》在汽车房召开紧急会议。

下午3点，在化201召开全体《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会议，讨论【《井冈山红卫兵》向何处去？】，会上最后决定三总部不合并了。

晚7点，在西阶梯教室召开关于整风问题的会议。在会上主要针对三总部领导人有无诚意进行了讨论，谈到了整风的意义。会后，北航《红旗》介绍了一些整风经验。

晚7点30，在二院举行《延安红卫兵野战军》全体会议，讨论要点如下：(1) 目前形势；(2) 运动大方向；(3) 各革命组织联合问题；(4) 总结《延安红卫兵》前一阶段工作情况。

12月3日

中午1:30，三个联合总部召开全体战士大会。根据斗争形势的需求，决定配合首都《三司》4日的统一行动，去张贴标语，搞宣传，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有部分人对此行动极不理解表示反对，绝大多数同志积极热情地投入了这项活动。

下午，贴出署名为“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的大字报：【第三司令部所执行的形更‘左’实更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晚7:30，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在二教403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形势及整风问题。

本期【动态报】文选目录：

- 1、【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北京钢院红卫兵《红色风暴》
- 2、【二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航空学院《八一纵队》

下午，合肥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告状的1200余人在定县遭数万人围攻，伤40多人，伤员被送蚌埠医院。

12月4日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铭】。

我校《井冈山红卫兵》等三总部的部分战士进城贴大标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史料实录

晨，在西校门发现大字报【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署名王泳，矛头直指林彪同志（王犯已被捕）。（《1018》供稿：此人曾任建工部处长，早已被开除公职，61年劳教三年后出来；此大字报一式16份，遍布全市，在遭反击后，她说“准备去坐牢。”）

同时，在校内里贴出了不少航院《八一纵队》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油印小字报。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战斗队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

晚，《红旗红卫兵》在二教召开全体在校战士大会，会上讨论了形势。

上海3、4日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重庆惨案有200余人受伤，死17人。

12月5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临时总部》、《井冈山红卫兵》、《红旗红卫兵》（造反派）四总部举行第一次整风会。

学校有些战斗组提审蒋南翔。《红牯牛》贴出【对校党委的看法——原校党委是几类的】及【蒋南翔是“揪”出来的还是“抛”出来的】等，就蒋和校党委问题展开一些辩论。

北京林学院造反派同李洪山辩论，李要为谭力夫翻案，再次提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我校易振亚（物807）、万会秦（教师）上台为李辩护，说：“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整天忙于事务，不调查研究……；第二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根本问题是篡改关于党的领导问题……”。“起码蒯大富不是革命左派，因为他做了不是一个左派所能做的好事，撒谎造谣的事情。他说他出身是贫农，后来又是上中农，现在也不说上中农了。现在又说是革命干部了，其实是反动军人，被俘虏后1944年参加共产党，后来犯了错误，我看不一定是革干。”，“刘少奇在20年代在上海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组长，历史经验比林彪多。……林彪没有那么多的根据证明他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马列主义的，党的决议中没有说过这样。我反对无根据地给林彪贴大字报，而有了根据就应该坚持到底，不怕死，斗争下去。”

《首都七院校联合行动纵队》、《逼上井冈山红卫兵战斗队》提出：“坚决把以戚本禹、关锋为代表的新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戚本禹、关锋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发起成立《首都红卫兵

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宣称：“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才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小将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

下午3:00，在航空馆二楼召开了《井冈山》小组长会议，会上大家讨论了形势及整风问题。

下午，在汽车房召开临时工会议。

《2171》战斗组翻印了几百份支持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于深夜步行进城，贴在攻击中央文革大字报旁，与之针锋相对。该组次日上午10点才返校。

晚7:30，在大礼堂召开四总部联合开门整风大会。

晚7:30，在新斋764召开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会议。

本期《动态报》文选：

【向井冈山红卫兵部分战斗团进一言】——忠于党红卫兵《追求真理》

12月6日

凌晨，在礼堂前发现大标语【彻底批判三司所执行的形更‘左’实更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切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北航红卫兵的‘三问’表态！】等，署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红矛》、《从头越》等。

我校有两人去林院支持多数派攻击中央文革。

下午2:30在东郊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大会是由北京一、二、三司、重庆《八·一五》、安徽《八·二七》、哈尔滨《红色造反团》等单位组织的。

中午，广播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造字001号声明】，要批判以刘少奇为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原团部的反。

晚7:30，在二教403召开六总部（《井冈山》、毛泽东思想《八八总部》、《临时总部》、《红旗》、《遵义》、《红旗赤卫队》）所属各战斗小组长会议，讨论整风问题。

林学院李洪山炮轰中央文革，并写【彻底批判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

我校易振亚（物807）与王义惠炮轰林彪。易认为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中央文革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大清洗、排斥异己运动，矛头直指毛主席。

12月7日

苏修莫斯科电台广播报导“北京林学院贴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大标语”，

史料实录

并在报导中恶毒污蔑陈伯达、江青等同志。日本东京电台也广播了类似消息，企图反华捞取稻草。

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对北航的一问、二问、三问、也问立即表态】等，署名清华红卫兵《梅花》、《照妖镜》等小组。

在新水利馆西墙上有一大标语：【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署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照妖镜》。旁有一《针锋相对》组写的大标语：【“11.12”戚本禹的讲话是大香花】。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时的讲话：“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林副统帅、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有张大字报，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认为是指向林彪同志的。”

12月8日

《清华大学红卫兵》公布了陈伯达、江青11月19日对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的讲话，并加上了挑拨性的按语，发动了对中央文革的全面进攻。

地质学院一些人公开反对中央文革，说：“中央文革前些日子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晚上林学院李洪山再次贴出大字报【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陈伯达同志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是篇大毒草】，恶毒攻击陈伯达。

下午2:30，在主楼后厅召开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全体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形势及《清华大学红卫兵》向何处去，并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辩论。主席台上没见到刘菊芬、刘涛、马楠、贺鹏飞等人。《造反兵团》提出：“坚决造总部反，踢开总部，《清华大学红卫兵》必须大分化、大改组”。这意见遭到大部分人反对。金9颜XX认为：10月3日以来运动应重新估计。无产阶级大民主并未实现，群众对立更严重，武斗增多……，他念了一篇首长讲话中几段，指出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把这些人揪出来。制91郭XX跳上台支持颜的意见：“不能用反动路线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阵阵掌声。《造反兵团》意见针锋相对：“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江青同志与王光美决不能相提并论！”。大会最后未作任何决议。

《沧桑》贴出大字报【参战声明】，认为《揪要害》大胆地提出了解决“黑帮”的问题，揭开了革命新高潮的序幕。

晚，广播了《八·八》总部的负责人唐伟做的检查，他希望大家批判他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晚7时，原高教部副部长高沂来校看大字报，并与同学笑容满面地交谈。

谈到一些关于“4.17文件”的问题及他为什么要反对蒋南翔。

12月9日

中央文革【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公布。

周总理讲话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绝不能以任何形式来反对中央文革”（大意）。

《捍卫十六条战士》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以工贼时传祥、张百发等人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捍卫团》即《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开会。会上有人喊出“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等口号。

在学校里出现了一些新的大标语：【我们迫切要求陈伯达同志为被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红卫兵组织平反！】，没有注明作者。

《第一湘江》贴出【炮轰井冈山总部】，《永远跟着毛主席》贴出【热烈欢迎革命师生炮轰井冈山总部】。《井冈山》总部发表声明，欢迎大家炮轰总部。

上午，学校百余人去高教部斗蒋南翔。因会上有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作法，引起清华同学的不满，纷纷造反。

艾知生说：“蒋南翔是二类干部。”但前不久他还说蒋是三类、四类难定。

晚7：30，六总部整风大会上有人提出要七总部整风（包括《清华红卫兵》在内）。

12月10日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贴出【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二——要急刹车，急转弯吗？且慢！】。又贴出【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是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力夫讲话的错误？】。

《毛泽东思想小组》、《揪要害》在【大民主、大解放、揪要害】文章中讲：我们认为制定、操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些领导人自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就是……，当毛主席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他们极端恐慌，转而以守为攻，大派工作组，滥用“保皇派”的帽子，挑动群众斗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大罢官，把一大批干部冲跨，找罪羊……”

晚，广播了《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颜晓东【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他说：10月3日以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曾在桂林发表过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讲话，获得桂林市委赞赏，大量印发。

晚，贴出周总理“12.9讲话”。《1018》贴出巨幅标语【坚决拥护周总理“12.9讲话”】。

晚10时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发出紧急通知，决定明天上

史料实录

午9点30开会，并号召所属战士参加对中央文革小组问题的辩论。

清华大学红卫兵《梅花》、《越砸越硬》等小组要求公布11月15日—30日中央文革与《三司》的谈话。《传话筒》将所谓记录稿公布出来了。

《烈火》长征队活动基地热火朝天，准备去延安、井冈山，走红军走过的路。负责宣传的同志讲：“历史上的每一次学生运动，最后必然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

12月11日

物理系刘中桓、杨川昭贴出【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说：“伊林，涤西两同志发表《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贴出【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大字报，说要“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我们的质疑”。

晚上在礼堂，七总部唐伟、陈育延、刘泉先后表态。陈育延提出易振亚等人是反革命并提出要开始反击，有人反对。

同学陆续返校，大字报骤增，中心大概有三块：整风、中央文革小组、“黑帮”问题。学校又掀起了辩论蒋南翔是否黑帮的高潮。

12月12日

中午，学校500余人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也将刘仁、万里等押出，中央文革小组出席此大会。

学校成立《辩论蒋南翔及校党委问题串联会》并在今晚开会，会上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不赞成现在开这种会。

《八·八》革命串联会9个战斗组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串联会》联合发出辩论会邀请书：“特邀请《梅花》、《红矛》、《不怕砸》等小组及易振亚、颜晓东等同学参加辩论。”

清华大学红卫兵《革命建设兵团》于今晚7时在上次会议所决定的会议地点讨论上次会议提出的第五号内容。

晚7点30《井冈山红卫兵》闭门整风。

署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贴出：【商榷之二——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与中央文革】，继续贴出关于中央文革大字报，并公布了易振亚，万会秦在林院发言记录。陈育延等贴出【我们的态度：与反革命分子易振亚等人决一死战】。

本期《动态报》文选目录：

(1)【我们的态度：与反革命分子易振亚等人决一死战】——《向日葵》

(2)【论抢……奴隶主的逻辑】——《不怕鬼》

(3)【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派”“拉一派”“打一派”】——井冈山《七九》
晚8:30,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第15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12.10-12.12

这几天在我校出现了两种动向:

一是在学校里相继抛出了许多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30个为什么】、【用毛泽东思想来检验一切】、【商榷之一】、【之二】、【之三】等等。一部分保皇势力活动频繁,暗中在整理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等同志的黑材料,明目张胆的攻击中央文革。

另一是围绕蒋南翔问题展开了辩论。12月12日晚7点在大礼堂《辩论蒋南翔校党委串联会》首次活动,全校革命师生都十分关心这一新动向。学校内贴了很多关于“走访”、“提审”原校党委蒋南翔、刘冰、胡健、艾知生等人的大字报。

由《毛泽东思想小组》、《揪要害》等发起的《大解放、大民主、斗批改联络站》,在大礼堂开会讨论校党委问题。发表公告,要点如下:

- (1)、工作组期间所打成的“黑帮”、“黑线”我们一律不予承认;
- (2)、蒋南翔、校党委性质未定,全校需要重新展开辩论;
- (3)、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彻底解放群众;
- (4)、破私立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大民主。

学校里反击黑风的大字报陆续增加。

12月13日

《红旗》发表第15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大长革命派志气,对十二月黑风的大反击开始。

上午9时,《清华大学红卫兵》在礼堂开会庆祝《红旗》15期社论发表。大会由个战斗小组联席会——《勤务组》主持。最后通过决议:(1)承认前总部负责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批判矛头直指向党内走资派;(3)坚决拥护中央文革领导。会上刘泉、耿飚发了言,有人提出把王任重揪回学校检查,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八·八革命串联会》等九个战斗组主持了关于中央文革问题的辩论会。颜晓东首先上台,坚持他大字报中观点。易振亚表示他在林学院的发言“有很多错误”,企图蒙混过关。陈育延指出易是反革命,不是检讨而是想溜。《倚天剑》发言:【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驳〈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

三>】。会上有人送条要求刘涛、贺鹏飞、乔宗淮、李黎风参加会议并表态。大会决定第二天继续辩论。

中午，《延安红卫兵》两战斗组被人有选择地窃走资料，包括有《动态报》，破坏了六把锁。

晚，在礼堂召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次辩论会】上，易振亚，万会秦要改变看法，颜晓东表态。

晚，广播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四点声明，提出在中央文革没人来听前，不发言。

12月14日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其中讲：陈伯达同志在9月25日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同志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也讲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话，由此大大加剧了不少人（尤其是少数派）对谭力夫的敌对情绪，以致引来各种各样的对谭力夫的漫骂、讽刺、挖苦。不是为了“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而是进行人身攻击，泄私愤图痛快，这些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直接违反【十六条】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就是方向性错误。

清华大学红卫兵《潜水艇》别动队贴出【发生在破房子里和深夜的事情】。

物00的周宏余贴出【给陈伯达同志的一封信】。文中说拥护中央文革，又说对中央文革提出严肃批评也是可以的。

《1018》贴出大标语【立即交出整林彪同志与中央文革的黑材料】。

全校贴出许多痛击黑风的大字报。

下午4：50左右，30多个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战士夺了总部的大印，当晚召开了全体会议，80多人参加大会。并发表【关于冻结《清华大学红卫兵》大印的声明】说：“这个总部没有任何权力再对清华大学红卫兵发号施令了”。行动得到《井冈山》、《遵义红卫兵》等的支持。

此时，《清华大学红卫兵》在北院开战斗组长会议，对《造反兵团》夺印很气愤，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有人提议把印夺回来。会上拟定了计划：第一步批判原总部错误；第二步批判《造反兵团》，掀黑后台。

晚上，昨天的辩论会继续举行，乔宗淮、李黎风参加会议，均未表态，辩论很激烈。会上纷纷要求《梅花》的李黎风，《红四军》的孙炬（李井泉另一子）及原《临主》的刘涛、贺鹏飞参加辩论。颜晓东开始改变观点说：“先解决敌我矛盾问题”，要关锋、戚本禹及《三司》的同志“好好学习老三篇”、“好好与工农相结合”。廖先混发言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是可以的，其中大部分同志是要革命的。许多人认为她们是折衷主义。会上不少《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起来说“不再受骗了”。

自控系《敢死队》胡伊朗（胡绳之子）上台说：现在不展开对中央文革的大辩论，说左派队伍要重新组合，《八·八》、《八·九》要组成一对红。群众揭穿他是混淆是非、转移斗争大方向。

一张递条揭发大毒草【周总理，你这是干什么】是陆定一之子陆德写的。

会上，人大附中及首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六纵队》（特纵）散发传单：【坚决反对第三司令部用逐步升级的方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活捉混蛋蒯大富】、【第三司令部形得更‘左’实得更右】。

红旗红卫兵《红旗》战斗组贴出【王任重必须回清华检查】。

关锋对《井冈山红卫兵》的讲话：你们在座的许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如果革命搞不好，你们还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包括我们在内。当然我们有毛主席正确领导。《三司》、《井冈山》，情况不了解，但也听到一些，希望你们能站得住，注意团结，文化大革命还早着呢！你们不希望我们垮台，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垮台。我们垮台，对你们不利，你们垮台对我们也不利。

《井冈山》总部发表声明，提出“踢开中央文革”是一个反动的口号。

12月15日

【农村十条】公布，对农村文化大革命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午广播了《联合纠察队》的第三号通令。限令在36小时内交出整理林副统帅、周总理、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陶铸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等同志的黑材料，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

下午3点在I-211《批判大毒草【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联络站》开会。到会有《反修》、《锿未残》等战斗组。

清华大学红卫兵《联络站》发表声明，支持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夺大印的革命行动，并要与《梅花》等小组辩论到底。

今日公布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条】。

《井冈山》、《八·八》、《临时总部》所属部分战斗组成立《天安门战斗兵团》。发表的宣言认为《井冈山》严重右倾，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就

史料实录

是一条黑线，并发出一、二号决议。

晚8时，六总部《联合纠察队》等抄了易振亚，陆德的宿舍，抄出一些材料，有人赞同表示支持，有人反对，要扣住纠察队不放。

12月16日

《八·八》总部召开全体战士会议，许多战士强烈要求实行三总部合并，唐伟等人表示对易振亚等人是否反革命以前想不通，现在刚刚想通。

北航《红旗》到附中索要被抢物，附中人持刀行凶被送公安局。《联动》挑动了几千人包围公安部，殴打公安部丁副部长。公安部当场逮捕17名，继而逮捕北航《八一纵队》赖锐锐、林院李洪山、北大《井冈山》乔兼武，体院刘杰，师大“黑牛”等人。我校继续揭发批判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上午11点在林院开会斗反革命分子李洪山。本校部分同学去林院参加大会。有人不理解，认为真正有也要到运动后期处理。

晚上7点半，《化八联合战斗队》负责人吴XX和整理资料的包XX两人正式向三总部代表交出一大包整《八·八》派的材料，说过去犯了错误，现在要回到正确立场来。交出材料有：“8.24”的大字报抄件和照片底片；唐伟、蒯大富等人的调查材料；《八·八串联会》的会议记录；《八·八》观点的战斗小组名单地址等。据了解，搞材料以备秋后算账是王任重的主意。

颜晓东写出了【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表示要承认错误。

不少革命组织及战斗小组纷纷表示支持昨夜六总部抄易振亚、陆德的革命行动。贴出大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易振亚、陆德。

晚上《井冈山》开会，刘才堂主持，蒯大富也回来了，要把分裂分子鲁某开除。最后蒯提议先不这么干，提出揪回王光美作第二次检查，还决定三总部明晚斗易振亚。

中央首长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出席了【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并分别讲了话。江青讲：“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

12月17日

中午，广播宣布《临主》把大印送至北京市委处理。

下午，【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场胜利召开。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同志先后讲了话，江青同志点

了《霹雳》、《梅花》的名。

这次接见时，江青同志要清华几派联合起来。

精7的王同顺写出了【《雪莲》投降书】，说：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坚决拥护斗易振亚；一切黑材料交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伏虎》战斗队查收；难兄难弟《梅花》、《红四军》、《红矛》、《红雷》等地下军，勒令你们立即放下武器、停止对抗、交出后台，本人一定老老实实向革命师生请罪。

晚8点，在礼堂召开了【斗争反革命分子易振亚】大会，会后把易送至公安局扣押。

午夜12点，在礼堂前出现大标语【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巨幅标语，以朴伟华为首的7人当场被我校革命师生扣押。搜出匕首1把、买刀证（可买8把）、持刀证3个（可持刀5把、2把、1把）、访问李洪山的介绍信等物。以《井冈山红卫兵》为首的革命组织1500多人在礼堂开声讨大会，又去附中一举造了附中学委会和附中红卫兵的反，抄了他们的家，抄出10余把匕首及鞭子等，于凌晨将李建中送至公安部处理。

红教工《卫东》贴出【上揪下扫，除恶务尽】大字报，说：“我们要下扫，扫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扫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除了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还有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2月18日

《八.八》总部许多战斗组串联起来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强烈要求全校革命派大联合，三总部合并，《八.八》总部领导当时表示同意合并。

校内大字报动态：(1) 要求联合；(2) 横扫十二月黑风。

校园内出现数条类似的大标语：【坚决要求刘少奇、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华检查！】。

《红四军》、《捍卫十六条战士》、《第一方面军》、颜晓东、李黎风等写出检查，表示要承认错误。有的揭出一部分材料，写出一些知内情人的姓名。

成立了一个《揪后台串联会》，今晚召开第一次会议。

下午，广播了《造反兵团》通令，要解散《清华大学红卫兵》，烧毁大印。

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同志接见了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当清华的同学说：“把刘涛、贺鹏飞看住了，不许他们乱跑”时，江青说：“你们这些人就怕认真做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

子的难做。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做他们老子的工作。刘涛不是王光美生的，不是死心塌地跟她走的，不是不可以争取的。”“清华要揪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们支持。让王光美回去作检查，这是合理的。把薄一波也揪回来，他哪来的那么多病呀！她与薄一波合伙搞蒯大富。”

（在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西城区纠察队时）关锋同志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揪出来，严重的枪毙。江青同志说：抓人交给公安部，不要送公安局。公安部是谢副总理管的，我们相信他。西城区公安局问题很严重，已经调了五、六十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队、监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来了。还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的。我建议公安部队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它的全部由军队接管。（谢副总理表示同意）

（在有人提出合同工制度时）江青同志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有人讲是主席说要搞的，那只能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全总主任、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

当天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12月19日

上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响应江青同志号召，联合起来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发表联合了声明。

晚上，召开《井冈山兵团》战士【坚决镇压反革命，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会上陈育延宣读了【井冈山兵团决议001号】：（1）坚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要求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来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2）对于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一小撮反革命狠狠打击，坚决镇压；（3）凡串联起来炮打中央文革的一律为反党宗派活动，必须彻底交待黑组织、黑纲领、黑活动，彻底揭发。改变立场。只要你们彻底揭发，就不在我们打击范围之内。

《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在会上宣布解散，加入《井冈山》兵团。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当场烧毁红卫兵总部大印。

会上，一清华大学红卫兵当众把《清华大学红卫兵》证件撕得粉碎，申

请加入《井冈山兵团》，并呼吁“我们应该向真理投降”。

蒯大富传达了江青同志指示支持我校揪王光美回校，并说：“把薄一波也揪回来，哪有那么多病啊！”蒯带领全体战士宣誓。

电机系革命群众把《清华大学红卫兵》连部抄了，抄出黑材料一包，并夺了广播台。

自控系成立革命行动委员会，敦促自控系《敢死队》彻底检讨。

晚上以《天安门纵队》为主，并有《打落水狗》等13个战斗小组百余人进城去张贴标语及大字报：【刘少奇从党中央中滚出去】、【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镇压《联动》，打倒刘邓、炮轰贺龙】。

12月20日

《忠于党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红旗红卫兵在校临时总部》纷纷宣布解散。《红旗赤卫队》宣布参加《井冈山兵团》，改名为井冈山兵团《红旗赤卫分团》。

校内普遍开展“上揪下扫”，向十二月黑风猛烈攻击，【把《霹雳军团》揪出来示众】、【《第一方面军》向何处去】、【向《梅花》宣战】等大字报相继出现，揪《梅花》、《霹雳》、《123》等反革命黑组织。大量大字报揭发、批判前伪《三临》，并且要求原《三临》红卫兵头头刘菊芬、刘涛、贺鹏飞、乔宗淮、马楠等向全校革命师生作深刻检查。

今天我校部分同学去工人体育场开【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北大聂元梓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本期《动态报》文选目录：

【注意“定时炸弹”看贺龙同志的言行】——《红色工兵造反》战斗组

【陈老总，你这是往哪里“跳”——致陈老总的一封信】——《耿耿丹心》

12月21日

下午在大礼堂召开揭发、批判《123》大会。动农系的反革命黑组织《123》，到目前为止已知有20多人参加，负责人是前《冲锋队》骨干杜学军、刘曾涛。早在10月份，他们贴出大字报恶毒攻击陈伯达同志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与校内外各方面有广泛联系，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归纳三点：（组织）一个组织，批判关威联络站；（搞）两个行动，大标语、大字报；（写）两个行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告全国革命群众书；整理关锋、戚本禹同志材料。

《揪梅花战斗兵团》贴出【梅花背后魔影】大字报，揭发《梅花》的问题。据说《梅花》小组目前已知有两人：物605王学惠，物705王振江。他们

史料实录

活动范围很广，城里也有他们的标语，种种迹象表明不止他们两个人。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旧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大会】。

清华井冈山兵团《筹委会》宣告成立。成员由原三总部协商产生。名单如下：蒯大富、陈育延、唐伟、刘泉、鲍长康、宁奎喜、夏纪辰、韩福强、刘才堂、朱德明、李宝余、王良生、许胜利（许征强）、张云辉、孙怒涛、郭西安、崔兆喜、魏戍源、邵凯胜、潘剑宏共 20 人，并宣布【井冈山兵团干部罢免条例】。

自控系革命师生组织行动委员会抄部分《敢死队》家，搜出匕首三把和部分黑材料。

晚，礼堂召开揭发批判反革命黑组织大会。会上批判揭发清华《红卫兵联络站》、自控系《敢死队》、《123》、《第一方面军》、刘涛、李黎风、贺鹏飞等活动。会上有人揭露：《临筹》、《临主》执政期间，我校出了 5 条人命，必须追查清楚……。刘泉代表蒯大富、唐伟、陈育延发言，提出今后任务是：一揪：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校做检查；二扫：扫保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扫除反动路线的流毒；三打：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革干子弟中的败类；四拉：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五注意：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防止打击面扩大。大会在“造反歌”中结束。

12 月 22 日

《井冈山兵团》战士连日进城刷大标语，炮打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

总部发表公告，成立《兵团临时筹委会》，并公布《井冈山兵团》【干部罢免条例】，同时成立各部和广播台，广播台由《第一红岩》控制。广播台常播送：“在以蒯大富为首的……正确领导下”，“响应蒯大富的号召”。

电机系的《烈火》等战斗组和革命师生一起揪出了《全国批判三司联络站》高 61 的张尚武。

水利系原《八·九》的《红旗》已经分裂。

代表队《红小鬼》已经检查。

刘涛同志提供情况：【闪电】大字报据悉是贺鹏飞、李黎风等人写的；“8.24 事件”是贺鹏飞请示了王任重决定的，十一月在武汉就想给王写大字报，但有私心杂念，没写，打电话让贺鹏飞写；吴德曾参加反蒯斗争……。

刘涛同志近日精神不太好。

晚上召开兵团全体战士大会，《打落水狗》等战斗组发言要求直捣刘邓黑司令部。会上通过声明：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第二次检查；勒令薄一波

必须在12月29日以前，王任重必须在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检查还帐；决定25日进城游行，散发此声明。

12月23日

贺鹏飞贴出第一份检查，空洞无物，极不老实。

兵团总部决定25日统一行动，响亮提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晚，200#工地《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及12个战斗小组采取联合行动：

(1) 夺取广播台，成立200#井冈山广播台。

(2) 把厂文革委员施家佩赶出人事保卫科。(注：此人对李洪山观点有共鸣，认为谭力夫讲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认为中央文革是钦差大臣满天飞等)。

(3) 封了厂文革和厂文革所保存的黑材料。

这行动受到了全厂大部分工人、实验员、教师的支持。但26日、27日发生了三三两两的辩论，对抢广播台发表不同意见，议论纷纷。

晚，《清华井冈山》和农大附中的革命组织等在我校礼堂联合召开【斗争攻击林副统帅的反革命分子伊林、溁西大会】。

12月24日

唐伟、朱德明、许胜利(许征强)三人贴出【辞职书】，声称“常常跟不上形势，对总部的一些行动很不理解”，“自行退出总部筹委会”。群众指出总部成立第五天就退出是搞分裂。

上午，在礼堂召开讨论会，讨论“12.25”行动，明确了以宣传批判刘邓为主。当时有少数人表示反对，但广大革命师生坚决支持。

《第一星火》、《烈火》、《打落水狗》等战斗组串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28团》，矛头直指刘邓。很多小组支持，并参加了《28团》。

下午，在礼堂唐伟等人发起《向何处去》串联会，和总部唱对台戏，抵制“12.25”行动。有人号召“阿斗”们起来造反，唐伟讲“宁肯当右派，也不作阿斗。”

下午，附中红卫兵若干人来校找《井冈山》要他们的人(上次被捕，现在押在公安部的人)与被抄出的匕首，吵一阵后回去。

继《122》贴出【几问陶铸同志】以后，井冈山兵团《鲁》战斗队于12月24日贴出【请陶铸同志消除我们的疑问】一文。

今天贴出一批大字报纪念“6.24”、“8.24”。继续贴薄一波、王任重、王

史料实录

光美大字报。

《802》支队在大字报中写到（大意）：在6月份群众宣布绝食要求接见对，陶铸同志于30日晚11点30被迫接见，并对群众进行抗议。在群众的责问下，悲哀地说：“我撤消抗议”，“你们不要记录”，“不要录音”，“不能公布今天接见的情况”。

颜晓东在【风烟滚滚】大字报上批语：陶铸是你揪出来的吗？如果你们一味老子革命，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话（当然不包括易、李之类）你们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这是毫无异议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人向来是无所畏惧的。

《青霜剑纵队》贴出【深思、再深思】：“易振亚也可以放在学院嘛！……《霹雳》还不是写了一篇揭发王任重的大字报。……《123》中谁是反革命？他们还是要革命的！……哼，‘揪’，揪出几个后台了？……蒯大富算老几，现在不也犯错误了？”

下午，《第一湘江》、《轮机兵》等战斗组代表和林杰同志就25日行动问题举行了座谈。林杰同志正在写元旦社论。

刘冰说，过去贺鹏飞说校党委打击高干子弟，其实贺自己是怎么进校的呢？体院预科毕业了没考上高校，蒋南翔收了他。说贺老总就这么个儿子，我们要对他负政治责任。

晚上，戚本禹同志在矿院发表长篇讲话，提出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我校同学鼓舞极大。他说“清华大学是王光美去的，五十天死了三个人，都是很好的革命同志啊！蒯大富，现在他们不是反对吗？差点被整死！……王光美是什么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腐烂了！你们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电影吗？你们再看看，那是大毒草，那才是真正的大毒草。”

晚上，《井冈山兵团》发表严正声明，决定进城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12月25日

大宣传！大示威！大游行！大反击！

《井冈山兵团》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六千余人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顶着刺人肌骨的冷风，步行进城举行统一行动，向刘邓黑司令部猛烈开火。上午10点，五路大军汇集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刘邓反动路线。会后分兵五路，分别在天安门、北京站、王府井、西单、菜市口进行广泛的宣传。近十辆广播车在首都的街头上痛斥刘邓的罪行。在前门大街、王府井、西单、新街口等地，我兵团建立了强大的广播网，“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

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震撼了整个北京城。一幅幅大标语，一张张大字报、一幅幅漫画盖满了首都的街头，数以万计的传单纷纷落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手中。各地来京的许多素不相识的战友参加了我们的宣传行列。市内各单位大力协助我兵团战士，工人同志帮助我们贴大字报，居民老大娘帮助我们烧开水来化开已经冻住的浆糊……。同志们满怀豪情战斗着，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又有谁不为之欢欣鼓舞，我们心里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呀，我们永远忠于您！毛主席万万岁！！

我兵团的革命行动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极度恐慌，他们必然要做垂死的挣扎，我兵团战士方雁生在宣传时被刺。阶级敌人的疯狂，宣告了他们死亡即将来临。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宣传就是斗争！我们要大批特批，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批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必将属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的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勇猛向前进！

全校有十余处被抄、被偷、被抢。

清华井冈山《第一红岩》战斗组贴出【一百个为什么】。

1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

兵团晚上召开“12.25行动”总结会，讨论下一步工作并通过决议，决定继续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把刘邓路线搞得臭臭的，下厂下乡与工农结合是方向。并决定最近几天内组织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

《向何处去》串联会上午继续开会。唐伟发言，肯定“12.25行动”好得很，但认为总部原来动机是错误的，并提出下一步口号：“抓三临，揪后台，解放《八.九》，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

王小平（自8同学，王任重之女）贴出【造王任重的反】大字报。

由《28团》发起，经总部同意，兵团成立《第三办公室》，专门批判刘邓。决定在城内新街口、女三中、西单、西四、王府井等地分设四、五处联络站，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同志，并向他们作广泛宣传。一方面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批印刷批判刘邓材料，散发到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利用当地已有的广播系统和器材在王府井、西四、菜市口、赵登禹路等东西城区各地设立广播站进行广播宣传，在北京市掀起一个批判刘邓的高潮。

史料实录

被中央勒令解散的《东纠》、《西纠》中，以一小撮人为核心组织的《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大会。会上散发并宣读了署名《红后代》的传单，提出“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几名《联动》成员在台上高呼：“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的讲话！”，“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此后不久，《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不少成员遭到逮捕和批斗。

200#《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布合并，成立井冈山兵团《200#分团》。

12月27日

在工人体育场召开【首都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戚本禹、穆欣出席。蒯大富在会上发言：“在北京，在全国，吹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从清华，从北京，从全国无数事实证明，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指导、有后台的大反扑。这个后台是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

中央文革召开【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接见人：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刘志坚、张春桥、穆欣等同志。会上江青同志说（一再强调）：“红卫兵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还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关于阶级斗争形势，江青同志先后讲了三次“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个认识过程……。王光美很不老实，她去印尼之前曾找过我。……这次一看电影（指刘少奇访印尼纪录片），她又戴了（项链）。电影为什么不放啊！到清华去放一下。”江青同志责成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要全国放。清华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蒯大富、陈育延问戚本禹：“刘涛揭发刘少奇可以不可以？中央同意不同意？”戚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校内一部分小组先后贴出了批判刘邓、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的大字报，揭露他们的滔天罪行。

《第一换新天》、《多壮志》贴出声明：“必须迅速自下而上民主选举总部，总部不得再运动群众，必须采取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并指出：“你把群众当阿斗，运动群众，争权夺利，搞宗派，那你必将脱离群众，被群众抛弃。”

28团《冲霄汉》战斗组贴出【贺老总，我们真替你着急啊！】，揭发贺龙的反党罪行。

晚，《东方红战团》宣布成立，与《井冈山兵团》分庭对抗。有人说《东方红战团》是由12个战斗小组，连同一些吕（应中）氏门徒，以教师为主，以前保字派一批人组成的。企图在200#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蒯氏人物没平反情况下，转向社会，逃避批判。

井冈山《114通讯》登载【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红卫兵扫四旧的辉煌战果】。说：中央10月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各大城市综合起来的红卫兵战果（截止至10月3日），从这些数据足以看出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贡献。我们不禁高呼：革命的红卫兵岁！

12月28日

刘涛作公开检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

检查中讲：“六月四日的大字报是我与班上的小组一起写的，六月五日的大字报是与贺鹏飞等几人共同讨论的。我记不得当时家里对我暗示过蒋南翔是黑帮的一些话。只记得我把六月五日的大字报给刘少奇看时，他认为还写得不错。……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1）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2）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3）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著名的‘6.24事件’是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群众的序幕。……‘6.24事件’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阴谋的。‘6.24’大会经过了紧张的布置。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讲了有‘七股歪风邪气’……后来我听说工物系同学跟蒯大富辩论，实际上也是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主意。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六月二十七日大会上贺鹏飞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让王光美修改过的。……七月五日她又讲要利用蒯大富这个活靶子。七月七日在第二次批判蒯大富预演会后她说：‘这次大会的发言比27日提高了不少，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正相反）。低班同学热情高，受蒯大富的骗不少’，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搞好这次批判会，每个人发言应如何讲，如何上纲，都布置的详详

细细。发言安排中要‘驳蒯大富上告中央，对他要审查清楚，发言要有把握。绝食，就是反革命行为’。还要交待政策，‘或者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或者就是死路一条’。”

“在蒯大富同志绝食以后，李雪峰听到以后说：‘这是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于是七月八日会上就剥夺了蒯大富同学的发言权……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七月十二日斗王铁成的大会上，叶林的发言也是王光美看过并加以修改的……七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与贺鹏飞等人一起从城里回来，他们带了一张给工作组的大字报，问我签不签名，我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她是坚决反对。……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联，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

“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八月四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八月十日，王任重就特地把他的秘书从湖北调来，派吕乃强、张生谈等人到清华作为我们学校的联络员。……八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他授意写的，……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在八月廿日刘菊芬等人就要揪蒋南翔回来斗，王任重一听特别着急，马上派贺鹏飞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出现武斗，当天就让吕乃强和刘菊芬谈了一次话。刘菊芬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还找王任重谈过……八月廿二日的三点建议的情况确实如《霹雳》揭发的。”

井冈山兵团《筹委会》表示：“刘涛同学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欢迎刘涛的革命行动。”

之后，蒯大富同志传达了27日晚与江青同志座谈的中央文革指示：红卫兵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学习“老三篇”等。江青同志否认说过“搞刘邓不合适，不策略”的话。并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胜负未定，王光美态度极不老实。

王小平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是怎样出来的？——王任重和刘少奇的

关系】。

电机系《802支队》贴出关于陶铸的大字报，揭露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罪行。

12月29日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部分师生在大礼堂前游行庆祝。

群众贴大字报，对刘涛检查不满，认为是“舍妈保爹”，必须老实交代刘少奇问题。

下午，井冈山《200#兵团》到南口、昌平贴大标语宣传批判刘邓路线。

《井冈山兵团》总部派人抄薄一波家，并给王光美打电话，要王回清华作检查，王态度恶劣。

晚，贺鹏飞在大礼堂检查，完全回避了贺龙的问题。但总部表态：贺检查态度比较诚恳。广大战士认为贺必须对贺龙问题和《霹雳》、《梅花》问题彻底交代。

“12.25”以后我兵团保持了在城内强大的广播网和宣传，继续宣传打倒刘邓。《28团》、《天安门纵队》的一些同志参加了宣传和对外联络的工作。

总部派50人去武汉揪王任重。

12月30日

刘泉盗用首长讲话形式，贴出【×××同志讲话】，说：“《八·九》是保守派，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形象一点就是地主、资本家的打手。他们对毛主席著作没有什么感情，尽管嘴里讲的多甜，看来都是假的。只是资产阶级感情深。……好多党员是靠几次汇报，几次马屁买来的，是假党员，看来假党员如此之多，真是几年后就变颜色了。”

该大字报被不少地方误传为【陈伯达同志讲话】，铅印成册，广为散发，流毒全国。

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王力、关锋、姚文元等同志来到清华和一些同学进行了座谈。傍晚时，在西大操场和全校革命师生亲切会见，并作了重要指示。江青同志讲为什么以前不来，是因为“以前中央有一条纪律，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来清华。现在当然取消了。”

王力讲：“现在大家都回来了，究竟干什么呢？……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提议：“在经过这一段斗争以后，同志们很好地进行一次总结，把自己提高一下，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

史料实录

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这一篇文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篇文章；再学习“老三篇”这三篇，再学习【学习与时局】这几篇，再加上最近前些时候，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鲍长康等 50 人今晨动身去武汉揪两面派王任重回校还账。

目前已有大批同学下厂或准备长征，据消息，目前长征介绍信已经开了 1000 多张了。《看今朝》贴出了【把清华园‘斗批改’的旗帜高高举起】。

《184》战斗队贴出【右倾思潮是目前我校运动的主要危险】。文章中认为，从整风开始一直到现在存在一股右倾思潮。认为“12.25 行动”好得很，即使有人不理解，我们也要干。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12 月 31 日

总理与我校一部分同学座谈，讲毛主席不同意揪王光美回清华，建议让她作书面检查。

校内出现了一些发牢骚的大字报：如《雄鹰展翅》认为【“12.25 行动”是运动群众】，《巴黎公社》的【踢开分部拉出战斗队】，《红光》的【蒯司令快…快快派活】。《几个即将堕落为××派的〈八·八〉派》贴出严正声明：【坚决拥护以蒯大富同志为首的兵团领导核心的贪污一半中央精神的、并非运动群众的、震撼了天安门的伟大行动】。

一九六七年

1 月 1 日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井冈山》报通栏大标题：【炮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我校部分兵团战士和首都 20 多个高等院校革命师生员工走上街，大示威、大游行，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表示誓死保卫主席，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决心。

我兵团 20 余个战斗小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揪王任重的问题，组织了《批王联络站》。

群众贴大字报要求总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说现在出现“头头们团团转，

小兵没事干，没有参加兵团的平头百姓更是没法儿办”的局面。

《惊涛涌》贴出【就××同志讲话问题与刘泉同志座谈纪要】。刘泉在座谈中一再把观点错误、影响恶劣的大字报肯定为：“是文化革命中的一个新创造”，并说：“我呼吁把这篇文章传播出去。”一再强调：“我们学校大多数党员是假的，假的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不忠实。”

红教工《荡涤》战斗队贴出【论“上揪下扫”】大字报。

《在险峰》战斗组编天津快板【话说王光美】。

1月2日

唐伟等人成立《毛泽东思想纵队》。

唐伟贴出了追记12月31日【周总理和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座谈纪要】。说总理在座谈中指出：“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总理又指示：可以找叶林、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孙炬等人，让他们说真话来批判刘邓路线。

唐伟等声称“要抵制总部的错误领导”。

刘涛及刘允真贴出【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大字报。《井冈山》报出专刊登此文，印刷量极大。

王任重的秘书吕乃强及秘书张生谈、傅明贤被《井冈山兵团》战士从武汉揪回清华。

继十二月黑风之后又孕育着一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刮起一股经济主义的黑风。《联动》、科大《雄狮》活动猖狂，出现了许多攻击中央文革的谣言，有所谓主席的“三点指示”、“中央文革抓人抓多了抓错了”等等。有大字报揭露，据科大《东方红》调查，我校《千钧棒》小组曾与《雄狮》发生关系。后来《千钧棒》辟谣，说与《雄狮》没有联系。我校同学去科大调查的结果是：科大《东方红》肯定地说《雄狮》和我校《千钧棒》有联系；唐伟曾与科大《雄狮》座谈。科大《雄师》认为十二月黑风抓人太多了等等，唐伟表示同意。

《联动》近日活动猖獗，12月底三冲公安部，狂呼反动口号，殴打我公安战士，我校密切注视。《28团》成立《中学生联络站》，进行对中学生少数派的发动工作。

1月3日

《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同志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中央文革宣布大中学校军政训练两周。

唐伟、朱德明、许胜利贴出【给全校革命师生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辞

职，三个原因是：（1）总部成员产生不民主，存有宗派主义；（2）总部运动群众；（3）树立个人威信等现象存在。

出现要【踢开总部】的大字报，同时出现【井冈山兵团不在民主集中制中存，就在极端民主化中亡!】、【政治上的大民主决不等于生活的自由化!】等标语。

乔宗淮贴出【我的检讨】，说“我所了解的情况基本上不超过刘涛、贺鹏飞的检查，如有补充揭发，另行公布”。

大字报【下一步怎么办？——兼谈群众中的活思想】中说：找头头不容易，但群众没事干，不少人在印讲话、焊收音机、打毛衣。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大会挤不进，小会没有份。”又说：“上揪刘少奇太远，下扫铁杆派太近。”有些中间群众还有个怕字说：“算来算去（指算账），算过来就倒霉了。”

晚上兵团总部召开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讨论目前任务，结果变成对总部发“牢骚”的会。有人认为总部不信任群众，给刘涛、贺鹏飞检查定调子，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上有排除异己、拉拢嫡系，有黑官，组织严重不纯。并提醒蒯大富要警惕糖衣炮弹，还指责蒯大富“胆大包天贪污首长讲话”，有人提出印【蒯大富大字报选编】是不恰当的等等。

以戴国珍为首的三人小组称代表总部，是《第三办公室》的人，进驻高级党校。

地院东方红把薄一波揪回。

1月4日

陈伯达在接见武汉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南局的后台老板是陶铸。”坚决支持批判陶铸。

陈育延贴出【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作为的】大字报，揭开了全校反唐战的序幕。

有大字报认为蒯大富传达总理、江青的指示有“贪污”的现象。

晚，兵团继续召开全校大会，讨论形势。蒯大富首先发言，希望大家讨论今后怎么办。群众纷纷要求整风，整顿组织。有人上台念了陈伯达同志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许多人批评总部对揪陶不力，提出次日进城大宣传，总部表示支持。

当时有人指责总部保陶、反整风，说再争下去也没用。总部不管，我们管，赶快战斗。唐伟跳上台去：“我代表《毛泽东思想纵队》表示支持。”

总部进驻高级党校的代表增至六人。

1月5日

沈如槐等人成立《八·八纵队》。

兵团部分战士进城宣传批判陶铸，全市40多所高校的师生宣传批陶。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口号响彻云霄，大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

《28团》发表五点声明，认为：《井冈山兵团》“乱”了，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左派内部的反映，左派队伍中某些人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言人。“总部右倾，运动群众还不够”，“论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和发展。”；指出当前主要危险是右派，支持对总部的善意批评，反对打倒总部；总部应成为坚强的左派核心，不要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强调指出有些人在左派内部制造反对派，抓住缺点错误，大搞宗派活动。

大字报开始形成反唐战。《好斗》贴出了【唐伟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谨防两面派人物掌权】、【唐伟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代言人】。《28团》一些战斗组揭唐伟老底的大字报亦陆续出现。

群众继续指出总部的问题。《雪里行军》战斗队贴出【要革还是保】、【当心把老本吃光】，指出不要躺在过去的的成绩上，要不断革命。

《清华红卫兵》秘书周维新贴出【检查严重错误，坦白交待反革命罪行】。

晚上，蒯大富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军政训练的通知】，并宣布了确定以清华、北大等8所学校为试点。

1月6日

校内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形成高潮。

《攀绝峰》战斗小组贴出【陶铸十大罪状】。

28团《八一》贴出【这是十二月黑风的继续】，认为群众要求整风是为十二月黑风翻案。

28团《第一红岩》贴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指出左派掌权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方法进行复辟。指出有人混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与区别，利用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的错误倾向，企图否定《井冈山》的大方向，想搞垮总部。

而反对者则继续批评总部及蒯大富的缺点和错误。《惊雷动》贴出【蒯大富面临严峻考验】，指出“左派不是‘永久牌’，必须经群众鉴别考验。……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分水岭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而决不是对蒯大富一个人的态度。”

校内连续两天放映毒草【刘少奇访印尼】，供同学们进行批判。

广播台和大字报抨击唐伟等人在兵团内搞分裂活动，搞宗派。

下午，井冈山《捉鬼队》（包括28团《雪莲花》、《傲霜雪》及《游泳》、《652-1》、《冲天笑》、《在险峰》）等战斗组在外单位的协助下“智取”王光美。经过是这样：

下午两点，刘少奇之女刘平平在师大附中检查，我校学生没让她回家，让她揭发刘少奇。然后以公安局名义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已送到北京第二医院。又以师大附中名义给王光美去电，说接到公安局电话，知刘平平出了事，让他们去医院看望。

王光美先是不信，让刘少奇警卫员和女儿刘婷婷来。《捉鬼队》做他们工作，警卫不肯，后说服刘婷婷打电话。这时王光美、刘少奇已来。同学没揪刘少奇，揪了王光美回校。王坐在楼梯上不走，被拖上汽车拉回清华，后边还有汽车跟着。

刘少奇回去后向中央汇报，总理来电指示：（1）可以让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2）不要打她；（3）不要污辱她；（4）检查后让她回去。

当晚学校广播一开，人心大振。晚上10点多在西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让王光美检查。王光美极不老实，装腔作势，百般拖延，没有问倒她。群众极大愤怒高声朗读语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最后蒯大富宣读兵团声明，次日清晨五点签署了四点保证后，让她回中南海。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全市【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蒯大富主持大会，高级党校《红战团》头子卢国英在会上发了言。刘少奇儿子刘允若作了发言：【揭发刘少奇】。

七机部宣传车到我校宣传，读了刘允若揭发刘少奇的文章。

广播台中午广播的内容一边倒，揭发唐伟的老底。

李黎风贴出了【我的第二次检查】。

闫胜义于昨天、今天连续贴出三篇大字报：【揭发之一】、【揭发之二】、【揭发之三】，分别揭发周维新和清华附中的一些问题。

西单出现标语【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

《联动》在市人委用皮鞭毒打造派反工人，“中央文革算老几”，“我们就是要揪出中央文革的黑后台！”。

红教工《巨浪》组贴出【谈所谓基层干部问题】，揭露《激扬一、二、三组》的【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对教师基层干部问题上的“遗毒”】一文反动本质。文章说：对他们（指基层干部）“根本不存在什么‘平反’、‘赔礼道歉’问题，即使受了委屈也只怪他们自己为什么中刘邓路线的毒那么深！为什么奴隶主义那么深！……蒋南翔统治时期，党员和干部在群众中的

确显赫得很，威风得很，群众只能向他们膜拜磕头，任何人敢给他们提出意见或顶撞几句就被认为大逆不道，小则给你扣上‘个人主义’、‘反党情绪’帽子，大则给你戴上‘反党’、‘右派分子’帽子……”，“很明显，工作组想通过上楼、下楼这一手继续使干部重新获得群众信任，便于让他们来担任文革各级领导。”

《红教工》组织百余人冲击公安局第13局，封存该局档案，接收住在红卫医院的陈里宁档案。

1月7日

总理接见七机部《9.15》与《9.16》代表，谈到清华“1.6行动”时说：“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恶作剧呵，不正常。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我告诉你们，就是彭、罗的作风，是彭陆罗杨的坏作风。就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严厉批评了《捉鬼队》搞的“1.6行动”。

校内对“1.6行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的认为“好得很！”，有的认为“糟得很！”。

一种认为这是革命行动，大快人心，揪得好揪得对；一种认为抓的方式不对，但已抓回要支持。还有同志认为：这是运动群众，大会毫无准备，长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1.6行动”和“8.20揪蒋南翔行动”一样，把群众当成阿斗，是形“左”实右的表现。

《毛泽东思想纵队》则贴出挑战书：“《28团》，我们向你们挑战，今晚7：30在礼堂辩论，你们敢来吗？”，28团《打落水狗》应战。

晚7点，辩论会一开始，《28团》即在讲台上贴上【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标语。《28团》发言人认为：唐伟等人反总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代言人，是陶铸在清华大学的代言人，是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以他们新的形式——两面派的面貌出现。认为唐伟等人反总部领导是阶级斗争规律，阶级敌人从外部不破，就会从内部来击破。

《毛泽东思想纵队》则认为：辩论中心是怎样对待群众，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总部运动群众，现在抓“唐伟之流”是矛头指向群众，因此总部必须彻底整风。

会上《天安门纵队》、《阿斗团》也发了言。会后蒯大富、陈育延、张云辉表态支持《28团》，陈育延认为蒯大富的发言是右倾的。

1月8日

《毛泽东思想纵队》发表声明，坚决要把这场辩论进行到底。

刘泉等17人写了【为年青的红色政权生存而战斗】大字报，认为：“唐

伟是机会主义者、是叛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言人，想煽动群众分裂，整垮《井冈山》总部”，“在我校，对待《井冈山兵团》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28团》在高级党校贴出声明说：《红战团》抄杨献珍的家是非常革命的。

晚上《28团》继续开辩论会，《毛泽东思想纵队》声明罢开，颜晓东上台大骂不民主。

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联动》分子五冲公安部；北师大等地出现反动标语；我校铁杆《八·九》颜晓东、《布尔什维克》、《人民的儿子》写大字报和批语攻击中央文革，为十二月黑风翻案；《布尔什维克》贴大字报：【砸碎一言堂，发扬大民主，彻底闹革命】。校内“阿斗”风盛行，出现《阿斗纵队》等，抗议总部“运动”他们，号召“阿斗”发扬不买账的精神。

1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这是继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毛主席亲自决定要广播、刊登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毛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了重要指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

《井冈山兵团》召开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热烈欢呼【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大会通过了向上海革命派的致敬电。兵团战士上街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垮反革命经济主义。

总部和《28团》提出根据形势要求暂不辩论，而《八·八纵队》贴出声明：“当前正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兵团总部压制群众与革命群众反压制的斗争，是保守与革命的斗争，兵团总部犯了路线的错误。”，认为总部动员兵团战士进城宣传是大阴谋。提出下定决心，不怕任何困难，排除层层障碍把这场辩论进行到底！

《韶山纵队》、《惩腐恶》认为：“就是要揭唐伟之流的老底，就要把所谓两面三刀的人物揪出来示众。”

党校组织《红战团》头头卢国英亲自带臧令瑜和史毓华前往党校参加大会，臧坐在主席台上。会后，二人又在卢陪同下去见王丹一。

总部派三名代表坐飞机去上海，“加强”驻沪联络站的力量。

戚本禹在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的讲话中谈到：“清华大学写了一些高质量的批判刘、邓路线的系统的文章，写得很好。这些文章，我们中央文革

小组同志每天都看，很有水平，他们这个孙猴子很有办法，不知怎么弄来弄去，弄出这么多材料。他们派了很多调查组……”。

1月10日

我校师生数百人进城，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前往左家庄、和平里、劳动部、化工部、二机部、一轻部、北京站等处，向来京的革命造反派进行“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新反扑”的宣传，动员受蒙骗的工人群众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解放军帮助军训的先头部队进校。一进校就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为我校同学树立了榜样。很多同学向解放军学习，自己动手扫楼道，天天读毛选等。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上刮起一股经济主义的黑风，引起我校革命师生密切注视。《28团》派出一些小组去市内调查。

三纵队贴出大字报猛攻陈育延，说陈投机，是清华最大的两面派。

康生同志与高级党校同志谈了他十年来十次与杨献珍，林枫等人所作的原则斗争，并指出高级党校《红战团》的大方向错了。

戚本禹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造反派时讲：“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战士，他们的斗争水平应该说要比你们高一些，……我不知道你们对刘、邓究竟有多少认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写出批判刘、邓的大字报或文章……”。

《井冈山》报简讯几则：

上海《赤卫队》1500多人的《中央告状团》到京。

上海车站被《赤卫队》包围，上海《赤卫队》罢工，《赤卫队》出动数十万人包围柯庆施、张春桥家……。

12月26日广州发生流血事件。

京棉一厂多数派抢档案，公安人员去被保皇派扣留……。

长沙在12月28日至30日的武斗中死伤200余人，其中有矿院《东方红》、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的战士。

1月11日

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徐向前同志任组长，江青同志任顾问。

《井冈山》报第九、十期合刊发表【智擒王光美】特写，写了评论说“好得很！”。

全校继续进行整风和反整风的辩论，但矛头都对准陈育延。28团《第一星火》的【陈育延是什么样的人？】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问题、《第一风雷》

提出了 11 个问题责问陈育延。

《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天安门纵队》、《东方红纵队》纷纷贴出大字报，认为把唐伟等人打成反动路线代言人是压制群众，《28 团》认为陈育延是企图推卸自己压制群众的责任。

校内刮起炮打中央文革的风，《朝阳花第八分队》贴出大字报：【由陈育延、唐伟想到康生】，《不怕鬼》化名《泄密集团军》贴出一张线路图，暗指陈育延的后台是康生同志。

晚上，《天安门纵队》在二教 403 讲《泄密集团军》的线路图，有人怀疑革命左派康老。

《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和《毛主席警卫团》猜疑《28 团》陈育延的后台是《光明日报》的穆欣，认为穆欣是反革命两面派。

《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发表声明，要对《28 团》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坚决迎战到底，三纵队反陈育延达到高潮。

晚上，全校职工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反击校内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辩论很激烈。会上批判裴全。

《老实话》战斗组贴出诗配画：【看，刘少奇的黑心！】。

《红教工》宣传组贴出：【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向刘少奇这个‘庞然大物’开炮！】、新编【‘狂人’日记】，并公布陈里宁的笔记。

1 月 1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总部请示江青同志，要求军训缓行，投入反对经济主义黑风的斗争，江青同志同意。

《28 团》发表第三个五点声明：“《28 团》对形势估计完全正确，以唐伟为代表的一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企图夺取领导权，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势力一起为十二月黑风翻案，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急先锋。”

陈育延写出【一切左派团结起来，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坚决支持《28 团》，反对四大纵队和要求整风的呼声。

毛泽东思想纵队《老百姓》在【这难道是宗派斗争吗？】的大字报中说：“当前论战是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把其庸俗为争权夺利、上台下台是庸人的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延安纵队》在声明说：“当前这场辩论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少数派内的反映，《28 团》中某些人所坚持的方向

和路线是错误的，必须批判。”

自控系分部部分同志下午在新水 333 介绍经济主义风的情况，并发起《反击经济主义风串联会》，要求《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东方红》参加。四纵队的一些负责人表示不同意，一定要把辩论进行到底。但在晚上的大会上突然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内战杀出清华园，“抓革命促生产”，同时有人责怪总部右倾，领导不得力。自控系分部代表当场指出四纵队一些人文过饰非，乘机攻击总部是完全错误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贺电。

《28 团》晚上召开全体紧急会，听取下厂调查小组汇报，讨论形势，决定暂停内战。

简讯几则：庄则栋近日贴出【造反了】大字报。

大庆铁人王进喜最近已起来造反。

1 月 13 日

大批革命师生去车站、工厂、外地宣传抓革命促生产。

《井冈山兵团》发公告，要有组织有计划走向社会。但因组织工作不力，不少人自行到全国各地下厂，根本不服从总部指挥。中央文革指示要有组织有计划下厂，应以本市本单位为主。

下午江青、肖华、杨成武等同志作了紧急指示，同意蒯大富建议，推迟军训。在校的解放军一半与同学下乡下厂，一半留校备守。

《烈火》战斗组又前往党校了解和调查情况。《红战团》准备东山再起。

1 月 14 日

《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文章【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文中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打击革命左派，压制群众运动，转移目标，保护自己……”。

四大纵队派同学大部分离校，杀向各地反击经济主义黑风。唐伟等人到郑州，《28 团》大部分留校按兵不动。

到 14 日为止，据下厂办公室统计，下厂人数已达 3000~4000 人，估计实际下厂下乡人数已达 6000 多人。

28 团《烈火》战斗组访问了卢国英及另一个人，了解高级党校情况。写成【关于《红战团》被砸情况的报告】准备上交中央，为《红战团》鸣不平，

史料实录

后未交成。

《28团》臧令瑜、史毓华、龚茜等人去党校找《红旗》战斗队队部，要求在高级党校建立联络站，声称要调查《红战团》是否大方向错误。勒令《红旗》战斗队准备一切条件（吃住、电话机、印刷）。《红旗》战斗队表示：“康生是革命左派”，三人听不进去。《红旗》战斗队就给《井冈山总部》打了三次电话，总部第一次回答和三人口径完全一致，第二、三次不理采了。

《东方红》到处张贴攻击总理和康老的小字报【康生和总理】。

《联动》近日活动极为猖獗，竟敢追逐江青的汽车，放鞭炮捣乱，并攻击中央文革、总理、谢副总理；七冲公安部，在大街上截车，抢东西，在工厂学校行凶打人，无恶不作，激起民愤。

《28团》开形势讨论会，决定全力以赴对付反革命组织《联动》。《28团》将分成三个连，派一个连进城，做中学生少数派的发动工作，准备给《联动》迎头痛击。

一些工厂发生武斗，停工、要求增加福利、补发工资等，冲国务院示威。

科大《雄狮》乘机为十二月黑风翻案，攻击中央文革。

1月15日

28团《烈火》戴国珍、杨玲去高级党校，表示支持《红战团》，并表示要搞康生。同时要了康生1月10日讲话的传单，准备批判。

同学们纷纷走出校门反击经济主义黑风。学校留下2000人左右。

1月16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下午，28团《中南海纵队》战士约60余人配合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捣毁了《联动》老巢。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联动》分子赶来对我兵团战士进行围攻，《联动》大打出手，破坏我兵团卡车，推打我兵团战士，狂叫“打倒三司”等。此时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战士闻讯赶到，形势大变，我校大批战士也赶来增援。此次抄出大量黑名单、匕首、六零炮教练弹、3辆偷来的摩托车，扣押行凶暴徒17名，回校经教育后大部分放回。

总部在午夜发布通令，在校同学一律参加军训，军训于18日正式开始。

《人民日报》刊登我校井冈山兵团《锔未残》的【“秋后算账论”可以休矣！】文章。

1月17日

总部和解放军军训指挥部召开全校军训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部分

是教师。蒯大富和军训指挥部作了动员报告。

叶志江去高级党校《红战团》了解情况，回校后孙常秋又去《红战团》了解情况。

《红战团》对外联络人员赵若锦等3人来清华找《28团》戴国珍，送来一批有关康生同志的材料：【对《红战团》讲话】、【三点指示】、【对林枫、贾震的二次批评】等等。《烈火》有人对《红战团》的人说：“《28团》是要搞康生的，总部先不感兴趣，后来了解材料，总部完全支持。”

《28团》召开中学生联络委员会，共有近200个中学生代表数十所中学参加会议。会上蒯大富作了讲话，讨论如何对付《联动》以及加强对《联动》的政治攻势等。

叶志江、刘泉等四人贴出大字报【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在全市起了极坏的影响。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政法公社》与市公安局造反派联合发出【重要通告】，宣称自今日起，由《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当天下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接见《政法公社》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文章【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其中讲到：“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我还要说，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我们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党夺权，决不是为个人野心当大官。”，“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1月18日

《117独立营》孙常秋等三人去高级党校找《红战团》联络员赵若锦。赵向他们谈了“邓拓、孔原问题”、“谭力夫问题”，并交给了他们康生同志几次讲话的材料。

《烈火》到北大，找《北大井冈山》了解康生同志爱人的情况。

《朝阳花第八分队》重新抄贴【从唐伟、陈育延想到康生】大字报。

解放军大批进校，军训正式开始。教职工参加较多，留校同学大部分参

加。《28团》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进行军政训练。电机系《反到底》战斗组对军训计划提出改进意见。《毛泽东思想纵队》、《东方红纵队》、《八八纵队》、《毛主席警卫团》发表声明，说军训是个大阴谋，表示现在不参加军训。

经过周密调查，《28团》在革命组织配合下，协同中学各革命造反派数百人举行联合行动，一举捣毁《联动》在市内的八个据点。抄出匕首等凶器、信号弹、黑材料、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及抄家以后没有上交的现款存折达万元，手表近30只和其他金银珠宝等。

《大字报编委会》出了一集【清华园里的哈巴狗——王任重】大字报选编，包括“王任重插手清华运动期间大事记”，“王任重在清华文化大革命时期言论摘录”等。文中讲去年7月27日王小平、雷蓉给工作组贴的的大字报是经王任重修改，事先给叶林、王光美、中央文革看过的；7月29日王任重阻止贺鹏飞等贴王光美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贴，王光美是元首夫人，国际影响很大，王光美是好同志……这次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8月1日王对《临筹》负责人讲：中央文革小组要我管清华、北大、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以后我就当你们的参谋，你们三、五天找我一次；8月18日贺鹏飞、乔宗淮等贴出的【三问王光美】是王任重口述写的；当晚，刘涛想写刘少奇、王光美大字报，打电话给王任重，王一听，马上要她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住了三天，在王的指导下写出了给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两张大字报，在21日贴出了【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王任重建议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晚上在“8.19事件”的会上，宣布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的成立；8月23日贺鹏飞找到清华有人拟给毛主席贴的大字报底稿，半夜电话报告王任重办公室，……24日早晨，贺、乔带上底稿向王任重汇报清华情况并请示。……最后发生了“8.24事件”。

1月19日

《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1967年1月6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称赞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把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文化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9日凌晨2:30我兵团战士由城里返校，途经人大附中捣毁《联动》据

点。《联动》暴徒欺我人少大打出手，我校革命师生上千人赶来增援，暴徒负隅顽抗，竟下毒手用标枪、哑铃、手榴弹、砖石煤块从楼上扔下，使我多人受伤。在我强大攻势下，把一小撮暴徒逼到四楼屋顶上，狼狈不堪。清晨，我校革命师生才凯旋归校。

“1.18行动”对北京市中学生震动极大，大长了中学生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联动》分子的威风。人大附中回校的人由400人猛增到800人，并成立了人大附中《井冈山兵团》。北大附中《联动》分子逃之夭夭，不敢在校停留。很多中学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成立。有一些外国通讯社报道了此消息，如日本电台报导：“亲毛泽东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抄了亲刘少奇的《联动》的家”。

《管得宽》抄出1月7日周总理批评“1.6行动”的一段讲话。

《揪要害》、《毛泽东思想小组》贴出大字报【清华党权归井冈山】，要求党员登记。

井冈山《117独立营》叶志江等人去高级党校找反康生组织《红战团》头目卢国英，贴出大字报【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

《朝阳花》第八分队贴出【康生往事点滴】，攻击康生。

晚上《天安门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等分别开会，会上讨论了康生问题。会后部分战士以《119串联会》名义写出了【康生是什么派？】。

《舵手》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这是一股什么风】，指出康生是左派，痛击反康逆流。

晚，《红战团》联合清华《井冈山》、体院、天大《八一三》，请来上海《红革会》一文艺小分队在党校开晚会。和党校《红旗》发生武斗，并在晚12点砸了《红旗》战斗队队部。

下午1点，兵团协同北航《红旗》，石油《大庆公社》抄了石油学院附中《联动》据点，捕获联动分子八名，抄出匕首等凶器，缴获摩托车10辆。

晚上10点，总部保卫组派《28团》进城，对《联动》采取了行动。

《井冈山》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新疆《红色革命造反派》司令部、新疆《绝食造反指挥部》。

1月20日

19日北大夺了高教部的权，20日晚清华、人大等校又从北大手中再夺高教部的权。

下午，【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被转抄至党校，党校全校引起震动。《红战团》更为活跃，写出【康生同志，我们也怀疑你】。据《红战团》交待，

史料实录

此文原是《井冈山》报的特约稿。

清晨，康生、王力、关锋三同志接见蒯大富等人，指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能揪。并要求我们和《红战团》等反动组织划清界线，当心他们拉我们下水。“要揪康生同志，这是敌我不分。彭真不是老早就想揪康生同志的吗？这是黑白颠倒，这样做，革命性成问题”。康生同志说：“《红战团》大方向是错误的，你们（指蒯）不应当支持他们，否则我们中央文革和你们决裂。”康生同志交给蒯大富一些刘少奇的材料，殷切地希望《井冈山兵团》把刘少奇批判到底。

28团《捉鬼队》在《管得宽》贴出转抄“9.15”的大字报后发表严重声明，攻击周总理“说出了王光美不敢说的话，发泄了刘少奇不敢发泄的恨”，强烈要求总理作检查。

《毛泽东思想纵队》、《天安门纵队》等留校同学开会，决定在党校贴大字报支持《红战团》，安排专人整理康生材料等。有人提出要去游行，把康生大字报贴到市内去。

下午3点多钟，北邮《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的同学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往里面冲，要控制播音室，要直接开辟节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王力前去讲了话：“……他们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希望我们的广播电台能够成为革命的广播电台，能够成为革命造反派的喉舌，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喉舌。……但是，……广播电台是不能够用接管的方式的……”。

晚，兵团《保卫组》、《28团》等部分战士对《联动》又一次采取了行动。

1月21日

下午党校《红战团》与清华《井冈山》、天大《八·一三》、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推清华《28团》戴国珍起草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

下午，《红战团》头子卢国英、周维煌来《井冈山》找了×××。×××向卢和周传达了20日康生等同志接见蒯大富的谈话，并说：“蒯大富回来后说：康生想压，压不下去，这是他的反动路线的大暴露。”，“他愈压就越要搞！”。

有人冒《大字报编委会》的名到印刷厂印了一万份【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的传单，准备次日进城散发。

数力系《换新天》贴出【不许攻击康生同志】大字报。

四纵队联合发表声明，痛斥《捉鬼队》的【严正声明】，送至广播台要求广播，但遭广播台拒绝。

晚上，《28团》召开了形势讨论会，会上《烈火》汇报了康生问题。蒯大富最后出席了会议，谈了他的活思想。总部通过一份声明，内容：（1）支持调查康生问题，认为康生问题是当前文化革命中心内容之一；（2）希望《红战团》退出《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此声明署名日期为22日，打算次日早上广播。

《毛泽东思想纵队》和《天安门纵队》开会，传达康生、王力、关锋同志的讲话，最后决定原计划不变，继续整理康老材料。

晚上，《海燕》战斗队、天安门纵队《不怕鬼》、毛泽东思想纵队《雄鹰展翅》、《117独立营》在叶志江的带领下抄邓拓的家，企图抄出康生同志的材料（因邓拓家已封，未抄成）。

1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凌晨2：50和3：35陈伯达等同志就清华参与攻击康生同志问题两次打电话给蒯大富。伯达同志说：“出这份[公告]的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的！……你们能说服他们吗（指攻击康生同志的人）？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做，也就等于和中央文革小组决裂！”又说：“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周总理，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挺身而出，痛加驳斥！”（据说蒯大富对此讲话又有贪污）

总部凌晨发表声明说：《调查康生联络委员会公告》是兵团某战斗组参加的，完全不代表兵团总部。命令兵团所有战斗组不得加入《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违令者立即开除。声明署名日期为21日。

《防修》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蒯大富同志：撒谎】，揭露蒯大富回答伯达同志电话时文过饰非，而且在声明日期上弄虚作假。

革命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中央文革号召，痛击反动逆流。要求蒯大富挺身而出，领导反击逆流。并有大字报要求罢刘泉的官及改组广播台、《井冈山》报、《大字报编委会》。是时，《119革命串联会》贴出检查。

晚上在人大大会堂，中央文革小组与大专院校各左派组织座谈。总理、江青、伯达、戚本禹等同志参加，点名批评蒯大富。江青说：“调查康生专案小组有清华《井冈山》，中共中央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的。……大量诽谤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及跟随主席工作过的同志。今天北京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我们表态了没有？这就是敌人的一种新方式。就拿蒯大富同志来说吧，当王光美、薄一波、叶林等人联合整你们的时候，就是陈伯达同志派人给你平反，

你还记得吗？……我们内部，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共过患难的战友啊！去年虽然我们不能明确地支持你们，但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只剩下毛主席、林总，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领导啊！”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蒯大富致开幕词，他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领袖之一（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

北京市积极筹备大联合，一处是聂元梓、蒯大富串联筹建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另一处是《北京市夺权委员会》。兵团在两处都挑选一批得力人员参加工作，总部希望二个组织能够联合在一起

1月23日

谭浩强编【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 100 例】。

学校继续贴出一批大字报、大标语，要求反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主要有：【捉鬼队的严正声明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号弹】、【总部必须认错】、【蒯大富必须表态】、【蒯大富赶快下决心】等等。

晚，中央文革继续与各校代表座谈。江青、伯达同志讲话：现在你们要爱护左派的荣誉，要革自己的命，应该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应该团结。

兵团总部表态：前一段兵团一些战士和战斗组对康生同志采取怀疑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决心在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的帮助下，改正错误。

《东方红纵队》等提出要罢刘泉的官，许多大字报继续提出要求改组广播台、《大字报编委会》。

《联动》近况：准备一砸、二冲、三下、四算（即一月砸三司，二月冲公安局，三月下工厂，四月回来算账）。现与右派工人组织《捍卫团》勾结，一部分人已下厂。近日《联动》准备政治上与父母脱离关系，保持经济联系。做了一首黑诗：“通令 13 扬海外，争拜西纠好不快，昔日美梦不重返，只因三司受宠爱。满天炮轰满天愁，三司本是垃圾物。留得西纠豪气在，三年归报三司仇。”

凌晨 4 点，我兵团战士在解放军密切配合和支持下，抄了《联动》一个老窝“十·一学校”。这次行动是经过周密调查，详细研究的，一个多小时就高速度、漂亮地、干净地结束了战斗。抄出很多黑材料、大字报，缴获大批凶器、车辆等，并抓住几个头目。

我兵团部分战士与参加军训的解放军去科学情报所捉拿反动组织《红旗军》分子。

《28 团》最近派出小组去农村调查文化革命情况。

1月24日

晚上开大会，总部动员师生下乡，会议仅进行半小时即草草收场，群众十分不满，坚持要求开下去，广大师生及兵团战士要求总部整风，提出成立整风小组。

《小兵》贴出【本人想不通】，说四大纵队也参加了攻击康生同志的逆流，“应正视《119串联会》写出的【康生同志是哪一派】的大字报问题。”

《28团同情者》写了几份大字报，坚持【1.6行动好得很】。并写了【猪人与蛇】，影射攻击总理。

东方红《浪滔天》贴出【井冈山兵团总部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必须彻底批判】。

《北斗评论》贴出大字报【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大方向错了】。

由《红色小老虎》、《二万五千里》、《刺刀见红》等8个战斗组商讨发起成立《整风串联会》。

《毛泽东思想纵队》严正声明，要求改组广播台，理由是广播台不广播四纵队声明及东区喇叭播出美国之音。

有人扬言“清华的权70%以上不在左派手里，怎么办？夺！不夺权，就是糊涂虫。”

晚10时，《联动》约100人手持标枪、手榴弹、木棒等殴打附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伤4人。我兵团战士得到情况马上去支援。

1月25日

下午，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卡博同志率领下，由康生同志陪同到清华园参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友谊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蒯大富向卡博同志敬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清华井冈山兵团》袖章。

在座谈时康生同志说：“清华大学八个月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第一次来。那时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排斥我，但是他们并没有放过我。……七月二十七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单独找我谈话，他认为我是支持少数派的后台老板。……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他说：不是。他们讲：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我说：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那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吗？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

总部贴出【我们的检查】，承认在康生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说：“无论主观动机如何，效果上来看是很坏的，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错误，认真对待。”

……如果不是诚心诚意地自我批评，我们的错误就会发展到背叛中央文革小组、背叛人民，我们兵团总部的同志有责任向全校革命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

晚7:30在二教403召开由毛泽东思想纵队《刺刀见红》、八八纵队《千钧棒》、毛主席警卫团《红色小老虎》等所发起的《整风串联会》，参加会议的有70多个战斗组的300余人。会上有的说：“我们眼看井冈山红旗倒下去，在校的要把责任承担起来，否则一犯再犯，一拖再拖，错误会越犯越严重，大联合就谈不上了”。有的说：“保蒯必须轰蒯，整风要先整头头”。又有的说：“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整风为了夺权，夺权必须整风”、“整风期间一切权力归整风串联会”等等。提出“保蒯必须反蒯”，“把刘泉，陈育延拉下马”，“把28团整垮”，“夺井冈山报和广播台的权”。说“总部反蒯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会上不允许不同意见发表，说“这是串联会不是辩论会”。会上做出决议，整风必须从反击逆流开始，并于第二天发表。

中午《28团》有部分战士协助附中《井冈山》捕获《联动》头目卜大华等，协助军训的解放军同志前往配合行动，但此行动无组织，无指挥。

1月26日

28团《电机系联合战斗队》（包括《捉鬼队》）发表声明，说公布总理关于“1.6行动”讲话是别有用心，“挑拨总理和革命派的关系”。

《第一红岩》贴出【反蒯是实，反井冈山是实】，认为一小撮人假整风之名夺权。

【力05关于刘泉问题严正声明】为刘泉辩护，认为要全面看待刘泉的大字报。晚，刘泉做了自我检查，承认错误。

《普通一兵》贴出【保护蒯大富，踢开刘泉，考验陈育延】。

《烈火》贴出【烈火战斗组赴党校小分队检查】。

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大专院校代表，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同志与一、二、三司等座谈，再次批评蒯大富。江青同志说：“大家对你（指蒯）意见不少了，你应该为自己好好想一想，大家不愿意一棍子把你打死，我们也不想一棍子把你打死。我们也想保一保，还希望你继续战斗”。又说：“我对蒯大富很忧虑，不希望你倒下去，要重视自己的缺点，不要躺在功劳上不动了，吃老本是不行的。”

首长们提出整风问题，建议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篇毛主席著作。指出要普遍整风，每一个战士都来整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28团《烈火》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检查原因。

《捉鬼队》承认贴总理大字报是严重敌我不分，是方向错误。

三纵队通令《捉鬼队》、《28团同情者》交出“黑材料”，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遵义纵队》贴出反通令。

晚上在礼堂开会，原总部召开的整风会让给《整风串联会》，有些群众对昨天《整风串联会》的作法表示不满。

1月27日

《新华社》发表【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莫斯科红场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我国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抗议和无比愤慨。部分革命师生冒雨进城到苏修大使馆示威游行，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

蒯大富发表【关于目前局势的五点声明】，大意如下：（1）在康生问题上，自己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以致迷失了方向；（2）刘泉、陈育延、总部其他同志、《28团》一些同志、《烈火》战斗组、《捉鬼队》在康生同志和总理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他们动机是好的；（3）踢开刘泉等于踢开蒯大富。广播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井冈山》报鲜明、尖锐、泼辣，根本不能改组；（4）托派分子在趁机夺权；（5）拥护中央文革领导。

《28团》不少战斗组贴出大字报及大标语，支持蒯大富的五点声明。

28团《红色义务兵》大字报：【我怀疑康生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潮来自何处】。认为怀疑康生思潮来自《密泄集团军》的【陈育延线路图】。

28团《井冈志》在【帮助总部整风串联会——夺权阴谋会】中说：“《整风串联会》以群众化身自居，打着整风幌子，阴谋夺权，整垮井冈山，破坏左派大联合、大夺权。”

毛主席警卫团《从来急》贴大字报表示：总部必须首先整顿并改组，“1.6行动”糟得很，糟透了！

《整风串联会》发表严正声明：“串联会发起是为了更好地爱护《井冈山》这面红旗，不论受到多大的压力和波折，要反击逆流和整风决心毫不动摇，并恳切希望兵团总部和蒯大富对反动逆流要挺身而出，痛加驳斥，虚心听取广大群众批评和要求。”

关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斗争刘志坚筹备会同志时的讲话：

“空军司令部里有没有坏蛋呢？有坏蛋。正是他们煽风点火来打吴法宪，他们要趁此机会从吴法宪手里，也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夺权。这（哪？）几个人呢？第一、刘震，刘震是个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彭德怀的死

史料实录

党；第二、何廷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杨尚昆的死党。罗瑞卿大家都知道了，杨尚昆大家知道吧？（知道）他是一个里通外国的家伙。还有一个叫成钧，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大坏蛋的死党……”。

“还有王任重……，他背着我们搞了很多名堂，具体的给刘涛、贺小龙（即贺鹏飞）出主意，口授大字报，实际支持刘涛、贺鹏飞。另一方面他又派了联络员‘支持’革命派参加了人家的会，把人家会听了以后，把情况告诉了那一边（刘涛一边）。这不是搞特务吗？秋后算账论就是王任重提出来的，背着我们，我们不知道（谢插：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不是革命师生南下串联吗？王任重就派了记账队跟到后头记账去，武汉紧急时（就是南下师生到武汉大闹革命时），王任重就找了几个干部子女，带头跑到武汉，去保省委。”

王力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见北邮《东方红》、清华《井冈山》以及《三司》部分同学时的讲话：毛主席总结了上海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权的伟大号召。北京市的学生运动没有赶得上，且暴露了北京市学生运动的两大弱点。“第一个大的弱点就是在有些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另树一帜的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互相摩擦、互相拆台。……第二个弱点就是同工人运动结合得不够，没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夺权斗争首先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1月28日

继续有部分师生进行反修游行。

支持蒯大富五点声明者计有：《井冈山兵团战斗队》、《井冈山纵队》、《修膳科工人战斗队》、《中南海纵队》、《红一军团》等。

《11224》贴出大标语【把革命队伍中的托派开除出井冈山】。

《未名周刊》贴出【蒯大富同志的声明何其好啊！】。

《28团》贴出【坚决支持蒯大富】。

《802支队第九分队》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高压”政策万岁！】。

《捉鬼队》贴出【关于严正声明的检查】。

《刺刀见红》发表声明说：“总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错误，必须作深刻检查，兵团内部必须彻底整顿，整顿思想、整顿组织。如果怕什么托派夺权，《井冈山兵团》就永远没有整风的可能。”

《新硬骨头六连》贴出【关于五点声明的五点声明】，指出蒯大富包庇逆流，把革命群众打成托派的错误。

28团《照妖镜》等指出：“不要假整风，需要的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整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普遍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把《井冈山》建设成为一支革命化的队伍。”强调要求总部挺身而出，放手领导。

晚，总部在礼堂主持开整风会，讨论如何整风。韦福强代表总部作整风动员报告，要整“整风”之风。

1月29日

晚上继续整风，刘泉、蒯大富、《捉鬼队》均作了检查。蒯的检查大意：(1)在康生问题上有盲目性和投机性；(2)缺乏阶级分析，狂妄自大；(3)主观主义，缺乏科学分析。

蒯的检查态度较诚恳，群众对其余几个检查都不满意。会上辩论“1.6行动”，争论激烈。蒯大富坚持“1.6行动”好的很。

五纵队分别发表声明，反对蒯大富的五点声明，认为总部根本没有诚意执行陈伯达同志22日指示，对反击逆流不仅不痛击，反而把矛头指向群众。

《刺刀见红》贴出对联：攻击总理攻击康老的逍遥法外，反击逆流要求整风的打成托派；横批是：清华现状。

《冲锋陷阵》贴出【致蒯大富】，说蒯存在不少缺点，且比较严重，若不努力改造自己，有倒下去的危险。认为蒯的五点声明说明蒯不但没认识错误，反而走得更远了，指他把群众打成“托派”是方向的错误。

蒯大富对郑州问题发表四点声明，并打电报给郑州说：“《井冈山兵团》没有指定任何人在郑州设立联络站。……唐伟在兵团内部充当托派，一贯投机分裂”。

《工化纵队》通讯社透露：(1)1月21日四纵队开会研究了康生问题；(2)《八.八纵队》一负责人承认，他们确实整理了康生材料；(3)四纵队反击逆流的态度值得考虑。

北京左派组织响应中央号召，对《联动》采取更强硬措施，并广泛进行宣传，使之名声狼藉。总部及《28团》致力于中学生的发动工作，有数千个中学生的造反派与《28团》有联系，在各大学的支援下，北京市中学生革命造反派已初步组织起来。

1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

28团《第一红岩》写出大字报【八.八必须根本否定】。此大字报在广播台反复广播，有人说这是“全国第三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对全校震动很大。

文中说：“老《八.八》伙同铁杆《八.九》派一起趁左派犯错误的机会向

史料实录

左派夺权，进行反攻倒算。……那些所谓老《八·八》实际上是一批地地道道投机成性的托派……。《八·八串联会》一开始就在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忠实走狗阮铭的大力扶植下，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纳入了他们反革命的轨道……。《八·八》在压制革命派的问题上起了《八·九》派不能起的反动作用，……《八·八》与《八·九》是一路货，只不过是反革命两面派在清华使用的两种不同策略而已。”

陈育延贴出大字报【彻底批判八·八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树立彻底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表示坚决支持28团《第一红岩》的文章，号召老《八·八》“向真理投降”。

《众志成城》贴出【“权”就是不能给八·八】。

中午《28团》战斗组长会议，对否定《八·八》问题意见不一。

1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亲自修改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清华《井冈山》总部反应冷淡。有人说：《红旗》第三期社论不适用于清华，清华的运动已超前了。部分教职工自发到《红旗》杂志社祝贺，是全市最晚的一批，但却是清华第一批。

校广播台没广播《红旗》社论，而是反复广播《第一红岩》的【八·八必须根本否定】和支持此大字报的文章。

28团《第一红岩》贴出【触及灵魂的大论战】，认为《八·八》是在批判工作组的初期，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扶植收罗的一批投机成性的托派，把他们打扮成左派，利用他们操纵他们。

《31团》支持《第一红岩》的大字报，同时认为应该用“三湾改编”的精神来整顿《井冈山兵团》。

《防修战斗组》提出【蒯大富同志，不要做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校内展开激烈辩论。有的大字报认为《第一红岩》的大字报出得不适时，当时应首先反击逆流。三纵队反对这大字报，认为转移了方向，是总部的阴谋，挑动群众斗群众，认为《八·八》方向完全正确。

下午，井冈山兵团《冶金系教职工分团》夺了冶金系党政财大权，勒令教职工党员必须在三日内去分部登记。

2月1日

兵团战士、革命师生与来校军训的解放军去北京车站，欢迎光荣归来的反修战士。

《红一军团》、《28团》继续支持《第一红岩》的大字报，认为《八·八》

大方向必须否定，《八·八》派必然重新分化，《八·八》被否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五大纵队及许多战斗小组发表声明：反对《第一红岩》的大字报，认为《八·八》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应首先反击逆流，讨论《八·八》方向是故意煽动宗派情绪，制造混乱，分化瓦解左派队伍，不能上总部的当。

新成立的《31团》出了一批大字报，积极加入“反托”战。在大字报【八·八也是凶手】中说：“《八·八串联会》也是“8.19”的凶手，《八·八》起到了《八·九》所起不到的作用。”说《八·八》是托派。还有大字报：【老蒯，你何必保陈常左（即陈育延）呢？】。

陈育延贴出【从《八·八》的成立看它的反动目的】。

《井冈山》报13、14期合刊出版，其中四篇社论题目如下：

【决不能同右派、折衷派联合——一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粉碎向左派的反攻倒算——二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纠正左派队伍中的几种错误倾向——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清除托派——四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革命长征队》贴出【蒯大富的〔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一文必须批判】。

《人民日报》刊登我校【打倒私字，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一文。总理讲过这篇文章毛主席看过了，很欣赏，推荐给大家。

《第一红岩》又贴出【触及灵魂的大论战】，认为应该把《八·八》的领导和广大的《八·八》战士区分开，广大的《八·八》派应该在辩论中触及灵魂提高觉悟。

晚上召开全校整风大会。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和《夺权委员会》举行了双边会议，决定成立《北京人民公社》。

《不怕鬼》战斗组编【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连环画。

2月2日

《人民日报》接连两天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赞扬贵州和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了！”。

28团《第一红岩》在地质学院贴出保地质《东方红》负责人之一朱成昭（犯了炮打中央文革之严重错误）等的大字报，把群众批判朱成昭的错误类比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地质《东方红》普遍反对。

28团《挺进》一战士贴了一份大字报【谈谈我与28团某些同志的原则分歧】，说《八·八》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八·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正是我校革命派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这个历史还在继续……”，并说“反托”是错误的。

许多战斗小组贴出大字报，指总部至今仍无整风诚意，抵制整风，转移斗争目标，要求批判《井冈山》报的【四论】。

下午，鲍长康召集各分部、各纵队负责人开座谈会。

井冈山兵团《革命教职工》宣布成立（简称《革教工》），广大教职工积极地投身到运动中来了。

28团内部对《第一红岩》的大字报有争论，有人认为上纲太高，意见未能最后统一发表一致的声明。

2月3日

下午在阶梯教室召开《整风串联会》第二次会。参加人数众多，总部派宁奎喜参加。会议通过决议，要高举《红旗》第三期社论的大旗，痛击逆流，彻底整风。指出蒯的五点声明和《第一红岩》大字报要彻底批判。

《31团》的【严正声明】节录：清华《井冈山兵团》必须用“三湾改编”进行整顿。就是第一：必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精悍战斗队伍，形成革命派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才能百战百胜，勇往直前！第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建军路线，突出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红军之所以奋战而不溃败，支部建立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井冈山兵团》必须也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机关。至于政治机关的形式和党组织的恢复可在今后斗争中探索。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度。毛主席说：“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有利于斗争的。

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准备大联合，《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旅》等七个造反组织当选为核心小组成员负责筹备，清华《井冈山》落选。

地院《东方红》一战斗队写了【致清华井冈山28团《第一红岩》几位同志的一封信】，说朱成昭过去是有成绩的，但现在反中央文革也是有事实的，不能装看不见，必须批判。

晚上开全校整风大会，争论很激烈。八八纵队《千钧棒》，东方红纵队《战地黄花》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蒯大富亲自掀起所谓的‘反托派’高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是蒯大富及兵团总部的严重错误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并说“这个大阴谋充分说明蒯大富是左派中

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东方红纵队》陈楚三发言说：“蒯大富在校外纠集一些牛鬼蛇神、反动组织向左派夺权，在校内与《28团》镇压群众。蒯大富保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混蛋，反的是革命群众。《四纵队》和《28团》之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如工作组与蒯大富之间的矛盾一样”。最后说“井冈山的政治路线是右倾，反动的组织路线是彭真式的。”

会上，有人多次辱骂陈育延，逼迫陈表态，但陈认为可不表态。

毛主席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谈话：“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2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

《28团》下午召开全体战士会，某战斗组指出《28团》内部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应当着手整顿思想整顿组织。

28团《6.24》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批判《八.八》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其中讲：“为什么清华园《八.九》派垮台后又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治派别？他们各代表了什么社会思潮？清华园的大联合为什么阻力这么大？仅仅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根本无法解释。《八.八》必须根本否定，这是清华园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

天安门纵队《不怕鬼》贴出【总部及《28团》镇压革命群众的五条大棒】，五条大棒为：（1）反对《28团》，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左派，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2）从左面来的敌人比从右面来的敌人更危险；（3）动机效果分立论；（4）逐步升级，逐步上纲；（5）翻老账，揭老底。

整风串联会《红色小老虎》贴出【清华整风现状——揭露总部假整风的阴谋】，说总部施用拖、压、攻等手法对付整风。《换新天》贴出【反托斗争应该根本否定】。

晚上，在整风大会上，蒯大富代表刘才堂、刘泉等7人作了长篇发言，题为【《八.八串联会》的建立是刘邓陶的一个大阴谋】。说：

（1）《第一红岩》大字报象一声春雷，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它把我校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坚决要把《八.八》问题辩论到底。《八.九》是陶的右手，《八.八》是陶的左手，《八.八》这个名称对清华革命派来说，不是光荣

而是耻辱。

(2) 整风应先整三纵队的无政府主义之风。广大帮总部整风的战士和师生，是害人的假医生，要“带着伤口和这个假医生进行生死的搏斗。”

(3) 《八·八》派是革命派，在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依靠对象。《八·八串联会》没有代表我们广大《八·八》派的意志，《八·八》的领导核心是专门投机的唐派。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几个人恬不知耻地打着“老八·八”的破旗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大搞宗派，大搞分裂。

(4) 10月份以前《八·八》派战士和《八·九》派战士有本质的不同，广大《八·八》派的战士包括从前受打击最重的蒯派同志，当时他们在政治上是最下层的，受压迫最重的，因而反抗也是最强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八·八》派的战士相当于农村的贫下中农，再说一遍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依靠对象，而《八·九》派呢？我们应当承认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前期政治上没有受到什么压迫，因而怕字当头保字当头，他们相当于农村的中农。唐派“就是挂起红带子的小地主富农的代表人物”。

会上的这篇发言遭到几大纵队等强烈反对，认为这篇“蒯大富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蒯大富与中央文革决裂的宣言书，是蒯大富吹捧自己的一篇讲话。东方红纵队《战地黄花》发言：蒯大富和兵团总部一月份以来犯了反总理、反康生、反革命群众、保三反分子贺龙、保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包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混蛋等严重错误。

会末，陈育延念总部决议：“辩不辩论《八·八》问题是批不批刘邓陶反动路线的问题，坚决把这场辩论进行到底。”

会后，反击的大字报立即出现，代表的是：《战地黄花》、《不怕鬼》、《红色小老虎》、《换新天》等战斗组。

谢副总理亲自批准逮捕李井泉之子、前清华《三临》要员李黎风。

2月5日

蒯大富、孟家驹等10人贴出大字报要与唐派辩论到底。

几大纵队和许多战斗组贴大字报，不理《八·八》问题，坚决要求整风，批判“2·4发言”。

对于昨天蒯大富发言的反应：

《一群小阿斗》发表【小阿斗参战声明】说：“坚决批倒蒯大富2月4日晚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28团《延河水》说：“蒯大富昨天的发言好得很！我们高兴地看到蒯大富不失当年勇，的确还是蒯大富的样子。蒯氏人物再一次显示了革命造反派为

真理冲锋陷阵的战斗风格。”

《云水怒》说：“蒯大富还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蒯是清华的朱成昭，蒯多次贪污中央首长指示也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种表现”。《云水怒》还把兵团反刘邓与叶林打黑帮相比，把《井冈山兵团》总部与反王光美—叶林政权相比。

毛泽东思想纵队《老百姓》的【蒯大富，你真不知羞耻！】中说：“大权在你手了，我们就是不放心，我们就是不信任你！……扯下你那‘反革命’的金字招牌，扯下你那‘左派’的遮羞布吧。让群众看看你的本来面目，让群众看看你有多厚的脸皮！”

广播台中午反复广播28团《第一红岩》大字报：【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巩固年青的红色政权】。其中说：“我们兵团的年青领导人蒯大富等同志在前一段运用无产阶级权威太少了”，“全国造反派都敬仰你！”。

召开全校整风大会，攻击周总理的《捉鬼队》作检查。蒯大富发言说：“我们的矛头并不是指向《八·八》派同学，三纵队在整风这一点是别有用心。的。整风问题，总部有错误该整，三纵队如有诚意的话一块整，三纵队的歪风也是很盛”。

《31团》谢遐龄作了冗长的发言，坚持辩论《八·八》问题，说《八·八串联会》扼杀了唯一代表正确方向的《八·三串联会》，没有为革命造反派翻案。当前整风主要是辩《八·八》大方向，其他一切内容都是错误的。并提出兵团要进行“三湾改编”。

中央文革办公室阎长贵同志来电话指示：“我前几天来你校看了一下大字报，发现了你们反‘托派’，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群众，而应当指向当权派，一般同学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帮助，反‘托派’对本身不好，对团结也不好，请转告蒯大富。”（该电话直到2月7日才传达）。

2月6日

由《31团》等发起成立了《批判八·八串联会》。

下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一、二、三司人员，支持三个司令部联合成立《首都红代会》。说：目前学生组织中你併吞我，我併吞你是不对的，应该联合。谢副总理在会上批评了蒯大富。

下午《28团》第一次整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校发现有地下党组织活动，有的党员干部声称，要在特殊情况下过特殊的组织生活。机械冶金系已有所揭发，机械、冶金两系行政处的革命派串联，打算夺党权。

史料实录

2月7日

中午，广播由刘泉等人起草的【党员登记倡议书】和【条例（草案）】。
《捉鬼队》去中南海贴请罪书。

陈育延贴出【关于阮铭问题——批判《八·八》之二】大字报，她认为阮铭虽然对《八·八》有很大影响，但不是《八·八》的后台。

《红色小老虎》贴出【蒯氏阶级路线是反动的】，指出这是“用小资产阶级极狭隘派别论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论”。

晚上继续召开辩论会。会上传达了闫长贵同志2月5日的电话，引起极大反响。会上同学质问为什么先只向《28团》传达，不及时向全校革命师生传达。

《云水怒》发言，列举大量事实揭发总部和《28团》内战外打。《井冈山》报“反托”社论流毒全国，造成各地造反派内部大抓托派，破坏了左派大联合。“在全国，在北京反炮轰中央文革问题上，很大的障碍在清华，而清华在蒯大富，北京大联合的很大问题就出在蒯大富身上。”

《老百姓》发言：“一月份以来总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12.25行动’是为了出风头捞取政治资本，对刘邓路线实际上是假批判。”

许多战斗组上台发言，抵制党员登记，指出这是压制群众要求整风的又一个阴谋。

《五大纵队》和《整风串联会》发表了联合声明，对蒯大富及兵团所犯错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痛击逆流的具体措施。

蒯大富在会上表态说：“反托反唐错了，客观效果是不好的，但主观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群众的意思。”并仍然坚持【五点声明】、1月29日给郑州的【四点声明】和“2.4讲话”。

会后不少群众反映，整风该整，但这样的整风要不得，我们不要整垮总部。

王力同志在新华社与我校及北航等同学座谈时讲：“打倒蒯大富我不赞成，但蒯大富同志有缺点，要批评。对唐伟我不了解，不要用‘托派’这个名称，你们要批判无政府主义。”

2月8日

今天是【十六条】发表半周年，校内有大字报纪念。

学校开始批刘少奇1965年修改补充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有大批大字报支持五纵队，反击逆流，整风的呼声特高。

《八·八》发起人之一吴栋贴出两张大字报，其一是：【庆祝 [十六条] 发表半周年——纪念《八·八》半周年】。认为应肯定《八·八》大方向，批判《八·八》是方向错误。

张云辉、刘才堂、孟家驹三人的【谁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分裂主义者是唐伟、陈楚三、《平型关》战斗组等。

《毛泽东思想纵队》驻郑全体战士发通电：【告蒯大富】。

《电机系联合战斗队》针对昨晚大会贴出标语：【清华大权在左派手里，谁敢夺！】。

28团《照妖镜》、《打落水狗》等分别贴出【整风和夺权】、【清华园内的夺权斗争】等大字报，反对借整风之名，行夺权之实。

《延安青年战斗队》文章【论“痞子运动”】。

晚，《28团》开会，蒯大富在会上发言，默认《28团》为嫡系，总部信心很足，要揭四大纵队的老底。并表示以后要听中央文革的话，向中央文革请罪。

最近天津掀起一股攻击天大《八·一三》的反扑逆流。我兵团《驻津联络站》支持天大《八·一三》，受到围攻恐吓，但兵团战士十分坚定。总部坚决支持天大《八·一三》。

首都一万七千多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馆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薄的五名走狗陶鲁笏、梁膺庸、李开信、孙冶方、？岱华被揪陪斗。

《井冈山》报登文章：

【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五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六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提高路线觉悟，保卫红色政权——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简称【七论】）

2月9日

下午，28团《烈火》战斗组等部分炮打中央文革的战士去中南海西门请罪。

又有十多个小组贴出大字报，认为总部、《28团》犯了方向错误，要总部及《28团》向全校师生做深刻检查，并认为这才是从原则上爱护蒯大富。

晚上，总部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总部《烈火》、《捉鬼队》、《119串联会》等10日再次步行去中南海请罪。《烈火》、《捉鬼队》等最近多次去中南海、党校等地请罪、赔礼道歉。

我校兵团部分战士去机场欢迎回国的我驻苏修使馆全体成员。

史料实录

我兵团部分战士和来校军训的解放军同志围抄了《全红总》三个据点，逮捕了几个头头，搜出大量反中央文革，宣传经济主义的反动传单。

晚8点半，在新华社王力同志接见各校造反派时说：主席强调夺权要三结合，革命造反派、干部、军队。三结合中第一重要的是干部政策，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中的第三段。“在当前大联合、大夺权中，最妨碍大联合的突出的是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发展到最后打倒自己。”

在谈清华问题时说：“你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个比较坚定的左派核心也行嘛！（你们）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时也要转向，但是将来是要贯彻毛主席的政策。清华，你们是否能提供一个经验。怎样才能把各方面的权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现在主要反对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思潮，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威，就是无政府主义……”。

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的一个好范例】，称赞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

中央文革办公室早晨来电话：“不要去中南海请罪，这样作不好，有错改就行了！”

《捉鬼队》去中南海贴出【向毛主席、周总理请罪书】。

《烈火》等有关搞过康生问题的贴出请罪书，并赴党校向《红旗战斗队》赔礼道歉，表示一定深刻检查，党校红旗战斗队的同志给予热情接待和鼓励，希望共同努力，彻底摧毁反动组织《红战团》。

总部发出紧急公告：凡是整理总理、康老材料的组织和个人，将所整的材料于2月13日13点以前送交强斋252，以便集中请示中央文革处理，拒不交出者，立即开除出《井冈山》。

兵团总部就北京市大联合问题发表声明指出：我兵团一贯致力于北京市大联合，主张北京的革命造反派求大同存小异，进行大联合。蒯大富、鲍长康、陈育延等参加市里大联合工作。

五大纵队及《整风串联会》发起《批判〈井冈山〉报错误方向串联会》，并在机—216开了第一次会议，到会的人特多，有外单位的同志来参加。会后发表了批判《井冈山》报方向公告。

《云水怒》贴出【蒯大富破坏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字报；毛泽东思想纵队《万里长城》贴出【蒯大富是新型保守势力的代表者】；教职工贴出一些大字

报，要求总部及蒯大富同志必须向全校革命师生公开检查交待；有的大字报谈权，主张砸碎总部这个旧的官僚机构，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

《611 蒯氏路线吹棒者》贴出【清华各派力量的分析】，支持蒯大富 2 月 4 日的讲话。

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一月革命挺进纵队》贴大字报，揭发总部在上海制造分裂，打击与《28 团》观点不一的同志的行为。

由《整风串联会》发起全校整风会，晚 7 点在大礼堂召开。会上群众要求广播台不要一言堂，以后要广播不同意见的文章，但总部刘才堂拒绝说：“我们认为不正确的就不给广播。”

《28 团》发表【关于目前局势七点声明】。

2 月 11 日

28 团《几位战士》贴出【28 团必须大乱】，说“谁拆《井冈山》的台？谁是目前辩论的阻力？谁使蒯大富等听不进群众意见？我们认为是《28 团》，《28 团》必须大乱！”

《云水怒》战斗组照会总部广播台：总部广播台继续倒行逆施，压制不同意见，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措施。

毛泽东思想纵队《第一风雷》贴出关于郑州局势的几点声明，说：兵团总部某些人和蒯大富完全站到了反革命两面派 × × × 的立场上，对河南省五千万人民犯了罪。

礼堂前贴出中央关于党员登记的指示，指出党员问题一般在运动后期由党组织处理，群众组织无权处理。

“第三种势力”大字报增多，“第三种势力”越来越强，他们的主要观点：

- (1) 总部、《28 团》要检查，要整风；
- (2) 整风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三纵队的歪风邪气同样要整；
- (3) 反对无政府主义。

水教《敢顶牛》贴出大字报说：(1) 逆流要反击，错误要检查；(2) 整风要顶住，分辨主次，澄清糊涂观点，坚持真理，煞住趁火打劫风；(3) 思想要整顿，总部蒯大富要夺“私”字的权，改造世界观，加强群众观点；三纵队头头更应自我检查，克服自立山头，小团体主义，你们在 2.7 声明中遣责兵团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而你们只喊总部“运动群众”，你们自己不参加军训，不服从调动，总部战斗力又何谈？你们不可以对照《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权威】，对自己 12 月至 1 月所散布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潮作一番检查吗？

几纵队最近都开会，认为形势大好，打算第一个战役分化瓦解《28团》，然而不能回避夺权问题，《八·八》的关键不在为蒯大富翻案上，而在权上，要吸取这一教训。

有的纵队决定最近几天全力搜集老蒯的材料，认为老蒯已陷得太深了，不能自拔。提出最低纲领：夺取整风领导权；最高纲领：彻底砸烂旧机器，彻底夺权，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新型的组织机构。组织措施：打算五纵队合并，《井冈红旗》要大力加强与《井冈山通讯》的对抗，搞一套广播器材广播台等。

在标题为【向人民负责】文章中，《井冈山》报编辑部承认第13、14四期合刊中【清除托派】一文犯了原则性错误。

2月12日

北京市公安局被实行军管。

毛泽东思想纵队《铁锤》战斗组陈家国通过回顾《八·八》前后的历史，驳斥了蒯大富“2.4发言”和《31团》的“2.5发言”。指出《八·三串联会》的夭折是《八·三串联会》负责人严重右倾之过。《八·八串联会》的成立是形势的要求，历史的必然，而且一成立就显示了造反派强大的战斗力。

无线电系《部分教职工》贴出【与刘泉在2月10日座谈纪要】。刘泉说：辩论《八·八》是刘才堂一个人突然想起而授意《第一红岩》搞的。关于军训，一会儿不搞，一会儿又说自愿参加，是陈育延灵机一动，一个人写个条子给广播台广播的。整风、军训，总部开会讨论过。总部决策往往是蒯大富一个人说了算，有时陈育延、刘泉说了算。照这样下去（指整风），一个是蒯大富完全倒台，另一个是三大纵队成了象北大《井冈山》那样的角色。

在市委召开《造反公社》、《夺权委员会》、《红代会》三方座谈会，讨论大联合的问题，并达成四点协议：（1）按系统组织红代会；（2）《夺权委员会》保持现状；（3）一、二、三司《红代会》领导一律退出《造反公社》；（4）抽出一个工人代表负责《工代会》。

《云水怒》认为整风权应该交给群众，总部先靠边站。刘泉和蒯大富是不肯把东西交出来的，正如四不清干部总不是自己交待问题一样。《云水怒》并贴出【28团破旗必倒】。

《毛泽东思想纵队》有人贴出大字报认为：现在总部这样的政权机构根本谈不上什么“年青的红色政权”，而是不折不扣的官僚机构。

【“无纵队”人士说心理话——赠28团】文中说：“希望《28团》同志正视自己的错误，去掉‘私’字，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纯洁组织，重新振作

起来，作个真正的《28团》，我们希望《28团》大旗不倒”。

《28团》召开组长会，决定《28团》首先进行自我批评，实行开门整风。

《31团》认为现在不能马上成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必须首先按《红旗》第三期社论的精神建立临时权力机构作为过渡形式，必须有一段时间的集权。这种意见遭到反对，说是“视群众为阿斗”，“所谓集权就是蒯派独裁，压制大民主，保护资产阶级旧势力”。

晚，在礼堂开全校整风会。刘泉作了第二次检查，认为贴康生大字报只是打乱了中央文革的布署，再次狡辩【狗、羊、人】这篇文章一点也没骂总理，而是骂折衷主义，还为自己所写的一论、二论开脱。群众一致认为态度极不好。会上《二万五千里》战斗组揭发了28团《烈火》与党校《红战团》联合攻击康生同志的活动。

2月13日

兵团通令：凡我校在外人员一律于本月28日前返校。

陈育延贴出大字报【和同志们谈谈活思想】，谈了自己对整风及别人批评有抵触情绪，并对蒯大富撒谎、欺骗等资产阶级政客手腕非常生气。

下午，《28团》在内外群众的压力与要求下开门整风，炮打康生的核心人物之一臧令瑜等作了检查。

28团《风烟滚滚》贴出【戳穿假象】，说不少人为了当左派，自己抢“托派”的帽子戴。

《真百姓纵队》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发表反击逆流一、二、三号通令，点名天安门纵队的《不怕鬼》战斗组参加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中午贴出对四纵队的质问和通令，要求真正反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指责四纵队方面某些人，自己参与了反动逆流拒不交待，反而贼喊捉贼。

傍晚，《不怕鬼》写出了【我们的检查】，交待他们曾参与伙同党校《红战团》整康老的材料，并参加了由叶志江率领的抄孔原、邓拓家，以收集康老材料的活动，《不怕鬼》的大字报激起很大民愤。

戚本禹给聂元梓、蒯大富的电话记录：希望北京革命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搞大联合，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2月14日

《28团》继续整风，《烈火》交待他们在党校活动的“详细”情况。

总部发出通令：凡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不悔改或隐瞒罪行者应给以组织纪律处分。

《不怕鬼》贴出交待后，全校舆论哗然。一部分大字报认为：《不怕鬼》

的问题表明四纵队贼喊捉贼。但也有一部分大字报认为这里有阴谋（总部怕《不怕鬼》的问题搞到自己头上而包庇《不怕鬼》），这是企图把水搅混，宣传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来整给总部提意见的革命组织。

《批判〈井冈山〉报错误方向串联会》出了第一期【井岗评论】，以便在《井冈山》报不刊登批判文章时，自行出刊批判。

总部布置四纵队进城为《红代会》宣传，说总部一直是坚决支持一、二、三司联合的。三纵队认为总部投机，有几纵队发表声明不去，后来又决定去，在王府井一地贴了与《红代会》无关的【彻底批判《井冈山》报七论】口号。总部的人见后不让他们上车返校。

晚上，在礼堂开联欢会，欢迎来校指导军训的全体解放军同志。

王力对北大、北师大、人大五十名学生谈到如何对待干部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大量优秀人物，将来国家的命运是要交给他们，但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还要有个过程。还指出当初叫带“长”字的都靠边站不行。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去做。

2月15日

上午，蒯大富同志作了第二次检查：【狠狠触及灵魂，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检查】，收回了错误的五点声明。

对蒯大富同志检查的反应：绝大部分同志认为态度是比较诚恳的，表示欢迎，但还要看行动。《天安门纵队》提出蒯大富同志回避了许多要害问题，如：总部和《28团》前段方向错误问题，“2.4讲话”、辩论《八·八》的动机，对广播台、《大字报编委会》态度等，要求再作检查。

《揪要害》、《毛泽东思想小组》贴出【要联合革命的干部——二论清华干部问题】，提出要彻底批判并肃清工作组、伪三临形“左”实右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团结革命干部狠狠地打击清华园党内一小撮真正的走资派。

下午，开整风串联会，纵队方面一些人认为蒯的检查通不过，朱德明说：“蒯大富这个人不能洗温水澡，对蒯大富得用100°C开水烫！”。《八·八纵队》刷大标语【蒯大富的检查只能给二分】、【蒯大富的检查通不过】。

下午，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送解放军。这次军训给我们留下了三八作风，留下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经验。大家依依不舍，一直把解放军送到南校门。

《真百姓纵队》又贴出最后通牒，要那些参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交待。

谭浩强编【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言行 100 例】。

《新北大公社》今天宣告诞生。

【革命派迅速联合】——北航《红旗》向全市革命派发出六点呼吁。

2月16日

下午，《批判〈井冈山〉报错误方向串联会》与总部、《井冈山》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了肃清《井冈山》报在全国的错误影响问题。有人认为编辑部负责人对其错误没什么认识，有人认为认识得不够。

下午，《整风串联会》开小组长联席会议，100多个战斗组到会。

晚上开整风会，许多同志发言：“总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要求整风，但不要搞宗派斗争，多做自我批评，不要互相攻击”。总部对整风领导不力的缺点有了很大的改正，指派刘才堂等人专管整风工作。晚上开整风会，打破了少数人垄断讲台的局面，优先让非纵队的同志发言，许多教师和工人纷纷上台发言。整风气氛比较好，大多数人强调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总部提出了许多尖锐而又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总部发表七点大会决议：整风要服从大联合形势，要树立中央文革的权威，要把整风的讲台交给群众，而不为少数人所垄断。

大字报动态：大批非纵队观点的大字报问世，要求整风的呼声很高，一般称为“第三种势力”。“第三种势力”的兴起有利于扭转《28团》与四纵队之间的宗派情绪。“第三种势力”强调实事求是，着重于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与产生错误的原因，不主张胡乱上纲。三纵队认为“第三种势力”是折衷主义，是最大的危险势力。它“调合了”三纵队与总部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另一部分认为：“第三种势力”代表了真正老百姓的观点。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思想纵队》全体战士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发表声明，认为“蒯大富个人根本无权代表《井冈山兵团》总部，更不能代表全体兵团战士，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由他自己负责。”

《首都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下午在矿院开会，根据谢副总理的意见，增选了北大聂元梓、我校蒯大富同志参加红代会核心组工作。

继续开整风大会。发言的人有多数是以前没有上过台的普通群众，教师很多，对总部一月份来是否犯方向路线错误有所争论。

大字报区出现了一批批判“怀疑一切”的大字报，28团《冲霄汉》、《6.24》、《韶山日出》等战斗队也贴出了炮轰总部的大字报。

《28团》的大字报主要是自我批评，【整“整风”的风】中说：（1）分清敌我、端正态度；（2）一分为二克服片面性；（3）克服宗派多做自我批评。

《云水怒》发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认为蒯大富的检查回避自己的罪过，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全面整风”，说这种貌似全面正确的折衷主义将严重的路线斗争降为一场宗派斗争。

在学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攻击毛主席，否定文革的伟大成绩。

谢富治在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时说：不要互相打架，不要写互相攻击的传单，不要随便抓人骂人，都要看到自己的缺点。

2月18日

下午蒯大富与《八·八纵队》座谈。

总部作决定，解散原《大字报编委会》（因其中第二编辑组及秘书组要批判总部错误）。大字报第二编辑组、秘书组贴出大字报【揭穿总部解散大字报编委会的大阴谋】，指出总部排除异己，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并发表声明抗议。

孙怒涛就“兵团总部委员扩大问题”贴出大字报【三问蒯大富】，质问蒯大富为什么不公布自己拟定的新委员名单，为什么只有十几人的《31团》就提升了两名总部委员。

《首都红卫兵》报第30期第三版以整版篇幅批判《井冈山》报的【七论】和【四打白骨精】。其中【也谈清除托派】一文指出：发行量相当大的《井冈山》报一出，很多地方清除托派之风大盛，认为【七论】的作者“唯我是左”，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孙悟空四打白骨精】明目张胆地宣扬阶级调和论，调和了孙悟空和八戒、唐僧的矛盾。批判文章认为唐僧绝非愚氓，作者妄图取消对刘邓陶反动路线的继续批判。广大群众对《首都红卫兵》报作出的反应极好，《井冈山》报编辑部十分恼火。

由三纵队发起成立《痛击反动逆流串联会》，吸收总部作为核心组成员及《28团》参加。下午发表【痛击反动逆流串联会声明】（总部及《28团》未出席签字）。

天安门纵队《红色风暴》说：广大战士响应中央文革号召痛击逆流是对的，但《痛击反动逆流串联会》认为总部手脚不干净，排斥总部领导痛击逆流，并且矛头不是指向反动组织《红战团》，而是指向自己的同志的作法是错误的。

《云水怒》贴出【《28团》在高级党校干了些什么？】。

天安门纵队《不怕鬼》贴出第二次检查，检查了自己贼喊捉贼的活思想。

群众认为他们态度诚恳，革命师生并不因此认为他们是“奸细”，希望他们能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放下包袱继续战斗。

2月19日

总部认为对《痛击反动逆流串联会》应领导，而不能作一成员参加，宣布退出串联会。

《28团》贴出【正告总部】，反对解散《大字报编委会》。

《28团》、《红一军团》、《北京纵队》、《811独立师》等对《痛击逆流串联会》的“2.18决议”发表声明，反对串联会排斥总部的无政府主义作法。

今天，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院校和党、政、军、民机关军训的指示及两个附件。毛主席讲：“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四小时时间。”

2月20日

总部说：首都《红代会》将召开，要求全体兵团战士关心，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孙怒涛贴出大字报【就大字报编委会第二编辑组问题谈我的立场】，表示支持第二编辑组，并指这是一个严重政治事件，应由刘才堂、任传仲为首的留校总部负责。

《31团》发表两个声明，表示要立即追查臧令瑜的问题，如果属实，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得半点含糊。

总部发表声明：根据群众要求总部成立痛击逆流领导小组，……《痛击反动逆流串联会》毫无例外地应置于总部领导之下，对“2.18决议”总部不予承认，宣布不代表总部的个人签字无效。

《28团》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四点声明】：承认前段犯了错误，有的甚至是严重的，但总的说来大方向是正确的，欢迎一切革命同志批评帮助。

“第三种势力”和《28团》的大字报认为：反击逆流的矛头应指向反动组织《红战团》，不应指向受蒙蔽的同志，指出不应荒唐地依靠反革命组织《红战团》的材料来揭发自己的同志，否则就是本末倒置，敌我不分。

《东方红纵队》认为：“兵团总部没有交待自己的错误，因此无领导权。”强烈抗议总部领导反逆流，认为“总部和蒯大富是全国一月逆流的总根子”。

2月21日

《井冈山》报出关于《红代会》的专刊：【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起来——

欢庆在烈火中诞生的《红代会》】。

下午，由《红教工》、《红一军团》、《北京纵队》等 23 个单位在主楼后厅开会，成立《整风联络站》。说：“现在有人把矛头对准总部，想全盘否定总部的成绩，踢开总部，我们决不答应，这是我和某些人的原则分歧。”，认为当前大联合是方向，是当务之急。

28 团《八·一》、《冲霄汉》、《6.24》等战斗组纷纷起来批评总部及《28 团》的错误。如《八·一》战斗组贴出【炮轰 28 团】，文中指出《28 团》不相信群众，不坚信党和中央文革，不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等等。《八·一》战斗组又贴出【臧令瑜必须悬崖勒马】大字报，揭露臧令瑜仍不悔改，竟说“康生是最大的托派，现在党校搞托派是扫清康生的社会基础”，反动之极。

总部发表声明，撤消关于解散《大字报编委会》的决定，并道歉。

天安门纵队《红色风暴》贴出【把反击逆流的矛头指向同志是方向性错误】，许多人批语“坚决支持”，《刺刀见红》批语：“包庇坏人的杰作”。

对总部 2 月 20 日【关于反击逆流串联会声明】的反应：八八纵队《千钧棒》说“反击逆流的领导权总部无份”；《曙光初照》说：“一月黑风之所以在我校乱得这么厉害，其根子在总部”；《看今朝》说：【老蒯靠边站，我们信不过你】；《云水怒》声明：决不能把反击逆流的领导权交给总部。

一些师生反对这种做法，纷纷出大字报鼓励总部勇敢地出来领导，痛击逆流。

晚上，《天安门纵队》召开全体会议，三纵队负责人参加会议。《天安门纵队》战士认为：“应大力搞联合，不应再大力搞反逆流，总部必须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东方红纵队》陈楚三发言：“现在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的继续；没有调和的余地。”，《北京纵队》在发言中提请三纵队同志注意一个问题：“站在三纵队和《整风串联会》一边的有许多是对错误还没有认识的《八·九》派，还要考虑我们学校里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上当。”

矿院《东方红》上街宣传【首都一、二、三司联合起来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

2 月 22 日

首都《红代会》胜利开幕。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会上蒯大富同志致开幕词，并领誓。我校约有 500 名红卫兵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告全国红卫兵书】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宣言中指出了红卫兵的组织

原则，使我国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蒯大富同志在今天《红代会》上向总理和康生同志请罪，总理说：“不用请罪了，革命的犯错误是好事。”康生同志说：“你2月15日检查我看过了，很深刻，不要再检查了，再检查就抬高了《红战团》的威信了。”

《揪要害》、《毛泽东思想小组》贴出大字报说：“清华干部队伍必须大乱之后才能实现三结合。”

晚上，广播《红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震撼全校，纷纷贴出大标语、大字报热烈欢呼。

兵团总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号召兵团全体战士认真学习讨论贯彻《红旗》第四期社论，号召革命干部、革命党团员勇敢站出来亮相。当晚，组织人员到《红旗》杂志社祝贺。

晚，《革命教职工》等十几个战斗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干部问题，商讨发起成立《促进三结合串联会》。

扩大版面的《首都红卫兵》报32期以几乎全部第四版刊登了清华《井冈山》报不予刊登的，群众批判《井冈山》报的文章。其中有：【告《井冈山》报读者书】，号召全国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起来彻底批判《井冈山》报【七论】的流言，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而奋斗！

2月23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文章中说：“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决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

校内有大标语：

【清华的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28团《雄牛》、《见世面》；

【谁把矛头指响革命干部，谁就是破坏大联合！】——《毛泽东思想纵队》；

【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狼牙山》。

许多中层干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在旧水利馆前贴出大字报表态。前团委副书记谭浩强贴出【跌倒了站起来，誓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并抄贴了【1月13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

前土建系总支宣委沈恒滋贴出【改正错误，积极投入革命】。

前党委宣传部罗征启、陈圣信、林泰、李仙根，前团委张慕津，前校办刁会光贴出：【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

史料实录

工物系前党委委员刘乃泉，总支副书记曹子先贴出【破除一切私心杂念，投靠革命造反派——致全校革命造反派】。

《促进三结合串联会》下午在中央主楼后厅开会，到会人数很多，会后发表【促进三结合串联会决议草案】，认为我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是要革命的，有必要在全校深入开展一场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尽快实现三结合的大鸣大放辩论。

下午由《毛泽东思想小组》、《革教工》、《28团》等18个组织发起召开【学习《红旗》第四期社论，促进三结合串联会】，指出“革命干部只有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参加运动，才能在群众中亮相”。《云水怒》发言：“左派内部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还没有解决，提出干部问题是不现实的。”，遭到反对。

晚上，召开兵团战士大会讨论形势，蒯大富作了【迎接第八个回合——人类命运的大决战】的形势报告。会上天安门纵队《红色风暴》战斗组发言：【识大体，顾大局，搞好整风迎接决战】，反对有人企图将我校争论战搞成持久战，反对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以整垮一方为目的，主张惩前毖后。警告三大纵队：“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28团》发表【关于大联合的声明】：“坚持原则、消除分歧，求同存异，团结对敌”。

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大联合。会上蒯大富领大家向毛主席宣誓，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

《北京纵队》成立《干部调查小组》，发动群众组织三结合队伍。

2月24日

干部写大字报欢呼《红旗》社论的发表，纷纷表态。

自控系凌瑞骥、前党委办公室周家恣等人贴出大字报说“要转变立场，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认为“蒋南翔为首的前党委犯了修正主义的路线错误”，不同意去年12月蒋南翔、胡健、刘冰、何东昌、艾知生的【谈话纪要】。

大字报【致全校要革命的党政干部】，认为光表态不是亮相，检讨也不是全部的内容，要到群众中来战斗，要实事求是地亮观点。近几日同学深入教职工的增多，一些大字报谈到对干部亮相第一欢迎，第二引导，第三要提高警惕性，严防有人乘机反击倒算。

《井冈山》广播台发表评论员文章【干部应该亮什么“相”？】，其中讲到：“干部亮相就是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立场，就是用自己的言行编写历史。革命的‘亮相’不应当背离把矛头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方向，对蒋南翔

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就是要向自己头脑中私字开火，狠狠触及灵魂；就是要坚决相信群众，不允许抓革命群众小辫子无限上纲；就是要绝对相信党、绝对拥护毛主席、绝对拥护中央文革。”

下午五纵队、《整风串联会》等组织 500 余人在主楼三区 208 开会，讨论形势、任务，认为当前是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大好形势，认为蒯大富对形势估计太悲观。

北京纵队《照妖镜》贴出【喂！当心！你们坐的可是贼船】，揭发整风串联会《丹心向阳》，说他们有人说现在清华园的权不在左派手中，“蒯大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威胁他们班造反派一个党员说：“现在蒯大富就要完蛋了，你保了蒯大富，小心你的党籍！”，并叫嚷“清华园的权谁敢夺！我敢夺！”还说：“现在刘菊芬应该也来说话！”。

晚上，在大礼堂由《整风联络站》发起形势讨论会，四大纵队看法有分歧。大会发言空洞无物，开会到九点半人就走了大半，不得不宣布散会。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文章。

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采取行动，坚决镇压《全红总》等三个反动组织，同时取缔了《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派》等六个非法组织。我兵团派出战士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下午 2 点采取行动，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全红总》，逮捕《全红总》反革命黑组织的首恶分子。

据悉，《全红总》今日下午计划纠集一万五千人企图来砸清华，后因及时逮捕了首恶分子，此次行动才告未遂。

下午，总部召集兵团驻外地联络站返校人员会议，向总部汇报工作。

2月25日

天刚亮，校内大喇叭传出“决战的时刻到了！”，不多久，革命师生云集西操场，总部向大家传达了傅崇碧司令员的讲话：中央要取缔《全红总》等九个反动组织（其中三个是反革命组织），需要《红代会》各学校大力支持。然后四千多人进城游行示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继很多中层干部纷纷亮相之后，刘冰贴出大字报【热烈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说根据自己知道的情况，“还不能做出蒋南翔是阶级敌人的结论”。陆续贴大字报表态的还有李思问、吕应中等。

兵团总部公布了整风计划（草案），规定了整风目的、口号、重点、要

求、安排、领导小组，组织整顿和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新高潮；并提出反击逆流，炮轰总部，改组总部，全局整风等内容。公布了兵团总部留校核心组名单：刘才堂、鲍长康、任传仲、孙怒涛、陈继芳、韩启明。

《28团》贴出【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在整风问题上反对把矛头指向犯有错误的同志和兵团总部。

《31团》贴出【八·八问题的辩论不可回避】，认为反托错了，但辩论《八·八》问题是正确的，还认为辩论《八·八》应作为整顿思想、整顿队伍的主要内容。

井冈山《号兵》贴出大字报【第三种力量必定成为整风的主流】。

毛泽东思想纵队《红山鹰》贴出【顾大局，识大体，求大同，存小异，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认为《28团》的态度较诚恳，“与纵队有团结基础”。

《八·八纵队》关于【痛击逆流的严正声明】：“一月逆流不是简单的左派犯错误，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必须牢牢抓住痛击逆流的领导权，……希望《毛泽东思想纵队》、《天安门纵队》和其他组织对自己组织内的问题应毫不含糊地进行斗争。”

一月革命纵队《钟山风雨》贴出【《反击逆流串联会》某些负责人方向错了】，说“他们不是真正致力于肃清怀疑康生同志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特别是陶铸的怀疑一切论，整顿思想，整顿组织，促进左派大联合，大夺权，而是借反击逆流之名，把矛头指向总部及《28团》革命组织。”

代表我校整风方向的“第三种势力”近日大大兴起，许多革命师生本着爱护总部的精神批评总部，对总部是支持的，态度端正。但被一些人指责为调和、折衷、中庸，又被骂为“《28团》的变种”等等。

2月26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四期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同时发表了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及上海《体育战线》为之写的编者按。文章提出了革命派在取得了夺权的初步胜利后摆在革命派面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革“私”字的命。

《云水怒》贴出【对目前斗争形势的六点看法】，不同意蒯大富对形势的估计：“我们有优势，但无准备”，认为是有准备的。五大纵队坚持痛击逆流，抵制破坏大联合就是最大的准备，只有那些破坏大联合，犯了方向错误又不承认的人，打着“全面整风”的人才无准备。

整风串联会《打倒私字》贴出【在臧令瑜的后面】，认为臧就是暗藏在左

派队伍内部的右派，“反托”战不是孤立的，与炮打康生反动逆流有联系。

28团《32111》贴出【28团向何处去?】，认为《28团》过去单纯军事观点，材料挂帅，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反托不是方向错误，必须大喝一声：“你们有病呀！”

第三种势力《北京纵队》贴出大字报【斗争性质与运动方向】，认为目前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字报【这难道是折衷?】劝《八·八》纵队的某些头头“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迎春到》贴出【与刘冰座谈纪要】，说刘冰认为“把清华党委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不对的，……清华有些地方贯彻了主席的教育路线，如学生搞四清，下连当兵，政治课学毛选等。”，实为前党委辩解。

胡健贴出大字报说“蒋南翔执行的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是犯了些错误”，为蒋南翔翻案。

总部负责人鲍长康、陈育延、刘才堂、陈继芳、刘泉、孙怒涛、潘剑宏、崔兆喜、任传仲、邵凯胜等人贴出大字报【我们对干部问题的几点看法】，认为清华园长期以来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政、财权的单位，认为干部亮相必须对以下问题表示态度：

- 1) 对敌人的态度，是否要造刘、邓、陶的反；
- 2) 对革命组织、革命小将的态度；
- 3) 对自己犯错误的态度；
- 4) 对党的领导、对中央文革的态度。

晚，在大礼堂由总部召开痛击逆流大会。大会开得很不成功，根本没有反击逆流的气氛，而是充满了宗派斗争情绪，互相攻击。会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乱成一团，最后，总部宣读决议时，大礼堂中只剩下七、八十人了。同学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整风会。

大部分师生回校。

2月27日

在关于干部问题上，《揪要害》与《红教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部分人认为《红教工》过去在干部问题上执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部分人认为《红教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容否认。

《井冈红花》贴出【论干部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认为：“十二月黑风时，清华园出现两个主题，一个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一小撮反革命向中央文革的猖狂进攻；另一个就是配合这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翻案风，明目张胆地为蒋南翔、陆定一等翻

案。《揪要害》小组就是第二股黑风的急先锋。”

一部分同学提出，要总部向中央文革反映，请解放军重返清华园，边军训，边整风。

总部主持召开由各纵队、各分部及其他各革命组织参加的整风联席会议，会上就整风问题作出【六点决议】，提出我校目前中心工作是整风，要边战斗，边整风。加强分部、年级、班级领导工作，重新组成以刘才堂、孙怒涛、王良生为核心的整风领导小组以加强领导。

兵团成立《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我校有关干部问题。

下午，五大纵队、《革教工》、《整风串联会》召开联合大会讨论了如何整风问题，最后作出决议：反对以干部问题冲击整风大方向，认为整风必须先批判总部的政治路线错误，再整顿思想，整顿组织。孙怒涛在大会上要求五大纵队不要在整风领导小组成员问题上与总部纠缠。

《井冈山》报十八期刊登了《井冈山兵团批判井冈山错误方向串联会》的批判【七论】文章，题目是【促进大联合，还是分裂】。还登了天安门纵队《红色风暴》战斗组的【识大体，顾大局，搞好整风，迎接决战】。文中讲：总部和《28团》要拿出诚意来；三纵队不要走向自己反面；把“反击逆流”指向自己同志是错误的；多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本期《井冈山》报还登了二月十三日【谭浩强同志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编者按中说：“谭浩强是原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在过去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今天他开始触及灵魂，认识错误，站出来亮相了，这是值得欢迎的！”

2月28日

上午，《井冈山兵团》在大礼堂举行整风动员大会，刘才堂代表总部作动员，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整风，彻底整风。鲍长康代表总部作了一个题为【革自己的命，造自己的反】的检查，承认总部一月以来犯了方向性错误，把矛头指向总理、康生，压制了不同意见。一般同学们反映感到态度诚恳，一部分人认为某些问题上对自己上纲过高，丧失原则。大会结束时，反革命分子梁赤军跳上台攻击总部和《28团》，遭到大家愤怒谴责。

绝大部分师生按兵团通告如期返校。

近日发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迹象：《联动》分子蠢蠢欲动，北京许多中学发现《联动》的反动标语、黑诗。校内一些反动分子和铁杆《八·九》也蠢蠢欲动，伺机反扑。为蒋南翔翻案的潜在势力在我校存在，随时可能反

攻倒算。

3月1日

《人民日报》介绍了贵阳棉纺厂按车间联合的经验，兵团总部发出通知要求解散纵队，回班闹革命。

晚上，《28团》在大礼堂召开了第四次开门整风会，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宣布了【紧急呼吁】：决心响应中央号召，响应总部号召，解散《28团》，打回系班去闹革命！【紧急呼吁】中指出：《28团》自成立以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28团》全体战士在兵团总部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在反对刘邓，打击《联动》，搞全市大联合，批判无政府主义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回班以后，决心与广大战士一起努力学习主席著作，把《井冈山兵团》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为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早日恢复我校生产和工作，在总部的积极支持下，部分革命工人自动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串联会》。革命派纷纷表示，我们革命工人今天翻身当家作主了，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把革命生产两付重担挑起来。

校内整风：

28团《北斗星》在【谈整风】中指出：整风不仅要整总部，整头头，而且要整每个人头脑中的“私”字。

八八纵队《第二探照灯》贴出【先整“整风”的风】，提出整风要破私立公，五大纵队的同志在整风中要特别注意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要多做自我批评。

总部孙怒涛贴出【和同志谈心，向同志们亮相】，谈了自己的活思想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3月2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宣言】，此文经过康生等同志反复修改。部分战士立即去国务院报喜，广大革命师生也立即行动起来，【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司令毛主席万寿无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标语立即贴满了整个清华园。

鲍长康、任传仲贴出大字报【在兵团后院点把火】，对总部的一些内幕进行揭露，并提出批评。

《红一军团》、《31团》、《中南海纵队》、《北京纵队》、《天安门纵队》、《毛主席警卫团》已宣布解散，回班闹革命。《八·八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

史料实录

《东方红纵队》经过讨论，决定暂不解散。

蒯大富所在的化902班“十人小组”（革命派）正确对待“十七人小组”（保守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了。“十人小组”的正确态度得到了“十七人小组”和全校革命师生的赞扬。

将有十四个学校代表《红代会》参加筹备北京革命委员会工作，其中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政法公社》等。

3月3日

兵团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庆祝《红代会》宣言的发表，蒯大富发了言。会后，兵团战士由蒯大富、鲍长康带队到北航、北师大、党校、北大、体院游行庆祝，表示了大联合的愿望，受到各校的热烈的欢迎。

3月4日

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冒着寒风来我校祝贺【红代会宣言】的发表，受到我校兵团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的欢迎。双方发言表达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巩固联合的决心。

兵团总部号召我兵团战士向上海体院《东方红》小将学习，认真整风。《冲霄汉》、《延河水》、《千帆过》等七个战斗组贴出大字报【破私立公，把《井冈山兵团》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张大字报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我兵团在前进中的一些问题。

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军政训练的决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自己起来搞军训。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戚本禹接见北京《红代会》核心成员的讲话：“下半年总得开学了吧！教材考虑过没有？蒋南翔还有人给翻案，他们都很猖狂，还没有打倒。你们现在斗当权派像吃桃子，吃了一口就扔掉了。他们很不老实。分清敌我很重要，要在心目中有敌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不要搞反革命复辟，我们不管如何也不能通过蒋南翔三结合。光靠几个学生是不能把学校办好的，还要靠革命干部。”

3月5日

全校经过整风运动出现一片朝气蓬勃的新气象，革命师生员工自动组织起来自己搞军训。

兵团总部委员李宝余、王良生贴出【抖抖总部的家丑】大字报，对总部不认真抓毛著学习等重要问题作了尖锐批评。

电001汪XX贴出【彻底打垮反革命妖风】的大字报，对《井冈山兵团》

进行恶毒的诬蔑攻击，立即受到革命群众的反击。

3月6日

兵团总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宣布三条纪律：（1）首长讲话，尤其是内部座谈，商讨形式的讲话，一律不得公布；（2）关于全国各地事件，未经核实，一律不准发表，报导；（3）在外人员（除中央特许外）一律迅速返校，望各分部、各单位监督检查。

3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发（67）81号文件【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兵团总部也发布了【关于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开展军政训练的决议】。

下午3点总部在西大操场召开全校【军政训练誓师大会】，全校一万多师生参加。大会结束时，《新北大公社》三千人来校祝贺《红代会》成立，要求帮助整风。体院、林院、师大来我校交流整风经验。

《北斗评论》战斗组贴出编写的【大事记】（1966.12.19—1967.2.28），因把《井冈山兵团》描绘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受到《28团》等战斗组的愤慨批判。

兵团总部颁布了关于重新组织审查工作的决定，进行组织整顿。

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议，每天上午坚持两小时的学毛主席著作时间，绝对保证。总部刘才堂和其他同志一起写大字报，对总部和兵团的各种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

晚上，在兵团整风会上批判总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陈育延发言，认为总部主要是右倾，敌情观念不够，引起较大反响。

北师大贴出大标语【火烧谭震林，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炮轰谭震林的声明】，率先发动了北京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8日

兵团驻沪的两个联络站下午辩论，相互揭发，未完，决定第二天继续辩论。

八八纵队《千钧棒》和东方红纵队《战地黄花》贴出【自我批评】，表示要“降纲”，承认原来给总部上纲到“蒯大富及兵团总部亲自掀起的所谓‘反

史料实录

托派’高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是兵团总部严重的错误发展成为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彭真的组织路线”等，没有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考虑到会被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来否定《井冈山兵团》。

《战地黄花》在大字报上的批语：“你们最近与某些教师座谈时还说：‘方向路线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不过不好这样提就是了’。这不是与你们的自我批评相矛盾吗？”

今天军训正式开始，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举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我们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搞好思想革命化，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参军参战。”

《倚天剑》贴出【历史不容歪曲】大字报，针对毛泽东思想纵队《曙光初照》等四个战斗组对一月初反“唐伟之流”的看法，进行了历史的分析。

今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参观八一学校揭发《联动》的展览会，看后非常生气，说这种培养修正主义的学校一定要解散。

3月9日

《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晚上广播后，数百人去《红旗》杂志社报喜。《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这是毛主席批转《人民日报》发表的。

《风烟滚滚》贴出了【一月论战的总结】，指出论战的起因是唐伟等人的分裂主义和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近来一些死保刘邓的铁杆《八·九》分子异常活跃，气焰十分嚣张。这些铁杆《八·九》对《井冈山》的错误幸灾乐祸，大量收集《井冈山》红卫兵的出身和过去表现，说清华《井冈山》之所以犯方向路线错误，根本是由它的阶级路线所决定的，企图从阶级路线上把《井冈山》否定掉。

下午反修战士来校做报告。

晚上，召开教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大会。

3月10日

校内贴出许多欢呼《红旗》第五期社论发表的大标语。

下午一时半，在大礼堂召开整风大会，对总部组织路线进行整风。孙怒涛发言，提出要罢刘泉、陈育延、张云辉、邵凯胜的官。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斗批改的决定】。

晚上，总部就目前形势及工作召开了扩大会议，一致认为：（1）目前形

势大好，相当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局面；（2）整风必须速决战，尽快转入斗批改；（3）对《八·九》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打击铁杆《八·九》，批判《八·九》思潮，争取团结大多数。

《井冈山》光0支部发出通缉令，要铁杆《八·九》贺鹏飞回校检查。

毛泽东思想纵队《曙光初照》等四个战斗组的大字报：【两个月运动总结】，首次开始进行一些自我批评，同学们给以鼓励，并希望《八·八》和《东方红纵队》也能这样做。

3月11日

由北师大开始，全市掀起揪谭震林的运动。

兵团总部发表声明坚决支持炮轰谭震林的一切革命行动。

陈育延贴出大字报【井冈山兵团内部在酝酿着修正主义复辟】，认为总部右倾，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认为应将孙怒涛轰出总部。

《天兵怒气》贴出了【七十个为什么——看三纵队背后的魔影】。

中午校广播台广播了紧急呼吁，呼吁各战斗组抄好有关谭震林的大字报，准备明天进城张贴。

化9严成钊同学贴出大字报【狠狠触及灵魂，彻底放包袱，永远干革命——一个《八·九》派的自白】，为《八·九》同学放下包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做出了榜样。

下午北京市委干部吴德、刘建勋、高扬文在工人体育馆向北京市革命派公开检查，群众反映较好，认为他们态度是比较诚恳的，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灵魂。

制01井冈山兵团《尖刀班》贴出【论造反派】，“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作一分析”。他们把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分三类：保守、沉默、造反，造反的又分几类。文中说：“后一类的表现为唯恐天下不乱，不负责任的上纲上线，借题发挥，时刻表现出偏激的情绪，……尽管这种人的造反在运动初期，在客观上起了推动运动深入发展的作用，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但运动到了中、后期，这种人的造反精神就暴露了其本来面目了……”。这篇文章否定革命造反派，为铁杆《八·九》翻案，进而为刘邓翻案，全校师生立即奋起批驳。

晚7点，兵团《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宣布解散。

晚，电机系同学斗争了高9的反革命分子孙长宽，并游了街。

3月12日

根据谢副总理指示精神，首都《工代会》将要成立。我兵团部分战士参加《工代会》筹备工作。

孙怒涛贴出【我的声明】，认为刘冰亮相是反扑，认为否定三月整风的大方向，否定五纵队前阶段的大方向都是错误的，并说对陈育延3月11日大字报持最大保留态度。

继【论造反派】出笼以后，物9《枣园灯光》又贴出【《文汇报》三月六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必须批判】等，均以极“左”面貌出现，恶毒攻击和否定革命造反派。

蒯大富、刘才堂等10位同学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十点声明。

总部发表声明支持北师大《井冈山》，打倒谭震林。

3月13日

上午，在礼堂召开有关谭震林问题大会，会上请了八机部《北京公社》、农大等单位的革命派同志揭发谭震林打击革命造反派，扶植保守派，伺机反攻倒算的罪恶。

校内出现大量批判【论造反派】的大字报。

《其乐无穷》战斗组文：【大毒草〔论造反派〕要害是翻案】。

鲍长康等人写的【为什么要批判〔论造反派〕】中讲：“现在出现这张大字报不是偶然的，它是我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必然产物。……它公开、系统地否认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

《一月风暴》战斗组把【论造反派】言论和谭力夫言论作了对比。

金8《四个第一》有不同意见：“该文也有积极性一面，它提出了纯洁兵团的队伍问题。我们不同意把它打成大毒草。”

焊0《螺丝钉》在【把尖刀班头目朱念慈揪出来】中说：此文作者一贯不问政治，特别向往资本家的生活，说过“要知道蒋南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我就不反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贯大焊收音机。

兵团《保卫组》发出【通令】，为了彻底取缔修字号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通令原《清华大学红卫兵》在15日24点以前交出袖章、证件，不得违抗。

在今天晚上的每周形势讨论会上，蒯大富谈了形势，指出现状的形势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们的头上是太阳，而不是乌云，当然还有阴影。并指出对敌人防“右”，对同志防“左”，当前主要危险是对同志过“左”。

在“二月逆流”后，兵团向全国派出30多个《记者站》，共400多人，调查各地部队“支左”等情况，已开始插手外地运动。

我兵团出动 150 名战士上街宣传，张贴标语、大字报。下午又出动数百人支持师大《井冈山》的革命行动。

《井冈山通讯》简讯几则：《第一湘江》公布成员名单，前团委副书记谭浩强、贺美英已加入《第一湘江》；陈圣信进入《韶山评论》。《韶山评论》是原党委宣传部手下写作班子，在批判三家村时大肆吹捧前校党委同旧市委、旧中宣部如何如何斗争；林泰（前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参加了一手提拔起来的黄美来的《山鹰》战斗组。组长黄美来在旧中宣部挂了名，活学活用艾氏诡辩法，陆定一曾说“全国都要向黄美来学习”。干将钱讯，反动文人钱穆（毛选四卷 1849 页）之子，蒋南翔私人黑秘书，“12.9 报告”就出自于此人手。就是这样的战斗组，这样的亮相，有很多市场，有许多人投于麾下。

3月14日

《红代会》发出通告，号召重炮猛轰谭震林。上午举行【打倒谭震林】全市性行动。我校革命师生八千余人参加了大示威、大游行。

热 6《过河卒》贴出【痛斥《北斗评论》的三评‘蒯氏阶级路线’】，说这是反动血统论的变种。并要彻底批判“一切权利归蒯派”的反动口号，说是“宗派主义的孽根，破坏大联合的祸首”。

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传加强治安保卫工作。崔兆喜作动员，要求广大兵团战士提高阶级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宁奎喜介绍“2.11 案件”，号召发动群众破此案。会上还传达了戚本禹同志讲话，当前有四项任务：夺权、抓革命促生产、整风、镇压反革命。

《防化兵》文章【从 [论造反派] 想起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讲：《尖刀班》作者说“我们对于当初《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组织路线还是很欣赏的”，……这恰恰就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路线的错误倾向。……根本不理解不同时期政治策略和组织路线的关系，也不会理解各种派别、组织都是带有阶级性的。

3月15日

原校党委副书记刘冰、胡健、何东昌、艾知生等自己成立战斗组，企图利用《红旗》四期社论为蒋南翔翻案。兵团总部《二办》发出通令，勒令他们解散战斗组，每天参加劳改，写出检查，不许乱说乱动，并责成专门战斗组执行。

《刺刀见红》支持孙怒涛声明，认为【七十个为什么】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三纵队的头上。

《打落水狗》、《冲霄汉》等战斗组认为：“孙怒涛在敌人反扑时提出罢陈

史料实录

育延、刘泉、张云辉、邵凯胜四个革命小将的官，是书生气十足的表现，我们不同意。但也不同意把孙怒涛拉下马！……《天兵怒气》的【七十个为什么】提出了许多关键要害问题，引人深思，应该肯定。”

动农系分团《量6支部》发表严正声明，说《北斗评论》的【大事记】是《大字报编委会》第二编辑组特邀出版的，印数高达2200份之多。可《新五篇》战斗组送往第二编辑组的300份【大事记】（因观点不合他们口味）竟被扣压不发放。

3月16日

下午，全校万余人集会在西大操场愤怒声讨、斗争反革命分子尹克君。尹犯是钻进工人队伍中的叛徒，运动初期积极反蒯，以后发展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场群情激愤，“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呼声震天，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会后公安部逮捕了尹犯，大快人心。

反革命分子孙长宽、梁赤军、陈观光、沈一华、万会秦、李风华、龙述尧也被揪到场上陪斗。刘才堂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指出《井冈山兵团》为誓死保卫毛主席而战，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把它打倒。

兵团总部发表【政策声明】，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提高《八·八》，教育《八·九》，打击反革命复辟逆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把兵团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兵团组织部发出【通告】，至今还受压制打击的革命左派可以上诉到组织部，总部将给予坚决支持，总部要求把他们吸收到兵团中来，并让他们掌权。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

3月17日

下午继续斗争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沈一华、陈观光、龙述尧。反革命沈一华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当场被公安局逮捕。总部刘才堂和崔兆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井冈山》报介绍化902《十一人小组》的文章：【我们是如何争取和团结十七人小组的】。

近日来，总部接连发通令，勒令以前参加过《清华大学红卫兵》、《西纠》、《联动》、《全红总》的人交出袖章和一切证件。

3月18日

全校热烈欢呼巴黎公社诞生 96 周年，巴黎公社的精神永垂不朽！

全校出现围剿《八·九》思潮，到处是揭发反革命的楼道战，打击面过宽，有人为这种敢于刺刀见红的楼道战拍手叫好。

总部发出通知，凡要炮轰在中央工作的 XXX，都要兵团总部同意。

下午，前《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刘菊芬公开检查。检查很不像样，根本没有触及灵魂，没有通过。

兵团总部严正声明支持打倒谭震林、炮轰余秋里的一切革命战争行动，不应该对李先念进行炮轰。

兵团《保卫组》发出通令：伪三临头目贺鹏飞在 3 天内交出检查，不得擅自行动，必须服从光 0 支部领导和对他采取的一切革命行动。

3 月 19 日

总部发出通知，向毛主席的好战士郭嘉宏烈士学习。郭嘉宏同志是江苏镇江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敢打，敢冲，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得当权派打成“反革命”，来北京上诉时，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

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切实贯彻毛主席〔三·七指示〕的通知】，号召全兵团战士切实做好团结大多数的工作，防止左倾，深入体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政治部还出【关于大力开展毛选学习讲用会活动】的通知，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主席【三七指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文章，召开专题讲用会。

3 月 20 日

电机系、动农系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孙长宽、梁赤军、杜学军（杜玉金）。会上群情激愤，愤怒声讨孙、梁、杜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污蔑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并勒令他们劳动改造。其他系对反革命分子也进行了大会斗争。

原定全校召开斗争上述三人大会，因中央首长认为我校大搞打击反革命复辟逆流，镇压反革命不合适，没有正确估计形势，制止这样做下去。所以兵团总部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把孙、梁、杜放到系里斗，并就此结束了这场“镇反”运动。

事后，梁赤军、杜学军被宣布不是反革命分子。对三月中旬掀起的这场“肃反运动”，有的同志这样评价：对自去年十二月黑风以来的反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批判，年轻的红色政权必须巩固。但采取这种做法不妥当，打击面过宽，而一些真正的暗藏反革命并没有得到肃清。一些兵团负责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也是形“左”实右的，估计得过

于严重。

王力讲话（在广播事业局）大意如下：这场斗争还要继续很长时间，甚至到十年以后，要注意国际局势，北越可能软化与美帝和谈，美帝将要把南越的部队撤至台湾，要伺机进攻我国。现在广东省全部军管，特务很多，到处搞我们的情报。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一个时期一个地方可能是少数，但要抓紧军队和宣传机构，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各地夺权要到五月才能见分晓，大专院校六、七月份要开学。

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的讲话：目前是决战时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权斗争，有少数左派夺权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这次（解放军）接管106个工厂，很多是这些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一个是没有搞三结合。还有工作作风。工厂的保守派，机关的保守派反攻，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翘屁股，人民大学郭影秋也要翘屁股，这是一股逆流。

全校掀起“围剿《八·九》思潮”的政治攻势。各系各班都对一些铁杆《八·九》进行批判，有的进行了斗争，大部分《八·九》同学都写了“检查”。一些人趁机攻击出身好的同学没有阶级感情，有的是“刘邓感情”。

对这场“围剿八·九思潮”，纵队派认为应该基本否定，认为在毛主席【三·七指示】发表后仍这样做，不能正确对待保守派，采取围剿、高压的办法是错误的。应“争取团结大多数，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来，和《井冈山》并肩战斗”。《28团》派认为好得很，应基本肯定。

《捉鬼队》、《游泳》贴出大字报【打倒假洋鬼子，为要革命的《八·九》同学大喊大叫】，帮助他们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声讨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谭震林，我校部分同学参加。

晚上召开全校形势讨论会，看法不一，很混乱。王良生等发言认为目前处于淮海战役阶段，“第三次大战前夕”、“资本主义复辟前夕”受到驳斥，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左”实右。许多同学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指出是一片大好形势，同时要提高警惕，密切注视社会动向，坚决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

3月21日

兵团总部发出【两忆三查】活动通知（两忆：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之苦，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中央文革对我们关怀之甜；三查：查立场，查思想，查斗志），把“两忆三查”作为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

兵团总部发表【关于分部建设的意见】，指出分部领导成员应该是坚定的革命派，调和派、折衷派不能担任领导。意见有分歧时，应该通过同志式的平等讨论解决，求大同存小异，禁绝打内战，但在总部的策划下，各系大搞“夺权”、“宫廷政变”。首先是工化系搞了个《夺权委员会》，夺了原分部的权，排挤出纵队派的战友。接着，土建、数力、水利、电机等系也都搞了“宫廷政变”。

总理接见铁道、交通、邮电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时说：（余秋里）不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我怎么会让他和我和你们坐在一起开会呢？！（在场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和谷牧同志）

《红旗红卫兵》负责人王小平贴出【向真理投降，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前进】大字报，雷蓉也贴出检讨的大字报。

学校贴出【唐伟必须向河南五千万人民做深刻检查！】。

在大礼堂召开清华大学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前党委员会，党委办公室代主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郝根祥及汤纪敏、吴佑寿在会上发言，检查错误，并表示站在《井冈山兵团》一边，造刘邓的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边来。

3月22日

兵团总部发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十条规定】。

贾春旺等六人贴出大字报【砸烂旧团委，彻底闹革命】。指出12月黑风时，团委掀起一股反动逆流。

清华仍旧阶级阵线不分明，这是刘邓陶的“打倒一切”的反动罪行之一，必须彻底揭开清华干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字报【革命干部到群众中去】认为革命干部“到群众中去才能思想上刺刀见红”。

《联动》在王府井张贴大字报【感到没有】中说：“目前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有一股反动形势正在不断的向老红卫兵袭来。”，署名是《老红卫兵兵团》、《老红卫兵八一武工队》等。

3月23日

兵团《保卫组》发出通知，不准外单位到我校随便捕人。我校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捕人，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们现在还掌握的权利，派出了爪牙到处追捕革命造反派，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来我校捕人、搜查等必须与兵团保卫组联系，否则严肃处理。

《镇黑浪》战斗组贴出【《八·九》派必须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彻底决裂，回戈一击！】

史料实录

汽71《干革命》战斗组写【一个刘氏〔修养〕的忠实信徒是怎样走上大革命道路的?】，文中说向《八·九》同学提出一个深思的问题……。说铁杆《八·九》、《123》总头目杜玉金死抱刘氏修养的“僵尸”不放，与刘邓阴魂不散，同归于尽。

3月24日

《人民日报》报导北京市《工代会》成立。

今天将召开庆祝毛主席伟大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庆祝《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全校张灯结彩，红旗飘舞，《井冈山》人意气风发，

中午，在主楼前广场召开了纪念大会，全校的革命师生济济一堂，校外的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等几十个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纷纷赶来祝贺。笑语喧腾，斗志昂扬，一片节目欢腾的景象。

会上，蒯大富简略地总结和回顾了我校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和《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的历史。指出当前的大好形势，不光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而是要“占领南京”了，他同时还提出我们今后的任务和应加强的工作。

北航《红旗》代表韩爱晶、《新北大社》代表聂元梓、北京市外事局《毛泽东主义红色造反团》代表，美国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敦白，作了热情洋溢、充满了革命战斗友谊的讲话，博得了井冈山战士、全校革命师生和校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烈欢迎。我校《井冈山红卫兵》方雁生等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上吸收11个已改变立场的《八·九》派同学参加《井冈山》，由蒯大富同志带领他们宣誓。今天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诉深深地教育了《八·九》派同学。有的《八·九》派同学想到自己过去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给革命带来损失，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们表示，一定要向那11个同学学习，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结束。

晚上在主楼广场，战友文工团来校慰问演出【长征组歌】。

24日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青海军区和省负责人、青海的造反派组织和外地赴京的组织等都参加），清华学生许XX哭诉了他看到机关枪扫射造反派，周围人倒下去，自己抓后被斗情况。

3月25日

大字报主要是关于庆祝《井冈山》成立半周年的内容。

《从来急》、《战风浪》、《争朝夕》的大字报【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蒯大富应破‘私’立公。

数力系力 901 原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张怀义，被发现在日记中有反革命言论，被批判，跳楼自杀。

3月26日

上午 9:30 在大礼堂，由《三司》、《一司》、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新北大公社》组成的《赴渝联络站》主办【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会】，由杨益言、罗广斌的爱人等介绍山城情况和罗广斌之死。

大字报区仍开展关于解散《二万五千里》战斗组的辩论。

陈伯达、戚本禹同志在人大大会堂接见清华部分教职工与《井冈山兵团》总部代表，主要谈复课、批和改的问题。

3月27日

下午召开全校整风总结大会。

晚上召开全校形势讨论会，谈到国际形势、青海军区的问题，炮轰余秋里问题。

北京市《中学生红代会》今日成立。

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

3月28日

晚上继续召开全校整风大会，讨论形势及关于“三结合”、“斗批改”的问题，会上对是否应解散《二万五千里》战斗组发生争论。孙怒涛发言提出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现在有钻入造反派内部对小将吹捧的迹象，要提高警惕。这当场引起《28团》某些人的围攻，认为是影射《28团》，否定造反派。其实孙指的是《红教工》，会上情绪热烈。

原《八·九》派同学程 XX 深刻认识自己：“前一时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镇压群众的打手，要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3月29日

谭浩强贴出大字报，认为《二办》解散《二万五千里》是不对的。《照妖镜》等战斗组贴出大字报骂谭浩强“谭浩强你他妈的混账透顶”。

数力系《红色联队》、《战地黄花》、《千钧棒》、《暴风骤雨》等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清华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指出大搞“宫廷政变”，解散《二

史料实录

万五千里》等战斗组是“反托战”的继续，“一切权力归蒯派”是错误的，“痞子”就是不能翻上台。

《第一湘江》、《轮机兵》等战斗组贴出大字报【对蒯派就是应当阶级分折】。

3月30日

晚上召开《井冈山》兵团战士大会，介绍各系教职工“揭盖子”情况，机械系谈了《红旗飘飘》与周汉安的问题，电机系谈了“揭盖子”，团委谈了“十二月黑风”等，然后由童景山与《二万五千里》发言，辩论《二万五千里》问题，最后蒯大富作总结发言说：“《二办》解散《二万五千里》，大方向是正确的”。

《人民日报》刊登王效禹同志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

谭浩强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批评，有错误就改，但决不放弃党的原则。26日参加中央文革座谈会的干部名单的确是经过中央文革及蒯大富、陈继芳同意的，自己要勇敢参加战斗。

《井冈山》报报导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的【山城在迷雾中】，《雄关漫道》的【看！宜宾的反革命复辟】，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赴京汇报小组》的【巴山蜀水的控诉】文章，并登了重大《八一五》同学的一封信，讲四川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紧急关头。

3月31日

《红旗》杂志今天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清华干部问题的调查员和评论员文章【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干部热烈欢呼。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文中披露清华在六、七月间广大干部受打击情况，并点名前校党委干部蒋、刘、胡、何、艾为黑帮。

总部和《二办》发出紧急通知，欢迎革命干部到群众中亮相。

上午10点半，在西区阶梯教室召开全校干部会。广大干部痛哭失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纷纷表示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

谭浩强：“刘邓对干部实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这是历史上上规模最大一次。”

郝根翔（原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派工作组到我校几乎把所有中上层干部打成黑帮。……把我们关在房间里，没有自由，与群众隔离，不让我们起来革命。”

李思问（原行政生活副书记）：“要我们检查，检查一次通不过，再检查又通不过，非要上纲到‘仇恨党，仇恨主席，仇恨社会主义制度’……”

一同学：“对刘邓反动路线是有抵制的，工作组说清华干部是黑帮，哪来那么多黑帮啊！”

单德启（原团委副书记）：“十多年来学了刘氏‘修养’，蒋南翔对我们做的也完全是刘少奇的一套。”

一同学：“我们对待干部亮相就要看他大节。”

下午召开全校大会，庆祝《红旗》杂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发表。会上有汤纪敏、单计新、印斌等人发言，大会后游行。

晚上，广播戚本禹同志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上一段形势综述：

(1) 全国运动进入决战阶段，闻中央开会已结束，给刘、邓戴上头号走资派的帽子，但还有人要为他们翻案，从思想影响来说，远远没有批判；

(2) 有些地区运动有反复，四川、青海、新疆、内蒙、河南等地的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同学不安心在校搞斗批改，要求杀出去，但中央文革不同意。《红代会》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发出声明，坚决不让同学外出；

(3) 校内同学转入批判【修养】，教职工搞反击炮打中央文革逆流，动力系揪出马玉清、机械系揪出反动教师周汉安，并对《八·九》思潮进行了批判。

(4) 总部《二办》通令解散《二万五千里》战斗组，有81个战斗组支持《二办》通令，有54个战斗组反对，不同意解散《二万五千里》，总部委员中仅孙怒涛一人不同意；

(5) 谭浩强因同意三纵队观点，支持孙怒涛发言而引起《二办》和《28团》的反对，据说前两天晚上谭贴大字报，将别人攻击他的大字报撕去，被巡逻队当场捉住，于是攻谭的大字报蜂涌而起，说谭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是两面三刀人物”等；

(6) 3月26日中央文革陈伯达、戚本禹同志约一部分干部和总部委员座谈教改，名单的提出谭浩强是参与的，据说谭提了一些《二万五千里》、《山鹰》、《韶山评论》等组（反对《二办》的）的人参加，因此受到部分同学的

责难；

(7) 前些日子团委会开揭发会，在会上谭受到一个多小时的围攻，据谭说是受到《二办》指使的，谭与团委中的一些人都出大字报声明；

(8) 连日来，由孙怒涛3月28日发言所引起的对《红教工》头头所发起的攻势形成了高潮。大字报是由五纵队的一些战斗组写的，公布了陶德坚与《红教工》某些人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陶本人与《28团》的一些战斗组出大字报反击，态度强硬，《28团》在广播中认为纵队的做法是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有方向性错误；

(9) 《二办》中大部分是《红教工》的成员，前天出试卷要所有干部填写，谈谈对兵团总部和蒋南翔的看法等等，内容十分繁琐；

(10) 有大字报（各行政基层单位出的）对郝根祥、汤纪敏等亮相表示不满，认为这样的干部亮相没走群众路线；

(11) 一些前总支书记出大字报，揭发前党委和蒋南翔对抗毛主席司令部，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4月1日

下午由机械系一部分师生代表《井冈山兵团》去北大，参加庆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年和《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成立大会】，聂元梓、蒯大富和李敦白讲话。

《井冈山》报编辑部登三论清华干部问题文章：【这笔账算在谁身上?】、【革命干部杀出来!】、【清华干部特殊论可以休矣】。

《满江红》战斗组讲：“刘邓资产阶级在干部问题上的种种表现体现在一派、二罢、三怀疑一切、四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五目的在于保护一小撮。”

《第一红岩》、《照妖镜》、《811》贴出【论解散干部堆的巨大意义】，强调干部到群众中去，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该文遭沈如槐、周泉纓们的反对，说是修正主义的大字报。

《刺刀见红》贴出大字报：【红教工挥舞在干部头上的五条大棒】，即：(1) 三类干部是最危险的敌人；(2) 200元教授比46元干部更革命；(3) 基层干部是刘邓路线的基础；(4) 学生管上揪、教师管下扫；(5) 清华干部都烂了。还贴出【陶德坚何许人也!】，指陶父是官僚买办、国民党员，在香港。陶本人57年反右时严重右倾，受警告处分，文化革命中保蒋、保工作组、是反蒯干将。丈夫陶世龙为漏网右派，邓拓宠儿。

原团委干部崔鸿超、单德启写文：【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解放出来——揭发和控诉刘少奇—蒋南翔对清华干部的迫害】。

4月2日

《解放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斗臭！】。

《井冈山》人积极响应《红代会》组织的“4.2大行动”，进城游行，欢呼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发表。“戚本禹同志文章好得很！……它吹响了向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攻击的号角！……彻底批判刘邓陶！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

《千钧棒》贴出大字报【“痞子”与“红人”】。

《千钧棒》、《战地黄花》发表【关于《红教工》问题的紧急声明】，说《红教工》头头的反动思潮必须批判，同时要区分《红教工》头头与群众、区分《二办》与《红教工》。

《红色警卫员》的大字报揭露1月25日下午《红教工》到武装部夺权一事。

兵团总部《二办》发表【十点声明】指出：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按照《红旗》文章的精神办事。对广大犯错误的干部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革命不分迟早，造反不分先后，只要真革命真造反，都要热情欢迎。号召干部勇敢地到熟悉自己的群众中去亮相，拿起四大武器投入战斗，自己解放自己。

无0《娄山关》大字报说：“陈继芳同志这个纲上得好”，指出在干部问题上本来就有两条路线斗争。

有大字报揭露《二办》搞的可笑的干部“考试卷”。

4月3日

28团战斗组《叛逆者》写大字报说：大方向应是矛头对刘邓反动路线，现却是对《二办》、《红教工》，大方向不对！

北航、二外《红旗》等单位炮轰陈毅、叶剑英。

崩大富给河南发电报：谴责唐伟等人在河南勾结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的卑鄙行径，坚决支持《二七公社》和刘建勋。

总部委员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等人贴出【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呼吁大家警惕有人把矛头指向革命小将，瓦解《井冈山》，为蒋南翔翻案的阴谋。

4月4日

晚上，兵团举行控诉大会，【誓将刘氏黑[修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基础】。机械系原党总支副书记王文兰、工物系

原党总支副书记吴英碌、汤纪敏、苗日新等干部发言，“用铁的事实说话”。

兵团总部决定支持北航《红旗》炮轰陈老总的革命行动。

大字报区贴满了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师的大字报。此外，有批【修养】的，谈干部问题的大字报，关于《二万五千里》与《红教工》的问题似乎已经过去。

兵团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发布通告：决定吸收谭浩强参加宣传部，井冈山宣传队核心组。希望谭浩强能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正错误，立功赎罪。

原《28团》的许多战斗组提出要求把大扒手王光美揪回清华园斗倒斗臭。

中央文革宣布：谢富治同志兼任全军文革副组长。

在首都大专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王力等人同意了清华《井冈山兵团》以首都《红代会》红卫兵记者的名义去外地调查和收集文革情况的要求，并拟定了几条派人原则。一周内，《井冈山兵团》总部先后向哈尔滨、长春、沈阳、南京、杭州、重庆、昆明等地派出记者站或调查组，有关头目还去上海、福州、广州、武汉等地活动，多次参加当地有关“形势讨论会”、“座谈会”，把北京文革高层人物的一些指示、讲话散布给地方群众及代表，又把外地的文革情况，主要是军队支左、军队干部及群众的情况汇报给中央文革小组。

4月5日

晚上，在礼堂召开全校形势讨论会，认为应批判刘邓反动路线与黑【修养】，对社会动向也应密切注意。蒯大富发言，指出形势大好，军区问题中央能够解决，同学不要外出，应安心搞大批判、斗批改。对干部亮相要防“左”，提醒大家在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复辟的暗流。蒯大富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已批准我们揪斗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并传达周总理的两点要求：（1）不武斗；（2）要准备好。

炮轰、打倒徐向前、叶剑英、陈毅的大字报仍贴满全校，声浪很高。

成立了斗争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筹备组。

4月6日

光辉灿烂的【中央军委十条】颁布。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发表【关于四月十日揪斗大扒手王光美的通告】，热烈欢迎全市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参加大会。

下午在礼堂举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声援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由河南造反派控诉白色恐怖对革命群众的残酷迫害。总部重申了3月28日对河南问题的声明，支持《二·七公社》，谴责唐伟等人对河南人民犯下的罪行。

总部制定了“斗王光美方案”，成立六个筹备组。号召全校革命师生打一

场人民战争，大造声势，大造舆论。

今天是“1.6智擒王光美行动”三周年，原《28团》同志贴了许多纪念“1.6行动”的大字报，而《战地黄花》战斗组贴出【‘1.6行动’好个屁!】。《井冈山》报登《画戟》战斗组的诗配画【打倒扒手王光美】。

4月7日

《文汇报》发表一至四论【在大批判中推动大联合】的社论。

【彻底肃清刘氏修养在清华的流毒】、【打碎枷锁！——愤怒控诉刘邓路线对我的迫害和毒害!】，学校批【修养】大字报增多，声势很大，有的质量较高，全校掀起围剿刘少奇的高潮。

总部为了推动革命大批判，决定把批判刘少奇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原《28团》一些战斗组积极响应，连夜作战，抄出大量大字报和大标语，决心让打倒刘少奇的斗争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但原纵队无动于衷，反映冷淡。

国际共产主义反修坚强战士李敦白批【修养】：“兄弟党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和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解决了这个问题，革命就成功了。可是[修养]这本书正相反，……这本书对兄弟党第一个大危害是奴隶主义。刘少奇讲的都是对党的绝对服从，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他自己。……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我体会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这个‘人性’，消灭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刘少奇搞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一定不要让它熄灭。”

晚上，召开了斗争王光美的全校政治动员大会，这是斗王光美的激战前夜。广播车到市内去广播这好消息，邀请全市革命群众到来清华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政客。“广播车每到一地，被围得水泄不通。……激战前夜清华园沸腾起来了！……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大毒草[修养]，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要让王光美一进清华园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王光美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客欠革命人民那么多债，不是要‘秋后算账’吗？我们今天就让她还账。不把她打入十八层地狱誓不休！”

原政治教研组教师朱育和写文章【愤怒控诉刘、邓、蒋对我的毒害和迫害】。

4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旗帜】。

下午宜宾地区革命派刘结挺、张西挺等人来校控诉刘、邓、李（井泉）的滔天罪行和对他们的迫害，并说毛主席特别关心宜宾问题。

史料实录

晚上放映毒草影片【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及【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北京十几所大专院校和单位在民族文化宫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阵，数百人受伤。民族宫武斗事件将北京高校中以《新北大公社》和地质《东方红》为首的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并且开创了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

4月9日

全校布置环境，贴漫画、大字报，为明日斗王光美造声势，作准备。

晚上放映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晚上，捉鬼队紧急集合，准备捉拿王光美、彭真、陆定一等。

4月10日

上午，在主楼前广场斗争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轰动全北京。近40万的本市、郊区及全国造反派云集一堂，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会师，这是对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的大检阅。清华园内人流如潮，红旗似海。一张张大字报布满校园，一条条大标语像刺向敌人的投枪匕首，一幅幅漫画生动描绘出刘贼及其丑婆娘的丑态，大长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威风。这次斗争会拍摄了纪录影片。

蒯大富同志在会上的发言题为：【粪土当年万户侯】。李敦白讲话：“也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害，立了一功，我们感谢你们！”。王文兰发言：【戳穿王光美对干部的四条毒计】。

原工作组组长叶林发言：【王光美是刘少奇派的刽子手！】。桃园革命群众发言：【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恶！】。会前会后审问过王光美三次，她仍处处为自己和刘少奇辩护。

《井冈山》人欢呼：这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有人却拒不参加斗争大会。纵队派头头沈如槐、宿长忠、张雪梅等在颐和园开会，策划分裂井冈山。

晚上，在主楼前开庆祝晚会。

4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怒火燃烧，义愤填膺，狠斗王光美；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声讨刘少奇”。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战友说：刘少奇派王光美坐镇清华园，镇

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一同战斗，今天我们又一同享受胜利的欢乐。

校内有大字报结合戚本禹文章，指清华园内有一股改良势力。

《第一小老虎》贴出【旧清华根本否定，彻底砸烂】。

《井冈山星火》贴出【彻底抛弃改良主义】。

《红飏》贴出【干部向何处去，改良还是革命？】。

4月12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彻底肃清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

《井冈山哨兵》、《金戈铁马》、《冻死苍蝇》、《新五篇》、《叛逆者一分队》、《打落水狗一分队》战斗组贴出大字报：【《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以下简称【罪责难逃】）和【再评《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认为：游街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唱反调，丑化了革命群众运动。

建6《韶山星火》贴出【问《红旗》调查员】，说“打击一大片干部是假，打击一大片群众是真”，否认刘、邓在干部问题上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冶教《大决战》贴出【《红旗》评论员、调查员就是罪责难逃】。

这些大字报立即被转抄到外校，造成很大影响。

下午6时，兵团总部发表声明主要指出：（1）打倒刘少奇，彻底批判黑【修养】是当前中心任务，是目前斗争大方向，凡是违背这各大方向都是错误的。《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是革命的，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2）兵团总部认为【罪责难逃】大字报是错误的，“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总部责令大字报作者深刻检查错误；（3）尽管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应当贴大字报，……目前不应该辩论这张大字报，以防偏离大方向；（4）要求井冈山战士迅速把大字报盖掉。

许多战斗组纷纷贴出大字报，坚决要求对【罪责难逃】中的观点进行批判，以肃清其影响。并指总部声明包庇【罪责难逃】的观点，阻止对毒草的批判，是极端错误的，反映了总部某些人头脑中同样具有严重的“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总部委员王良生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坚决批判。

4月13日

各战斗组继续贴出大字报，批判【罪责难逃】等。

《第一湘江》、《不怕鬼》、《轮机兵》、《巴黎公社》等12个战斗组发表联

合声明：《叛逆者一分队》等以极左面貌出现，恶毒攻击《红旗》杂志，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指出从3月份以来，对待中央精神和《红旗》社论，在兵团内部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些人对干部亮相一棒子打死，对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感兴趣，大谈当前三结合的主要危险是改良主义，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井冈山兵团》内部的尖锐反映。

《二办》提出【关于干部问题的几项工作建议】，提出群众对干部要一看二帮，干部要做到三划一站。

晚上20多个纵队派主要战斗组召开形势讨论会，说鉴于兵团总部已经不能领导我校开展对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决定发起“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即《414革命串联会》。

总部成立《斗批改办公室》，199多战斗组报名参加。

《捉鬼队》夜间撕去【罪责难逃】等大字报，当群众提出责问时，他们说按“总部指示”办事的。

蒯大富参加了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代表的会。

《红旗》杂志驻清华记者张XX在旧电机馆召开座谈会，支持414成立。

4月14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三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清晨4点，《战地黄花》、《千钧棒》、《第一湘江》等组贴出【414串联会成立公告001号】。说：“长期以来，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和评论员调查员文章在清华遭到了总部和《28团》某些人的冷淡，【三七指示】的贯彻和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遇到极大的阻力，干部难以彻底解放，革命三结合难以实现……”。

广播台拒不广播召开《414串联会》的海报。

由纵队派20多个战斗组发起，下午3时在西主楼3-208召开【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第一次串联会】。到会共有700余人，250余个战斗组。会上讨论了文化革命发展新形势，分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清华园的反映。一致认为【罪责难逃】反动大字报的出笼，标志清华《井冈山》内两条路线斗争处在一个转折关键的时刻。井冈山兵团《414串联会》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杀出来了！

会上通过《414串联会》第一号决议。说在兵团内部，包括兵团总部内，长期存在的两派斗争，根本不是什么“宗派斗争”，而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潮、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指出在总部和原《28团》中存在着一股思潮，它代

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它常常打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来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还说《红教工》一部分人是这种思潮的社会基础典型。会上宣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斗争，使清华成为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典型，成为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型。……我们不仅要思想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肃清其流毒，思想上树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权，而且要在政治上、组织上建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权。使我们《井冈山兵团》的大权紧紧掌握在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左派手里，保证我校的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航道前进。”

会上谭浩强说“总部没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二办》对他围攻。说“刘邓假手革命小将打击革命干部，借刀杀人。”

晚上总部召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来自何方】辩论会。《414 串联会》说：当前阻力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总部和《28 团》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会上，《414 串联会》宣读了第一次大会决议。

深夜，《414》核心组开会，说“鉴于《井冈山广播台》长期以来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压制不同意见，大搞团派一言堂，阻挠纵队派正确意见的发表，阻挠对毒草的批判，并拒不广播【414 串联会成立宣言】，为彻底改组广播台，决定暂时接管《井冈山广播台》，并研究行动计划。”

4 月 15 日

《人民日报》刊登《解放军报》编辑部 14 日文章【再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11: 30, 414 以《井冈山广播台》不播他们大字报为名，武力冲击广播台。

11: 45, 414 部分人接管了在明斋的广播台，发表【告全校同志书】，要求彻底改组广播台。

兵团说这是一次预先准备好的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阴谋，《28 团》调来许多人砸《414》已占领的广播台的门、窗。

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连续三次来电指示应停止武斗，爱护公物，不同意见通过双方协商解决。《414》说自己坚决执行，总部及《28 团》拒不执行；《28 团》说是《414》不执行，人多势众，把《414》的人殴打扔出。

在明斋前，《414》召开第二次串联会，要求总部按中央文革办公室指示办事，协商解决问题，总部不答复。广播台开了明斋前喇叭，扰乱《414》开

会，并为了保护喇叭，把系行政处工人调来，激起民愤。当场很多人纷纷参加《414》，《414》及同情者两千多人浩浩荡荡游行到主楼前继续举行会议。

大礼堂，总部正召开团派干部大会。在会上老蒯说：“越来越证明，《八·八》越来越向它的反面发展，到今天，具有反动作用。……三纵队、《414》代表保守势力，《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一部分，……一定要摧垮！”说“要抓《414》背后的屡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继续坚持认为清华干部是清华园的一种保守势力，当前主要危险是改良主义。

会上宣读了【总部六点决议】，说《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不揪出背后策划的政治扒手，誓不罢休！”，命令广播台不准广播《414》一切文章，最后蒯大富领着团派干部宣誓。

《414》在主楼前举行第三次串联会，大家同声欢呼“4.15行动”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并通过决议：为加强战斗力，各系组成分会。会后，2000多名《414》到礼堂大字报区进行示威游行，受到不少师生员工，特别是干部的欢迎。

《414》冲击广播台失败后派人到中央文革，要求谢副总理接见，谢副总理拒绝。

苏修当晚广播：“……亲毛林的清华《井冈山》分裂……”。

4月16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四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414》正式更名为《四一四革命串联会革命委员会》，连续发出【关于处理所谓中央文革三次指示的严正声明 001号】，说三次电话指示是中央文革一般工作人员的意见；【四一四革命串联会革命委员会严正声明 002号】说蒯大富讲《414》的发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暴露；【关于保护革命干部的严正声明 003号】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来自总部和《28团》。说《414》是革命的串联会，而不是什么“非法组织”、“反革命逆流”，不准任何人打击支持《414》的革命干部。

下午高等军事院校《红联》来我校示威游行，坚决支持总部和蒯大富。团派在大礼堂以介绍情况为由攻击《414》。《414》派人要求澄清事实，遭团派某些人殴打，推下台来。事后有人问及《红联》为何而来，他们说：听说《414》炮打《红旗》杂志，总部要批判，《414》不让，所以他们来支“左”。

兵团组织部发表声明，兵团下属组织不得与《414》发生联系，各级负责人不得支持《414》，否则以自动罢官论处。

4月17日

下午，全校在西大操场召开【干部亮相的阻力来自何方】大会。为了更好地处理与414的关系，蒯大富代表总部作了自我批评，并决定学毛选，整风5天。414严正要求平反，要求给以四大武器的权力，要求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老蒯嘲讽414说：“反革命”帽子很光荣，大家都愿戴反革命帽子等。陈楚三上台说“《井冈山兵团》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向《井冈山》夺权”。最后414全体排队退出会场，抗议总部把自己的战友打成“反革命”，剥夺四大民主权利，游行到主楼召开第四次串联会。在退场时，行政处人殴打414负责人沈如槐等，打伤多人，撕坏衣服，抢照相机。后9003工厂老工人写大字报揭露事情真相。

4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大批判中积极支持干部起来亮相】。指出：（1）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这一正确估计不论在各地区、各单位都是普遍适用的；（2）对干部“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3）谨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左”的方面阻挠干部起来革命，破坏革命的“三结合”。

《井冈山》报文章【干部亮相就是应该一边倒】中讲：有些干部在亮相中还只是停留在诉苦的阶段上，他们没足够勇气清算所受【修养】的毒害，去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些干部希望的是舒舒服服亮相，所以他们往往亮不到彻底的革命派一边，而往往容易亮到“素有修养”的、“善于体贴人”的那一边去，甚至亮到保守派那边去。

在文章【干部亮相的十个错误思想】中讲目前干部状态：一、没有脱胎换骨的决心；二、对革命小将不服气；三、怕到群众中去；四、怕群众不信任自己；五、怕再犯错误；六、怕搞政治工作；七、怕丢乌纱帽；八、和蒋划不清界限；九、怕保守派议论讥笑；十、靠老本吃饭。

上午，总部在主楼召开各班核心组长会，鲍长康提出“要刮十二级台风，对414发动强大政治攻势”。下午《二办》召开会议，陈继芳说“414就是一股反动逆流”。

下午，414在礼堂学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越学越感到414大方向完全正确。发言空前活跃，斗志十分高昂，决心大反无政府主义，把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团派说414总结4月15日和4月17日的教训，不得不承认这两次行动不得人心，并把《414革命委员会》改成《414核心组》。

孙怒涛贴出【两大政治派别斗争实质的探讨兼评“权”】。

414 核心组成员之一的《红色风暴》贴大字报，宣布退出 414。

晚，总部在礼堂召开整风大会，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蒯大富传达了陈伯达同志给韩爱晶的书面指示：“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就是关心国家大事”。鲍长康传达了中央文革王光宇同志对【罪责难逃】大字报的表态：“不是反革命大字报，你们有意见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提。”刘才堂说：414 欢呼《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捞稻草”，最后陈继芳就《二办》工作和【罪责难逃】大字报作了自我批评。

4 月 19 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五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团派《第一捉鳖》、《红旗如画》贴出【革命的群众运动万岁】，坚持【罪责难逃】的观点。认为六月中旬的对中下层干部“游街一大片，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是对修正主义体系的一次总冲击”。认为当时“罚不当罪的极少”；否认对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是必要的。

龙连坤、魏文波、谭浩强、胡大忻等 150 名干部贴出【清华大学一百五十名中基层干部致广大干部的一封公开信】。

《追穷寇金 7 支队》、《学鲁迅》贴出大字报：【从谭浩强亮相看阻力来自何方】，指谭浩强亮相过程正是他资产阶级世界观大暴露的过程。是他第一个提出“有的干部有奴隶主义，从左的方面压制干部亮相”；是他第一个提出“外战内打”，分裂《井冈山》，矛头指向兵团总部。

下午在千人大会上，土建系分部委员负责人周坚在谈到 414 干部政策时说：“我们就是要当老母鸡，把这些蛋都孵出来，可有人要把蛋打碎，我们就是要保护。”持团派观点人说：眼光敏锐的井冈山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是“资产阶级干部解放观”。

4 月 20 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谢富治任主任，北京红卫兵代表聂元梓任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李冬民任常委。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周总理、江青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谢富治同志做重要报告。全校革命师生也热烈欢庆市革委会的成立。

414《不怕鬼》战斗组贴出：【六月九日——六月二十三日的所谓斗黑帮必须基本否定】，文章说：“这是刘邓挑动群众斗群众！”，6月9日前，蒋南翔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通过蒙蔽群众来保护自己，6月9日后则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了。团派指这篇大字报的要害是否定林副统帅提出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批干运动”的英明论断。

以孙怒涛、汲鹏为联络人的《第一湘江》、《轮机兵》等八个战斗组贴出【论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系统阐述414与团派的分歧：(1)斗争的实质；(2)矛盾的总爆发；(3)对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4)对清华干部的基本估计；(5)怎样对待革命的三结合；(6)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的看法；(7)矛盾性质及转化的可能；(8)关于“权”的问题。最后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高于一切。……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亮真相，不亮假相，自己起来亮相，不亮逼相。”而持团派观点人说这是“罗征启创造的【左派分化论】公开出笼。”

晚上，28团《第一红岩》、《照妖镜》在礼堂召开介绍会，全盘否定二月反击逆流和整风成果。

4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指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十七年来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这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上午，414召开第六次申联会，讨论去年6月9日到6月23日的运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用大量事实说明6月23日以前所谓斗黑帮必须基本否定。“游街一大串”，这是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推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要把账算在刘邓身上，而根本不是什么向革命小将脸上抹黑。会上还提出口号，要高举无产阶级的批判大旗，在批判中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下午，总部在礼堂开【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许多干部以亲身经历控诉刘邓反动路线，指出总部和《二办》是热情地鼓励和帮助他们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亮相的。

《不怕鬼》、《千钧棒》、《战地黄花》、《八八风雷》贴出【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说：“如果说从一月份或更早一点以来，清华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是414成立的思想基础，那么《叛逆者一分队》等贴出的大字报【罪责难逃】等就是414诞生的导火线。……斗黑帮必须基本否定！……从工作组进入清华第一分钟起，他们就企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引入歧途。”；说：【湖南运动考察报告】颂扬什么？根本没颂扬所谓斗黑帮，而是颂扬真正的群众运动。【湖南运动考察报告】所颂扬的游街和6月10日以后清华的游街有本质的不同。斗争矛头，

斗争对象不同。

晚上，总部召开整风会。陈继芳代表《金戈铁马》、《叛逆者一分队》、《冻死苍蝇》作检查，只是认为【罪责难逃】的错误是不该贴出。说“贴出后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造成攻击总部、《二办》的借口”。蒯大富发言：总部要带头作自我批评，夺头脑中“私”字的权，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清华只有学生掌权是不够的，必须在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从414杀出来的《红色风暴》又贴出【从对比中看论战的实质】。指出这场论战是保蒋和反蒋、夺权和反夺权之争，论战是关系到我校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

4月22日

《井冈山》报编辑部发表文章【要允许亮错相的干部改正错误——再论干部亮相必须一边倒】。文中说：干部亮相是有阶级性的，干部亮相必须一边倒！有的人看到亮相干部改变了立场，从素有修养派、温和派甚至保守派那边释放出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就骂他们吹吹怕怕。有的干部认识到自己过去执行资产阶级伪三临路线不对，现在倒向真正革命的《井冈山》一边，他们就说这些干部“抱粗腿”、“见风使舵”、“政治投机”，而不是看作干部进步……，都是对干部“一概怀疑，一概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契卡》等贴出调查报告【红线与黑线】，揭露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热情歌颂了革命小将和革命的群众运动，痛斥了“6.9—6.23群众运动糟得很”的谬论。

上午414核心组邀请了部分中层干部举行座谈会，座谈【如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会干部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反动路线遗毒没肃清”，并表示要狠触灵魂，起来战斗。

原团委干部崔鸿超、单德启、李炳生等贴出大字报：【撕开《414》的一张王牌——从谭浩强看《414》的改良主义本质】，说414是保守势力，攻击《1356》、《刺刀见红》。

《不怕鬼》、《千钧棒》贴出【革命小将要勇于为革命干部平黑】。说：为革命干部平黑，意味要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恢复其本来面目，改变对革命干部不正确的看法。而革命干部则要打掉刘邓一切枷锁，勇敢起来战斗。团派说这篇文章完全否定了黑【修养】对干部的长期毒害，否定了干部需要三划一站。并用心险恶地把打击一大片罪名加到革命小将头上，

要革命小将为干部“平黑”。

原机装车间党支部书记梁光启贴出【谈谈清华干部的特点】。

4月23日

对6月23日以前运动的估计是大字报中心内容。《红炮》、《星星之火》、《第一送瘟神》、《不怕鬼》、《第一锿未残》，数力系前总支委员王学芳，龙连坤，朱文浩，苗日新等贴出：【用阶级观点透视六月九日至六月二十三日的群众运动——兼评《第一红岩》的一张大字报】。说：《28团》某些人用“干”和“群”的关系来糟蹋历史，这是我们的分歧实质。【罪责难逃】一文的关键，是用“群众运动好得很”来证明“挑动群众斗干部”不符合事实。工作组一进校，把广大干部统统打成黑帮、爪牙，统统靠边站……，党内头号走资派的这种“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手法由来已久。早在四十年代土改工作中就搞所谓“搬石头”运动，把干部一概打倒；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抛出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用“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来抹杀几级矛盾，大整基层干部……。

鲍长康、刘才堂等9名总部委员贴出【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做革命的先锋，批判的闯将】。

罗征启贴出【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说：目前多数干部已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了。含沙射影地攻击总部，污蔑我兵团十个月来对革命干部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罗征启在当晚的414大会上宣称：“我们再也不能做检查了，再做检查就是犯罪！我们要起来战斗。”

4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文中说：不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知道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鼓励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决捍卫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挺起腰杆来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14纷纷刷大标语欢呼社论发表，并打电话到报社去祝贺。上午在主楼前开会，热烈庆祝社论发表，“社论像及时雨，为我们指出了运动的方向，证明在干部问题上我们414的观点是正确的，坚定我们彻底批判反动路线的信心。”

10时，总部在西大操场召开庆祝大会。会上，总部委员王良生说：“《人民日报》社论说出了414的心里话，要求总部中某些人作出触及灵魂的检查。”刘才堂代表总部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来校访问的陈永贵同

志也在会上发了言。蒯大富代表井冈山战士向他献袖章并合影留念。

414的《四月革命风暴》贴出【四月革命风暴万岁——论清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阐述了在“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三结合”等问题上414与团派的根本分歧。

下午，总部在礼堂召开【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契卡》等战斗组发言受欢迎。会议快结束时，孙怒涛念了25日414斗艾知生的海报，指出艾知生整起来亮相干部谭浩强的黑材料必须痛加反击。总部与团派极力反对，当场围攻孙怒涛。28团《契卡》和陈继芳认为艾知生整谭浩强黑材料是“狗咬狗”，说可以让他们到礼堂辩论。蒯大富也说：对同志搞突然袭击，是间接打击同志，与其说414恨艾鬼，不如说414更恨总部。414这个行动是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的表现，希望414能收回海报。沈如槐说：谭是中央文革肯定的革命干部。

贺美英、姚健等13名原团委干部贴出【从对待谭浩强亮相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

《抗大东彪》贴出【清华干部应该基本肯定】，说：“必须看到十七年来清华园是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清华是有成绩的。”414很多战斗组加批语：“好极了！”；反对者说：“蒋刘及其第二套班子的‘红线主导论’由他们提了出来。”

晚上，414在礼堂就斗艾知生进行战斗动员，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对“一小撮”必须狠狠打击其嚣张气焰，而不能敌我不分，丧失警惕。表示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把明天的斗争会开好。

4月25日

414上午在主楼前召开【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艾知生大会】，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整革命干部黑材料，进行反攻倒算的罪行。蒯大富到会作了发言，支持414革命群众斗艾。“艾知生是我们〈井冈山〉人的敌人，〈井冈山〉人坚持一致对敌”。这一革命行动大长革命干部的志气，为广大干部起来革命创造政治条件，把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推向新高潮。

会上还宣读了电机系【“揭盖子”调查报告】，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互相勾结，反攻倒算，散布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反动观点，打击、压制基层干部起来革命。

自控系、动农系同学贴出大字报，揭发团派整414同志的材料（还贴出了材料原样），各系同学纷纷加批语，均指出有此类调查材料，对此，414核

心组提出强烈抗议。

《千钧棒》等19个战斗组贴出【历史是无情的见证人】，再次批驳“清华干部铁板一块”、“游街一大串好得很”的错误，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打击一大片”起来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必须警惕。

下午在静斋召开总部会议，总部委员陈继芳、刘泉等说应尽快搞“三结合”。刘泉说“就是要捏合起来”，“要学习三总部合并经验，把权抓过来”。

《二办》发出【关于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若干建议】：要敢于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在干部亮相问题上要防“左”，三结合时要防右。绝不能为干部级别所限制，更不能搞95%干部官复原职。

谭浩强贴出大字报【在战斗中改造自己，在大风大浪中战斗】。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未肃清，……414是捍卫革命路线的，决不是保守势力。对这样的串联会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团派说他坚持分裂《井冈山》的立场。

清华《井冈山》原驻红卫医院《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严正声明】，抗议盗窃陈里宁病历并照相的非法行为，肯定陈里宁是坚定的革命战士。

4月26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在一看二帮】。

总部发表【关于着重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点建议】：(1)存在三个缺点：调查不够、揭露不够、批判不够；(2)多开中小型会、座谈会，以广泛发动群众；(3)利用四大对干部的全部工作、全部历史进行审查和辩论，把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介绍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下午，在大礼堂召开的总部和《二办》主持的大会上，《冲霄汉》等战斗组详细介绍了韩银山、张修身等以前因长期与蒋黑帮党委作斗争而遭受排斥打击的革命干部。他们多半工农出身，很早参加革命，受过革命战争风暴考验。

【干部介绍会】介绍了宋镜瀛（414说他是资产阶级教授、国民党少校）。陈继芳号召开展“群众性介绍干部运动”。有些人说：这个介绍干部运动只是依靠个别战斗组的调查材料，甚至连原单位的战士也不知道，这违反中央精神。《二办》这样做，是想置广大干部解放于不顾，拉几个干部出来作为三结合陪衬。

414晚在大礼堂召开第二次【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大量事实揭发数力、电机、工化等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嚣张气焰。许多干部上台发言亮相，会议最后提出414当前战斗口号是：

“高举革命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三凑合’，为实现真正的革命的三结合奋斗到底！”

《战地黄花》、《千均棒》贴出【干部亮相必须倒向414】。

4月27日

总部、《二办》决定大胆使用干部，由七名干部（韩银山、张修身、崔鸿超、汤亚美等）组成参谋组，韩银山、张修身任正副组长。

414核心组发表【关于总部和《二办》“介绍干部”搞“三凑合”严正声明】，说：“我校大批判还刚刚开始，……总部和《二办》刚刚喊出大批判的口号，虚晃一枪，今天竟大喊‘介绍干部’，‘三结合’，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只能是改良主义的三凑合、三捏合，我们坚决反对。”号召“414战士及全体革命同志坚决把握斗争大方向，绝不许有人转移大批判的方向。”

晚上，414在西大操场召开【第三次批判大会】，矛头对准《红教工》。谭浩强代表11名干部发言“要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大肆攻击痛击十二月为蒋翻案黑风的革命群众组织《红教工》是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转移对刘邓的批判。

《井冈山》报发表了兵团《契卡》、《韶山红日》、土建系分部的文章【红线与黑线——从土建系看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评论员说这篇调查报告写得好，好在它严格区分了红线和黑线，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群众运动，歌颂了一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井冈山革命闯将。这份报告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414核心组发表【关于批判《红教工》某些头头所代表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的号召书】，指《红教工》某些头头散布反动“政治地位决定论”，把基层干部污蔑为反动路线社会基础，压制干部起来亮相，必须彻底批判，肃清流毒，才能解放广大革命干部。

晚上414贴了不少矛头指向《红教工》的大字报和大反“三凑合”的大标语。

兵团总部发出通告：全国各地（除青海省外）及在北京市各单位（除农林口外）的我兵团战士和我校革命师生接此通告一律马上返校。

4月28日

《二办》上午召开的【全校革命干部大会】上，刘才堂、陈继芳指责414闹分裂，是保守势力代表，“414斗争艾知生是压制了解放”。

总部下午在大操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韩银山等发言，以亲身体会对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反动路线都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批判。会上

拒绝414发言，总部委员任传仲说，414要求发言是资产阶级大民主。会上发生武斗，414宣布退出会场，绕场示威游行，抗议总部屡次“害怕真理、压制民主”。

游行后，在主楼前召开【414第十次串联会】，一致通过决议：“4.28事件”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是总部某些人害怕真理，压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挑动群众斗群众面目的大暴露。……首先高举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旗帜的是我们，我们在批判反动路线上最有发言权。这个权利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任何人休想夺去！并重申：“目前清华园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我们斗争的目标是革命的‘三结合’，这就是我们对权的理解。”

串联会上有几位清华附中《井冈山》的战士发言表示坚决支持414。

晚，414的五百多名战士冒雨步行进城，去《红旗》杂志反映情况。战士斗志昂扬，高呼口号，沿途受到兄弟院校革命战士的支持。谢副总理派丁国钰同志接见414代表并听取汇报。凌晨4时，全体战士坐了《红旗》杂志社准备的汽车返校。

晚，总部召开团派干部及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号召团派从理论上、政治上批倒“414十大理论”。

《不怕鬼》黄瑞和、《千钧棒》沈如槐、《战地黄花》陈楚三、《八八探照灯》张雪梅、《暴风骤雨》郭仁宽、《从来急》刘万章、《一月革命》李良寿贴出大字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提出：十天来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革命小将是不可能领导学校工作的。有人叛变，有人落荒，被从历史前进的列车上抛弃……。号召干部以战斗姿态投入大批判，不要怕被别人扣上“否定小将”的帽子。

团派评论此文说：“造反派只能闯江山，不能掌权”的反动论调粉墨登场了。总部委员刘才堂在上批语：“你们的新保守势力论点是极端反动的，把夺权寄托在革命小将走斜路的希望是不大的。”

4月29日

《井冈山》报评论【全面地看，热情地帮】，登载了兵团行政处和《冲霄汉》战斗组联合整理的文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介绍干部韩银山】，崔鸿超的【在大批判中起来革命】，单德启的【破私立公亮革命相】。

井冈山工物研《风火》在大字报【这个战略方向抓得准】中讲：“对于清华这样一个烂掉了的单位，从清华今后长远发展来说，三结合中树什么样的干部典型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清华干部是在不同程度上贯彻蒋黑帮修正主义

路线的，但又是革命的干部。他们多半是由本校选拔上来，长期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社会阶级斗争，没经多少考验，容易中毒。”

《契卡》贴出【驳斥所谓两个一小撮论】，指出414这种论调和行动是最危险的敌人。置一小撮走资派而不顾，用另一种次要的和从属的矛盾掩盖了极其尖锐复杂的主要矛盾，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146名支持414的干部自动串联，写出【致全校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都曾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把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推上第一线，充当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打手。我们诚恳地欢迎革命群众继续对我们的错误进行毫不留情的揭发和批判。接着详细阐明：当前战斗任务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414是为这样的政治目的而奋斗的，实践证明414是一个革命的串联会。”最后表示自己不但要作革命的对象，还要作革命的动力，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大字报贴出后，不少干部纷纷签名，表示同意大字报中的观点。

晚，414在礼堂召开【第四次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二万五千里》、《工字厅战斗组》等代表揭发了工作组如何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蒯大富中途参加了大会并作发言，说要向群众学习，与414战士大方向是一致的。但414战士要求老蒯平反时，老蒯不回答。

团派贴出【老母鸡孵蛋】、【借刀杀人】、【外战内打】等大字报。414说这是把已经歪曲了的观点强于414进行批判，为了否定414的大方向。

4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414热烈欢呼社论发表。414认为社论里指出的对犯错误的干部和受蒙蔽的群众的正确态度，正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正是我们与团派同志分歧所在。社论的发表更坚定我们的信心，也使广大战士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最高指示的伟大意义。

《井冈山》报登电机系《802》支队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介绍革命干部张修身同志】。

《照妖镜》战斗队在文章【崔鸿超是如何亮相的】中说崔的“落脚点选择”正确，敢于亮相，敢于战斗，正确对待群众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井冈山》报【为革命的干部站出来亮相叫好】文中说：“在十个多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大批虽然犯过一些错误，在不同程度上执行过蒋南翔修正主义路线的干部，他们觉悟早，勇敢地在大风大浪里亮相，不

断触及灵魂改造世界观，坚决与蒋黑帮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站到彻底革命的《井冈山》人一边……。对这些干部我们就是要一看二帮，团结他们，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经过斗争考验，他们许多人还可参加革命的三结合。”

动农系《只把春来报》、《第一号炮》、《四海翻腾》、《汽车连队》发表文章：【彻底改造世界观，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介绍一位非党员干部宋镜瀛同志】。

《井冈山》报说：“在我校，旧知识分子也发生着分化，有些人站出来了，宋镜瀛同志就是其中一个，他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触及灵魂，改造思想。对于他这种革命行动，应给予坚决支持。”

414 核心组发表关于建立《414 广播台》的【郑重声明】。说：“由于学校广播台长期以来把矛头指向 414，严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414 曾多次发表声明据理力争，无效。在广大战士努力下，群策群力，土洋结合，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广播台，参加战斗，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

414 核心组就蒯大富昨晚在大礼堂的表态发表【严正声明】，指老蒯表态言不由衷，414 和其反对派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有严重分歧，不可调和，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派内部的反映。

晚 10 点，总部宣告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小组》）。小组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组成，由蒯大富同志任组长。“她将领导我校革命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更深入地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广大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阶级分析，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逐步地建立起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团派声称这是清华最高权力机关，而这一决定连有些总部委员也感到莫名其妙。对于这种不走群众路线两凑合的《革筹小组》，414 表示坚决反对。

团派按系编成 01 至 12 部队，成立自己的核心组，414 则认为这是专门对付 414 的。

晚上，放映了“毛主席第五、六次接见革命师生”的电影。

5月1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于晚 10:05 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等几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蒯大富。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井冈山》人的巨大关怀！毛主席接受了蒯大富代表全体《井冈山》战士献给他

史料实录

老人家的《清华井冈山》袖章。“毛主席给〈井冈山〉人撑腰，〈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

今天发表了林彪同志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非常关心清华运动，表示不久将派军代表来，而且表示一定要亲自参加我校革委会成立大会。

上午我校五千余人在颐和园参加游园活动，晚上二千余人参加天安门广场前的联欢晚会。

原团委崔鸿超、单德启、陈崇端、李炳生等人贴出大字报，说150名干部【公开信】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黑色信号弹”，“414是保守势力”。

工物系17名干部贴出【高举革命批判大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兼评150名干部公开信】。

孙怒涛就《革筹小组》一事发表严正声明，指所谓《革筹小组》是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不能筹备“革委会”。成立所谓《革筹小组》的目的就是给井冈山414施加政治压力，为草草成立一个三凑合的班子鸣锣开道。为此严正声明：政治上不承认《革筹小组》，组织上不参加《革筹小组》。

《不怕鬼》黄瑞和、《从来急》刘万章贴出【鱼目不能混珠】，认为对反蒋必须进行阶级分析。

5月2日

上午兵团召开【清华大学革命师生永远忠于毛主席誓师大会】，老蒯向全校汇报了昨晚毛主席接见的场景。毛主席与蒯大富同志握了手，这是清华《井冈山》的光荣和骄傲！而414人则说：广播台全天播放了蒯上午在全校大会的“介绍”，外面贴出大标语，传达的开会内容，整个宣传似乎就像毛主席单独接见蒯大富，或毛主席突出地接见蒯大富似的，用这来压414。

在毛主席接见《井冈山》人喜讯鼓舞下，《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发出号召：决定5月3日——7日集中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并提出要求。

团派周家宝、梁光启等18个干部（即《团派干部辩论团》）贴出【关于召开全校干部批判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论大会倡议书】。

崔鸿超、梁光启、单德启贴出：【公开信的策划人，你们要干什么？】

工物等系团派干部纷纷贴出大字报，抓住150名干部【公开信】中某些缺点无限上纲，把【公开信】说为“复辟逆流”。

414许多战斗组相继发表严正声明，坚决不承认《革筹小组》。

5月3日

晨零点，广播台广播【蒯大富致谭浩强的一封公开信】，说：150名干部的【公开信】是复辟旧清华、向革命小将开火的宣言书。罗征启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希望谭浩强能触及灵魂，不要再上欺中央下戏群众，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414上午在主楼广场举行【第十一次串联会】，一致认为老蒯给谭浩强的公开信是错误的，是压制干部起来革命，矛头对准414和支持414的广大革命干部，是方向性的错误。有人说，打击罗征启就是打击414。《云水怒》说：“批判反动路线阻力很大，总部一些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相当深，相当大，要肃清流毒，矛头必须向下而不是向上”。会上通过决议，坚决不承认《革筹小组》。

414小报第十二期文章：【彻底批判革筹小组】，414《东方红03支队》文章：【把革筹一棒子打死】，攻击总部搞“三凑合”、“假批判”、“改良主义”、“《革筹小组》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心眼不正”。

晚上，总部召开【批判大会】。寇世琪以亲身经历揭发控诉刘邓蒋50天和17年来“打击一大片”和“保护一小撮”的“罪行”。刘才堂宣布对414小报提出警告，如再攻击《革筹小组》，要立即取缔！蒯大富最后发言，说孙怒涛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嘲讽孙：“你身体不好，夺了权也掌不了权，还是听医生嘱咐休息六个月吧……”，大家想不到老蒯竟会说出此话来。

5月4日

今天，在革命的“五四”青年节里，我们庆祝伟大的毛主席巨型塑像落成。彩色缤纷气球云集，迎风漫卷红旗林立。林副统帅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刻在雕像上，映着骄阳金光闪闪。上午全校欢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塑像落成。

晚上，总部继续召开批判大会。孙怒涛发言，详细阐明了414与团派在一系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在发言中谈到“将来《井冈山兵团》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文化革命后又怎样进行防修、反修？”引起团派哄堂大笑。

《人民日报》登载我校干部韩银山、张修身同志文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虽然150名干部的【公开信】遭到围攻，被打成“复辟宣言书”，但同意此信观点签名的干部却越来越多，据统计已有189名。

5月5日

在总部委员刘才堂等人策划协助下，机械系成立了《革筹小组》。该系257人支持，241人反对，112人中间。414师生表示坚决反对。

谭浩强贴出【谭浩强同志给蒯大富同志的公开信】，坚持他原来看法。

晚，团总部支持的15名干部倡议召开【全校干部辩论大会】，大会准备在大礼堂开，凭票入场。414的同学很多拿不到票，就是干部还有很多拿不到票。晚七点多钟，聚集在会场外的414群众拥进大礼堂造了反，大会才改在西门操场进行。为了树《革筹小组》的权威，让张修身主持会议。会上就150名干部【公开信】问题进行辩论，辩论十分激烈，414发言精彩。刘才堂、陈继芳急得跳上台走来走去指手划脚指挥，刘直到最后索性跳出大喊大叫：“就是不让你发言！”，这一下子引起了台下群众激愤。

连日来414一些战斗组贴大字报攻击和污蔑韩银山。校园科和《冲霄汉》等贴出【关于韩银山同志的严正声明】，指出韩银山一直坚持同修正主义做不懈斗争，是革命的好干部。

01—12部队给广大414革命同志一封【公开信】，强烈呼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别再干那些继续加强分裂，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

414《不怕鬼》、《第一湘江》、《巴黎公社》等9个战斗组贴出【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再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团派说这篇文章为414的实践奠定理论基础，提出“新阶段论”、“两小撮”论。文章还认为工作组伪三临垮台后，“以《红教工》某些头头为代表继续执行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5月6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通知。

《井冈山》报在【清华园的新曙光——热烈欢呼〈清华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成立】文中说：《革筹小组》是我校革命的“三结合”的雏形，是清华园的新生事物。“你是革命派吗？你就必然拍手称快，为之欢呼；你是保守派吗？你就必然牢骚满腹，称之为‘糟’。……‘三凑合’、‘改良主义’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和主要道路，我们正是为了堵塞这条道路，才成立《革筹小组》的。”

文中再次强调了《革筹小组》决议内容：“革筹小组由革命群众负责人蒯大富等七人、革命教职工代表曹维涤等二人、革命干部代表韩银山等二人组成；小组长蒯大富，韩银山等五人是副组长，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共同领导我校文化大革命和各项工作，在正式成立革委会之前，为我校最高领导权力机构。”

韩银山贴出【迎头痛击罗征启之流的猖狂进攻】，说：罗征启之流的实质是否定革命小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把一些受蒙蔽的干部拉到第一线，以保护他们自己，有朝一日夺回他们已失去的领导权，保存和恢复清华的旧体系，其用心何其毒也！”

414《乘风破浪》战斗组走访《人民日报》。接待员表示，登载革命干部韩、张的文章，并非表示中央承认清华《革筹小组》。下午，汲鹏在科学馆对教师、干部传达了走访《人民日报》的谈话

414《铁扫帚》贴出一论、再论【要搞臭革筹小组】，指《革筹小组》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权威，是“三凑合”，因此要搞臭。

晚，414在西大操场召开【庆祝‘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三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大会】，通过了响应北京市革委会关于活学活用毛著的通知的【紧急动员令】。会上，414《干部辩论团》（有246人）向团派《干部辩论团》发出了进行辩论的邀辩书，《千钧棒》等战斗组就【辩论6.10-6.23的运动】向《金戈铁马》等战斗组进行挑战辩论。会议最后通过由《二万五千里》等52个战斗组为自力更生办好《414广播台》的建议：【414战士募捐买广播器材的倡议书】，广大战士表示坚决响应。

团派说此会实为把矛头指向《红教工》、指向蒯大富和总部的控诉大会。

深夜，《井冈山广播台》连续重复广播“最新消息”：【与《人民日报》社陈××的通话记录】。广播说：“陈××说：中央实际上肯定了清华《革筹小组》，历史将证明你们的《革筹小组》是正确的”。团派欢喜若狂，半夜在校内游行，大刷标语，高呼：“革筹小组好得很！”，“414完蛋了！”……游行队伍有人大敲脸盆庆祝。

414人很是吃惊，下午才去《人民日报》走访，怎么晚上就变卦了？一会就有人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回答是：“一，根本不知道陈XX与清华通话，陈XX也根本代表不了人民日报。二，《人民日报》根本不知道中央文革是否肯定了《革筹小组》”。这消息一传出给在礼堂前摇旗呐喊的游行人群和在宿舍敲盆打碗助威的人当头一棒。

深夜，突然扩音器传出，“成都来电，成都告急！《产业军》挑起武斗，死伤一百多人！”，过一会又传来消息，“《产业军》使用了机枪、六0炮、冲锋枪、自动步枪、手榴弹、毒气，向手无寸铁的革命派开火，死伤已有2500多人”，一个个消息传来，无不使人愤恨。一点多集合游行示威，直闹到四、五点才结束。

5月5日，蒯大富闻聂元梓请陈伯达当北大校长，他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周恩来当清华校长，周恩来5月6日在批示中写：“清华还是实行军代表制，

史料实录

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来实现革命三结合为好。”

5月7日

凌晨，传来成都告急的消息，我兵团战士集队到其他高校游行示威，对成都造反派表示极大的支持。兵团《捉鬼队》等70余战士到东郊左家庄，配合红代会兄弟院校战友，抓获成都《产业军》头头和旗下的大头目，还有铁杆保皇派《红旗兵团》团长，真是大快人心。

10点50分，我兵团《驻成都调查团》成员吴浩汀来电：成都武斗中，我校已知有两名同学余XX、龙XX受伤……。《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联合给成都革命造反派发声援电。

井冈山兵团《赴蓉战士》决心书：“不怕任何艰难万险，就是上刀山火海，我们坚决和四川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夺取西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

414《第一扫残云》等战斗组公布【走访《人民日报》纪要】。《人民日报》陈××写亲笔辟谣信说，《井冈山广播台》广播的电话记录是歪曲了他的原话，他不代表《人民日报》。

在414压力下，兵团组织部发表公告：要纯洁组织。

动农系《二万五千里》、《第一靠舵手》、《红军号》、《打倒私字》、《五洲红旗飘》等战斗组中十七名基层干部贴出【目前存在的原则分歧究竟是什么？】。

《晨钟》贴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一周年】。

《倾盆雨》贴出【走访蒯大富同志座谈纪要】，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大旗，真心诚意地团结广大414战士。

414《东方红04支队》贴出【韩银山张修身是蒯大富的傀儡】。

下午414组长会议订出作战计划：搞臭校、系《革筹小组》，炮轰老蒯；进而夺总部权。《云水怒》周泉缨说：“我参加414就是就是要搞垮总部”。

下午在政协礼堂召开【纪念〔五·七指示〕大会】参加的外国朋友很多，414不顾大局发传单，攻击总部，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5月8日

《红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唐伟贴出大字报【迎接红五月的革命风暴】。文中认为：“总部玩弄权术，文过饰非，压制民主，对同志采取突然袭击。……老蒯发表一封臭公开信，

吹捧之声甚嚣尘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到底树谁的威信？”

韩银山贴出大字报【灵魂深处闹革命——改造自己为了坚决战斗，坚决战斗必须改造自己】。

《倚天剑》文章说：“那些有严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同志，那些被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蒙蔽住眼睛的同志，却自命为群众的化身，毫无无产阶级分析地把革命小将分为‘当权派’和‘老百姓’这样对立的两部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给那些表示支持《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干部扣上‘新奴隶主义’的帽子，骂作‘抱粗腿’、‘新驯服工具’等等。似乎干部只有亮到‘老百姓’那边才算不盲从，才算彻底革命。”

下午，01至12部队在礼堂召开形势讨论会，会议通过决议：（1）坚决贯彻市委学毛著的决定；（2）积极学习社论，把握斗争大方向；（3）《革筹小组》是新生事物，表示坚决支持；（4）革命干部要站到真正的造反派一边。会上以01至12部队名义发出给四川战友的信。

东方红四支队《挺身而出》贴出【炮轰老崩】一文，对崩大富同志提出了诚恳而尖锐的批评。

晚，414在西大操场召开【欢呼《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重要文章大会】，鲍长康要414取消大会，参加礼堂大会。王良生建议414与团派联合召开，但因参加大会人多，将礼堂大会移至西大操场召开。协商不成，各自开会。414的会开得不成功较平淡。

在由团派在礼堂召开的大会上，老崩传达谢副总理讲话和两段最高指示。（1）“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是反动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要准备批判；（2）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种形式很好。还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1）共产党员、团员受[修养]的毒害，在运动中保得厉害，不宜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推迟半年到一年再说；（2）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光是对干部的考验，也是对党、团员的一次很好的审查。

沈如槐在414大会上也念了谢副总理的指示。

师院《东方红》贴大标语：【和清华井冈山414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北航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

5月9日

上午崩大富、刘才堂、任传仲等与持414观点的干部开了座谈会，虚心听取了各种意见，并就一些问题进行了辩论。大家反映这样的会很好，希望以后多开。

总部委员陈育延等贴出【批烂臭名昭著的〔新阶段论〕】。

《6.24》、《小小战斗组》、《国际悲歌》等战斗组写了批判【新阶段论】的大字报，指孙怒涛【关于两大政治派别斗争实质的探讨】一文是反动的“左派分化论”的代表作。

《井冈山号兵》贴出【“左派分化论”的来历考】。

02部队《沧海横流》战斗组贴出【〔清宫秘史〕与414】。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光绪、珍妃亡灵还在召唤着新的代表。”并要“老四悬崖勒马”。

01部队《汽6联队》贴出【珍妃积钱罐……414募捐】，嘲讽414募捐办广播是和珍妃积钱罐一样。

《韶山红日》、《韶山火炬》说：“两小撮”论必须批判！他们嘴上说是打两小撮，实际上只是打一小撮，要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坚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对准那些“活神仙”，即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不提穷追猛打那些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414《第一开新字》重抄《第一红岩》文章【《八·八》必须根本否定】。其他战斗组摘抄了蒯大富4月15日讲话及10部队《中华儿女》等的文章。

414《第二千钧棒》贴出【蒯大富的“左派分化论”必须批判】等，指出“左派分化论”来源于团派。

414《铁流》战斗组贴出【从《二万五千里》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余毒——动农系教工情况调查报告】，揭发批判了反动路线在动农系的余毒。

414《红太阳》贴出【清华大多数干部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还清华的本来面目】。团派讲：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清华园两条路线斗争的存在，否定教育干部问题的存在，用一般性来掩盖运动的不平衡性和清华干部特殊性。

晚，团总部在礼堂召开整风会。414云集在233，沈如槐一进门就问大家：“怎么办？老蒯、总部要发声明承认414合法，并给予物质支持，怎么办？”大家正在纳闷，屋外喇叭里就传出蒯大富代表《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宣布对414的六点决议：兵团过去在处理414问题上有缺点错误；承认《414革命串联会》是在《革筹小组》、兵团总部领导下的合法群众组织；414采用募捐方式买器材是对兵团总部的侮辱，责成校行政管理委员会拨给414合理的用款；《革筹小组》扩大，希望414推荐革命干部参加《革筹小组》工作。

此项决议除孙怒涛弃权外，《革筹小组》成员及总部委员全部通过。孙说：这是可喜的进步，是完全应该的，这是414广大战士斗争得来的；总部

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没让步的，对【公开信】，对“414是保守势力”，对“群众与头头”的看法仍然没变。至于募捐，这是某些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今天无视414而造成的，是《井冈山》的羞辱。

由于《414广播台》的建立引起团派的不满，他们挑动中技校学生多次寻衅闹事或破坏线路。另一方面，为了压倒《414广播台》，几乎各系团派都设立了“民间广播台”，专门在414播音时捣乱。

数力、冶金等系匆忙组建《革筹小组》，未成。

5月10日

《照妖镜》文章：【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学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骨硬心红》等六战斗组、金丽华等九名党史教师写文章，说从批判黑【修养】中得到教训：“要永远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路线觉悟才是革命者的大节”。

《井冈山》报文章【彻底批判黑[修养]，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讲：“由于受了[修养]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毒害和影响，现在有些同志所主张的实际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平等与解放。他们大搞无政府主义，分裂和瓦解我们的革命队伍，搬弄是非，挑起纠纷，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向左派示威以至夺权，这是极端错误的。”

上午414在主楼前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反动言行大会】。会上，414战士揭露了由陶德坚之流拼凑起来的，由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老讲师（占58%）、神仙和神仙太太（占63%）、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占7%）组成的《红教工》的真面目，批判了陶德坚之流散布的“清华党都烂掉了”、“党员都是便衣警察、小特务”、“党员干部是刘邓的社会基础”、“政治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等一系列反动观点，批判了他们对基层干部进行“上揪下扫，除恶务尽”，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会上陶的态度非常不好，极不老实，414群情激愤，一致通过决议将陶从《井冈山》中清除出去。大会快结束时，土建系《红教工》及团派《韶山支队》某些人来会场闹，受到了大家的谴责。

中午，兵团保卫组、《02部队韶山支队》等战斗组相继发表声明：陶德坚是革命好同志，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414才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说批陶是“卑鄙的”、“非法的”，是“反攻倒算”，并对414提出“最最强烈抗议”。

中午，414同学募捐买的喇叭在东区12号楼装好了，才播几分钟，对面

11号楼团派系分部的“太阳升”广播台也叫起来了。从此东区再不安宁。

下午，总部在礼堂召开兵团干部大会，讨论下阶段工作和对总部提批评意见：（1）必须把批判刘邓和斗批改结合起来；（2）掀起一群众性识别干部运动，对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数；（3）本月底建立革命委员会；（4）进行三至四天整风，以批评自我批评为主。会上还宣读了《革筹小组》、总部关于批斗蒋南翔的号召书，准备五月中旬斗蒋。

晚，总部在礼堂开【批[修养]，继续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前党委书记李寿慈等揭发了蒋南翔排斥工农干部，在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蒯在礼堂讲了几点：中央没有因414而对总部有压力、有批评；《红教工》中是有一小撮，但这早有警惕。斗争陶德坚这样一个普通教师是错误的，矛头指向了群众。

晚，414在大操场召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物理教研组和外语教研组揭露了《红教工》继工作组、伪三临以后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勾结地富反坏右，反攻倒算等罪行。会上还通过【关于兵团总部5.9决议的声明】，坚持414的正确立场和鲜明态度。

总部委员王良生贴出【加入414声明】，说与总部某些负责人“在对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在群众路线问题上，组织路线问题上，在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原则分歧”。受到414热烈欢迎。

《五·七串联会》发表成立宣言，希望两派能多做自我批评，联合起来。

5月11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坚持自下而上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井冈山广播台》、《井冈山》报联合批判414的【什么[新阶段论]论?!】。说：【新阶段论】是么货色?!拆穿了就是对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你下台，我上台”。这些极“左”派，从革命队伍分裂出来的一些保守势力，结成典型的机会主义，他们适合机会主义的需要，大搞无政府主义，分裂我们的革命队伍，以帮助阶级敌人反夺权。

土建系学生分部通过决议，决定开除陶德坚出《井冈山》（分部委员13人，缺席3人，出席10人，9比1通过）。兵团组织部发表公告说：“土建系分部11日决议是对揪斗陶德坚同志的又一次突然袭击，兵团总部不予承认”。但公告中同意对王乃壮除名，“由土建系学生分部核心组领导土建系教工分

团”。

《第一红岩》等48个战斗组发表【关于《红教工》问题】的参战声明。认为《红教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陶德坚是革命同志。

中午，韩银山、张修身等贴出给414的【公开信】说：“衷心希望你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井冈山兵团《24支队》讲：“井冈山人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心目中有‘权’，有‘无产阶级专政’，一切以此为中心。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其纲就在于一个‘权’字。”

032部队《长缨在手》在【驳[为干部平黑]论】中说：他们打着“普遍性”的旗号，矢口否认清华这样一个烂掉了单位的特殊性。他们利用干部中由于修正主义腐蚀所产生的“怕痛”、“怕痛苦的思想改造”、“最好安安稳稳革命”的思想，抛出了全盘肯定干部的“为干部平黑”这样一个反毛泽东思想口号。

《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贴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万岁！——再论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大字报。

414《解放全人类》贴出【警惕啊！同志】，文中讲：近来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话：“你们连老蒯的话都不听啊！”，“跟老蒯走没错”。在5月4日会上XXX发言说：“总部的决议就是党的决议”，……我们听了很惊奇，这绝不是偶然的。五月一日毛主席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地院和北航回校传达的情况都感到和清华截然不同。王大宾十分谦虚地说：“我算老几，我是代表大家去见毛主席的，这是大家的幸福”。韩爱晶更是十分谦虚谨慎，他意味深长地传达了和毛主席谈的两点：（1）解放全人类问题；（2）我们现在的危险不是被压垮，而是可能被吹捧垮，要防止和平演变。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下午，地院《东方红》总部就414偷走沈孝宇，拉到清华斗争之事向414提出强烈抗议。

晚，在02部队主持下，在大礼堂召开【捍卫大方向，捍卫[十六条]大会】，会上《韶山红日》等发言，指出《红教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陶德坚不是右派，414某些人揪斗陶德坚把矛头指向《红教工》是违背【十六条】，违背大方向的。

5月12日

谢副总理来校，接见了《井冈山兵团》总部和414的负责人。听取了关于我校前一阶段运动情况的汇报，谈了长达7小时的话。谢副总理对清华今后运动作了极为重要指示。他说“414大方向有问题”，“你们的小道理有些

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414提出了自己的联合方案时，谢副总理说：“我不看，你们的方案肯定通不过”。谢副总理还指示，他的讲话不准传达，“不许用我的话去压任何一方”。蒯无视这指示，晚上还是传达了对他有利的东西。414对谢的话极为不满，当夜12点，有60人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告状。团派说是同他们的后台林杰联系。（冶7的414吴XX说：林杰支持我们），（机械系414李XX与王力秘书有联系）。

土建分部主要负责人张用藩、江伟等人分别发表声明，认为土建分部5月11日决议不是象组织部所说的那样搞突然袭击，是通过民主讨论决定的，是完全有效的。

414《巴黎公社》等48个战斗组发表【关于〈第一红岩〉等48个战斗组的挑战声明】，坚决要求晚上在西大操场与《第一红岩》等48个战斗组辩论《红教工》问题。

兵团组织部发表通告，要《万山红》战斗组派20人与《红教工》小会对质。《万山红》拒绝小会对质，要求在全校大会上辩论对质。

晚，兵团总部召开【批〔修养〕大会】。会上414的48个战斗组发表声明，要求会后由414应战与《红教工》辩论，可总部在蒯讲完话立即唱歌宣布散会。当414要求把喇叭打开，又推托要打电话请示鲍长康，交涉多次才打开礼堂内喇叭，就是不肯打开户外喇叭，说是怕影响师生休息。可老蒯的公开信却是在深夜两点广播。

中央乐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走上街头，把琴拉到街上演奏，受到广大工农兵欢迎。

5月13日

上午，414准备在礼堂开会辩论《红教工》的问题，要求打开全校喇叭提供方便。昨晚答应开喇叭的鲍长康躲了起来，其他总部主要委员纷纷表示“我不管”。414对总部出尔反尔压制不同意见，阻挠批判《红教工》表示气愤，要求去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汇报情况。

参加150名414干部【公开信】签名的原水利系分团委副书记，水0党支部书记刘冀生贴出【我坚决起来造公开信的反】。

《井冈山》报【搞臭分裂主义！】和【打倒空想主义！】文中说：“空想主义者努力把自己打扮成全人类的代表，结果却背离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究竟有多少实际行动？对待犯错误干部，这些空想主义者除了喊几句‘为干部平反’口号，高叫些‘要为干部平黑’、‘要保护革命干部’之类似是而非的声音之外，既没有帮助干部消除反动路线的毒害，又没帮助干部打破

个人主义的枷锁。他们的口号不过是为了笼络人心，哪里还谈得上真正彻底解放？”

05部队《东风烈》在【彻底砸烂旧清华要依靠谁？】中说：“首先，某些人对旧清华这样一个烂掉单位，这样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专门用软刀子割肉的修正主义独立王国的基本估计就是错误的。……他们对罗征启之流备加爱护，不是经过教育逐渐解放，不去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而是一概强调象‘老母鸡孵蛋’一样地‘保护’，甚至要革命小将给干部平黑。”

团派说：自《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后，414一直没什么反应。

晚，414在礼堂召开【批判[修养]大会】。许多干部以活生生的事实批判了黑【修养】，批判了蒋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思想的罪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力地说明广大革命干部对修正主义路线是有抵制的，为次日斗蒋南翔作了最好的动员。会后，汲鹏代表核心组提出：“《革筹小组》不应是权力机构，应置于兵团领导之下，吸收414观点的干部、教师、学生参加。”

《五·七》串联会发表【促使总部开门整风的声明】。

下午414战斗组长会上决定成立《罗征启串联会》。

5月14日

下午，11个部队列队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罗征启！”。

晚，兵团总部召开【打倒清华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蒋南翔大会】，刘、胡、何、艾陪斗。会上张修身等革命干部控诉了蒋黑帮迫害革命干部的罪恶，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红教工》核心战斗组《第一巨浪》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414，又宣传了“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观点。02部队《韶山支队》的发言批判了罗征启，吹捧一些并没做到“三划一站”的干部，而对罪魁祸首何东昌却批判不力，把两派分歧暴露到了敌人面前。由于开会目的不明，群众发动不够，会场不严肃，三五成群开小会。

05部队《突出政治》战斗组文章【“九评学习”和“文化革命”】中讲：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九六四年毛主席用【九评】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然而这场文化革命被刘邓蒋扼杀了。……如同刘邓派工作组一样，蒋南翔让艾知生亲自出马，利用学生干部、政治教师、团委干部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妄图压住隐藏在革命师生中的革命烈火。……【九评】的灵魂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千方百计回避这重要问题，要学生抽象讨论“阶级斗争是谁挑起的”，让学生脱离阶级斗争去闭门思过，人人过关，对照【修养】检查世界

观，……说清华红线主导地位是十分荒谬的。

5月15日

王良生带自控、数力、水利、动力四系进城游行，宣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五·一四决议”。

上午，414在西大饭厅开【总结经验，克服缺点的第十三次串联会】，庆祝414成立一周月。对一个月的斗争作了总结，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主战场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黑【修养】，批判蒋刘何胡艾；副战场：大反“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联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揭露某些人背离大方向破坏团结的行为；“三结合”：一方面抵制总部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拿出正确主张，促进革命“三结合”。孙怒涛代表414核心组讲：“毫不退让，针锋相对，主动出击”。陈楚三讲：“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就是主席革命路线在清华园的失败。”

晚，团派在大礼堂召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革命派大联合大会】。会上蒯大富传达14日谢副总理的话：“我到你们学校来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委托。回来的时候我把我到你们学校去的情况及我的处理意见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总理和中央同意我的处理意见。”会上团派群情激奋，高呼毛主席万岁！感谢中央文革对清华又一次关怀。

414串联会发言人就团派造谣中伤挑拨414和谢副总理关系发表声明抗议，指出这种作法是违反中央指示和违反映副总理指示的。

会后，总部和《革筹小组》布置下一段工作，要在5月24日前成立“革委会”。

5月16日

上午，工物、机械、冶金、土建等系到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示威游行，抗议英国政府对我港九同胞的迫害。

《井冈山》报发表：【刹住这股妖风——不折不扣地执行北京市革委会的重要通告】。文中引用【十六条】的话：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用武斗。有些同志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内战还未打完，又提出“外战外打”的谬论，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兵团各系分团分别召开全系《井冈山》兵团战士及革命师生员工大会，讨论干部问题。

《五·七串联会》核心组发表声明，指5月15日部队大会是个矛头对准414闹分裂的大会。

《学红旗》、《第一红五星》、《万里长城》、《起宏图》战斗组写文章：【鲜红的旗永不退色，革命江山代代相传——向北航红旗战友学习】。文中说“五·一”晚毛主席接见，韩爱晶回北航后把从天安门带来的糖果和苹果分给战友……。而蒯大富呢？“我们从刺破夜空的广播声浪中，我们从5月2日蒯大富同志异常兴奋的传达报告中总感觉到少了点什么，多了点什么。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不难自己找到正确答案。”

414召开会议，有人认为前一阶段政治上失败了，有些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要改变策略，要大辩论。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井冈山宣传队京剧团连演两天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受到大家好评。

外语学院《六·一六》贴出题为【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同一时期，在钢院、师大、农大、商学院、二外等学校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同志的大字报。

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的。全校沸腾了！很多同学马上刷出一条条大标语：【热烈庆祝中央文革成立一周年！】、【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砸烂旧市委！】等。北航《红旗》、《新北大》等连夜开车到我校共同庆祝。

5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

一部分师生继续到英代办处示威游行。

上午，《革筹小组》、总部、414、《五·七》、部队核心组召开会议，对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直到下午2时结束，未达成任何协议。

下午，自控系召开【干部介绍会】，自控系核心组贾××要介绍已调出系四年之久的干部佟培基回系搞三结合，遭到414强烈反对，【干部介绍会】变成辩论会。

414用《人民日报》、《文汇报》的社论精神和大量事实，批判团派没有彻底解放干部的诚意，又要匆匆忙忙搞三结合，又不能要亮到414一边的干部，所以不得不从外单位“挖干部”回来凑三结合。据大字报揭露，除佟培基外，还准备从西安、石家庄等把早已调到外地的干部调回来，搞三结合。

下午，在主楼后厅召开了原党委委员扩大揭发会议，约800人参加，揭发蒋南翔包庇右派的罪行。

晚，西大操场兵团总部召开【为实现革命三结合献计献策】大会，414《核心组》系统提出【关于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的建议】。建议中强调建立革

委会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说“414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必须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占优势”。《革筹小组》副组长韩银山在会上说：“现在有人要搞彭真的‘放’，要的是资产阶级大民主”，要“痛斥某些人‘自由、平等、博爱’的反动理论”。会上孙怒涛宣读了【414决议】，一片哗然。

414许多战斗组贴出大字报，对《革筹》和参谋提出批评，认为“它是违背群众路线的产物，没有代表性，没有权威，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混进了一些没有三划一站的人。连高参崔××也认为自己进参谋部是‘改良主义’的。保崔的《照妖镜》说对崔进入参谋部‘不了解’，以推卸责任。”

晚，师院《井冈山》在师院播送清华《井冈山》兵团部队在5月15日攻击414会议的录音，用以压制师院《东方红》。

5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

山在欢呼，海在歌唱，红旗飘舞，战歌嘹亮。为纪念毛主席划时代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井冈山》报刊登题为【学习江青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一文。文中讲：学习江青，首先要“学习她敢于向旧世界宣战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要学习她毫不折衷调和的彻底革命精神”；“还要学习她满腔热情地培育扶植新文艺的精神。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上午，《五·七串联会》在大礼堂开会讨论形势并作出决议，要在全校开展关于如何建立革委会的辩论。《五·七串联会》一些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指出匆匆忙忙成立革委会的计划应该缓行。

团派组成《钢铁连队》并贴出【成立宣言】，宣言中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纠集了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极右分子、老右倾、保守势力，三位一体成了反动的神圣同盟……，414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414是南翔精神的辩护士，是清华复辟逆流的代表。

《钢铁连队1315班》贴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法西斯卖力】。文中说清华大多数干部是“还没有站稳脚跟，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客观实际上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替法西斯买力。”文章受到了全校同学的批判，《钢铁连队》不得已贴出了大字报作检查。

下午《二办》继续在主楼后厅召开前党委委员扩大会议，说刘冰等极不老实。刘冰竟狂叫：“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还对起来揭发他的干部进行恐吓，

如李思问刚刚起来讲了两个问题，刘冰就讲：“你自己反右时犯了错误，我打击你了吗？”。

晚，兵团总部在西大操场召开【庆祝中央文革成立一周年，欢呼 [5 16 通知] 公开发表大会】。414 沈如槐发言，欢呼【通知】发表，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指出了某些人放任资产阶级放毒，压制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错误。团派认为 414 要的是资产阶级大民主，彭真式的“放”。这样，大会变成了分裂的会。

5月19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念念不忘一个“权”字】。

夜 12:30，全校集合分三路到校外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李井泉之流对宜宾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东亚代表团到我校访问。他们说：中国的文化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着重大作用，刘少奇就象铁托一样在国外拼命宣传修正主义，企图用当地的资产阶级党代替无产阶级政党，并诱使我们投降。我们要在全世界把这家伙搞臭！

上午 414 由干部主持召开【批 [修养] 大会】。会上许多干部结合本单位情况批【修养】。人事处干部李振民（长期和蒋南翔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发言，认为 414 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大方向始终是正确，决定参加 414。

《414 核心组》郑重宣布改名为《414 革命串联会勤务站》（简称《414 勤务站》），决心永当人民勤务员。《414 勤务站》作出决定要求每个战士努力学习【通知】、【伟大的历史文件】、【[修养] 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文件。

《五·七串联会》核心组发表声明：指出总部个别同志和韩银山、部队一些同志以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为名，为自己压制大民主找借口，继续镇压 414，并指出韩银山只是起了陪衬作用。

414《东方红 01 支队第 1—6 特支》贴出【为罗征启平黑是“解放一大片”的关键】。

《钢铁连队 1315 班》贴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替法西斯卖力——也谈对清华干部的估计】。

《千钧棒》、《不怕鬼》贴出【再论革命小将要勇于为革命干部平黑】。文中说：“我们要为革命干部平黑；就是要恢复干部的本来面目，坚决消除刘邓往革命干部脸上抹的黑。革命小将要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革命干部要正确对待自己，必须强调自己解放自己，要做到三划一站，要杀向第一线，

史料实录

要与小将并肩战斗，并勇于批评小将的缺点错误。”

5月20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不要忘记政权】。

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

《第一湘江》等18个战斗组贴出【关于正确处理我校在左派内部分歧的几点建设性意见——学习[5.16通知]之一】。

《井冈山》报呼吁【集中火力，共同对敌】。《二十四支队》写文：【井冈山人的大方向全然没错】。《房9支队》写文：【永远跟毛主席、中央文革干革命】。

414战斗组继续攻击《革筹小组》、参谋部。

下午在大礼堂开原党委扩大会议，把蒋南翔揪回来了，会议目的是揭发前党委如何贯彻彭真【二月提纲】的。蒋南翔极不老实，百般抵赖。由于没有发动群众，会上未能给予有力回击。

5月21日

下午，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兵团总部及414的主要负责人，进行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谢副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双方达成【四点协议】：

1、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2、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渐实现按班、系实行大联合；

3、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4、《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确定了《革筹小组》名单共22人，其中学生13人，革命干部5人，教职工4人。组长蒯大富，副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

谢副总理指示：“所有的干部必须为站出来大联合、大团结贡献力量，不能为自己着想。否则就是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团结，他的亮相就不算数。”

晚，部队召开【活学活用[通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大会，老蒯传达了谢副总理指示和【四项协议】，还提出今后战斗口号：“高举伟大的历史文件的旗帜，彻底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实现大联合，反对分裂，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广大部队战士、革

命师生无不欢欣鼓舞。

宁奎喜对此决议作了三点声明：(1) 没有经过总部委员的讨论，对这几条决议不予承认；(2) 《革筹小组》人员没有经群众和总部的讨论，对此不予承认；(3) 在文化革命的今天，对还出现这样的决议表示遗憾。

晚，414 核心组开会，亲自在【四项协议】上签字的孙怒涛翻脸否认【四项协议】，并作检查，承认“丧失原则”，表示对不起广大 414 战士，要求 414 战士炮轰 414 头头。汲鹏等 19 个委员发表声明，(1) 感谢谢副总理对清华的关怀；(2) 抵制孙怒涛等六人的右倾；(3) 决议的第四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予承认。

414 一些战斗组贴出大字报名攻击韩银山是“渣牌干部”。

陈楚三、张雪梅、郭仁宽、苏虹等六人贴出大字报说“任何人违背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团派有些战斗组贴出【几个为什么?】、【谁在泡制又一个‘二月提纲’?】等大字报，攻击《人民日报》，影射中央还有第二条黑线。

总部委员张云辉、孟家驹、彭伟民、崔兆喜贴出大字报【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分析】，说：414 作了一个保守势力的新的组合，414 广大战士是好的，但是他们被 414 的实质前面的响亮口号欺骗了。414 作为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他们很多理论是从刘邓彭罗陆杨继承来的，他们的思想基础就是【修养】，他们的手法就是彭罗陆杨的手法。

《第 28 战团》正式成立，【宣言】中认为 414：“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合污，……他们实际已成了向革命派反攻倒算的工具。”

5月22日

井冈山《斗批改战团》在【学习资料】第 75 期中刊登了 20 日谢富治总理接见井冈山《兵团总部》及《414 总部》负责人的谈话内容：

“蒯大富就比不上罗征启吗？批评人家可以批评嘛，为什么要上纲这么高？我问你（沈如槐）是不是要蒋南翔回来？蒯在总的文化革命中间，在和清华大学全体左派，和造反派在一起，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公认的左派。……蒯派下台，414 上台，走不通。很多人反对他，当然有革命者支持他，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对干部解放一大片，不等于某一时期批判就错误。宽大政策，宽大处理，不等于解放干部，原则批评就错误。做得有些过分，是没有经验。工作组搞的、黑帮搞的另外一回事。……可以接受你们一个两个，但要服从筹备小组和总部的领导。414 是过渡，不要打着 414 的旗号来争地位，争选票。革委会建立了，414 可以解散了，班系大联合。414 在具体问

题上有正确的，总部应当接受，但你们大方向不太对头。”

414《东方红战团》发表【严正声明】，说“5月21日的【四项协议】是《414 串联会勤务站》部分同志违背414广大战士意愿，没有坚持原则，擅自达成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战团坚决不予承认！”。

414有近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声称协议“根本违反毛泽东思想”，“现革筹必须解散”。

414《东方红独立支队》等战斗组贴出：【为唐伟平臭】、【为唐伟平反】、【为唐伟同志翻案是正确对待井冈山414革命小将的关键】等大字报。

原八·九《第一继贫》贴出【八·九要革命不要救世主】，驳斥了为《八·九》平保的欺人之谈，得到兵团战士的支持。

5月23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胜利前进】。首都革命派隆重庆祝【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陈伯达等中央首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凌晨一点左右，谢副总理办公室王XX分别给双方来电话，传达谢副总理的指示：“你们总部和414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议】，我已经报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

《井冈山》报登了谢副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清华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一、蒋南翔回来；二、蒯大富和总部下台，而让别的什么组织上台；三、双方自我批评，联合起来。毛主席表示，前两条是不行的。

上午，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庆祝毛主席对清华运动的巨大关怀】的大会上，再次传达谢副总理指示、宣读《革筹小组》名单和【四项协议】。孙怒涛被迫代表《414 勤务站》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晚上，200# 团派在大礼堂召开了斗争前党常委、蒋刘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应中大会。革命工人李XX等发言，大礼堂中不到200人。

《611》等战斗组发表紧急声明，要求必须尽快建立革委会。

5月24日

《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主席思想伟大新时代！”，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

上午，在全校师生隆重庆祝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蒯大富传达谢副总理5月23日与他的谈话：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清华运动很关心。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非常激动，纷纷写大字标语、游行，衷心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华运动的最大关怀。

下午清华《革筹小组》开会，提出委员会人选名单供群众讨论，学生代表37名，革命干部5名，革命教职工7名，共49名；常委17名，主任1名，副主任4名。

晚上，总部在礼堂整风，团派大整总部对414的“右倾”，汤亚美借亮相之肌肉麻吹捧总部，攻击414。会上鲍长康代表总部和《革筹小组》号召：“拿出十二分干劲，下定廿四分决心，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前成立革委会”。

罗征启被游斗，并被打得头破血流。

5月25日

《人民日报》头版红字刊登了毛主席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井冈山》报在【毛主席关怀我校文化大革命】中说：毛主席赞成在谢副总理主持下达成的四点协议，我井冈山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要充分发动群众，以大跃进的步伐，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尽快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中央文革小组给清华《井冈山》、北矿《东方红》等组织的信中说，“都不要介入《新华社》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不要介入《新华社》内部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

团派部队广大战士和革命师生纷纷推荐自己认为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进入革委会，就校革委会委员提名名单进行辩论。

414则认为：团派按老蒯“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大字报铺天盖地造谣、污蔑、诽谤、歪曲事实，甚至公开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企图把414的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彻底搞臭。在团派《9.24》战斗组的一张大字报上，竟有24个“让孙怒涛滚下来”的字样。总部委员鲍长康等人还大叫“好得很！”

晚上，进行干部辩论。会上不容许不同意见发表，稍有不同意见，则被视为否定革命小将，扣以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帽子。晚11时，《414勤务站》发表【严正警告】，指今天出现否定414革命小将的歪风是有人精心策划的，是总部某些人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又跨进了一步。对总部提出警告，必须煞住这股歪风，并作检查，否则414不参加辩论。

《井冈山》报编辑部和《电影批判》编辑部、中国戏曲研究院《红旗兵团》联合发表文章【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介绍江青同志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的英勇斗争事迹。

5月26日

《人民日报》用红字标题发表毛主席【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上午，在西大饭厅召开【捍卫〔通知〕，掌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革命三结合大会】。会上414提出6月1日以前宣传【通知】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校内团派某些人企图搞臭414革命小将、革命干部的歪风，我们将坚决予以回击。我们坚决反对内战，对于团派某些人再次撕毁【四项协议】提出严正警告。

会上，老蒯发言：“414战士必须经过比流血还要痛苦的思想改造才能‘改变立场’。”

414决定下午立即进城，宣传【通知】。中午11时，一千八百多人高举毛主席画像，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和【通知】，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口号震天，顶着烈日，徒步进城宣传，把学【通知】，批刘邓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贴遍大街小巷。晚7时，队伍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响亮口号声中，徒步凯旋，到校已11时。留校414战士和广大师生员工夹道热烈欢迎。过地院时，《东方红》开出宣传车为414鼓气。

团派认为，414打着宣传【通知】的旗号，实际上是阻挠革委会的成立。团总部某些人口头上表示支持，派出宣传车协助。但不宣传【通知】，却向市民大肆宣传【四项协议】。

晚12时，孙怒涛、汲鹏、王良生发出【严正声明】：“再次严重警告总部某些人，必须煞住‘搞臭风’，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5月27日

《人民日报》以大红标题发表毛主席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周景芳在地院形势分析会上讲：“文化革命中反动路线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刘邓反动路线；第二阶段是陶铸反动路线；第三阶段是二月逆流；第四阶段是有名的造反派的形‘左’实右路线。”

02部队《敢闯》、《第六过大江》、《五洲风雷》等战斗组写出【反革命〔二月提纲〕的准备、出笼和覆灭】，系统地揭露了彭真【二月提纲】出笼及吴晗等对抗毛主席的过程。

上午，团派部队召开【活学活用〔通知〕，掌握斗争大方向，为月底建立革委会誓师大会】。陈继芳发誓：“老子铁了心，5月30日非成立革委会不可”。会后，继续辩论干部问题，大礼堂约有一半人左右。晚上的【干部辩论

会】，礼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总部为5月30日成立革委会到处宣传，印了招贴画贴至城内各处，广播车连日出动，向外地拍电报，挂长途。将于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消息轰动全国。

《五·七串联会》发言人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在5月30日成立校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会”，团派称它再次为我校联合、三结合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革筹小组》、总部发出【向414广大革命同志紧急呼吁书】，呼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高举大联合大团结旗帜，顾大局识大体，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迅速地把毛主席、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的指示实现，尽快地把我校革委会成立起来。”

下午414派出800多人，应邀参加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光华木材厂等北京400多个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活学活用[五一六通知]大会】。大会在体育馆举行，是一次革命派联合成功的大会。总部自己不参加，反诬414闹分裂，提出“抗议”。《井冈山广播台》发表声明，大骂414是“保守势力”、“闹分裂”，并到城内散发声明。

晚10点，中央台播送《红旗》第九期社论：【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414举行庆祝会，会后在校内游行，并组织160多人的自行车队到《红旗》杂志社报喜。

晚，《414勤务站》第三次发出【严正警告】，指总部某些人一意孤行，扩大事态，他们的行动完全背离大方向，使我校运动处于危急状态。必须立即停止目前这种完全错误的，受到广大革命群众抵制的，搞臭风盛吹的干部辩论。立即取消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决定，全力纳入学习【通知】，宣传【通知】运动。我414革命串联会不参加目前的“三凑合”活动。

刘才堂贴出大字报【兵团内部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潮】，坚持认为414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5月28日

《人民日报》用红体字标题发表毛主席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

《井冈山》报发表文章【武训是什么东西】，文章中说：武训出身在贫农家庭，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两年，正当他打出“行乞义学”招牌的一年之后，即二十三岁时，在堂邑、临清、冠县等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但是武训却完全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为垂死的封建势力效劳，奴颜卑膝，甘当奴才。

《革筹小组》、团总部下午开会作出决议：重申在谢副总理主持下达成的【四点协议】是完全正确的；定于今晚7：30在礼堂召开各级干部大会，讨论通过革委会最后名单；定于5月30日下午召开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大会。

晚上在礼堂内进行革委会选举，通过“革委会名单”。孙怒涛、汲鹏、王良生拒绝参加，414兵团干部也纷纷拒绝参加。会上，蒯先公布几天前早已定好的名单。蒯念名单，下面举手表决，开始一直很顺利，最不顺时也只是一两个人反对，以绝大多数通过。可表决到414的人时卡住了，汲鹏第一次表决没通过，老蒯二次再表决，才以大多数通过。当表决到孙怒涛、王良生时，一次，两次还是不通过，只好先靠边站。等到其他全通过后又来表决他们俩，可还是通不过。蒯急了，马上开《革筹小组》紧急会议，表示《革筹小组》同意通过，只有刘才堂反对。再在大会上表决，这才通过了。

对此414根本不予承认，而团派总部会后专门组织游行庆祝（900余人参加）欢呼5月30日可以成立“革委会”了。

当晚，宁奎喜发表严正声明：（1）加入414；（2）希望414不要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老路；（3）誓死与清华园的真狗崽决一死战；（4）本革命小将以前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5）提个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那资产阶级跑到哪里去了？（6）本革命小将无限忠于毛主席。

土建系分队负责人张用藩宣布自即日起加入414。他认为414在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受蒙骗犯错误的同学，正确对待《井冈山兵团》内“真痞子”问题上，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

5月29日

《人民日报》以红字标题发表【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

凌晨0：30《414广播台》宣布：“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成立了！”

414【成立宣言】中说：“……在[通知]发表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在这全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大决战的时刻，在这清华运动的紧急关头，在414革命串联会英勇斗争的基础上，我们迎着胜利的曙光，满怀战斗的豪情，庄严宣告：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在激烈的阶级

斗争的暴风雨中杀出来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清华的又一大胜利！”

同时还广播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书】、【井冈山414总部第一、第二、第三号决议】、【414革命联合会紧急声明】、【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的严正声明】。

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文件分析了清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斗争，有力地批判了团派总部的方向路线错误，宣布坚决不承认非法的、三凑合的团委会。表达了井冈山414广大战士“前不通、后不通，一心去找毛泽东”的迫切心情和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及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

414广大革命同志心情激动，纷纷写大字报宣布加入414总部，脱离团总部的领导。

414《万里长征》、《红五一》一分队等分别发表声明，表示组织上不受《414总部》的约束，成立我校革命委员会必须速行。

414陈楚三、张雪梅等六人声明加入414总部，说“五个月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井冈山兵团》总部在一系列问题上都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就必然导致兵团总部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部已经不能当真正井冈山的代表机构，它也不能领导清华大学今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上午9:30在礼堂召开【庆祝清华井冈山414总部成立大会】，有两、三千人参加，会上一篇篇充满战斗激情的发言充分表达了广大414战士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汲鹏代表他和孙怒涛说：“老子也铁了心了，不把清华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不在清华园树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老子死不瞑目！”会上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团派为庆祝革委会成立紧张备战，校内张灯结彩，好一个节日气氛。团总部和团委会发表一个又一个通告，要求全校所有人“必须出席”庆祝大会。《保卫组》也通告“维持革命秩序”，气氛好不紧张。当听到《东方红战团》的【“战备”声明】时，团派如临大敌，急忙声明进入“特急战备状态”，派专人保护大字报、彩灯等，彻夜未眠。

5月30日

凌晨4点，校广播台广播谢副总理给蒯大富的信，全文如下：

“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这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谢富治 1967.5.30

凌晨”。

414 纷纷贴大字报和标语：【欢呼周总理和谢副总理对清华文化革命的关怀!】、【周总理最了解毛主席的战备布署!】，谢副总理的信实际上宣布了团委会的死刑。

团总部仍用“革委会和兵团总部”名义发表【紧急决议】：“‘革委会’成立推迟”，“今后运动由‘革委会’领导”。

414 总部声明：必须立即解散团委会。

动农系教工方面主要负责人李云岑师傅（原志愿军坦克连副连长）毅然声明加入 414 总部！

由于原定成立“革委会”，外单位来我校的人特多，414 充分利用大字报，传单及口头等各种方法宣传政治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大批战士到校外进行宣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

由于 414 造成既定的分裂局面，破坏了革委会的如期成立，团派广大师生对这局面都非常痛心。通过这次教训，兵团方面开始认识到自己政策和策略注意不够，不能团结广大群众的错误。

5 月 31 日

凌晨，《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了【6.24 战团成立宣言】，说 414 是“专门集合八·九势力”、“一贯右倾投降，修养十足”、“对刚大富革命造反派一贯敌对仇视”、“代表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地地道道的“老保皇派”。宣称：“我们《6.24 战团》的第一任务就是……，向这个伪 414 总部所代表的保守思潮宣战。我们要把这个分裂主义，保守势力集合成的绊脚石一脚踢开！彻底砸烂！伪 414 总部听着：清华井冈山《6.24 战团》的成立宣判了你们的死刑，你们末日来到啦！”，并贴出大量标语。

《钢铁连队》贴出【怒吼】大字报说：“414 之流无非就是这么几种人：未彻底转变立场的《八·九》派，老投机分子，再加上没有触及灵魂的干部和四类黑干”，“414 是代表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势力”，并且宣称对 414 “要立足于打！狠狠地打！毫不留情！决不手软！”

无线电分队委员许瑞洪等 43 人今天加入 414 总部。

下午 414 总部串联会召开了形势讨论会，一致认为要开展大批判，大批判的领导权要由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414 来掌握；响应中央号召，准备分期分批组织下乡支援“三夏”。

团总部一部向全市乃至全国发表了声明：“414 是右倾保守思潮的代表”，“414 的成立旨在搞垮大富”，“414 攻击谢副总理，对抗最高指示，炮打无产

阶级司令部”等，并说：总理不来是“为了团结414”。

6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社论中指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联合起来完成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逐步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

社论发表后，广大革命师生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中午414战士前往《红旗》杂志社祝贺。

晨，在总部保卫值勤人员参与下，一些人盗窃《414广播台》喇叭，切断十三号楼喇叭线，并砸二院414接待站，当场被群众抓住。

团派在【井冈山人迎着风浪前进！】文中说：“成立革委会，我们意志坚定，吃秤砣我们铁了心！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劲松，是个骄傲的名称，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它枝不抖身不摇。黑云压顶的恐怖，无所畏惧；暴风骤雨的洗礼，它迎风而笑。……我们井冈山人是劲松，它面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脸不变色心不跳。”

晚上，414总部和《414革命申联会》召开【纪念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会】。

行政处工人成立《六·一战团》并发表声明：“兵团总部长期以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个别单位，权并没有掌握在真正的左派手里，没有不折不扣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团结广大的群众和广大革命的、要革命的干部。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坚决参加井冈山414总部。”

6月2日

中央决定，从6月2日起，将把【不夜城】等六部影片拿出来示众，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这是一件大事，它敲响了文艺界资产阶级专政丧钟，标志着资产阶级老爷们垄断文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校各战斗组掀起批判文艺黑线高潮。

校内放映【林家铺子】、【不夜城】电影。

《鲁迅兵团》、《红艺兵》、《投枪手》、《尖兵连》、《号兵连》贴出大批大字报：【狠批不夜城砸烂旧清华】、【美化资产阶级不行】、【歌颂谁暴露谁】等，有力地批判黑电影【林家铺子】。

414一些战斗组组织工人座谈批判反动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并

贴出【9003工人批判反动电影〔不夜城〕、〔林家铺子〕座谈纪要】。

《井冈山》报发表【批判电影〔林家铺子〕】，文章说：【林家铺子】是反革命分子周扬、夏衍等打着整编“五四”名著的幌子，想“千方百计美化资本家，丑化工人阶级，模糊阶级阵线，调和阶级矛盾，贩卖剥削有功的黑货。……影片中，剥削不见了，但只见林老板辛辛苦苦惨淡地经营，九折、八折，抹去零头，接济难民。老板和店员也同心同德，心心相印，休戚相关，同吃同住同劳动，俨然‘一家子’人。你看，店员阿四为裕昌号受陷害抱不平，寿生为老板的生意出主意，他们共同支撑家业，同甘苦共患难。一个是爱民如子，一个是甘心效劳，直到最后老板以女许寿生，多么融洽，多么和气。剥削和被剥削阶级，老板和工人，完全是合二而一，……这完全是刘少奇反动理论的活灵活现。”

一些战斗组结合批判社会主义文艺黑线，深刻地批判旧清华的文艺黑线。《打倒私字》贴出【砸烂蒋南翔所推行的文艺黑线】，《52 团景阳岗》贴出【清华园文艺黑线必须彻底批判】等等。

团总部反复广播【28 院校发表对清华形势的声明】。

部队战斗组在主楼后厅开会，会议决定开门整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这是团派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始展出。

6月3日

09 部队《第一驱虎豹》贴出几幅对联让大家想想【看 414 究竟是什么货色!】：

- (1) 井冈山兵团掌权五个月已是和平演变
蒋南翔黑暗统治十七年却是红线主导
黑白颠倒
- (2) 兢兢业业干工作犯了错误者被上纲，再上线，革命小将一无是处是
一部丑史
线路斗争搞得欢专揪辫子者被吹捧，再吹捧，内战专家俨然代表革
命路线
如此民主
- (3) 一反到底的革命闯将保红色政权有罪，都是“新保守派”
一保到底的老保守派大反井冈山有功，就成“新造反派”
什么“新阶段论”
- (4) 抓光绪抓康有为抓珍妃抓肖涧秋仅四张大字报惹来满天大祸

抓痞子抓狗崽子抓媒婆抓小李子数十张大字报至今不闻不问

哪家王法

《刺刀见红》战斗组贴出【革命小将要勇于让贤】，文中说：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一年来斗争实践显示了革命小将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许多天然弱点。实践证明，革命小将单独掌权不行。“红卫兵小将缺乏革命领导干部那样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历史知识；缺乏长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磨练，缺乏革命干部那样的强的组织能力……。红卫兵翻身掌权后，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老老实实在按中央精神办事，……往往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战友和同盟者，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这样的人掌权怎么行呢？”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开始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

《井冈山》报登了陈里宁今年4月初写的文章【批臭黑 [修养]】。陈里宁早在1962年就发现【修养】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

《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大力支援夏收工作的通知】。总部成立《支援夏收领导小组》，组长蒯大富，副组长王大定。414成立《支援夏收办公室》分庭抗礼。

校内批判毒草电影大字报贴满了清华园。

6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员文章【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

兵团组织工化、土建两系400多人前往矿院参加14单位发起的【批判 [武训传]，打倒潘梓年大会】。团派数十人骑车在大街上和各兄弟院校内游行，高呼【414搞分裂，罪责难逃!】、【反对414，保卫井冈山!】等口号，并沿途散发传单。

同日，有一批中学生骑车在清华校园内示威，反对414。

团总部整风冷冷清清。今日在整风会上蒯大富说：“如果你们不把我们看作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如果你们不把我们看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你们认为不是不可救药的话，如果你们还把我们当作同志的话，请求你们帮助我们整风。”

团派同学呼吁：“一边整风一边战斗!”、“立即停止内战!”、“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6月5日

《革筹小组》和《井冈山兵团》总部联合紧急通告：根据中共中央、中央

史料实录

军委、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的一系列紧急指示精神，一切在外地的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在 72 小时内立即返回本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所有在我校的外地来京人员和联络站，必须在 6 月 7 日前撤离清华。

下午，清华《井冈山》、教育部《革联》等 16 单位在礼堂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大会】，刘胡何艾陪斗。

《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公布【整风计划（草案）】，包括整风的目的、整风内容、学习内容、整风原则、方法、整风安排。

以北航《红旗》为首的大专院校 28 个单位发表声明，支持清华《井冈山》，反对 414 搞分裂，414 大方向错了。

《老实话》、《遵义曙光》写出长篇连载【邓修外传】。

6月6日

学校继续批判电影【林家铺子】、【武训传】。

414 一些战斗组贴出评总部整风大字报，对总部的整风诚意表示怀疑。《朱沙冲》认为：“总部整风如果有诚意，请团总部对一些问题表态：（1）承认 5 月 30 日以前成立革委会的一切做法是错误的，宣布解散革委会，其成员无效；（2）公开为 414 平反，宣布自 414 成立以来，总部和蒯大富对 414 的一系列讲话是错误的，作公开检查；（3）开除陶德坚出兵团；（4）宣布“宫廷政变”是错误的，“宫廷政变”下去的干部复原职；（5）改组广播台、《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杂志社。

《五七战团独立支队》认为：“二月份整风总部作了检查，而不久出现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将整风全部否定，十分露骨地打击排斥积极整风的同志，勒令解散《二万五千里》，对三纵队大搞宫廷政变，大抓三纵队背后魔影……。今天又整风了，历史会重演吗？”

晚，兵团总部召开整风大会，会上任传仲传达伯达同志 6 月 5 日讲话，点名批评了聂元梓、孙蓬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六·六通令】，严禁打、砸、抢。

6月7日

美国支持以色列侵略阿联，我国发表声明，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侵略。两派都进城游行声援。414 广播声明，希望成立联合指挥部联合行动，团总部拒绝成立联合指挥部。团部则说自己提议和 414 联合进行游行，414 借口以承认 414 总部为先决条件，才能搞联合行动。最后两支队伍各自行动，全校共 6000 多人，冒雨徒步进城大游行。

天下着毛毛细雨，414游行队伍从学校走进城，走到天安门，再走到建国门，到大使馆有四、五十里，一个个淋的象落汤鸡，可是还精神抖擞，沿途高呼：“打倒美帝！”、“声援阿拉伯人民！”。游行队伍经过地院时，地院人出来欢迎，喇叭在叫：“向清华井冈山414学习！”、“地院《东方红》与清华井冈山414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414欢迎团总部整风，说：现在已经不是我们414怎样给团派总部提意见，而是蒯大富和团派总部应对2月15日所犯严重错误作触及灵魂检查，至少在下列几方面：（1）对最高指示的态度，对中央首长讲话的态度；（2）【5.16通知】发表以后，对【5.16通知】的态度；（3）对井冈山414的态度；（4）对5月30日成立团委会的问题；（5）关于《6.24战团》的问题。

414《对外联络组》发表声明：【28院校的声明】是错误的，兵团总部某些人在校外散布流言蜚语，想用外校的力量来压垮414是办不到的，希望外校不要成为打击革命群众组织的工具。

《414广播台》转播了地院《东方红》传达的首长讲话，明显与我校传达的截然不同。晚上在西大饭厅放映供批判的电影【逆风千里】。

地院召开的除三害大会上，学部王恩宇讲“清华414很典型，我们应正视”。北京很多院校纷纷出现分裂局面。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井冈山》报编辑部发表文章【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论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改正错误关键何在——二论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说：“只有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守派同学应该向革命派学习，和革命派并肩战斗。”

414《解放全人类》贴出【走毛泽东的道路，还是陈独秀的死路——致聂元梓、蒯大富同志】。文中说“知识分子中的一股资产阶级思潮严重影响了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又说：“聂元梓、蒯大富就是目前学生运动中一股逆流的突出代表。”

工化系分部委员03部队负责人王家柯等五人在新斋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加入414】，宣布加入414。

体育教研组414分部成立。

晚上放电影【武训传】，大家看到了“你出钱，我出力，办个义学不容易”的丑恶嘴脸。

批判电影的文章有：【【逆风千里】为谁张目？】、【一株地地道道反毛这泽

史料实录

东思想的大毒草——评反动影片 [两家人]]。

6月9日

上午414总部召开【紧跟中央精神，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大会】，会上孙怒涛、宁左、《三七战团》发言，沈如槐代表总部提出下阶段任务。

大会后，《414广播台》广播了一系列攻击文章：“总部已经和平演变了，已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兵团总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声称在校外要击退以孙蓬一、聂元梓和蒯大富参与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在校内要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

《5.16战团》、《咏梅》等写出【不夜城与清华园】大字报，说要在《井冈山兵团》内抓“痞子”、“流氓”、“阿飞”。

中午，团总部委员鲍长康、任传仲等九位同志的【关于目前形势发表六点声明】说：“今天上午召开完全背离大方向的大会，斗争矛头完全错了。是挑起内战，转移斗争大方向，赤裸裸地撕毁了毛主席的 [四项协议] ……是一个分裂大会。”

下午，《六二四战团》在主楼后厅开会。

晚上，兵团开第二次整风大会，蒯大富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6月10日

上午在礼堂，414召开【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会，会上揭露和批判了《红教工》的发源地和黑据点旧建筑学专业美术教研组（人们称它为清华园内的旧文化部）和音乐室（被称为清华园的裴多斐俱乐部）如何用文艺来为蒋黑帮的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毒害广大青年的罪行。同时也对亮相在414一边的干部罗征启的严重错误以及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

有两位工人同志还用自己亲身经历控诉了旧社会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罪行，对毒草影片【不夜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忘记了阶级苦，怎么能干革命呢？”大家为工人走上讲台而欢欣鼓舞。

下午，团总部开【批文艺黑线大会】，原定3点开始，因人太少，延迟到3点半开始。

6月11日

414总部《鲁迅战团》的【彻底批判旧建筑学文艺黑线展览】在校内展出，揭露了刘少奇、彭真、蒋南翔、刘小石、梁思成等人如何在建筑学专业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也介绍了革命师生对他们的抵制，受到普遍好评。

414 总部发通告，宣布自 6 月 11 日起，派张雪梅为 414 总部常驻《红代会》临时全权代表，并立即开始常务工作。团派讲：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通告，414 根本不是《红代会》成员。

414 总部《对外作战部》声明：坚决支持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的一切革命行动，支持改组原《首都红卫兵报》。

无线电系分部主要负责人，《五·七串联会》的核心组主要负责人栾德富宣布加入 414。

《文汇报》发表重要社论【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

6 月 12 日

团派总部召开【支援夏收政治动员大会】，平谷县夺权委员会解放军代表也参加大会。全校师生积极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井冈山宣传队、幻灯队也配合下乡，“老老实实做劳动人民的儿子”。

414 的几十人到电机系办公室，很顺利就查封了电机系行政大权，双方谈判达成协议。事后，团电教分部发表声明，指责 414 违背中央【六·六通令】。

晚，在礼堂举行【庆祝 414 总部行政处分部成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会】。会上宣读了 414《行政处分部》成立宣言，指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清华工人运动进入了崭新阶段。工人、基层干部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揭露了行政处的一些大权为流氓、贪污犯等真痞子所窃据，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与会群众情绪激愤，很多 414 工人在大字报区与团派同志辩论。贴出了大标语：【为革命工人掌权大喊大叫】。

孙怒涛代表 414 总部号召 414 战士们到工人中去，与工人相结合。汲鹏带领几十人前往《井冈山广播台》，要求广播台开放全校喇叭转播此大会，遭拒绝，两边打起来。

在礼堂开会的同时，团总部在西操场【开支援夏收政治动员大会】，到会有两千余人。会上平谷县革命委员会军代表讲了话。

414 在校内贴出许多大标语：【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杀向三夏第一线！】等。

414 部分战士出发，支援怀柔夏收。

414 贴出大量批判《井冈山》报、《井冈山》杂志的大字报，对《井冈山》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有大字报要求《井冈山》报停刊。《反修》战斗组贴出【看！团总部在市委机关是怎样动摇市革命委员会的】。

刘汶汉、蒋瑞清、陈树林等原参加《五·七串联会》的 43 人贴出加入 414。

史料实录

的声明，声明中说：“总部一意孤行地坚持错误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达不到我们所坚持的政治目的，只有走 414 的道路，才能促使团总部改正错误。”又说：“总部和团派某些同志的宁‘左’勿右的思想是造成现时清华严重分裂的主要原因。”

6月13日

414《外语支部》接管外语教研组，发表声明指出：井冈山《外语支部》成立以来，其政治路线和组织是彻头彻尾的《红教工》头头陶德坚之流的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午，414 召开支援夏收政治动员大会，并欢送又一批 414 战士奔赴农业第一线。

团总部宣布明天有 3100 余名同志去平谷各县支援夏收。

《追穷寇》贴出大字报，说 414 是“从右的方面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承认团派的一些人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并且是屡吃宁“左”勿右之亏，还不知回头。

6.24 战团《老子死在战场上》战斗组声明说：414 成立以来大方向就没有对过，6月12日工人举行的 414《行政处分部》成立庆祝大会是“不三不四的破会”。

下午，电机系教工两派谈判。团派代表王 XX 竟然是流氓，在 6月8日诱奸了一附小女学生，今天家长来了，把王 XX 拉出来斗了。本来行政处负责人就是一些流氓，414 才派人查封，现团派的代表又有问题。老崩也来了，见此情景只好同意送公安局，行政大权由昨天系教工大会选的人掌管，崩也同意了。414 庆祝夺权胜利。后来团派说：事实是 414 中某些人精心策划的陷害干部，打击《井冈山》的政治阴谋。

这一两天，抓流氓、痞子，又是李琴珠自杀，414 很是得意。团派反驳大字报特别少。

《414 广播台》发表声明，指责团派广播台长期压制民主，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团派广播台也发表声明说：只有团派的《井冈山广播台》才是“官办”的，而《414 广播台》是“民办”的。

6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三论节约闹革命】。

上午，参加平谷夏收的近 3000 团派战士在主楼前召开誓师大会，414 总部组织欢送。

414 派到怀柔夏收已达 1900 多人，还有 4000 人待令出发，留校同学在学

校附近参加东升人民公社夏收。

韩银山、张修身发出倡议书，呼吁革命干部实现大联合。团派战士出大字报支持。

学校批判刘少奇十七年来在文艺方面的反动言论。

唐伟给蒯大富的公开信：“老蒯贪天之功，占为已有，并用此来压制《八.八》，否定《八.八》，排斥《八.八》。老蒯还借批刘邓之名，往家乡拨了两万元钱……。”

《414 广播台》播文说：“414 思潮必须在清华占绝对统治地位”。

晚，414 总部在西大饭厅讨论形势。讨论会上多数意见主张大联合，对团派要防“左”，因此“抓痞子”要收尾。唐伟在会上发言说：“我们与《八.九》的区别是早造反与晚造反的区别”，强调《八.九》的阶级感情深，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团结，要让他们进兵团当红卫兵。对于团派，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团结起来。”

会上有东升人民公社贫下中农代表给全体 414 战士送感谢信和毛主席像，感谢 414 战士帮助他们夏收。

6月15日

《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活动通知，号召兵团革命师生努力学习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

414 总部工农干部龙连坤、李振民贴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促进革命大联合——兼答复韩银山，张修身同志】。文中强调一切革命、要革命干部必须为实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革命大联合、为革命三结合出力。对双方争论的几个问题，例如 150 名干部【公开信】、【四项协议】等发表自己看法，并表示 16 日登门拜访，讨论并协商大联合问题。

团 04 部队《第一鲁迅》发倡议，组织起来进行军政训练。

凌晨，《一个老百姓》贴出大字报【啊！原来是这样】。说电机系在 6 月 13 日公布王 XX 耍流氓之事，是被侮辱的女孩子父母亲因为 414 的政治需要。另有人在大字报上揭露说：所谓《一个老百姓》实际是曹（维濠）高参。414 及部分团派对此极为不满，严加指责，批语共有 30 多个。

414 最近二天接连贴出几份关于兵团掌权情况调查报告。

晚上有 414 战斗组长会，还是接着昨晚形势讨论会，得到以下结论：

- (1) 前一阶段搞的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要被别人的叫喊吓住；
- (2) 昨晚的会是不成功的，反映了《勤务组》的思想混乱；

史料实录

(3) 当前旗帜不鲜明，突出两条路线斗争不够；

(4) 下步要联合，但 414 思潮必须占主导，要反右倾。立足点不应放在搞垮对方，而应放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5) 应当警惕团派的极左思潮在 414 的影响，在抓痞子、搞《井冈山》报时注意分寸，提口号注意恰当；

(6) 414 总部到目前还是有其名无其实，内外都不承认，在行政上也没有权力；

(7) 团派空喊联合，其实是无诚意的。回到【四项协议】就是倒退；

(8) 积极支援夏收。现在人力奇缺，需六千人，只能力所能及。但都走了也不行。行政处等单位工人压力大，下厂的一定不能走；

井冈山《一部》热烈祝贺七九七厂《革命造反联合会》、七九八厂《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七一八厂《革命造反总部》、七五一厂《红色造反联络站》加入北京市《工代会》。

6 月 16 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自己】。

《井冈山广播电台》播评论员文章【整风向何处去】。

龙连坤、李振民与韩银山、张修身进行长达三小时会谈，韩、张坚持 414 大方向错了，不承认 414 总部，因而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表示愿意以后再谈。

晚，团总部在礼堂召开批判电影【武训传大会】，到会 400 余人，围绕罗征启、周扬之流进行批判。

近日，414 组织批判团《井冈山》报，对于谢副总理主持的【四项协议】，414 认为过时了。

今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破成功。清华园内欢呼“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联合起来打美帝！”、“将帝修反彻底埋葬！”。

6 月 17 日

《井冈山》报登陈伯达文章：【学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评刘少奇五七年四月对抗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评论员说：我们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上午 10 点在西主楼Ⅲ - 414，孙怒涛召集 414 一些人开会，讨论双方联合的协商条件，孙怒涛先讲了七点作为协商条件供讨论。大家提出一些建议：

(1) 一定要表明我们的诚意，不是空喊口号，要有行动，有具体的方案；(2)

原则是一步不让决不可妥协；(3) 主动出击阐述我们的观点，揭穿不利于联合或搞假联合真吞并的伎俩。

下午 414 总部在礼堂召开一个空前统一的大会，讨论了【关于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建议（草案）】，内容如下：

(1) 革命的大批判是推进革命大联合的动力；

(2) 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确对待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分歧：①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②团总部必须开门整风，承认前一段的方向路线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③414 总部必须开门整风；

(3)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革命派队伍：①要正确对待团派；②必须正确对待教职工；③必须正确对待干部；④必须正确对待受蒙蔽的同学；

(4) 具体方案：①成立两总部联合办公室，负责领导全校活动；②成立两总部革委会筹备小组，以只争朝夕精神实行革命的三结合；③成立两总部联合总部，共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些机构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并从组织上保证。

《井冈山广播台》广播《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关于召开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声明】，说：《01—18 部队》、《五·七串联会》、《414 串联会》经充分讨论，达成协议决定明天共同召开纪念大会。

晚 11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团派派两辆车去中南海报喜。414 组织近百人自行车队去地院、北航、邮电、师大、北大游行，返校时已近凌晨 3 点。

414 战士 850 名赴双桥、怀柔参加夏收。

6 月 18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区分两类社会矛盾】。

部队核心组声明，由于《414 串联会》单方面撕毁协议，把 414 总部强加于部队和《五·七串联会》头上，所以决定 19 日开纪念会。

414 总部代表团发出邀请书，请团总部在 20 日下午 3 时到新水 316 协商大联合问题。

414 总部主办的《井冈山报》诞生，创刊号社论的题目是：【光辉的历史文献】。攻击团派：“……有人不这样，他们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混为一谈，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他们唯我独‘左’，谁要反对他们，便随便运用人民交给他们的权力将别的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逆流’、‘非法组织’。他们往往忘记了真正的敌人，而一次又一次地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同盟

史料实录

者和风雨同舟的战友，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他们戴着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眼镜，就妨碍了他们真正领会这篇伟大历史文献的实质，就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实现革命大联合。即使实现了大联合，也会因为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如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发作而遭到破坏。”

414 总部再三呼吁和团总部联合召开庆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十周年，团总部拒绝。团派认为：414 总部的【大联合建议草案】实际上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井冈山兵团》，把 414 强加于广大革命师生之上。

《毕业生工作小组》成立，由 414、团派对等组成。

6 月 19 日

《人民日报》套红刊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晨，《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去印度驻华使馆游行示威，我校 3000 人进城。

下午 414 总部 1300 人前往印度大使馆游行示威，就乘车问题和团派发生磨擦。据司机揭发：汽车开到南校门，就有几个自称 414 的人说集合地点改在西校门（此时《井冈山广播台》还在广播去印度使馆示威者到西大操场集合），200 多名团派甩开集合在西大操场的 1300 名 414 战士，到西校门截八辆车扬长而去，只留下七辆车给千名以上的 414 派。结果一直等到 1 点才上车。

414《斯巴达克》、《号兵第四》、《独立师》、《遵义火炮》贴出【斯大林的错误和团派的极“左”思潮】。文中攻击团派，把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同刘邓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相提并论。

晚，414 总部和团派分别召开大会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光辉著作发表 10 周年。

《6.19 串联会》宣告成立。

6 月 20 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首都大专院校联合组织庆祝大会。陈伯达、谢富治等同志到会，对大会的圆满与成功很满意，尤其对几个高校联合发言特别高兴。

团《井冈山》报第 57、58 期合刊中，竟把胡绳的文章当作陈伯达同志的文章发表，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经中央文革指出后写出检查，并发表陈伯达

同志【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以挽回影响。

414 电机系分部委员崔敏达贴出一篇【414 思潮必胜】的大字报，大字报提及“斯大林的错误和团派的极左思潮”。团派十六个战斗组发表声明要批判这大毒草。

晚，成都《造反兵团》宣传队应 414 总部邀请，在大礼堂演出表现成都文化大革命的大型歌舞剧，受到欢迎。在会上双方交换礼物。

连日以来，414 广大战士结合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写出关于实现我校革命派大联合问题大字报。

《湘江激浪》贴出【井冈山 414 为革命大联合尽最大努力】。

《动力战团》贴出【致团派战友公开信——纪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指出极“左”思潮妨碍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

《刺刀见红》贴出【革命干部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出力】。

团总部关于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计划要点，决定结合学习主席光辉著作进一步深入全面开展整风，开展两忆四查活动（忆阶级苦，反动路线苦；查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待群众态度，对待战友、同盟者态度，对待自己态度）。

6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团结—批评—团结】。

下午，我校 5000 余人完成市革委会和《红代会》交给的欢迎赞比亚贵宾任务。

应邀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红卫兵代表团离京赴阿。代表团的组成是：团长姚文元、团员谭厚兰、刘锡昌、宋义民、陈敢峰、程金香、高静瑟。

6月22日

《井冈山》报今日作检查，称 17 日转载的署名为陈伯达的【学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现查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绳的黑报告。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感到很痛心”。今天重登了一篇伯达同志文章【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登了【毒草除了好肥田——评胡绳的黑报告】。

《6.19 串联会》下午在化学馆召开干部座谈会，会议认为只有双方通过整风，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实现我校大联合。

414 总部在 414 战士要求下，宣布进行“整训”。

晚，在大礼堂，由 414 总部及行政处分部举办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光

史料实录

辉著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同时，由《6.24》、《五.七》、《6.19》、《三湾支队》发起在西大操场召开【形势讨论及把整风进行到底大会】。鲍长康到会作检查，潘剑宏发言，指出团总部整风缺少诚意，广大团派战士要头头及《6.24》表态。《6.24》一方面表示高喊整风，一面又坚持他们宣言“基本精神是正确的”。

最近原《八.九》派同学比较活跃，全校就如何解放受蒙蔽的保守派同学展开讨论。

6月23日

晚，在中央主楼后厅召开了414总部所属战斗组长会，也是414整风誓师大会。

马楠写了一大字报：【《八.九》要新生——给广大原《八.九》同学的一封信】。

《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发出召开【纪念六.二四，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狠夺头脑私字大会】的重要通知。

《六.二四战团》、《五.七串联会》、《9.24特支》、414串联会《1893》发表【关于联合起来纪念六.二四的声明】：下决心排除万难，尽快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令人痛心的分裂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6月24日

《人民日报》头条刊登《文汇报》6月11日社论【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怎样掌握好权、用好权】。

晚上，团总部召开【发扬六.二四彻底革命精神，狠夺头脑中“私”字的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纪念‘6.24’一周年大会】。大会出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好苗头好气象。团派、414串联会、五七串联会的一些战斗组和负责人的联合发言，激起阵阵雷鸣般掌声，“我校的大联合势在必行！”。当场有人递条：“土建设计院各派开了会，大家一致要求联合起来。”

陈育延认为这样的大会是变相吹捧蒯大富个人，反对这样做。

《五.七串联会》贴了不少大字报，呼吁大联合。

6月25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414《千钧棒》、《小鹰》、《战地黄花》、《八.八探照灯》发表对【四项协

议】的声明说：414一贯按照【四项协议】精神做，团派撕毁了【四项协议】。团派说：这是倒打一耙。

校内运动发展缓慢，濒临停顿。

6月26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6月24日社论【永保革命青春】，并刊登空军司令队红尖兵文章【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当权派】。

下午，陈伯达、戚本禹等同志来我校，在主楼后厅接见团总部、414总部、串联会的头头。指示：（1）联合起来起来讨论教改；（2）关于【四项协议】，坐下来协商，不要消灭一方，谁都互相吃不掉，你们互相商量，主席赞成这个做法，赞成这个精神；（3）以对等原则召开联席会议，采用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同决定一切问题，具体指出成立联合整风办公室，建一个共同的编辑部，有组织地共同研究教育革命。

听说接见后要在主楼前会见清华师生，人群涌往，场面很乱。他们出来时，沈如槐就站在陈伯达身边，掏出了一个《414》袖章趁机就给陈伯达戴上。团派见状不甘落后，急忙也拿出一《井冈山》袖章戴在戚本禹的胳膊上，不过由于匆忙，袖章戴在右臂上了。

首长们谈教育革命时说：毛主席多次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要来个革命，来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讲：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要不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实际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应该提出一个教育革命、教学改革方案。教育革命的大方向毛主席已指出了，已经解决了，可是要具体化，要从群众中来吸收大家的意见。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怎样教，学怎样学，时间要多少？都要逐一加以解决。毛主席不断批评这个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大学毕业25岁了，青春时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都在学校了，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很危险！这样不知不觉就会演变，不知不觉可以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仅文科要彻底革命，理工科也要彻底革命。……教学的革命应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414一战士贴出大字报公布部分首长讲话，陈伯达同志表示不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

晚8:10，中央文革办事人员王宝春同志传达陈伯达同志、戚本禹同志给蒯大富及清华《井冈山兵团》战士的一封信。摘要如下：

“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清华大学师生职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斗批改。《井冈山》的同志们一定

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不说不利于革命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革命团结的事，不贴不利于革命团结的大字报。不同意见的各方面都要注意这个问题。414同志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晚414总部作出【关于认真领会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戚本禹同志指示的决议】，指出不许用首长对自己有利讲话压制别人，不许采用实用主义，不许用大字报公布首长讲话。广泛开展上下结合谈心活动，为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革命大联合而贡献力量。

晚8点，414几千人在西大操场召开【三夏劳动总结大会】，接着传达陈伯达等同志接见时讲话。414战士主动把大操场中间让给团派，团派1000多人入场，马小庄传达时错误百出，很不像话，沈如槐、孙怒涛一再澄清。

414《井冈山报》登了马楠的【八·九要新生】文章，并加评论：“我们为这张大字报叫好！……他说〈八·九〉要新生，不要复活！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

6月27日

下午，自控系414战士热烈讨论首长指示，一致认为要迅速实现大联合，两派立即以对等原则成立联席会议，一切重大问题通过联席会议解决，任何一个人继续抱住某一东西不放，或为给己争几个席位而拉起山头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有战斗组郑重照会团总部，要求如实传达首长昨天在强斋的讲话。

团派《6.19串联会》，《三湾支队》，《五.七串联会》联合举行大会，内容是如何领会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及如何整风问题。大会认为【四项协议】符合毛主席思想，414要回到【四项协议】精神上来，总部应收回在【四项协议】上对414的错误作法，调子比较温和。

团派《契卡》、《一往无前》、《打落水狗》等十三个战斗组发表文章【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说“是充当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而做为党的同路人呢，还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彻底革命者？这是每一个井冈山人面临的选择。……有那么一些人，拿着公家钱，到处串，甚至坐飞机。……不知那位老爷，一买就是15个手提喇叭，2000多元钱，简直是败家子。……过去有人卖‘清华香肠’，现在有人卖‘井冈山香肠’了……如果我们任其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滋长不闻不问，我们就会和平演变，就会出修正主义，就会出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红勇兵》贴出：【警惕和平演变】。

《井冈山》杂志社根据伯达同志指示，呼吁同414同志协商成立联合编辑

部，共同搞好斗批改。

《414 广播台》进行开门整风，许多 414 战士都去炮轰。

414《第一火正熊》贴出：【414 中就没有极左思潮吗？】。

《烽火战团第一烽火》指出：414 必须做到四个正确对待：（1）团派；（2）《八·九》；（3）干部；（4）自己。

《化九战团》要 414 大胆使用干部，敢于触及罗征启问题。

《延安红日》、《红卫兵团》批评 414 对《八·九》不信任。

《红梅赞》贴出【致孙怒涛一封信】，指出 414 组织发展方面的实用主义。

清华《井冈山兵团》关于山西问题发表严正声明。

6月28日

王光美今日给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写了封书面检查。信中讲：

“在我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四十天里，我一直是右倾情绪的，而在 6 月底到 7 月中旬的一段时期，更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我们工作组领导和我个人积极地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要负重要责任，在一些重大错误中，我负主要责任，是我同意了工作组领导提出的‘排除干扰’，同‘假左派’辩论，必要时反击，助长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清华大学的群众对蒯大富同学进行了两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六月二十七日 and 七月八日），给他以极大的压抑和伤害，并逼得他绝食了两天；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对贴第一张批评工作组大字报的同学王铁成的批判大会（七月十二日）；是我所组织领导的这三次辩论和批判大会造成极不正常的强大压力，逼得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一位同学朱德义自杀伤了腿；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大会使不少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压力；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大会蒙蔽了许多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工作组员，使他们在我的错误影响下，在一段时期也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他们正是我们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更为罪过的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压抑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我再一次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我再一次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请罪。”

《革筹小组》、兵团总部作重要决议，提出突出政治开展整风，大破山头、宗派小团体，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广泛开展谈心活动。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实现大联合。

414 总部在大礼堂开【第一次整风大会】。校部 28 名干部的发言抓住了总

史料实录

部某些人小资产阶级摇摆性这个要害，对待干部、《八·九》问题上表现出左右摇摆的现象，对某些头头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进行了批评。

王良生三夏劳动返校后，以《414 串联会勤务站》名义发表声明，重申组织上服从团派。

414 串联会电机系、冶金系、水利系、数力系、动农系、研究生分会等纷纷发表声明，认为《414 串联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声明退出串联会，集体加入 414 总部。王良生分裂 414 的企图失败。

414《红梅赞》在【致孙怒涛的公开信】中说：现在 414 组织路线不能保证其政治路线，这样下去，非走上机会主义道路不可。

力 802 李镇同志在怀柔参加三夏劳动不幸溺水，因公而死。团保卫组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攻击 414。在力 802 同学和李家属据理力争下，老蒯才被迫承认李确是因公而死，并签字。晚上力 802 班召开追悼会，后在主楼三区 208 由数力系召开追悼会。

10 部队《古田红旗》贴出了【老蒯，你说话算数吗？】等大字报，警告老蒯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要被私利迷住眼睛，并要求老蒯等公开在团派内部已散发的所谓【414 错误言论集】。

三湾支队《红箭》、《风暴一分队》贴出大字报揭露团派某些人对真正愿意整风的《三湾支队》讽刺挖苦，骂他们是武训精神，阶级投降主义。

11 部队《武工队 04 支部》贴出【提一个问题】，说“414 大方向错了，一切都错了。”

6 月 29 日

团总部召开【支援三夏工作总结交流大会】，热烈欢迎 3300 人的支夏战友胜利归来，表示把夏收的收获和学校整风结合起来，促进整风，促进联合。

414 组织部整风，到会者一致认为反对孤家寡人政策。

《红卫》、《延安》、《八一八》、《七三》等四个战团（由原《八·九》同学组成），在生物馆前召开座谈会，给 414 提了不少意见，认为 414 对《八·九》同学看法基本正确，但“只见言，不见行”。对《八·九》同学思想状况缺乏了解，不放心、不称心，怕当保守势力的代表等等。

孙怒涛公布原《八·九》同学给他的信并写了感想，表示今后应加强调查研究 and 阶级分析，克服宁“左”勿右错误思潮影响，下一段在教育革命实践中解放全人类。

团总部《三办》近日连续召开座谈会，学生、干部、教师一起畅谈了教改的前景和当前任务。

下午，《五·七串联会》邀请西安交大李世英同志来座谈，蒯大富、韩银山、张修身等参加了。

团总部《革战团》召开【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促进大联合迎接‘七一’大会】。

6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的世界观——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6周年】。

4500名414战士就缅甸反动当局反华、排华、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袭击我使馆的法西斯暴行，前行缅甸使馆抗议示威。

上午，兵团总部开【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专题整风会】，总部各委员作了检查，互相进行了批评。会上潘剑宏、刘泉等人发言，揭发了一些内幕。其中尤其提到触目惊心的“对总理要留一手”等严重的政治问题，以至团派原定这样专题整风会不敢开下去了。

晚，414总部召开【第二次整风大会】。孙怒涛、沈如槐均发言，总结经验教训，说明不重视思想革命化是搞不好革命的。胡大忻同志代表总部读了【边整风边改计划】，强调要克服头脑中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坚持毛选学习制度，设立《政治部》，改选总部和分部勤务员，设立《教改办公室》，吸收干部参加各级领导工作，设立《八·九问题联络站》。

最近机械系光9班准备到北京光学仪器厂实习一年，向工人师傅学习，摸索出一套教改办法来。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北大、北师大等学校都在搞复课闹革命和讨论教改问题。

7月1日

《井冈山》报的七一献辞是【破私立公 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

晚上414在西大饭厅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6周年】大会。会上，东方红《第三独立支队》宣读【给全校党员一封公开信】，热情鼓励我校共产党员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立新功。罗征启代表十五名干部发言，《红卫兵战团》代表也发言。会后有《五二》、《三军》、木偶等演出。

同时，团派在礼堂也开了庆祝会。

414《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礼堂为团派演出庆贺节日，团派演出队也到西大饭厅为414演出。

上午，《八一八战团》、《红卫兵战团》、《红卫兵团》、《延安战团》组织了【关于解放原〈八·九〉同学的讨论会】。孙怒涛、张雪梅参加。张在会上发

史料实录

言，表示支持原《八·九》同学组织起来参加战斗。

《井冈山》报登《倚天剑》的文章【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评胡乔木的〔三十年〕】。《向东去》发表【中国向何处去——从反动影片〔武训传〕批判中得出教训】。

414 成立《教育革命办公室》。

北京钢院学生张建旗串联农大、师大、商学院、一〇一中等学校的一些人在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周恩来同志的活动。8月下旬，《五·一六兵团》被取缔，其骨干分子均被逮捕。

7月2日

为明天参加工人体育馆红代会【庆祝‘七三’指示大会】之事，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团总部持主席团出席证，414 准备发言，双方签字。团总部代表张云辉，414 总部代表蒋南峰。

414 总部召开【第二次教革讨论会】，讨论教革怎么搞，如何发动群众。

晚 414 总部在礼堂召开【关于干部问题专题整风大会】，会上王学芳、罗征启、谭浩强、郁强、张玫发言。校部 28 名干部提出【四点建议】说：414 不仅要解放基层干部，还要解放革命和要革命的中上层干部；不仅要解放工农出身干部，也要解放所谓“清华牌”的革命和要革命干部；不仅要解放好的和比较好的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而且要敢于解放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干部。

罗征启讲：“支持 414 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会上宣布 414 总部《干部办公室》和《斗批改办公室》成立。

一位原《八·九》同学说：解放《八·九》并不只是解放受蒙蔽群众，还关系到贯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广大《八·九》同学应有政治上的平等待遇。

7月3日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学校里两派分别开庆祝毛主席发表【七·三指示】两周年大会。

上午，团总部不顾 414 总部的反对，片面撕毁 7 月 2 日签定的协议。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红代会》庆祝【七·三指示】大会上，蒯大富代表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 15 个首都红代会组织发言。414 蒋南峰上台读了【强烈抗议】，老蒯抢过麦克风，并动手打了 414 战士。会上引起混乱，414 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回校后，414的1000多人深夜在校内游行，高喊：“蒯大富从红代会核心组滚出来！”，“蒯大富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滚出来！”，“谁反对【六六通令】就打倒谁！”。414头头孙怒涛和汲鹏也参加了游行。事后，414广大战士对此事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不恰当。

罗征启贴出【我的思想汇报】，说自己“阶级觉悟低”，就是“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核心问题，即权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觉悟很低。”；“对待群众，是把自己置于高于群众、教育群众、运动群众的地位。”，说自己有奴隶主义。承认自己“今年一月后我是一直支持纵队观点的，只是不敢说而已。”文章最后提出：“要求给我工作，什么工作都可以。”

水64赵小君(414)贴出【刘冰定死了没有?】大字报。摘要：(1)只代表我个人意见；(2)《红旗》评论员文章并未给刘冰定性；(3)刘冰不是一小撮，“到目前为止，刘冰与蒋胡何艾是有区别的，甚至不同于刘小石、李恩元、滕藤之流”；(4)没有充分理由证明他是四类。团派说这大字报打出了保刘的信号弹，在学校里掀起一股为刘冰翻案的黑风。

在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下，于故宫午门广场召开10万人的【抗缅大会】，声讨缅甸政府。会后组织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大使馆，砸了大使馆的一些设施，部分414战士参加。

《人民日报》报导了北航复课闹革命，全市高校掀起复课闹革命的热潮。

团派成立了《七·三串联会》，专搞教改。《三办》建立教改资料阅览室。

7月4日

414《雷达战团》、《火车头》贴出【强烈要求北京市革委会罢蒯大富的官】。

汲鹏、孙怒涛贴出【老蒯，我们对你没指望了】大字报，就“7.3事件”指责老蒯言而无信，耍两面手法。414范XX说，头头们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践踏，是在破坏大联合，挑动内战。

学校内一些以前积极的同学当起了“逍遥派”，整天无所事事，看小说、下棋、洗相片、织毛衣、睡懒觉。

下午，《革筹》、兵团总部召开干部座谈会，讨论如何解放所谓“清华牌”干部。许多干部表示一定要向革命小将学习，热情帮助革命小将，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

沈如槐、黄瑞和以《千钧棒》和《不怕鬼》战斗组之名贴出了【什么“严重错误”——从起用王学芳、罗征启谈起】大字报。说：7月2日晚上在15个战斗组和一些干部帮414总部整风会上，有人建议让罗征启到总部领导

核心去，让他在工作中发挥作用。……遭到反对，说罗征启犯了严重错误，只能用到一些不重要的岗位上去。……414 总部决定让王学芳同志到干办去，遭到一些人抵制，他们也认为王学芳犯了严重错误，不能担任领导工作，而要留在系里，接受群众考验。“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一定都不能担任领导工作”，这似乎成了真理了。我们说：不，这是谬误！什么叫“严重错误”……。

大字报认为：罗、王的错误并不严重，政治大节是好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基本上好的，对修正主义路线是有抵制的……。

团派在大字报上批语一针见血：“罗征启过去是蒋南翔的铁笔杆，替蒋起草【一二·九纪念会】报告，他的立场坚定在哪里？王学芳过去包庇薛孔（力 8 反动学生），究竟立场坚定在那边？”“这里许多错误观点就是老团老四的根本分歧。”

也有 414 批语：“罗征启犯错误是严重的，对其错误必须彻底批判，解放罗征启，决不是要他进核心组。你们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414《逐风波》贴出【罗征启决不能进总部】。

7月5日

校内召开对 3 月份围剿“八·九思潮”的辩论。414 内部有分歧：东方红战团《10—1.3.5 特支》说：【三月份围剿‘八·九思潮’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挺进支队》说：【三月份的围剿‘八·九思潮’必须基本否定】；《旗帜》说：【批判‘八·九思潮’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

《拼刺刀》一分队贴出【八·九问题——兼谈 414 中的右倾思潮】。蒯大富批语：“大字报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414《翠岗红旗》批语：“本文提出的问题必须注意，现在 414 中有一种极右思潮”，沈如槐批语：“本文都是团派的基本观点，如果让这种观点得胜，414 就只有走下坡路。”

414《井冈山报》刊登评论：对干部要“勇敢的保，热情的帮，大胆的用”。

石油大学《北京公社》等四总部联合举行座谈会，邀我校谭浩强等三名干部座谈体会。

东方红战团《挺身而出》、《翻腾》、《向东》、414 工字厅分部《短剑》贴出：【无产阶级当权派就是要保——罗征启同志是无产阶级当权派】。

沈如槐、黄瑞和贴出【要什么样的干部】，说：革命小将没经过长期革命锻炼，许多人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而一般领导干部主要问题是奴隶主义。

7月6日

经过了一个阶段的深入讨论，414广大群众认为解决干部问题是教改的必要前提，不解决干部问题，教改是无法进行的。

414总部《干办》和一些战斗组再次发起组织《干部问题串联会》，名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发挥革命干部的领导和骨干作用串联会”，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中上层干部解放问题，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敢于解放他们。

自控系分部上午召开复课闹革命讨论大会，决定7日起复课。诚恳希望和团派联合复课。

电机系分部也就复课闹革命召开讨论会。

414总部邀请团总部代表协商成立校行政管理联席会议事宜，未成。

五七串联会《第五上甘岭》贴出【评414的宁右勿左的暗流】，说：414的“解放全人类”是为了拉拢群众扩大山头，争取选票。如果我们忽视这股暗流，清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成果就有被否定的危险。陈楚三批语说：当前主要危险是形“左”实右影响，对原《八·九》主要问题是没有解放，所以现在要强调反形“左”实右。

晚，01-018部队在礼堂召开【兵团整训誓师大会】。部队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进场。各部队汇报整训情况，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总部委员也纷纷上台互相挑战，争作斗私模范。大会在雄壮的“井冈山战歌”声中胜利结束。

7月7日

全校414同学在西大操场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会后在校园内游行。

兵团总部发出【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倡议书】，指出：复课，就是复毛泽东思想之课，复教改之课。复课闹革命必须以大批判为主，倡议由井冈山、414、《五七串联会》组成联席会议，协商解决各有关问题。

各系出版了五种以上教改刊物：土建系【工程兵】、自控系【风雷】、数力系【金猴】、水利系【教改战报】、无线电系【七三战报】。

刘冰贴出大字报：【打倒‘私’字，‘怕’字，勇敢投入文化大革命——向革命员工汇报思想】，说自己“执行了刘邓蒋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闹革命，彻底改造自己”，“奴隶主义对自己束缚很紧，自己是要革命的。现在我冲破了各种错误思想束缚，冲破黑修养枷锁……，贴出这张大

字报。”，“希望有四大”。

7月8日

早晨 414 战士全部军训出操。

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勤务站》成立并发表宣言，说原行政管理委员会挥金如土大搞经济主义，并对 414 进行物质刁难，严重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

414《浴血奋战》贴出【坚决支持刘冰起来闹革命】，说：3月8日《二办》通令是宁左勿右的，坚决支持刘冰起来闹革命。必须给刘胡何艾、李传信、吕应中以四大自由，让他们在文化革命舞台上充分表演，给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机会。

团《革战团》发出公开信【革命职工应成为大联合模范】，说我校这样严重的分裂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水利系团派主动与 414 联系，达成协议，决定成立《水利系联合教改小组》。

金 00 班两派联合成立《金 00 联合支队》。

下午，刘冰搬到 3 号楼，与《223 战团》同吃同住。

414《给 8 支队》写出【罗征启就是杀出来的好干部】、【革命的保好极了】大字报。

7月9日

刘少奇被迫向建工《新八一》交出【认罪书】，实为假认罪真反扑，当即遭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

由 414 总部的《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发挥革命干部的领导核心骨干作用串联会》发起并主持【第一次干部问题辩论会】。会上吕应中、徐静贞、陆大忻、柴昌庆、谭浩强等发言，《沧海横流》、《翻腾》等战斗组发言，对吕应中站起来表示支持。串联会的成立宣言中讲：我们要分清敌我，划清阶级阵线，不怕沾黑边，不怕走极端，敢于在被人们视作畏途问题上做出探索。……在我们干部中，有些人不敢下水，150 名干部【公开信】的遭遇，余悸尚在，破格升级的记忆犹新，怕当“复辟派”，怕被说成自己“拉一派打一派”。

吕应中在会上说：“是 414 革命小将解放了我”，“我在 414 分部支持下拒绝了团分部对我的劳改处分”，“我再也不能靠边站了，永远也不能靠边站了”。

200# 414 分部《第一天兵》、《铁骑》贴大字报指责吕应中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团派《第二雄鹰》等战斗组贴出【警告吕应中】的大字报，并在吕应中的名字上打叉。

414《井冈山报》在登吕应中发言时加编者按说：对于吕应中，有些人认为他是“地地道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有人认为他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无产阶级当权派”。由于大家对毛主席干部路线理解不同，只有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通过群众运动的审查和考验，才能做出正确评价。

《争朝夕》（由原学生会主席张福森等四人组成）贴出【给刘胡艾何四大武器】，胡健看到后马上贴大字报表态：“自己也要起来干革命”。

414《无产者》贴出【刘冰问题不容回避】，说刘冰没定死，还要揭发、辩论。

林杰对414某些人讲：“（《红旗》杂志社）对你校刘冰定性是你校一部分人的意见，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展开辩论。”

团派说：“面对这两股同时兴起的逆流，井冈山人毫不犹豫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给以迎头痛击，决心打垮刘少奇、蒋南翔之流及其他的走狗吹起的这股翻案黑风。”

晚上，罗、谭、李康等给中央的为刘冰翻案信送至《红旗》杂志社。（以后十几天，又送第二封信。）

7月10日

陈伯达同志去北大，说聂元梓不能打倒，打倒孙蓬一就是打倒聂元梓。主张两派开联席会议解决校内问题。要拆除广播。

414总部十几名中上层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有关干部问题的几个界线。

上午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教改方案讨论会。

晚，414总部和团总部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公开在西大操场协商联合问题。

414拒不接受团派提出的“井冈山兵团联席会议”、“井冈山兵团团派与四一四派的联席会议”。说团派拒不承认414总部，拒绝派出蒯大富当代表，并把《五·七串联会》席位问题拉进来协商。414代表说：“团总部不要采取鸵鸟政策，无视拥有七千余名战士的414，414总部和团总部是平等的组织，团总部不能强加于414广大战士头上”。会上《红卫兵团》、《延安战团》发言说：《五·七串联会》不是独立派别，而是依附团总部的力量，不能在联席会议中单独占席位。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沈如槐单方面宣布散会，414退出会场。

会后，414方面大肆攻击蒯大富、韩银山、汤亚美等。

史料实录

当晚，团总部委员韦福强贴出【团总部重新给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说：“必须承认414总部是合法的。两总部联席会议必然是清华大学最高权力和执行机构，《革筹小组》、兵团总部不能凌驾于联席会议之上。……兵团总部有关联席会广播建议是吞并414总部的陷井，兵团总部绝对垄断不了清华。”

刘冰到二宿舍与《浴血奋战》座谈。

7月11日

《红代会》在北航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陈伯达同志讲话：“你们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创造这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先锋，是这条新道路的探索者”。

凌晨，陈伯达同志就北大《北京公社》抄了《二组》，打电话给聂元梓：“不要着急，慢慢看情况，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懂得了吗？”

414《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调查组》就《13调查组》为大流氓王XX翻案之事，贴出第一批材料。其中有受害者家长声明，走访公安局经过，并揭发曹维涤、老蒯包庇王XX活动，抨击《13调查组》的翻案活动。

晚上，部队召开【第二次整训大会】。前党委副书记李寿慈、电机系前党总支副书记陶森、冶金系前党总支副书记陈栋豪等在会上发言。陶森在发言中指出：应当真正从思想上明确清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对干部作实事求是分析……。

《红梭标》战斗组在《井冈山》报登了一些教改的建议，评语说：教育革命熊熊烈火冲天而起，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敢想、敢说、敢闯、敢“走极端”，“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遇到艰难和曲折，但是在我们每一百个错误后面，就会有一万个伟大而英勇的胜利行动！”

《战乾坤》的【学校就是大公社】，建议把学校建成联络站，设在专区。公社办个系，工厂办个专业，变成“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

《井冈众志》的【还是讲习所好】，提议：中学可以用一年时间来进行长征，边长征边学习。现行大学可以取消，设立各种各样讲习所，学生经过一定学习可以到工厂、农村、商店、铁路……在实际中学习锻炼，再到讲习所来进行总结学习。

《敢闯火海》主张：小学九年实行普及式，15岁毕业，一律到工厂农村劳动。过去的高中是作为进大学的阶梯，现在把它砸了。大学还是要招生，招劳动了两年，思想好肯钻研的“小”学生；大学以自修为主，互相讨论，互

相交流；大学学制三年，这样 20 岁就可以毕业。

《航标兵》主张：**【工农来教大学】**。

《抗大之路》的**【北京的大学都滚蛋！】**中说：石油完全可以迁到大庆去！矿院可以到河北、山西矿山去！林院可以到兰考县或大沙漠改造大自然，在城里搞什么名堂！地质可以到大西南去！农大农机到农村去！至于政法学院可以不要。北大倒可以研究研究，古时候，有个顾炎武，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理论和实际经验都很丰富。我们现在学文史的可以长征去，搞社会调查、阶级分析、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清华怎么办呢？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现在不谈。

《抗大之路》贴出调查**【大专毕业生为什么过剩？】**，说：石景山地区水泥厂基建科有大专毕业生 11 人，其实 3 人就够了……。

7月12日

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回京，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杨成武、肖华、刘宁一等到机场欢迎。

胡健也写出大字报说：“现在是刻不容缓地到群众中去，拿起四大武器，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团派说他根本否定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恶，这是又一篇地地道道的复辟宣言书。

晚上，两派同学根据陈伯达同志在北京大学指示精神，发起砸喇叭串联会，全校两派广播台从此暂停广播。

7月13日

200# 《沧海横流》、《井冈烈火》、《号兵支队》贴出**【访问×部×院干部部长王恺】**大字报。据说，工作组把吕应中打成“黑帮”并没有掌握确实材料。

《吕应中问题辩论团第一团》继 7 月 11 日后再次邀请《第一战恶浪》等战斗组就吕应中三、四类问题辩论遭拒绝。《沧海横流》等贴出吕应中和前市委联系问题的第一批材料。

团总部办公室写大字报，说总理通过傅崇碧办公室说：只要清华联合就派军代表，如何联合自己去搞。

团派《险峰》贴出**【承认四一四总部势在必行】**，指责团总部不执行陈伯达同志指示。

7月14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十三日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市革命群众立即掀起大

批判大斗争新高潮。《北京日报》发表题为【痛打落水狗】的社论。

凌晨，兵团三千余人坚决响应首都红代会号召，上街游行示威、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假检查真反扑新罪行。

上午414所属各分队勤务员召开形势讨论会，主要讨论大联合问题。

【国际悲歌歌一曲】！晚上由《6.24战团》主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在礼堂介绍他们夺取政权后丧失警惕，以至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给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提供了“深刻教训”。会上攻击黑龙江省革委会。近日团派转抄了许多哈军工《山下派》的大字报，内容也是关于“失权”问题，并影射攻击414。

刘才堂、范锡明贴出大字报，批判刘少奇，影射攻击414，说刘少奇反扑的形式就是利用造反派中的机会主义者进行夺权。

李寿慈等14名中上层干部联名贴出【关于大联合问题的一封信】，强调干部应为大联合出力，建议团总部承认414总部。

北师大开始复课闹革命。

7月15日

在414一边的331名干部写出【致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及革命干部的公开信】，说“群众性的大批判、大辩论是识别干部、审查干部，促进干部起来革命的唯一正确方法。”

414总部《赤遍全球》战斗组在大字报【谈资本主义复辟】中揭团派某些人的“私”字夺权观，指出“团派某些人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小团体的权，因而把不在自己小团体手中的权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样就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正确对待自己。”

《井冈山》报编辑部和北影、北航联合搞电影批判，发表【从戴维营到霍利布什的大叛卖——从影片[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谈起】，【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的死敌——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部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编年史——评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撕开现代修正主义的叛徒嘴脸——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刘少奇是文艺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等重头文章。

7月16日

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同志在中宣部礼堂召集会议，接见了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聂、谭、韩、蒯、王等代表和在北京的中央宣传部门的代表，讨论大批判问题。

伯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破剥削思想，

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批判中大破大立。《红旗》杂志开始写了几篇文章，特别是有一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最近还有一篇，批判他的“三马、一犁、一车”的富农经济道路。……一小撮走资派反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还有很多。刘少奇不是以【论党】出名的吗？【论党】就还没有人批判！你们清华大学搞的【一百例】很好，但是形成文章还要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积累材料的过程，【一百例】就是积累材料必经的过程，所以你们还是有个好的开端。象什么【刘少奇一百例】、【邓小平一百例】，这是良好的开端，但是走了一个小小的开端，要把它变成有力的文章，还要下一点功夫。

戚本禹讲：“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打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走资派不是死老虎，是纸老虎。说纸老虎是相对的，纸老虎还有两重性，吃人时是活老虎，本质是纸老虎。要打落水狗，……什么刘邓陶，什么彭罗陆杨，什么贺龙，什么彭德怀，统统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卖国大盗。……他们真正的本性是要吃人的，不把他批倒批臭，就要犯历史错误。不打死落水狗，跳上岸就要咬人的。……你不把敌人打倒，不管是什么派，只要他们上台，都是要杀头的，他们也会组织人来抓你们的……。大联合，掌握大方向，这样才符合主席指出的方向，才不是犯错误。”

陈伯达同志讲话的时候，蒯大富递了一个条给伯达和春桥同志。条子大致内容是：现在我们学校逍遥派比较多，有90%逍遥派，没事干，喇叭也不叫，大字报也不贴，一大批人，他们从空想主义一下子跌到悲观主义。（陈伯达讲话以后读了此条）伯达讲：“工作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要以为陈伯达去了，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要以为陈伯达去了，你们就可以胜利了。我们还没有走，414就贴出了大字报，使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把我们的意见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能把你们的意见强加给我。”

张春桥讲：“大批判不是可有可无的，应当把它看得非常重要。他们的影响不肃清，那就随时可以翻案，直到现在，谁也没有低头。你们看，刘少奇的[认罪书]算是个什么东西？让我们无产阶级看到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个问题我们弄清了，那么我们的大联合、三结合才能解决。”

关锋讲：“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集中力量，集中智慧，对走资派进行批判。如果不批判，不肃清他们的流毒，那么他们一旦翻案，他们就不管你什么团派，414派，反正你们造过我的反，他翻案，就要杀你的头，革命派必须有这个觉悟。革命派打内战，刘少奇看了高兴。因为，我们看不到敌人了，把敌人看成死老虎了，没有斗争目标了。没有方向了，那只好打内战。”

蒯大富晚9时半在西大操场作了传达，晚10时，414又按师大稿作了传达。

戚本禹说：“陈伯达同志在北大说不许广播的话是气话。”从此两派大喇叭又都叫了起来。

7月16日

我校有2000人在颐和园参加全市横渡昆明湖，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活动，两总部组成联合小组负责组织这一活动。”

沈如槐、黄瑞和贴出大字报【什么彻底砸烂】。文中说：“彻底砸烂旧清华”是毫无阶级分析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旧清华必须一分为二，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抵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努力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这篇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很大争论。团派对此大字报破口大骂。

414中对此大字报也有不同看法，在批语中写道：沈如槐不要宁“右”勿左，不要走得太远。

晚上，由原《八·九》同学组成的《716联络站》在大礼堂开【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的大会。会议由张兰茂主持，李振民同志代表414总部发言，汲鹏代表孙怒涛、宁左三人发言。

414《223》战团拉刘冰去颐和园，叫他交待自己的经历，并要他揭发前党委与刘邓的问题。

张克群、张克澄姐弟揭发其被团派结合进行行政管理委员会负责科研的干部父亲张维：【他解放了吗？】。说：罗征启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屡教不改的走资派时，他只敢在下面窃窃私语“罗征启算不得……”。《二办》向刘冰发出通令要刘搬到十二宿舍X号房间去，张X知道后又是在下面偷偷唠叨：“《二办》真是多此一举，老发通令老没人听”，“自己给自己降低威信”。我妈叫他干脆出大字报时，他说“算了……”。张X和罗征启比较，过去谁犯错误更大我们不知道，……谁更敢触及自己灵魂，破私立公？罗虽遭一些人不断打击，但他仍敢战斗，毫不动摇，从某种意义上他解放了。而作为小将陪衬的张X虽有了具体工作，也没人骂他，发个言啦什么的还可得到掌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没解放。

7月17日

《人民日报》刊登鲁迅先生的文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并发表编者按：“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

的大事。”

晚，团派部队在礼堂召开【整训大会】。会上蒯大富作了【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发言，对前一段的错误作了一些自我批评。承认反《八·八》应该基本否定，“反托”应该基本否定，解散《二万五千里》等战斗组的通令是错误的，把150名干部【公开信】打成复辟旧清华的宣言书是错误的，宣布收回。

有大字报说：近日，我校一小撮走资派刘冰、胡健等竟敢贴大字报向革命小将反攻倒算。这些天他们这些黑帮逍遥自在得很，居然还逛了颐和园。刘冰极不老实，拒不接受兵团早已对他实行上午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与《223》保刘小丑勾勾搭搭“同吃同住”，井冈山人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猖狂活动给予有力的回击。今晚，《打击一小撮》、《1176》、《奔腾急》战斗组冲破几个保刘小丑所设置的障碍，把这个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走资派揪到大会上斗争，井冈山人无不痛快淋漓，无产阶级革命派个个拍手叫好。

414《东方红支队》的【谈清华牌】出笼，说要敢于用“红”人。

下午，井冈山兵团《一部》和江西《大联合筹委会》在我校举行【愤怒声讨江西地区一小撮走资派的滔天罪行】大会，江西造反派表示了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7月18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了【关于掀起大批判高潮的通知】。

陈继芳、任传钟、刘才堂联名贴出【狠抓大批判这条纲，做旧世界的批判者】。刘才堂、崔兆喜、王良生贴出【关心国家大事——中国向何处去之一】。01支队《第一号炮》贴出【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刘少奇的假认罪书】。《112突击师》、《624战团》、《0248支队》、《24支队》等都贴出号召投入大批判的大字报。

414总部300余名革命干部和部分学生战斗组长召开大批判形势讨论会。

刘冰又贴出【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有人贴出【坚决支持刘冰起来革命】的大字报，陈育延加批语写道：“刘冰是否四类已定，但在他是否屡教不改和坚持不改的问题上要看他的行动。”

《浴血奋战一分队》说：“团派《二办》整刘冰的材料不足以给刘冰定性，大都是工作组时期整的”。【223战团声明】说：团派在7月17日游斗刘冰时用了武斗，违反毛主席政策。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来清华演出【红灯照】，会前就致欢迎词问题两派争吵了很久，沈如槐被打。

史料实录

414 总部发出【告全市人民书】，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7月19日

《北京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任务】，指出“希望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要善于思索，学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作出新的贡献，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凌晨，《624 战团》、《革战团》等 37 个单位发出关于批斗刘少奇的紧急通知，清晨派出先遣队前往中南海。

414 总部早上召开【揪斗刘贼誓师大会】，发布【关于全校革命派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紧急倡议书】。团总部《作战部》也发出【关于坚决支持建工学院革命派共同揪斗刘少奇的声明】，龙连坤、谭浩强等 350 名干部响应。

上午，414《机械系分队》作为揪刘先遣部队来到中南海西门揪刘火线，当时仅有五、六个单位，414 总部发起并组织《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贼火线联络站》。414 战士分步行和自行车两路进城示威游行，表示揪斗刘少奇的决心。晚十时在中南海西门和另外十几个革命群众组织约五千人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团派下午来到中南海西门广场，和北航《红旗》等兄弟院校联合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蒯大富代表两校发言，勒令刘少奇在五天之內交出：一、给毛主席的认罪书；二、给全国人民的认罪书；三、给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认罪书。团派当天深夜突然撤走。

7月20日

近日，校园内贴有很多关于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大字报，特别是武汉地区的。今日由大字报得知武汉发生反革命军队政变，谢富治等同志被绑架殴打，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义愤填膺，形势显得比较紧张。

近日由成都回来的人以《天安门纵队》的名义转抄了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并加编者按。文中估计刘邓黑司令部的军事布署，将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

晚，在天安门广场，由建工《新八一》、清华 414 发起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414 数百人参加了大会。

中南海四周红旗招展，帐篷毗邻，全市掀起揪斗刘邓陶的高潮，大大推动了当时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批判。

刘少奇的【认罪书】交出来了，井冈山兵团《第一号炮》、《金猴》批判它：“刘贼【认罪书】的要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用含糊的词句，混乱的逻辑，把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在北京则是所

谓‘排除干扰’的斗争，而刘少奇说，对此‘事先不知道’。”

兵团总部建立了大批判核心组——政治组、作战部、后勤组。一张张狠批刘少奇【认罪书】大字报像一发发炮弹，击中刘贼要害。

7月21日

上午414总部召开战斗组长会讨论大批判问题，决定以系为单位分别着重从一个方面入手进行大批判。初步决定分以下几个部分：建党路线、教育路线、青年工作、哲学、国际斗争、白区工作、国际阶级斗争、100例解释、四清与文化大革命等。并建议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如木偶、幻灯等。还决定设立大批判专栏。

上午团总部召开誓师大会，由蒯大富主持，介绍武汉、江西、湖南等地文化大革命形势，认为当前存在着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走资派向造反派反攻倒算，妄图阻挠大批判的进行。大会号召迎头痛击刘邓新反扑，掀起大批判新高潮。

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打倒反革命刽子手陈再道！打倒反动组织《百万雄师》！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下午3点，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电话指示：“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通！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2至3天。”

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414战士在主楼前集合，宣读了【清华井冈山414总部全体战士给中央文革首长的一封信】后，开始进城游行。途中遇倾盆大雨，我战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呼“支持武汉革命派！”、“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冒雨前进，胜利完成任务。

兵团战士近3000人也冒雨进城游行。全市共五万余人游行。

戚本禹在新影谈话：“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革命还要指示？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看见过。……你们都不拍，过了就拍不上了。”

下午有部分《百万雄师》成员来京，中央文革作了四点指示。我校团派赶去丰台车站，布下“天罗地网”专等“百匪”来，把那些老保们拦住了。“车到永定门，一个个保皇小丑象小鸡似的被扔下来，那个场面可痛快啦！总

史料实录

算给中央文革出了一口气。”

全市一片声讨陈再道之流，坚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

晚，414广播台线路有100多处受到破坏。

7月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关于武汉局势的严正声明】，提出了“打倒刘邓陶王！枪毙陈再道！”口号。全市大中学校的造反派倾城出动，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此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积极进行“揪军内一小报”的活动。

江青同志在凌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讲：“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协议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王力同志、谢富治同志，我们能允许吗！”

《解放军报》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推荐一篇好文章】，指出：“加强无产阶级政权，最根本的是加强毛主席思想的领导权。”

早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同志的电话指示：“你们要去西山游行，懂吗？”（当时军委在西山开会，陈再道也在那儿）。

414在主楼前集合后前往西山游行，团派在西大操场集合前往。

党中央派往武汉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等同志乘机胜利返京。井冈山人接到迎接任务，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迅速集合队伍，赶到西郊机场。

下午市革委会通知团总部，要两派协商共派2000人去机场迎接谢富治等同志回京。团总部拒不协商，单方面派2000人前往。414对团派这种无理作法进行了斗争，最后终于到达了机场，但欢迎仪式已结束。

7月23日

《人民日报》头条刊登了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代表谢富治等同志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并有大幅照片。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和解放军负责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文汇报》发表甘斗同志的一篇文章【评一种所谓‘新思潮’】，文中指出

这种“新思潮”的内容是：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歪曲为所谓“掌握财产与权利”的“当权派”即“特殊人物”和人民群众的矛盾，要求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财产和政治权利进行不断的“再分配”。这种“新思潮”的实质是用最“左”的词句，掩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真正目的，是要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到校外广泛宣传，开展革命大批判、打倒刘少奇的活动通知】。

晚，《624战团》等在大礼堂发起召开形势讨论会，邀请武汉革命造反派介绍武汉反革命复辟的经过。他们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革命造反派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团结就是生命，绝不允许分裂；革命大联合必须以坚定的革命左派为核心；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鲍长康、马小庄、陈继芳等联名贴出大字报【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汇报我校大联合】。部队核心组发表关于目前大批判的声明，提出这场大批判就是要解决“战果向何处去”问题。《契卡》等三战斗组提出：“放弃革命的大批判，就是放弃政权，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背叛。”

吕应中被200#团派拉走交“认罪书”，吕当夜3点在414庇护下越铁丝网潜逃。

7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的社论。

叶志江、姚永宁、宋一龄等贴出【清华干部问题的出路——只能由左派掌权】。文中说：今天当“让干部当第一把手”，“清华干部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当权派”，“革命小将让贤”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我们却应当睁大眼睛，仔细看看，我们的权让给谁？谁当第一把手？而决不能掉以轻心，马马虎虎。……归根结底就是说“许多清华牌的干部是一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他们决不是左派，是中间派。”

414成立了六个批判联络站，全面围剿刘贼。

晚，414总部召开了彻底批判刘少奇大会，主要是批判刘贼【认罪书】。会上清华《7.16联络站》也发了言。武汉《钢二司》战友介绍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势。

晚，团总部《革命职工战斗团》在西大操场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刘、高、胡、何、艾。会上动农系老工人周师傅发言，校医院李岩发言，主

要是揭发刘冰。

团总部叶××等人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文中认为：武汉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到了新阶段，文化革命第二次冲击到了。鼓动第三次大串联，认为目前文化革命的新高潮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最尖锐、最激烈、最关键，也是最残酷的一段”。强调“文化革命在目前是彻底夺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文化革命从意识形态开始，经过政治、经济，现在已经回到意识形态的说法是错误的。”说必须用“文攻武卫”的办法，用革命群众冲击的方式，“去夺取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文中写道：历史上哪一次革命不是用枪杆子最后解决问题？不曾伴随着大规模的内战？因此，全国一定要进入“武化革命”。认为武汉“7.20事件”是“中央、中央军委内两个司令部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爆发。……军队内有一黑司令部，有统一部署地镇压文化大革命”。文中还称中国的走资派“不仅有一部队正规军”，而且有许多“武装的保守派——民兵”，斥责“以为能在攻和守之间划一条线的人是对战争一无所知，对矛盾的同一性一窍不通”。“要武装起来”，要“好战”，而且可以不顾“破坏经济”，“死伤多少人”。

7月25日

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百万余人在天安门隆重召开大会，热烈欢迎谢副总理等同志回京，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战友。我校近万人参加。林副主席、总理及中央文革首长出席大会。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里，林彪同志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林彪同志对大会呼喊的“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等都举了手，这些都被蒯大富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蒯大富与王力并肩而立，在与王力的一问一答中，蒯大富得知已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认为全国“老保”行动那么一致，在中央肯定有“黑手”。

夜间，414宣传组被撬开门锁，油印机、电话机全部被窃。据查，此事是团派中某些人干的，他们还以《武卫师》的名义对此发表声明，说打、砸、抢是合法的。

414广播台线路于21日被修好后又破坏。

今晚，图书馆门前的昙花开了，不少人去看，希望蒯大富“不以昙花为吾师”。

7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在中央报刊上第一次出现“党

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

中央文革派人到建工《八一》揪刘绝食阵地，要求他们复食（在绝食斗争中最长的绝食达5天），并在中南海接见新老《八一》代表，要求他们在揪刘中实现革命大联合。戚本禹在谈到大批判时指示：“要多写批判文章，系统的文章要写。……绝食是艰苦的，但最艰苦的是揪刘的要害，批判得要让他无可辩驳。”

中南海一工作人员传出刘少奇在4月份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完全是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支毒箭。

近日，兵团《6.24战团》公布了4月10日审讯王光美的记录。王光美态度极不老实，为刘少奇及她自己花言巧语、百般狡赖。王光美的辩护没加任何批判而广为散发，实为替王光美进行反宣传，流毒全国，起了很恶劣的作用，后受到中央首长的批评。

王光美最近向我校做了一份检查。

《二办》建立五个大批判联络站：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组织路线、政治思想工作、科研生产研究生问题、总结1958年教育革命联络站。

下午，兵团总部《大批判作战部》召开部队战斗组长会议，布置下阶段大批判的四个战役：批臭刘贼【认罪书】；批刘贼的“议会道路”、“三降一灭”；批臭“剥削有功”论；批黑【修养】和【论党】。

414总部《批判刘少奇教育路线联络站》召开了第一次战斗组专会，决定分5个专题进行批判。414总部《批判刘少奇反革命路线真面目联络站》召开小型批判刘少奇白区工作专题讨论会。

下午5点半，部分414参加了中南海西门《地派》召开的【揪斗刘少奇大会】，会后由414宣传队和兄弟院校宣传队举行了文艺演出。

414东方红战团《第三独立支队》贴出大字报：【斥反动的‘武化运动’论——叶××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是什么货色?】。文中指出：“武化运动”论背叛毛泽东思想，还说：“武化运动”论者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用枪杆子解决问题”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翻版，客观上煽动那些对于我们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迎合了阶级敌人的需要。

晚，在中南海西门召开“火线揪刘”首次批判大会，414有1000余名战士参加了大会。

周恩来关于批斗李井泉的指示：李井泉、廖志高、杨超你们可以拉出来批，可以斗，斗了马上送回去。这个人（指李井泉）不能拉出北京，因为这些人都是中央叫来的。中央正研究对他们的处理。安全问题要保证。

史料实录

蒯大富在团总部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彪的讲话以及王力与他本人的交谈，并作了长篇动员发言。当日晚，会上对军队问题作了分析、讨论，调整了工作班子，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及《军事动态组》，负责向外地派遣《联络站》和负责各《联络站》工作。同时，派出10多名骨干到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军”、加强军事工作。团派还与414一起去北京西山中共中央军委有关机关的所在地游行示威。

团派和414分别向外地派出40多个联络站，有600余人。

《井冈山》报登《湘江风雷》总负责人叶卫东文章：【《湘江风雷》战旗永不倒！】。编者按：“南昌革命造反派在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策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面前，不仅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确地采用了‘文攻武卫’的方针，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下粉碎了这次反革命暴乱。他们正确处理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和‘文攻武卫’两者关系，他们做了一个正确执行‘文攻武卫’的好范例。”

7月27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上午，兵团揪刘先遣队重返前线，建立联络站。

下午414总部800余名战士前往工人体育场参加【首都及全国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队誓师大会】。

王光美在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讲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桃园四清。不同意刘少奇看电影【清宫秘史】就是“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她说她“还没有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假革命’、‘老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吃人的野兽’、‘蛇一样的恶人’……”。

晚上，兵团总部作第二战役动员，会上请到高院《红联》和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做报告。

7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的社论。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社论。

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在接见武汉造反派时与参加接见的北大、清华等校代表进行了谈话。在谈到清华时，伯达同志说：“现在清华414要把蒯大富一棍子打死，我就反对。同志之间不要一批评就打倒。……你们414派不要对蒯大富过意不去了，不要太过火了，过火了就会走到反面。在人民内部害人之心不可有。（谢副总理插话：414对我们的【四条协议】都不执行）……我

们那天到清华，目的是要帮助蒯大富。你们替我转告一下 414，414 不要太咄咄逼人，要希望人家好，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那天我们还没有走就贴了大字报，我就发表声明，你们不要把意见强加给我，我也不把意见强加给别人”。“我说过，承认 414 总部，你们主动”，“我是说开联席会议，代表对等”。

井冈山兵团《红一连》贴出【打倒徐向前】大标语。

晚，团总部举办由外交部驻外使馆联络站谈外交部及驻外使馆的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上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7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社论。

《解放日报》发表【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社论。

团《井冈山》报发表题为【打倒举枪的刘邓】的社论。

大量大字报批刘少奇的“三降一灭”、【论党】……。

兵团《作战部》严正声明：“武汉事件不仅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武汉事件是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镇压无产阶级的反革命严重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纵的，这个黑手就是混进军内的走资派徐向前。武汉事件是全国的一个集合点。”，“坚决打倒陈再道的黑后台徐向前！”。在兵团作战部长带领下，40 多人抄了徐向前同志的住所和办公室，抢走文件保密柜和一些机密材料。

下午，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在午门广场召开了【批判贺龙誓师大会】，到会的共有 94 个单位，414 总部是发起单位之一。

晚，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南海西门又召开了一个【揪刘批判大会】。414 总部参加大会并发言。到会共 290 多个单位，二万多人。会后由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刘火线”总联络站》宣传队作了演出。

署名为朱峰、左涛的文章【撕下贺龙反党篡军的遮羞布——评黑小说《朝阳花》】中说：小说把贺龙这个大土匪打扮成救世主，把大军阀作为党的化身，把大刽子手美化成“爱兵如子”的统帅。从批判《朝阳花》引出教训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革命的阶级懂得这一点，反革命的阶级也懂这一点。要想夺取政权，固然要制造舆论，抓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影、文学等，但最后决定胜利的仍是枪杆子、兵权。

7月30日

史料实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会议欢呼《红旗》第12期社论发表，414总部也在主楼广场开会庆祝社论发表。

团总部与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在中南海召开【批判刘誓师大会】，约有2000人到会。至今为止，揪刘火线已有700多个组织。

凌晨一时，王道明和戚本禹的秘书来到中南海西门，了解揪刘情况。王道明同志让大家搞多种多样批判，漫画、大字报全要，并赞扬大家火线批判会开得好。当有人提出让刘少奇到室外来听时，王讲：这完全可以，其实你们在这里搞，他完全听得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他完全知道，他害怕得很！

团总部《作战部》发出【紧急通告】，传达中央文革办公室意见。指出在当前大批判的高潮中外出串联和回家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是缺乏革命组织性纪律性的表现。搞好革命大批判，就是对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最长远、最根本的支援。

兵团有人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第三次大串联”等看法，大批人员流出去抓军队一小撮。7月底8月初，团派外地《联络站》已有10多个，成员有数百人。四派也向外地派出了几个《联络站》，清华离校的人员已逾千名。

团总部派出大批人马以及总部委员携款到外地去抓军内一小撮，认为大批判已不是方向。比较著名的“联络站”活动有南京、福建……，414沈如槐、张雪梅、刘万章等也外出。

在清华召开了由团派主待的【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蒯大富发言说：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让我们把徐向前揪出来斗倒斗臭，“要拿起枪杆子”。他表示清华红卫兵下去与外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团派《福州联络站》把矛头直指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发表了【韩先楚是个什么家伙？】、【韩先楚是人还是鬼？】等十多篇文章，并在海防前线广为散发。为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该联络站。该联络站还支持当地造反派武斗，参加他们抢运武器的活动，并与他们一起抄了韩先楚以及福州军区参谋周世忠的家。414《福州联络站》一些人参加了攻打当地《八二九》派驻福州交际处大楼的武斗，此次武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众人受伤。

7月31日

《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

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文章。第12期《红旗》杂志对武汉问题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中也提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团总部180名轻骑兵晚间杀向揪刘火线。

晚8点，在大礼堂414总部主持召开【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会后有演出。

晚，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全国在京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愤怒声讨王恩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声援新疆《红二司》。

近日以来，414贴出许多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523》战团写出【[修养]为彭德怀翻案铁证如山】大字报，414总部《三七战团》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提到“发动亿万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组织上的夺权。”

本月，414战斗组找何东昌，问对清华工作及对干部看法。何说：十七年来清华党委贯彻一条黑线，但也有红线主导的时期，如反右、58年教育革命。清华干部的优点是干劲大、积极，缺点是没接触工农，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总的讲是好的。

本月，414战斗组共找何东昌谈吕应中问题三次。第一次何东昌说：“65年以前吕在党委会上出主意不够，200#被蒋利用了。62年蒋放弃提两条路线在科研方面的斗争，吕没放弃，吕比李寿慈好得多，不是四类！”第二次何说了吕应中十七年的表现，肃反时吕无问题，反右时有右倾错误，但不是右派，转得较快，反右倾时执行了蒋南翔路线。第三次吕亮相那天核对材料，何东昌还是保吕应中。

本月，何介人到新水一个房间参加414的刘冰问题座谈会，何介人肯定刘1958—1960年这段的表现，说刘刚到学校时讲阶级斗争抓工物系问题，58年支持大炼钢铁，主张要工农化。

8月1日

《人民日报》选编毛主席【论人民战争】的语录，《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按语指出：“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夺军权，改变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这是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环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理论的最新发展。”

《人民日报》重登林彪同志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史料实录

谢副总理在钢院接见《延安公社》和《516指挥部》代表时说到：“我准备发动群众反对武斗，在北京游行示威，我要发动几十万人反对武斗，你们不停战就没有地位。”

下午团派在本校大礼堂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大会限令他们二人在8月8日前交出【认罪书】。团派的一些人张贴出抨击朱德、叶剑英的大标语，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大造声势。北京市卫戍区和高等军队院校《红联》以及北航《红旗》等参加了大会。

晚上，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愤怒召开大会，声讨刘贼的又一份反攻倒算的所谓【检查】。大会通令刘贼于8月5日前滚出中南海，我校几百人前往参加。

414《井冈山报》再次刊登《向太阳》、《永远革命》、谭浩强一月份写，并联合修改的【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登出由林彪语录谱写的414战歌：【要敢于牺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

井冈山《作战部第三动态组》报道“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

8月2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军民团结共同对敌】的社论。

《北京日报》发表题为【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的社论。

零点30分，谢副总理亲临中南海北门揪刘火线看望揪刘战士。当大家问刘少奇什么时候揪出中南海，交给我们斗时，谢副总理说：“你们这样可以，但不能出中南海，可以示威，施加压力。揪刘少奇很不容易吧！”当我们问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身体怎么样”时，谢副总理指着脚说：“被他们戳坏了，还打着石膏呢！”揪刘战士群情激奋，高呼“打倒陈再道！”

谢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委会《四代会》核心组讲话，谈到：（1）有些学校学生回家太厉害，北大最多，其次是清华；（2）要制止武斗，在北京城里不存在文攻武卫的问题；（3）揪刘、邓可以，但不能冲中南海、钓鱼台，而且要联合起来搞。

下午，在人大大会堂举行集会，热烈欢迎红卫兵代表团访问归来。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军队有关人员参加大会，谢富治同志致欢迎词，姚文元同志就访阿情况作了汇报。

414总部《三军战团》、《风雷激战团》、《五二战团》到石景山发电厂为工人同志演出。

在“7.20事件”发生后，北京出现所谓“第三次大串联”，外流学生很

多，清华多达 6000 余人。

蒯大富与吉林省长春公社《赴京控告团》谈话时，提出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要准备上井冈山打游击。

8月3日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空海军击落敌机有功人员代表。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打倒带枪的刘邓!】，还登出【剥开徐向前‘老师’的画皮】、【不许徐向前反海军党委】、【徐向前反空军党委铁证如山】等文章。

团派《南京联络站》与南京大学《心中想念毛主席战斗队》一起撰写、发表了反对南京军区及其司令员许世友的【急告全省革命人民书】。今日，在南京鼓楼广场举行的万人大会上，《联络站》头头宣读了【紧急声明】，呼吁群众“快快武装起来，拿起大刀长矛，拿起枪”，“武装夺取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的党权军权!”，喊出了“打倒许世友!”的口号。该联络站参加了南京军事院校《告状团》，调查许世友材料的活动。还参与并鼓动南京一些工厂、军事院校的武斗。414 派的《南京联络站》参加了南京军事院校《红司》召开的【声讨许世友、杜平反革命罪行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

上午，414 在西大饭厅召开了形势讨论会，讨论了全国形势。汲鹏发言：“在军内是有一小撮走资派的，但这是一小撮，决不能象某些人所估计的那样，所有军区都是坏的。”在会上还汇报了“揪刘火线”的情况。

中午，为了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批倒批臭，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后，四千余名 414 战士进城进行大游行大宣传，晚 6 点多钟在中南海西门召开了【勒令刘贼滚出中南海大会】。

政治课和力学教研组在王府井一带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上午，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全校革命师生誓师动员大会】，王良生代表总部谈了对形势的看法，说不少城市武斗严重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的。马小庄也发了言，蒯大富传达了谢副总理昨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上的讲话：外出串联不符合中央精神；要掀起大批判高潮，制止武斗。江青同志指示要造舆论搞臭武斗。

晚上，团总部《革命职工战斗团》在中南海“揪刘火线”斗争了蒋南翔。

414 的主要负责人之一、414 核心战斗组《云水怒》的负责人周泉缨，以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一战士”名义写一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简称【必胜】）

文中讲：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

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抹杀文化大革命和其它革命的差别，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方面，把人民内部少数教育的过程，误认为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关系的大翻个儿的过程，从而导致什么文化大革命后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的估计，也是极其反动的，是极“左”的，其结果必然从“左”的方面来复辟资本主义。……清华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四一四派和团派在解决和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摧毁反动路线同一战场是战友。……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至于发生激烈的武斗……。

8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举“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的社论，着重指出“拥军爱民”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具有更新的内容，更伟大的意义。它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处理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关系的总原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今日《天安门纵队》贴出【从“文攻武卫”谈起——某些人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批判】，文中说：说江青同志的讲话基本精神仍然是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这是对江青同志讲话不能令人容忍的歪曲。江青同志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文攻武卫”，革命派不要“天真烂漫”，“首先放下武器”。近日他们还贴出一系列大字报：【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枪杆子】等，认为在北京存在着一股机会主义思潮，不重视枪杆子，没有武斗，不如武斗较重的南方先进。

行政处生活科 414 职工在下午集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

晚，414 总部《对外联络组》请到外事口革命造反派来学校，揭发批判刘少奇在外事工作中所提出和推行的“三降一灭”路线。

晚上 11 点 30，揪刘火线上地院一部分人冲击我兵团所在地。

8月5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发表题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

凌晨 0: 35，戚本禹、谢副总理等同志接见了中南海的“揪刘火线”战士

的代表，建议下午四点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声讨刘少奇，然后就撤离中南海。

下午，在天安门，首都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等同志出席了大会。414 总部负责人沈如槐作为《揪刘联络总站》代表上了天安门城楼，414 数千人参加大会。

兵团《保卫组》破获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抓住自 6 汪友言破坏主席像。

《井冈山报》发表【毛泽东的武装斗争学说胜利万岁！】。

《韶山评论》发表【刘少奇的白区路线和印尼共产党的历史教训】。

《井冈山报》登了【宜将奋勇追穷寇】的漫画集。

近日来 02 部队《老实话》、11 部队《武工队》等战斗组贴出一批揭发徐向前大字报。

8月6日

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 1967 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指出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广播台、团派和 414 都派人前往《红旗》杂志社祝贺。

前两天，刘泉和张云辉冒 414 之名，用《414 叛逆者》的名义在北大贴出大字报【警告林杰】，团派宣传机器大量翻印散发这张大字报。

《井冈山》报简讯：“7.20 事件”后解放军东海舰队开进武汉；四十七军进驻长沙，湖南文化大革命由四十七军领导。

《井冈山》兵团就山西问题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红联总》。张日清必须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广州“7.23 惨案”发生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严正声明：要求广州军区严惩主义兵、一小撮杀人凶手，坚决支持广州造反派；并指出广州军区已犯方向、路线性错误，若坚持错误，错误性质要起变化。

8月7日

谢副总理接见《工代会》、《红代会》时指出：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给这些走资派一些压力是对的，中央是支持的。但也带来一些影响，如影响交通和中南海的秩序，所以必须撤。另外还指出，有人说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下午，团派请原主席警卫员陈昌奉同志讲毛主席当年在江西闹革命的情况。

由于今日火车不收票，继以前人口大量外流之后，我校又有许多人外出全国各地，回家或参加文化大革命。

团派《沈阳联络站》同当地《八·三一》派一起冲击并占领了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已达13天之久。在沈阳军区大院内召开的【揪军内走资派】大会上，团派的代表以“首都十八所院校”的名义发言，要揪军区首长。联络站人员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大旗插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上，并在楼内贴了【沈阳军区必须大乱】等大标语。

414《长春联络站》鼓动当地群众组织“揪军内一小撮”，支持《长春公社》反对吉林省军区及其首长的活动，参与了该公社抢劫当地驻军武器的活动。

昨天和今日晚，414总部请江西、江苏、东北等地同志介绍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文汇报》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8.5决议”：【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迎接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8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里程碑】。

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接见了北京卫戍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凌晨，谢副总理在北京站贵宾室接见北京到外地串联的学生代表，在场的还有聂元梓与蒯大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文革谈了两个问题：（1）不要到外地串联；（2）“揪刘火线”4日达成协议：5日召开百万人大会，各系统、各单位统统撤回去，搞斗批改。结果今日7日还没有撤，应该撤回去。

团总部公布李磊落（电9）讣告：“八月七日凌晨，我《井冈山》兵团坚强的红卫兵战士，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李磊落同志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决战时刻，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与湖南常德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中，在敌人机枪扫射下中弹壮烈牺牲，死时年仅二十二岁。”

肖化时的讣告：“我清华《井冈山》兵团战士，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无706班肖化时同志，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援武汉革命造反派，于1967年8月1日参加武汉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武汉《百万雄师》中一小撮混蛋制造的‘八一惨案’

中英勇牺牲。”

414 总部“揪刘火线”战士积极响应中央首长关于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开展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批判，扩大战场回本单位的指示，杀回学校。

414 总部革命职工《二七战团》宣告成立。

晚，《井冈山》兵团集会【隆重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会后放映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四月十日 40 万人【斗争大扒手王光美】纪录片。据悉，此片经过江青同志审查过。

为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年，414《三军》战团、《风雷激》战团、《五二》战团在本校大礼堂举行精彩文艺演出。

上午，团总部《作战部》召集农口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对农口形势进行座谈。

团派战斗组《永向阳》贴出【林杰同志要检查】的大字报。

近日，刘冰、艾知生贴出大字报，刘冰大字报的内容是批彭德怀的百团大战。

最近传出蒯大富与王力在天安门上的对话。王力说：“全国有三个军区司令不听毛主席的话，陈再道、许世友、韩先楚。”

王光美再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信，就五个问题进行检查：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错误；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对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的看法；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农业合作化问题。

8月9日

林彪同志为北京市卫戍区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文汇报》自今日开始刊登《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队生活》编辑部合写的批判刘少奇文章。

上午，414 总部在礼堂召开【纪念“八·八”[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大会】。

414 总部分别派人参加了首都支援湖南、武汉、广西等地造反派的大会。

《东方红战团 004 支队》（实为周泉樱）贴出 8 月 3 日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战友的一封信】文章。

晚，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陈伯达同志在与蒯、韩等座谈时指出：（1）要撤离中南海；（2）不要搞什么大串联。陈伯达同志还与蒯大富说：“清华出现 414，那么多人反对你，对你是有好处的，锻炼你，看你能不能成气候。”后来伯达同志用小汽车将韩、蒯分别送回学校。

史料实录

在车上还对他们讲：“行百里者半九十，你们连一半还没走到。”在展望前途时伯达同志讲：“无限光明，无限希望，无限前途。”

晚，兵团 500 余人前往北京站，与北航《红旗》等一起执行中央首长关于制止人员外流的指示，动员在车站候车同学立即返校搞好评批。

8月10日

晚，414 革命职工《二七战团》召开首次批判大会，怒斥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

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三个单位发表声明，坚决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井冈山《作战部》重要辟谣：“近来，社会上流传一份王力和蒯大富同志的谈话（关于军内问题），纯属谣传，特此辟谣。”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二、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进驻江西各地。

三、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筹备组。

四、各革命组织应……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协议。

六、在革委会筹备小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

《井冈山》报编辑部和《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联合版刊登：【革命造反派武装起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万岁！】。

8月11日

《人民日报》刊登林副统帅 8 月 9 日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并发表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社论，《解放军报》也发表该社论。

最近，北京市民族学院、经济学院、北大、二外、体院等单位连续发生武斗。红代会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以及我井冈山《414 总部》等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最紧急呼吁，并于今日晚在天安门召开制止武斗大会。

上午，414 总部召开战斗组长河，讲形势，一致认为大批判是当务之急，定要将大批判搞深搞透。

到目前为止，我校已外出近 7000 人。

团《动态报》上的题为【看形势、想问题】一文认为社会上又有一股逆流，又有黑手在活动，说 414 参与了这股逆流。文中反映了下面的问题：（1）《联动》的动向；（2）《5.16 兵团》的动向；（3）地院朱成昭为什么一直未能彻底批判；（4）为什么四月份第一次大批判高潮掀起时许多左派组织分裂；（5）【516 通知】发表后大批判为何受到冲击；（6）为什么北京最近武斗加剧；（7）前一阶段，清华园出现大抓“流氓”、“痞子”，为走资派刘冰翻案，大骂《湘江风雷》等革命组织，这是一种什么思潮？与社会上的动向有什么联系？

晚，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红代会》、《工代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伯达同志批评了“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揪军内一小撮”、“内战外打”等错误观点。指出过去大串联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但是想包办代替、制造派别斗争就会走向反面。伯达同志说《5.16 兵团》是一个秘密组织、阴谋组织，矛头指向总理，实际上指向中央……。江青同志特别指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文攻武卫主要是强调文攻，不能怀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理讲：当前是大好形势，而不是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夕形势……。

武汉《新华工敢死队》发表文章【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其中讲：“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8月12日

上午 8 点半，在礼堂召开全体兵团战士和全校师生会，传达昨晚中央首长讲话。

孙怒涛传达首长讲话，号召全体 414 战士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努力学习首长讲话，搞好革命的大批判。

414 总部发表声明：必须对《5.16 兵团》进行痛击。

学校出现批判极“左”思潮和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红史兵》写：【历史无情地宣判了‘议会道路’的死刑——批判刘少奇 [和平民主新阶段] 参考资料】，《三七》战团写【刘少奇就是叛徒集团的祖师爷】。

井冈山兵团、天安门纵队《不怕鬼》、《锿未残》、《轮机兵》、《第一湘

史料实录

江》、《第一送瘟神》等在【文化大革命和枪杆子——从‘文攻武卫’谈起】文中说：血的教训！我们的战友壮烈牺牲前伸出双手，仰望苍天，用尽最后一口气呼喊：“枪！枪！给我一枝枪！”字句珠玑血凝成，这是何等宝贵、何等深刻的遗言啊！

“天派”上街贴大标语，坚持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首都红代会江苏联络站》关于江苏目前局势发表严正声明，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充当了镇压江苏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急先锋，是陈再道式的人物，要打倒许世友。

8月13日

【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李磊落同志永垂不朽！】，兵团总部隆重举行肖化时、李磊落烈士追悼大会，规模空前。“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首都和全国在京二百多个兄弟革命组织参加了大会，国际友人李敦白也参加了大会，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

首都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关于目前鞍山形势的严正声明】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鞍山的代理人王鹤寿、赵敏、罗定佩、钟建平以及《钢都大联合》中一小撮坏头头，……一定会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鞍山驻军、三一七四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是英雄的部队，支左的模范。”

414人说团派“以死人压活人”，“把死人推向内战第一线”。

8月14日

《红旗》杂志社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表，团总部发出学习此重要文章的通知。

414总部发出动员令，指出：刘少奇、王光美假认罪，真反扑，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全体414战士要以战斗姿态投入革命大批判，把大批判的大字报贴满清华园。

414发表声明坚决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永远和三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还指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不怕被打成“保皇派”。保，硬是保得有理；反，硬是反得有功，表示坚持支持炮轰肖华。

几百名兵团战士前往地院、京工，参加声援西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及欢送湖南造反派大会。

《井冈山》报和辽大《八三一》合刊发表【评沈阳军区的“支左”】、【宋

任穷、李伯秋罪责难逃——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说沈阳军区是“打击革命派的支左”、“扶植保守势力实行反复辟的军管”。

8月15日

凌晨2时半至5时半，王力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谈了关于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的一些情况和看法：“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队的错误与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错误不同，犯方向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还是认识上的错误。”

414 广播肖华是党内走资派，是刘邓司令部的人，要打倒肖华。

414 总部发出学习《红旗》两篇重要文章的号召书：【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摘要】、【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作了检查与交待，他说：“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由一个革命造反派堕落到与中央文革相对抗，实质上充当了刘邓的一名打手，犯了严重的政治的立场错误。……怀疑文革中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怀疑康老、王力和关锋同志可能是一条线。……我想起以前曾听说外国有些人要夺取政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你要这样做，我就顺着你的意思，但比你“左”得多，弄得你走向反面，失去民心，然后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夺取政权了。我就怀疑康老等人是在这样做。……在这股武斗的妖风面前，我又被弄得惊慌失措。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晚7点半，兵团总部举行中央首长“8.11重要讲话”学习讨论会。会上说：在北京确实存在一股干扰大批判，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反动逆流。我们要特别警惕江青讲话中告诫我们的那只反革命的黑手以及美蒋苏修、日本特务的阴谋破坏活动。坚决粉碎反动组织《5.16》的猖狂活动。蒯大富传达了谢副总理讲话：“是不是革命派就看你大批判下功夫大不大”，当前的最大任务就是搞好大批判。

414 广播【声明】，称自己“一直坚定地站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反对冲击。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

史料实录

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兵团发出认真学习这两文章的号召，坚决把混入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肖华斗倒斗臭。

8月16日

凌晨，中央首长总理、伯达、谢富治等在人大大会堂接见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作人员。总理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去年出去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了倒忙。”总理说形势大好，而不是“战争解决”、“武装夺取政权”、“反革命复辟前夕”等。人民解放军建军40年中，毛主席在军内享有绝对的权威。军队里的坏人是个别的，广大指战员是革命的。不要再提“抓军内一小撮”……。

天安门前贴出【军内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文，说“全国处于内战前夕，复辟前夜”。

在抚顺，团派《作战部》部长参与了当地造反派组织《红工联》攻打抚顺市中心的武斗，此次武斗致使12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蒯大富16日上午电告清华井冈山《东北记者站》……

下午4点半，蒯大富在团派中及时传达了总理凌晨的重要讲话。

晚上414开形势讨论会，介绍军内斗争情况，指出《冲派》是打、砸、抢派，《三军》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坚决支持《三军》。介绍了414在外地斗争情况。孙怒涛发言说要搞好大批判。

另外，从“8.11”中央首长讲话后，动农、土建、机械及基础课414革命师生和职工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搞了批判刘少奇的幻灯拉洋片、木偶剧，到农村，到北京站和长安街进行宣传。不少414战斗组都搞了大批判专栏。

根据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北航举行【用枪杆子武装北航《红旗》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我校数百名兵团战士前往祝贺。

《三七战团》贴出【414永远忠于毛主席！】，批判【必胜】。

《天安门纵队》写【1967年的谭力夫】，批判【必胜】。

8月17日

团总部根据中央的重要指示发表通告：“全体兵团战士、革命师生员工应搞好学校里的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不准外出串联，不要影响当前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的战略部署。……目前在外串联的团总部委员也必须于8月25日之内回校。……由我兵团战斗组在外所设的联络站一律撤消。从即日起，任何个人及在外地的组织，均不能代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或作战部）发表声明，表示态度。所发声明，均不予承认，后果由肇事者承担。”

414 总部也发通告，要求外出人员返校，撤销驻外联络站。

地院《东方红》成立一周年，414 派人祝贺。

北大由《北京公社》、《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红旗飘》、《新北大公社造反总部》联合成立《新北大井冈山兵团》，414 总部应邀到会祝贺。蒯大富由支持聂元梓，突然转为支持《井冈山兵团》，写信祝贺，并说：“《井冈山公社》的第一批的袖章就是我们给的”。

下午，《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团总部蒯大富、鲍长康等同志亲切交谈、讨论当前形势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

兵团《联络站》与《八·三一》派等一起在沈阳市人民广场召开了【向东北地区党内、军内走资派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后进驻沈阳军区政治部。（直至8月26日才撤出，并于8月22日抄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伯秋的家）。

晚上团派在西大操场举行【首都及在京全国革命造反派声援温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

校内出现大字报说北航和414联合声明，支持温州造反派。

学校内再批彭德怀。

团派讲：罗征启到北大干部会上大肆放毒，疯狂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为蒋刘反党集团翻案。罗征启在会上说：清华五个黑帮中“也有个别有疑问，要求讨论”，“干部工作大概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冲击，第三次是414提出刘冰的问题……”，“在反动路线上越揭发越检查，群众觉得你的问题越多。相反，不揭发没事情，搞来搞去我便成了引人注目的全清华（除蒋外）第五号人物。”

《干联站》确定吕应中在北大举行的斗争彭真、吴子牧大会上发言，何介人帮助吕准备发言稿。

8月18日

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支持红卫兵运动，倡导大串联一周年纪念日。414 总部、团总部都开了庆祝会，欢庆红卫兵的盛大节日。

校内出现歌颂红卫兵的大字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团《作战部》发表【誓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文章，说：海军、空军、北京军区、二炮、总后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王宏坤、郑维山、傅崇碧、李天焕等同志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备战任务，在保卫国防、保卫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粉碎了反革命

史料实录

的进攻，揪出了刘震、成钧、苏振华、李聚奎、杨勇、廖汉生、宋烈等一小撮混进军内，窃取军内兵种要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时也捍卫了各军、兵种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用自己坚决的斗争，有力地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团《红一连》在《井冈山》报上登【打倒肖华，坚决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文章。

上午10点半，兵团总部召开【中央首长重要讲话第二次学习会】。

414《水工连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两个司令部在空军的搏斗】。

团派《须晴日》等小组批判【必胜】。

在这段时间内两派都贴出了不少批判刘、邓、彭、罗、蒋的大字报。

下午团派开形势讨论会，蒯大富说：北航和414没有联合出声明。会上不少团派同志对团派总部抓军内一小撮发了不少牢骚。

团《宣传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决定把大批判深入到农村去。

师大《井冈山》也举行了授枪大会。

8月19日

北航《红旗》战士就刘天章在外地被打死，到清华武装游行。

团派8月14日后，在上海支持《上柴联司》，炮打上海革委会。

下午，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人体育馆隆重召开【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周年】大会。

团总部发公告，讲现在仍有部分同学想方设法要离开学校，这是无视中央指示，严重影响大批判的错误行为。

8月21日

《人民日报》报导解放军支左情况。

团派发表声明（第二次）打倒肖华。

624战团《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24支队》、《东风烈》、《浪淘沙》等战斗组贴出【毛泽东思想必胜，机会主义思潮必败】文章。说【必胜】一文是67年的“海瑞罢官”，它恶毒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大毒草【必胜】背叛了光辉的【516通知】，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

近两天来，团广播台举办了【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专题节目。

414内部《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在【必胜】问题上发生争执，《三七》倾向于批判。为了统一思想，昨天到今天开了一天半会。

414广播台举办了干部问题专题节目。【把革命干部推向第一线】文章说：

要大胆地解放和使用干部，首先要对干部队伍有个基本估计。

414有人参加了中国医科大学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的会议。联络站由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清华大学等十多个单位中的有关群众派别所组成。会议主要商讨於8月22日晚将在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事宜。商定：若是英国政府不接受中国外交部8月20日的照会要求，即刻进入英国代办处办公区及住宅区，把英国代办揪出来声讨。查抄反华材料，切断通讯联系，降下英国国旗。会议分配给清华414的任务是：组织120人的冲击队伍，其中有专业人员负责切断英国代办处的电源与外界通讯联系，另有400人参加【声讨大会】。

外地许多单位就蒯大富等在外地拉一派，打一派，大抓军内一小撮，贴大字报质问蒯大富。

下午414请广州造反派谈广州形势。

8月22日

团革战团《针锋相对》等战斗组一连发表六评批判【必胜】。

晚上，414总部发表关于【团总部某些人借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大字报攻击414的声明】。说：目前的任务是批刘、邓，要坚持大方向，坚持大批判。团总部不去批刘邓，却倾全部兵力，借批【必胜】为名攻击我414总部。我们为了坚持大方向，防止内战爆发，对团总部这种行为暂不予以还击，并劝他们迷途知返。

团总部发表反声明。

在英国代办处前举行的【声讨大会】异常混乱，原定3000人参加的大会，此时连围观群众在内已逾万人。当晚22时30分左右，冲击开始，在一片“反英帝”的杀声中，红卫兵冲进英国代办处院内，在办公楼里打英国人、砸办公设施、抢物品，最後火烧了办公楼和汽车等。414有20多人越墙进入英代办处，参加烧、砸活动。在英国代办处办公楼上挥舞414的大旗。

差不多就在同时，北京卫戍区的宣传车喇叭里已播出周恩来总理关于不许冲击英国代办处的讲话。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外事口各造反派的组织头头，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为，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国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团派做了校内大字报数量统计：“兵团32份，414仅8份”。

8月23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介绍了北师大搞革命大批判的经验，通栏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党中央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了一个立即掀起大批判高潮的号召。

《北京日报》报导了师大革委会大批判的经验。

天安门纵队《第一湘江》、《锔未残》、《轮机兵》、《不怕鬼》等小组发表批判周泉纓文：【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评〔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说：这篇文章摆出一副反对教条主义的架子，声色俱厉地喊“要更加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正是在这种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背叛了文化大革命，全面系统地阉割了毛主席所创造的文化革命的根本理论和纲领。它提倡独立于毛泽东思想之外，重新探讨文化革命的基本理论，玩弄彭真的那一套。它丑化文化大革命，攻击文化大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完全合着彭德怀意见书的调子，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它附托着谭力夫的幽灵，通篇炮打中央文革，……面对这种反动思潮，改良主义行吗？折衷主义行吗？不彻底决裂行吗？不行！不行！不行！

该大字报上的批语：“……二、三月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最近大规模反革命武斗妖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他们不但扶植保守派反对造反派，而且在造反派内部拉拢一小撮打击一大片。他们这样做的理论基础与〔四一四思潮必胜〕基本观点大体雷同——虽然自觉程度可能不同，没有该大字报那样强的理论性，那样明确、集中、系统而有纲领。他们能在一段时间内蒙蔽相当一部分军官士兵、蒙蔽保守派群众，甚至原来造反派中一小部分人，正说明这个理论还有一部分市场。”

《井冈山广播台》重播了总部《二办》的【关于干部问题的几点意见】。

下午，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在主楼后厅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工代会》一百多个单位和组织。《作战部》表示清华和北航对北京市所谓“两大派”革命的都支持，不革命的都不支持，不是大联合的会我们不参加。

下午414总部放了昨天师大现场会录音，谢副总理讲话。

8月24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导总参机关狠抓革命大批判的消息，题目是【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井冈山人发扬8.24“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把去年“8.24反革命镇压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刘志坚拉到清华开了一个胜利的斗争大会。大会得到北京市卫戍区指战员支持。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将“把刘少奇拉下马”的斗争进行到底——纪念“八·二四”一周年】。呼吁：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井冈山人，让我们发扬当年炮打刘少奇的“八·二四造反精神”，在大批判中立新功，把刘少奇批倒批臭！

上午，414总部召开【纪念“8.24”大会】，孙怒涛发言，号召发扬“8.24”革命造反精神，掀起一个大批判的高潮。

团派《东风烈》写出文章【论批干运动】。文中说：【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出笼，使人清醒地看到那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今后若干年里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威胁，主要危险。对批干问题的看法，我们绝不背离毛泽东去“探讨”什么。我们的任务是更深入地学习、领会毛主席已经规定的文化大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不折不扣地贯彻，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文章中强调了“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林彪同志讲：‘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

文中还讲：“文革前期批干运动，出现了较多‘左’的偏差，但正是这个天崩地裂的群众运动，揪出了那些狡猾的敌人；冲击了广大干部，使之出一身大汗，犯错误的得到教育帮助；走到危险边缘的得到党的挽救改造；亿万群众受到自我教育，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还涌现出大批优秀接班人……。所以这个大批判、大冲击的主流是适合社会发展的，天然合理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巨大的历史主动性。”

《东方红》核心组发表声明，认为【[四一四思想必胜]大字报完全正确】。

《三七战团》发表了一个【批判《东方红》声明的声明】。

414部分战斗组发表声明，警告蒯大富不要跟着聂元梓炮打无产批级司令部。

晚7点半，414《干联站》在中关村“四不要”礼堂开了【批判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验介绍会】，北大周培源和清华谭浩强发了言。

晚10点35分，414广播台广播《东方红战团》等九个组的【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分裂北京左派队伍的声明】。说聂元梓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魁祸首、“516”的先锋，“聂元梓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史料实录

《井冈山》报和广西《4.22》战报编辑部联合版刊登【千里横刀向天笑，血染疆场战红旗——红八月广西血战记述】，【韦欧一伙是广西反革命大屠杀的罪魁！】

8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强调要正确地对待干部。

《解放军报》社肖力（李纳）等贴出大字报，揭发赵易亚。晚七点陈伯达同志到报社讲话，支持肖力等革命行动，指出赵易亚是三反分子，要打倒。清华井冈山《八二三特支》马上贴出大标语：【打倒赵易亚】，【坚决支持肖力】。

学校内出了一些批蒋大字报：【彻底砸烂旧清华】、【蒋南翔罪恶历史】。

414组织500多名干部和学生去师大取经，怎么搞大批判，师大革委会石森亲自介绍经验。

414《作战部》发表关于北大问题的【声明】，调子稍低于《东方红战团》的。说聂元梓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中央文革，要聂老实交待低头认罪。又说团派某些人与聂勾勾搭搭，必须认真检查，反戈一击，与聂元梓划清界线。

414三七战团《第一创新》等四个战斗组批【必胜】。

毛主席在上海接见许世友同志。许世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沿海战略部署情况，然后汇报自己思想看法，说有三个不理解：

- 一、这么多人（包括牛鬼蛇神）抢解放军的枪，我不理解；
- 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
- 三、陈再道是什么人，我不理解；

主席说：抢枪有坏人抢，有坏人抢。好人抢了会认识错误，送回去。对坏人就要专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是管用的。

井冈山《动态》发表短评：【密切注视北京形势，警惕黑手破坏第四次大批判！】，报导最近《联动》活动猖獗，武斗连续发生。

8月26日

团总部《政治部》、《作战部》发出【关于开展大批判总结的决议】。

有团派大字报说：大毒草【414思潮必胜】出笼后，井冈山小将刚刚出了几张批判大字报，老四的头头们就坐不住了。他们不批判，也不让别人批判，胡说“团派转移斗争大方向”，但事实终究是事实，请看几天来大字报篇数情况：

		批刘	批彭罗肖	批【必胜】	414 攻击团派	其他
8月21日	团派/四派	28/8	6/2	2/0	0/2	7/5
8月22日	团派/四派	22/9	11/1	2/0	0/1	6/5
8月23日	团派/四派	23/14	12/1	11/1	0/3	5/7

根据清华附中《井冈山》红卫兵小将一再要求，总部部队核心组决定，附中《井冈山》红卫兵编为井冈山兵团《19部队》，接受总部领导。

本月，《1042》小组收录了去年6、7月份200#揭发批判吕应中的材料，供大家批判用。

8月27日

团派在西大饭厅开形势讨论会，请川大《8.26》介绍四川地区的情况。

《井冈山》报大量报导了军内两个司令部的搏斗文章，包括井冈山兵团《作战部》的【誓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红一连》的【空军内两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殊死搏斗】、【海军党委内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把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肖华揪出来示众】。

中午兵团总部发布【清井纪001号公告】，点名批评几个违反纪律擅自离校的总部委员。

8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414《干部办公室》贴出【论大胆解放干部，大胆使用干部】，文中说：大胆使用干部，不是把革命干部拉到三结合的班子里作陪衬，当“傀儡”，而是给以“实权”，树立威信，使他们能担起重担，负起责任，真正发挥核心骨干作用。

414总部陈楚三等在哈尔滨发表【捍卫东北新曙光】的文章，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团派《前哨》广播台发表关于全市局势的声明，骂陈楚三是镇压黑龙江造反派的刽子手，是保皇派。

晚上团派在西大操场召开形势讨论会，川大《8.26》、《新北大井冈山》代表发言，我校《批刘邓陶战团》介绍朱成昭的问题。蒯大富就兵团目前对外政策发言：聂元梓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犯了严重错误，但我们不能像某些人一样落井下石，而应对她一看二帮，希望她认识错误，站起来而不是倒下去；朱成昭是地地道道反革命；要把破坏大联合、大批判的黑手揪出来。

8月29日

团派说：414《作战部》发表声明，说自己一贯和朱成昭作斗争，把朱成昭与“聂孙之流”说成是同一思潮，要团派与朱“划清界线”，“反戈一击”，真是荒谬可笑。

《井冈联队》贴出【蒋南翔的罪恶历史】连载文章，文中说蒋“右倾逃跑，学生运动中的‘老机’”，“以修代资全盘苏化”，“曲膝投降，漏网的右派”，“心怀叵测，破坏教育革命”。

大字报【大胆平黑，大胆使用】说：对干部使用的关键在于“平黑”，在于摘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给他们的“黑帮”帽子，还革命干部的本来面目。“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许多革命干部在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残酷打击和折磨比一些小将还要严重得多。但他们经受住了这次严峻考验，在种种残酷的打击压制下，坚持革命，表现了对毛主席的忠心耿耿，对党的一片赤诚。”

8月30日

中央发布【关于要深入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的通知】。

414召开干部座谈会。沈如槐在会上说，现在在校内主要是形“左”实右，谭浩强不能领导全校，吕应中要作为解放干部的典型。王遵华说：“【必胜】的某些观点是可取的。”

414派出大批人到左家庄劝说外地来京上访人员回本地闹革命，团派到东大桥企图利用外地造反派，结果关系搞得很僵。

校内贴出大字报：【陈楚三之流不要步唐伟的后尘】，文中说：414的头面人物陈楚三等在去东北前就扬言：“我闭着眼睛，堵着耳朵也要支持《山上派》”。……要求414就此立即表态，立即把陈楚三之流召回学校！

8月31日

今日发生武斗，414方面讲：昆明《八·二三》在云南绑架了首都红代会《西南调查组》的负责人高仰义。414总部《对外作战部》为了营救高仰义，在下午扣留了在我校串联的《八·二三》负责人之一，以便换回高仰义。后团《保卫组》一些人将414总部的三名战士绑架，且进行殴打，其中之一绑进中央主楼。414为了抢回被绑架的战士，包围了主楼，上去搜查。团广播台进行煽动和挑拨。此时外地串联学生住在主楼，带有棍棒和刀匕首之类，将手无寸铁的414战士数名刺伤。团广播台说414带有长矛大刀，实为无稽之谈。

晚上，团派和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抄了《光明日报》穆欣的家，说抄出“大量关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的黑材料”。

9月1日

下午，北京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出席并讲话。江青同志讲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批判了“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这个和中央估计完全相反的论调。讲先进的北京就是要搞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制止武斗。批评一些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委会。《5.16》是反革命组织。

下午，团总部召开形势讨论大会，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鲍长康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除介绍了赵易亚的揪出过程外，还说：“主席最近说，现在正象辛亥革命时代。大家知道1911年是谁窃取了胜利果实？是袁世凯。是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把孙中山推出去，自己当了临时大总统。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呢，在窃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呢？……谭厚兰等被抄家，搜出了她整的一大迭总理的材料，……在师大军训的解放军撤走了。”

会上，团《作战部》公布师大谭厚兰的材料以及抄穆欣家的情况，还介绍了《三军》的情况，大骂地院《东方红》。会上王良生说：北师大完了！414不要过四小时就要瓦解！

团派有贴出揭露林杰的大字报。414有人说：团派打倒林杰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汲鹏说：林杰打不倒，要打倒的话我给你磕头。

矿院《东方红》、石油《大庆》、北航等贴出【打倒林杰，打倒穆欣！】的标语。

北师大谭厚兰说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这时校内比较混乱、紧张。

《团广播台》放大会录音，半截停了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是蒯大富晚上从市革委会听首长讲话回来，知道搞错了，不符合首长精神才叫停下来的。广播一停，团总部就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下午，414开大会，介绍主楼8月31日武斗事件经过。

晚上，414《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住我校的全国各地造反派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干联站》（由清华《414》、北大《井冈山》、中科大《东方红》、音乐、轻工、农机等学院联合组织的“北京市高教批制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清华联络员为徐锡安、黄美来。）在我校动农系开会。据说原来准备审定斗争宋硕、吴子牧的发言稿，后因形势突变，改成交换动态会。

9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拥军的模范】。

上午，蒯大富向团派传达九月一日下午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关锋、王力此时已被中央揪出，没有出来参加接见）。

中央首长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中央首长特别指出，有些人错误地估计形势，受坏人煽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矛头对准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对准人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自毁长城，这是极端错误的。谁违背毛主席就不会胜利，等待他们的是垮台。

会前，《团广播台》又放了经过大量删改的、重新炮制的鲍长康9月1日下午的发言。全天播【打倒谭厚兰】的稿件。

肖力等8月23日的大字报【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传入我校。其中阐述关于干部问题上要求三划一站，反对包庇纵容干部的错误，重用犯严重错误但并未做到三划一站的干部等观点，与兵团总部完全相同。

老团说：黑《干联站》在清华继续开会，因为王关林的倒台，不少人不知所措。《干联站》中414联络员黄美来讲：“我们要把日记本都烧掉，我今后洗手不干了，准备当逍遥派。”据黄美来交待，有不少《红旗》杂志记者参加《干联站》活动。林杰派到清华来的《红旗》杂志记者张XX曾向黄美来了解五个方面情况：（1）干部使用情况；（2）井冈山人在干部问题上的主要大字报；（3）414跟井冈山人在干部问题上争论观点；（4）414干部被攻击的主要例子；（5）干部所写大批判大字报内容。《红旗》杂志某些人和《干联站》联系如此热火，林杰之流与《干联站》究竟是什么关系？吕应中、谭浩强、黄美来之流必须老实交待！

晚上，414总部召开全体大会，会上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传达了“9月1日”中央首长的讲话。

414《三·七战团》针对当时形势发表声明，大意是我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保任何人。

团总部公布了【拥军公约】。

9月3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文章，报导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出了战斗号令。（报导中中央文革成员的提法与过去不同，是说组长、副组长参加了会议，未提组员。群众中开始公开流传关锋、王力被揪出来的消息）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伟大的长城】。

我校许多同学到师大了解情况。“天派”一些学校到师大闹事，支持《造反兵团》，师大形势紧张。

414 总部又发出紧急召回外地联络站和人员的通令，并发表【拥军公约(草案)】。

414《驻南京联络站》反对《好派》中一小撮人大抓“军内一小撮”，大反许世友和大搞打、砸、抢行为。《好派》在清华团派一小撮人的支持下绑架、殴打 414《驻宁联络站》的 4 人。

团派在南京大反许世友，大抓“军内一小撮”，拉《好派》，打《屁派》。

罗征启贴出：【刘少奇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铁证如山——评八大政治报告】。

9月4日

《新华社》报导：“首都、上海等地军民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出庄严誓言：最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战斗号令，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414 广播台》广播了陈楚三等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支持《山上派》，保卫东北新曙光的大字报。前几天，《团广播台》大骂陈楚三“去东北后就伙同《捍联总》残酷镇压哈市《炮轰派》”，叫“陈楚三之流不要步唐伟的后尘”。

校内，关、王、林问题成了大家注意和议论的中心。

批判文章有：【彻底批判刘少奇的[时局问题的报告]】、【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刘少奇的阶级熄灭论与蒋南翔的团结 100%】。团派统计：大批判文章兵团 71 篇，414 的 33 篇。

晚上，团派开【热烈欢送外地来京上访战友大会】。

9月5日

《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人民日报》等报导【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令，狠抓革命大批判】。

江青、康生同志第五次接见安徽代表，发表重要讲话。

中央发表【9.5 通令】，即【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414 总部召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动员誓师大会。会上，414 总部表扬了在大批判中表现优良的 23 个战斗组和战斗集体。说他们克服了各种干扰，战胜了种种困难，怀着对刘、邓的深仇大恨，写出了一篇篇高质量的大字报。大会号召全体 414 战士向他们学习，

急起直追，在革命大批判中立新功。会后 414 广大战士闻风而动，积极行动起来，大批判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涌起出现，全校 70 多篇大批判大字报中，414 写的有 45 篇。

上午，团派召开形势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江青同志“9.1 讲话”。蒯大富、鲍长康发言，首先对受王关林揪军内一小撮的极“左”思潮影响所犯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并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拥军爱民。转折意味着更加严重的任务落在我们肩上……。最后表示了决心：对毛主席指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乘胜前进——革命小将誓做大批判的先锋，井冈山人永当拥军模范”。《井冈山》报发表社论【不能自毁长城】，揪了《解放军报》赵易亚、《光明日报》穆欣，还发表了【林杰，革命人民对你的审判开始了】文章。文中讲：就是这个林杰，公开策划清华 414 大反清华《井冈山》和蒯大富，为了整垮左派，不惜为反革命分子王光美提供炮弹。

晚上，团总部召开【横刀跃马，大战红九月誓师大会】，提出全面转入大批判。大会总结了前阶段打徐向前、肖华、穆欣、林杰、关、王、潘、吴等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斗争历程。表扬了《924 特支》、《八五支队》、《红一连》、《200# 后勤组》、《无线电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先进集体。

团总部发出【关于外出串联师生员工立即召回的第二次决议】。

414 召开【捍卫毛主席战略部署大会】，沈如槐、汲鹏发言：“林杰是林杰，414 是 414。”还说过去我们手伸得太长，现在要收回来。

414《东方炬》贴出【干部问题上的实用主义宗派主义必须搞臭——从谭浩强——罗征启——到吕应中】。文中说：谭浩强是我校最早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早在去年 11 月底，他和其他同志合写了【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等高质量大字报，在大批判中立新功。但不几天，谭浩强坚持原则，反对团《二办》解散《二万五千里》等教师、干部组织的战斗组，而闯下大祸，……于是在谭浩强是“三结合、革命干部”余音未绝，早晨的“革命好干部”，晚上就变成了“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罗征启也是一个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立了新功的革命干部，在表示支持 414 前好端端的，一、二月份曾受托于团总部编辑列宁“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语录（载二月二十五日《井冈山》报第十七期）。五月三日由一个人的一封信，一夜间成了“地地道道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吕应中，团派完全沿袭了工作组的一套做法，他们用电话监视吕的行动，迄今不让吕应中同志进入生产区，把吕要求抓生产的革命行动上纲为“夺权”。在吕表态同情支持 414 的时

候，便杀一儆百，乞怜于武斗……。

9月6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揭发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同时发表桃园四清的调查报告【假四清，真复辟】。

晚，414《二七战团》召开【批判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大会】。

锦州市《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糟”字派）在清华园隆重举行了【追悼“八·一八”殉难烈士大会】，痛悼壮烈牺牲战友。

团派《前哨》广播台最新连续几天骂414中的坏头头，扬言要将他们揪出。

林杰被揪出来了！师大很热闹。师大《井冈山》樊立耀，黄家林等人贴出【严正声明】，说要摧毁师大《井冈山》这个“5.16反党集团的重要据点”。

9月7日

首都及外地来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百多单位一万多人，在北师大举行【打倒林杰，彻底摧毁反动组织《5.16》兵团，庆祝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正式恢复活动】大会。清晨，我校团派全部出动，由蒯大富，鲍长康亲自带领到师大参加大会，凌瑞骥、滕藤也参加了该大会。鲍长康在大会上发言，表示不捣毁“林家铺子”，不揪出《5.16》的黑后台，“我们死不瞑目”，“谭厚兰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发生了“北师大事件”，《造反兵团》揪斗谭厚兰，斗谭大会结束时，樊立耀宣布师大革委会已被推翻，成立《专政委员会》。

最近几天，团派利用王、关、林反党集团的问题，在校外攻击师大《井冈山》，颠覆师大革委会，如团派的大字报【谭厚皮是什么东西】、【支持师大真正的革命派（指师大造反兵团）！】、【从师大运动透视林杰】、【谭厚皮靠边站！】、【厚脸就是老机！】等。在校内，《团广播台》连续广播师大情况：“谭厚兰被斗！”，“坚决支持师大造反兵团！”。对414施加高压，喊“414反戈一击”。

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半，414开战斗组长会，介绍“师大事件”，讨论了当前形势，对所谓“414有后台”的问题作了澄清。

下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晚上，李钟奇同志亲临师大传达总理、中央文革的命令，支持师大革委会。晚，市革委会扩大会议通过五项决议和通告，支持师大革委会和谭厚兰，对《专政委员会》的头头樊立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解散非法的《专政委员会》。

史料实录

晚上，兵团部分战士参加了在人大由《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等 500 多单位发起的【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暴动四十周年】大会，大会是由总理亲自批准的。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414 战士欢欣鼓舞，团派也开会庆祝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团总部委员马小庄在会上讲话说：“姚文元的文章说出了我们八个月来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

9月8日

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公开点名陶铸，毛主席对此文的批示：“琢磨、准确、尖锐”。

上午，414 总部召开【热烈欢呼姚文元文章发表大会】。下午，一千余名 414 战士步行进城大游行，大宣传，庆祝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发表。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誓与反革命《5.16 兵团》血战到底！

团派破坏《414 广播台》线路，《414 广播台》提出抗议。

近日，大街上出现了有关王力、关锋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办事组今日打电话指示外交学院：昨天有这方面的大字报都覆盖了，这些大字报不要上街，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校内可否贴，这个精神由你们自己去领会吧！

《井冈山》报发表文章【林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举出【林杰罪行点滴】：揪军内一小撮；反李先念、李富春以达到反总理的目的；占陈伯达同志办公室，偷看伯达同志档案；分裂革命派队伍，安插亲信，以记者身份拉一派打一派；去年“12.25 行动”时说刘少奇是内部矛盾，不能打倒；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林杰之流‘揪军内一小撮’居心何在？】。

9月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天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江青同志“9.5 讲话”。

团派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盛大拥军爱民大会，海直、空直、高校红联等 29 个单位的解放军参加。井冈山人高呼：“井冈山人永远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坚决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解放军同志高呼：“坚决支持井冈山！”。下午解放军分别和各系师生座谈。晚上，在主楼前举行联欢晚会，李钟奇副司令员参加。

在此前，414 总部方面曾多次要求两总部联合拥军，团派不予理睬。

团派有人贴出大字报，为【罪责难逃】翻案，继续炮打毛主席亲自批发

的《红旗》杂志调查员评论员文章【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调查报告】。

414 发表【8.31 惨案调查报告】。

9月10日

在外地串联的大部分总部委员和同学回校。回校后经过学习江青同志“9.1讲话”，逐渐认识到揪军内一小撮和第三次串联是帮了倒忙。决心努力学习中央精神，坚决参加文化大革命，将功补过。

《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台》三次广播江青同志“9.1讲话”实况录音。

最近中央首长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姚文元的重要文章【评陶铸两本书】，说这是经毛主席批示，由中央文革反复讨论决定的重要文章，它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布署，要好好学习。

9月11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评极“左”思潮】。

上午兵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了斗争彭真、陆定一、林枫、刘仁、杨秀峰、蒋南翔准备大会，宣读兵团总部的动员令，决心打好第一仗。

414 召开战斗组长会，讨论姚文元文章，继续开展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批判，批判极“左”思潮，彻底摧垮反革命组织《5.16兵团》。

团和414两派联合后的《常州联络站》参与策划当地造反派组织《主力军》大武斗。这场大武斗持续了7天，两派群众70多人死亡，百余人负伤。武斗中，炸毁了奔牛铁桥，致使京沪铁路停运达12天之久。

9月12日

晚上414召开批判陶铸大会，揭发批判陶铸的反革命罪行。团派说：会上发言矛头还是指向井冈山。迫于形势，沈如槐不得不作了对414极左错误的三点检查：火烧英国代办处、外出串联、对大联合不积极。

414《伟大长城》战团贴出【林杰与极“左”思潮】，《向党负责》贴出【414被利用了吗？】大字报。

414 总部发出关于联合斗蒋的倡议。

《井冈山》报和解放军沈字413、437部队《红战报》，锦州《追穷寇》报等联合出版专辑。

9月13日

中午，团总部发出【关于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呼吁】，呼吁414和团联合起来，共同开好斗彭陆刘等大会。总部派马小庄、老韩同414协商。414总部发

表了【关于两总部联合召开拥军爱民大会的倡议】，派龙连坤到团总部去谈判，未成功。最后双方只达成：（1）9月14日团派斗争大会414支持但不参加；（2）9月15日的414拥军活动，井冈山人支持但不参加；（3）国庆活动双方都不打派旗，只打校旗。

414召开战斗组长河，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对过去提“以我为主”作了自我批评。

大字报区围绕极“左”思潮、林杰问题进行辩论。414头头没人揭发林杰。

五七《第三上甘岭》贴出【清华两派与黑手】，指出414分裂是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也指出兵团内部有无政府主义，不会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624战团》说：414是极“左”思潮的典型。

《斗蒋兵团》揭发蒋刘高胡何艾在66年10月到67年3月仍在活动。

东方红战团《第五独立支队》贴出【团派思潮必败】。

9月14日

在主楼广场，《井冈山》兵团和北航《红旗》、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矿院《东方红》等联合批斗彭真、林枫、陆定一、刘仁、蒋南翔、杨秀峰等，我校黑帮刘冰、高沂、胡健、艾知生等陪斗。除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还有清华附中《井冈山》、女一中《红旗》、高教部《北京公社》、河南《二七公社》、武汉《钢二司》等一百一十多个单位两万人多人参加。

蒯大富发言：【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中午，周泉樱以“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贴出大字报：【重炮轰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大字报上的批语有：“本文作者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同志，真是混蛋透顶！”，“本文是一篇反革命复辟宣言书，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立场错了！”，“他们分析得有道理”。

团派动态报《学习资料》149期刊登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图，图中标出各省部队番号，414认为泄露了国防机密。

414总部召开全体大会，讨论拥军活动及下步工作。

414《井冈山报》刊登《伟大长城战团》文章：【林杰和极左思潮】。批判林杰和易振亚之流利用宣传机构“在连续六篇社论内十几次提出反动口号，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恶毒。……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煽动下，全国有许多地方发生激烈地冲军区、抢枪支、抢军火……，革命队伍中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严重的同志，……他们‘跃马扬鞭’，杀奔全国各大军区‘夺军权’、

‘立新功去了’”。

团派说：王关林操纵的黑《干联站》今天下午在北工大召开紧急会议。

9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文中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从此以后，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九月联合风暴。

今天是414总部拥军日。全校张灯结彩，一片欢乐气氛。下午5时《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陆续进校，414战士夹道欢迎。晚上在西大饭厅举行【拥军爱民大会】。到会四、五千人，盛况空前。会上三军代表和414总部负责人沈如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414总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了精彩的演出。大会十分隆重，群众情绪高涨，气氛十分热烈，充分表达了井冈山414战士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热爱和誓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共同战斗到最后胜利的坚强决心。

《井冈山报》登【北京的大联合必然以三军为核心】、【永做拥军的模范】和《水工联队》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成长】等系列文章。

414总部干部龙连坤等4人发表与团派干部座谈大联合问题的【邀请书】。

9月16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九月十四日社论【评“以我为核心”】。

团《井冈山》报第八十四期针对《文汇报》社论【评极左思潮】一文发表社论【评什么极‘左’思潮】，攻击《文汇报》。说：“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过火的行动是完全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总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和肯定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同时，十分耐心地把这些过火行动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而不是像某些机会主义者那样，指手划脚，这也指责，那也谩骂。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是区分马列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分水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那些别出心裁地提出什么极‘左’思潮来‘批判’的人，其实质就是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偷换成所谓思潮之争；把反革命阴谋小集团的反动性轻描淡写地说成什么极‘左’思潮；同时又达到打击革命左派的无耻目的。”

晚，中央首长周总理、伯达、康老、江青等同志接见“天派”所属各组织负责人，江青同志严厉批评了团《井冈山》报【评什么极‘左’思潮】社

论，江青同志说：“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我的。”

据说此会上康生是“逐字逐句地”批判的，而且，整个晚上的接见为的就是这一件事。这次谈话，一直没有书面稿，蒯大富回来也没有全文传达，下面是摘要：

江青同志传达了主席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首长对我们进行了严肃、诚恳而又亲切的批评：（1）指出我们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还未斗批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摇摆性大。说“内”战就是“私”战，我们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很多；（2）不听中央话，听信谣言，错误估计形势，还要影响全国。清华出去五千人，去揪军内一小撮；（3）指出不要搞特务手段、秘密活动，不要到处伸手，要从天上下来等等。并要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了就要用。……要认真学习江青“9.5讲话”的三点精神，永远不要失掉航向。首长语重心长的批评使我们惭愧，下决心要听中央文革的话，誓作中央文革铁拳头。

《井冈山》报和《光明日报》革命造反总部的《光明战报》合刊发表了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纪要【谈京剧革命】。发表了五月份李华岚从扬子江畔寄给《光明日报》的一篇歌颂江青同志的文章：【献给劈荆斩棘的人】。称赞江青同志“跟最高统帅跟得紧，所以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是文化革命的‘英勇的号手’、‘开路的先锋’、‘流动的哨兵’”，这篇文被穆欣压住没发。

合刊中有文章：【穆欣勾结林默涵扼杀京剧革命罪责难逃——大毒草“[智取威虎山]观后漫笔”出笼的前前后后】。

两派成立《国庆联合指挥队》，由孙怒涛、马小庄等人组成。

9月17日

团《井冈山》报在中央首长批评后，做自我检查，承认错误。

晚七点左右，414《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周泉纓、杨忌非二人又贴出大字报：【炮打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把矛头指向伯达。说这篇文章在这时再版“抹煞群众的阶级性，……否定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的必要性，……用‘民众政权’口号来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此时（1967.6）此地发表的要害是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在关键时刻引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妄图利用人民的动力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权！从而一举扼杀文化大革命！篡夺其成果！”

团总部当即发表号召书：“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

对伯达同志，我们就打倒谁！”，撕去周、杨大字报，团保卫组派人捉拿周泉纓，但未捉住。

414 总部开紧急会议，周泉纓参加了还大放厥词。414 总部慑于群众压力，当晚 11:45 发表【声明】，对周泉纓要实施专政。

晚，中央首长接见“地派”所属组织负责人。414 去了九人。会上，江青同志说：“周泉纓是个小丑”，“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头上”，首长要 414 严肃处理周泉纓问题。江青同志说，对周“不要抓”，要“教育”，谢富治同志说：抓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9月18日

一月革命风暴的发源地——上海，最迅速、最坚决地按照主席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办事，短短几天内，全市主要产业系统和十个区的革命组织基本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晚七时，兵团总部召开特别紧急会，会上作出了【关于承认四一四总部，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的重要决议】。

沈如槐回校后对昨日 414 总部【声明】不同意，说“周泉纓不是反革命”，“周泉纓是不是反革命未定，对他的大字报要不要批，要请示中央。”

团派说 414 总部委员陈楚三将周泉纓窝藏起来了。

团派、414、《五七串联会》许多战斗组发表声明、写大字报，“陈伯达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624 战团《浪淘沙》、《东风烈》贴出【究竟是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07《痛击逆流》贴出【周泉纓之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偶然的吗？】；414《满天红》贴出【沈如槐必须悬崖勒马】；《三七战团》评论员贴出【背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评周泉纓的堕落】。

周泉纓贴出他的检查。

晚上，414 总部召开了【批判周泉纓反动思潮大会】。团派总部任传仲和《624 战团》部分人冲击会场。《624 战团》和《革战团》以抓周泉纓为名，冲击 414 总部所在地动农系馆，双方引起冲突，后卫戍区来电话调解，要团派撤出动农系馆。据传，团派这次行动是《红教工》的头头陶德坚指挥的。

下午，团总部隆重举行刘庆、羌于正两位烈士追悼大会。

《井冈山》兵团总政治部决定：李磊落、刘庆、羌于正三烈士是我兵团优秀的红卫兵战士……。根据三位烈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根据三位烈士生前入党要求及革命群众的反映，兵团政治部决定，建议党组织恢复后追认三位烈士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悼念羌于正烈士】文中讲：8月28日，党内

一小撮走资派蒙蔽数万农民包围南通城。明晃晃大刀，乌黑黑枪口，雨点般落下的石块，整夜喷吐硫酸的水龙……。在两天两夜的激战中你冲杀在第一线，你向我们说：誓死保卫毛主席，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在焰火弥漫的深夜，在被困的四楼阳台上，你和战友们一起遥望北京城，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起毛主席。”战斗的最后一刻，暴徒们冲到三楼楼梯口，你还要爬到窗口去接电话线，万恶的子弹夺去了你的生命。

【安得倚天抽宝剑，斩尽……】，《倚天剑》战斗组写刘庆：在他身上，看不到畏畏缩缩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看不到委曲求全的等资产阶级的“修养”，看不到他个人利益奔波的利己主义庸风恶习。“他是敢打敢冲的闯将，……他的血洒在鞍山的街头，他的尸骨埋在长白山下。”

清华井冈山兵团《赴鞍纵队》在【拥军的模范，支左的模范】中讲：刘庆和《赴鞍纵队》曾与驻军队谈了七、八次，把我们了解情况统统讲了出来。8月13日，中央对鞍山表态前一星期，刘庆起草对鞍山局势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鞍钢《捍卫队》。这声明对鞍山驻军和支左的《三一七四部队》给予极高的评价，给林杰之流“揪军内一小撮”反动理论当头一棒。“鞍山革命派为了纪念他、学习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召开了有八万人参加的追悼会。”

414《干部办公室》出了一份【大字报选编】，“为了使大家了解414在干部问题上的观点，选编了两派在干部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供大家参考”。选编前言中说：“在干部上的分歧，追其根源，最根本的是对十七年来国家政权性质的估计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线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那种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彻底打倒过去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要另开始建党’等论调都是十分错误的……。”

前言中叙述了清华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干部问题上分歧从66年10月就存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后，掀起了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高潮。不少小将认为工作组对干部政策不符合“二十三条”，不符合毛的干部政策。在《揪要害》、《毛泽东思想小组》等大量大字报冲击下，一大批党员、干部组织的战斗小组杀出来了。……与《红教联》为代表的“清华党是法西斯党，是黑党，全烂了”、“基层干部和党员是刘邓路线社会基础”、“基层干部是活老虎”等观点展开辩论。66年12月刮反中央文革黑风，《红教联》把《揪要害》等战斗组打成蒋南翔翻案的复辟逆流，“上揪下扫”，有些战斗组被解散……。这次

冲击结果是一部分基层干部冲破束缚，拿起四大武器，投身到文革中来。

第二阶段：67年《红旗》第三期社论发表后，《毛泽东思想小组》写了五篇“论清华干部问题”；《红旗》第四期社论后，干部纷纷亮相并参加学生《井冈山》红卫兵的整风。反对者称他们为“干部堆”，要解散。《二办》解散《二万五千里》、《韶山评论》等战斗组……。革命小将分化，414成立，两派观点更对立，更激烈……。这次全校广大基层干部和部分中层干部得到解放。

第三阶段：67年6月以后，首都各报及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关于干部问题社论和评论。……414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成立414总部，提出解放中上层干部。抓了两个典型：罗征启、吕应中……，遭到反对。试化厂就游斗了吕应中，说“如果吕应中不是四类，那我厂一年的文化革命不是白搞了？”……。这一阶段中上层干部逐步站出来了，有些干部参加了两派的各级机构工作……。

9月19日

团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承认414总部是合法的。团派102个战斗组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总部决议，并要求与414联合批判周泉纓。

下午，两派在西大操场召开国庆活动誓师大会，各系各班两派同志一起排队入场，这是自414分裂以来第一次的联合局面。

晚，蒯大富、孙怒涛传达了下午中央首长接见《四代会》时的讲话主要精神：（1）强调革命的大联合，并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革命的最大利益，全国的最大利益，全党的最大利益”；（2）不许动摇、分裂、造谣、伤害无产阶级司令部。

414《东方红战团》贴出【关于周泉纓大字报的声明】，文中骂刘泉、《捉鬼队》、《624战团》要搞垮414。

三七战团《第一创新》、《第一暴风雨》贴出【粉碎414内部的一股极右思潮】，指出“一股极右思潮正潜伏在内部，在总部中有很市场。这从【炮打】出笼后414某些头头言不由衷的谈吐和令人奇怪的动作中可得到证明。”

晚9点，《井冈山台》、《前哨台》联合广播：（1）兵团总部【关于承认414总部，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的决议】；（2）《井冈评论》等102个战斗组声明支持总部重要决议，指出林杰反党集团的揪出扫除了我校大联合的障碍；（3）韩银山、张修身等革命干部给414干部的一封公开信；（4）关于联合整风领导小组的建议；（5）关于“共同批斗反革命分子周泉纓的紧急呼吁”，定于明早8:30在明斋协商；（6）《井冈山》报编辑部对第84期社论作第二次自我批评。

史料实录

9月20日

团《井冈山》报就16日文章【评什么极‘左’思潮?!】作了检查，说是由于“头脑中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在感情上产生对立情绪”。该期还登了9月5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造反派时江青同志的讲话。

414的《井冈山报》则评团的《井冈山》报的【评什么极‘左’思潮?!】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恶性发作”。还登了《韶山评论》的【赤胆忠心数十载，紧跟统帅干革命——敬爱的周总理啊，我们无限信赖您!】和三七战团《特别纵队》的【向无产阶级杰出理论家陈伯达同志致敬!】。

马小庄在明斋等候一上午，414没来人。团广播【关于重播〔联合起来共同批斗反革命分子周泉纓的紧急呼吁〕的说明】，再约下午协商。414回答“没有时间，也没有人。”

晚，团总部核心组给414核心组发出一封【公开信】，邀请明早一起学毛选，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414总部连夜开会，通知团总部明早在动农系馆等候。

晚，团总部还给414总部发出紧急倡议：建议9月21日两总部联合召开【坚决贯彻最新最高指示，鼓干劲，反保守，以只争朝夕精神尽快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未见答复。

任传仲贴出大字报，对9月18日冲414大会事件作检查。

414《三七战团》发表声明，说414是一个整体，《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是并肩战斗的战友，目前有人想分裂414，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晚，召开全校大会，传达总理关于国庆节的指示。

9月21日

《人民日报》报导，首都工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五十多个工厂、企业实现大联合迎接国庆。

《文汇报》发表社论【巩固大联合，夺取新胜利】。

上午10时，我校两派“削平山头，打倒私字”，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全市大联合形势的鞭策下，在热烈气氛中共同学习毛选，各自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并签署了联合协议，发表【总勤务站公告001号】：（1）立即取消两总部，成立总勤务站；（2）总勤务站由33名勤务员组成，推举13名为核心组成员；（3）晚7：30开总勤务站成立大会；（4）一定在“十·一”前成立革委会。蒯大富和沈如槐在协议上签字。

喜讯传遍全校，学生、工人、教师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游行、报

喜队伍到处皆是。《革战团》排着队，敲锣打鼓到新水去找《二七战团》商量联合的问题，当即决定全校工人联合起来。两派工人游行欢庆，并到动农系馆（两派负责人一起学毛选地点）报喜。

下午，蒯大富、沈如槐去参加《红代会》召开的会议，蒯大富向大会报告了清华大联合的喜讯，全场都非常高兴。

傅崇碧给清华大联合题词：“祝清华井冈山和四一四的大联合。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组织上，思想上，发展和巩固大联合，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而努力。”

谢副总理给清华题词：“祝贺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四一四的革命大联合。希望你们要巩固这一联合。革命大联合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晚，两总部在主楼前广场召开全校大会，热烈欢庆我校大联合的初步实现。它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两派的大联合的实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九月联合风暴的重大成果。北航《红旗》等兄弟院校也参加大会。蒯大富讲：“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大联合”。地院《东方红》王大宾讲：“‘天’、‘地’派联合起来！”

会前沈如槐坚持要将《总勤务站》改成《联合总部》，团派同意考虑。

因在更名问题上发生纠纷，会后，团派《前哨台》攻击414撕毁协议，把沈如槐说成“蒋介石”。团派九十多个战斗组发表声明。

团派机械系《险峰》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简称【浅谈】）。该文在团11期《井冈山》杂志和11月份《井冈山》报上发表，流传甚广，颇为团派成员所赞赏。414则说这篇文章成为团在教育革命中继续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的理论基础。

9月22日

上午，团派贴出许多大标语，骂沈如槐是破坏协议的蒋介石，挑起事端，破坏初步取得的大联合成果。414中也有指责或支持沈如槐的大字报。

外语教研组21日两派联合，今日又坐在一起共同学习毛著和红旗十四期社论。

校内外不断传出大联合的喜讯。

414在大礼堂召开战斗组长会，对团派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会上沈如槐、孙怒涛发言，要求414战士以大局为重，维护革命大联合，沈如槐作了检查。

9月23日

团《井冈山》报刊登社论【爱护和巩固革命大联合】，向全校呼吁：团结

史料实录

要是真团结！

《团广播台》播送【关于宣传机构联合的倡议】，414表示赞同，《414广播台》与团《前哨台》台共学毛选。

中午，团广播了蒯、鲍等【关于纪念《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一周年，开展9.24革命大联合谈心和革命大联合周的倡议】。

又广播了井冈山兵团战士蒯、鲍、刘、韩、任、马、陈育延【给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一封信】，指出头头派性太重，对414某些人单方面撕毁协议感到无能为力，两天内没能在大联合上迈出一步。决定明天召开介绍情况大会，以便“向群众求援”。保证：（1）对全校开放；（2）不带派性；（3）多做自我批评，请四一四参加。414总部发表声明，认为这样易煽动派性，不利于大联合，表示不参加大会。

团派、414派双方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及谭厚兰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以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在协商原则下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

9月24日

今日，各报均在头版头条刊登庆祝国庆十八周年的口号单，共二十七条。

周总理在接见财贸口系统代表时说：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要对等。

上午，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来我校参加两派协商，发表了【勤务站002号公告】，内容：（1）核心组成员团派：414 = 7：6，总部委员团派：414 = 17：16；（2）改名为《联合总部》。晚上又协商达成《联合总部》第三、第四号公告。主要内容：（1）承认414是革命群众组织，双方都对文革做出了巨大贡献，双方都有错误；（2）总部各机构联合基本对等；（3）核心组正组长蒯大富，副组长沈如槐，蒯不在由沈主持。

蒯大富签了字，并保证有效。但此后三、四号公告（有关核心组正副组长等）一直未发表，并最后被破坏。

教务处两派在一起座谈，表示要向前看，不记私仇。

科学处两派进行初步接触，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有“宽阔的胸怀”。

《前哨台》庆祝《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一周年，不忘攻击414。最后不指名地说蒯大富“强调没有派性，结果把党性也丢掉了”。

周泉纓贴出【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大字报。

检查自己与“9.17”反革命大字报的所谓思想过程。有人认为他假检讨真反扑，重申自己的观点，进一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东方红战团》及周泉纓所在的《云水怒》战斗组发表声明，要求卫戍区逮捕周泉纓。当晚，蒯大富告诉414的负责人，谢副总理说要按江青同志指示教育周泉纓，不同意抓。

9月25日

各报头版头条新闻报导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东方红战团》最先贴出大批标语，热烈欢呼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前哨台》署文攻击“对等原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调和折衷的表现，并攻击蒯大富。团派《824特支10支队》贴出大字报【清华井冈山决不是蒯大富一个人的山】，攻击蒯大富在联合问题上的“右倾”。

下午，在西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作国庆游行动员。

周泉纓于凌晨贴出大字报【狂欢、狂跳，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盘纳入毛主席的轨道】，署名是《无产阶级革命小将周泉纓》。

9月26日

《文汇报》刊载毛主席视察上海时发表的极其重要的指示。

全校三千人夹道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同志到我校。

9月27日

毛主席接见在京军队干部，各报均以头版头条套红大标题刊登该报导。

《文汇报》发表编辑部重要文章【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

全校近二千师生去国宾馆附近夹道欢迎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

全校准备国庆迎宾工作。

井冈山兵团有15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照毛主席“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深入工农兵，到部队营房和山区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受欢迎。

9月28日

有大字报转抄关于毛主席视察湖南时所作的重要指示。

《二万五千里》和《刺刀见红》在文章【极左思潮的特点及其根源】中分析：极左思潮的三个特点往往是“顽固不愿地（说他不能也许更确切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活动之前必须对各个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的估计”；极“左”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是“无政府主义往往

史料实录

是对工人运动中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

刚果（布）努马扎莱总理在李先念副总理陪同下来清华园，受到热烈欢迎。客人们在主楼座谈并观看了井冈山宣传队演出，参观电测实验室，浏览了大字报区，最后在主席像前合影留念。

9月29日

全校一千人前去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的贵宾。

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第二批镇压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布告】。

晚上广播了国庆节清华园狂欢活动的初步计划。

9月30日

国庆游行队伍进行预演。

下午全校大扫除。

周泉纓、杨忌非又联名贴出【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勇猛前进】。

10月1日

举国上下欢庆国庆十八周年。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满面红光，迈着雄健的步伐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发表重要国庆讲话，发出新的战斗号令，要求我们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高举“斗私批修”大旗，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联合总部》组织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参加国庆大游行，晚上在清华园举办焰火晚会。

10月2日

国庆节放假。

谢副总理在百货大楼接见革命群众代表时说：要大胆解放干部，大胆使用干部。

10月3日

团派中的原来较“左”的（以刘才堂、陈继芳、崔兆喜等为首）成立《斗私批修联络站》，并发表【001号通告】，说要召开【斗私批修大会】，其宣言认为“清华两派的联合是缺乏基础的。”

群众反映：《斗私批修联络站》实为要斗414的“修”，批蒯大富的“私”，企图破坏我校初步实现的大联合。而团派中人认为：清华井冈山《斗

私批修联络站》“一诞生就以巨大的生命力和革命性迅速推动了清华文化革命的前进”。

10月4日

团派624战团《叛逆者》贴出大字报【大联合要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认为清华大联合没有基础，指责蒯大富“私”字当头、丧失原则。

五七串联会《第三上甘岭》贴出一批大字报，严肃批评《斗私批修联络站》搞分裂。

大字报【一个逍遥派贴出的自白】中说：

我姓消，名遥派，整天“学习”、“锻炼”轻松又愉快。

谁说我不参加大批判？《红楼梦》、《西游记》，古今中外，大本大本来。

批判文章嘛，都在我脑海。

谁说我不参加运动？游泳池中学游泳，那管风吹日晒，

不多久就能横渡，看！进步多快。

谁说我不参加斗争？“线路斗争”我拼命把力气卖，

废寝忘食、昼夜挑战转眼就是八礼拜！

管你天派地派，我，嘿嘿，都不干预，从不拉一派打一派。

你们打内战，哼，“私”字作怪，

我，“革命小将”，大方向一点也不歪。

晚，伯达同志对新华社指示：王力的问题不要贴大字报。

《斗私批修联络站》发表【开展整风运动的紧急倡议】。

10月5日

上午《斗私批修联络站》在礼堂召开【放手发动群众，以斗私批修为纲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誓师大会】。刘才堂、陈继芳等先后发言，强调大联合中的群众地位，必须真正动员群众，让群众关心大联合，真正让群众说话……，而不是个别头头说了算。

晚上《联合总部》召开第一次形势讨论会，就“斗私批修”问题进行了讨论。蒯大富、沈如槐、陈育延等作了发言。除团派《革战团》代表外，其他发言着都表示对大联合要补台，不要拆台。蒯大富发言，肯定了九月联合，同时坚决支持《斗私批修联络站》的诞生。《革战团》发言中对414进行了攻击。当414《东方红》战团代表发言时，《624战团》不少人退场。

部分战斗组审问周泉纓，周态度及其恶劣：“我不是小丑，我是革命小将。”

蒯大富要求傅崇碧同志逮捕周泉纓，傅崇碧讲：周泉纓要有资料你们自

己扭送。

《斗私批修联络站》在【两种联合观】文章中批判“联合就是一切”，批判“无条件联合”、“旧账不再算，伤疤不再揭，责任不再算，共同朝前看”、“十一前成立革委会”的思想。

《大批判联络站》的一篇批蒋南翔的文章【培养谁的接班人?!】中说：修正主义的惯用手法是用折衷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贩卖修正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而蒋一方面“政治挂帅”，紧跟着就是“教学为主”；一方面提“重业务轻政治不对”，紧跟就是“重政治轻业务”也不对；一方面提“要挑政治担子”，紧跟就是“也要挑业务担子”，并比喻为“两个肩膀挑担子”。

文章批判蒋南翔竭力反对劳动化，“劳动了就一定红了吗？不一定！”攻击58年来“劳动过多”，“影响教育质量”。六五年社教，实际上留下二分之一学生留校搞科研，养病和补课。批判蒋南翔借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名，“把生产引入学校”，与下乡下厂对抗。文革前还在推广“在实验室里培养三大革命运动战士”的经验。在清华女生健康规划中写上“两人抬重物不得超过二十五公斤重”，是蒋被迫打着热爱劳动的旗号又千方百计抵制劳动的拙劣伎俩的大暴露。

10月6日

三秋劳动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下乡工作。

《首都三司》成立一周年，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等退出筹备会，说“地派”个别坏头头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影响下搞分裂。

下午，《斗私批修联络站》召开会议，提出了正确对待《联合总部》，捍卫九月大联合成果问题。同时强调特别在斗私问题上应该首先要狠斗自己的私。

414有战斗组攻击《斗私批修联络站》是“分裂主义的产物”。

10月7日

李磊落牺牲两周月。《打落水狗》战斗组召开纪念会，并贴大字报：李不仅是批修的闯将，也是斗私的模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公布了李磊落狠斗“私”字的日记。

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论组时说：周泉缨贴我大字报，上纲那么高，这就说明，他不简单哪！

10月8日

《联合总部》成立干部学习班，在干部人选上发生争执。414坚持把吕应中、罗征启放进来，团派坚决不同意。

《斗私批修联络站》发表短评【扎扎实实办好学习班】。继后，《革战团》、机械系、水利系、冶金系等纷纷讨论和组织创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9日

为响应北京市革委会的号召，从该日起至10月19日止，全校六千多名师生在《联合总部》领导下，下乡支援三秋。

上午414总部召开战斗组长会，认为成立革委会是下一阶段运动的中心。

晚上，蒯大富在大礼堂传达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最新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从来没有群众运动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毛主席还说：“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全校师生员工欢欣鼓舞，热烈欢呼，贴大标语。纷纷表决心要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最新最高指示，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月10日

414的《东方红战团》一早发出关于大力学好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倡议书。

《契卡》、《一往无前》、《打落水狗》、《冲霄汉》、《611》、《风烟滚滚》等战斗组联合成立《斗私批修学习班》。（后改为《向东航学习班》）

200#分部《长城》等26个战斗组发表【关于吕应中问题的严正声明】。指出应中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抗议某些人把吕应中以校部成员强行拉入【干部学习班】而达到保护走资派的阴谋。并要吕12日0时前必须回200#参加劳动，接受群众监督。

《井冈山》杂志文章讲：我校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就是按照蒯派、八.八派、八.九派和铁杆八.九派划分的。驳“现在主要危险是彭氏路线复辟”，它是恶毒攻击井冈山兵团所执行的党的阶级路线，企图由此来否定井冈山兵团，否定革命造反派。……“在全校五个系（工化、工物、土建、自控、无线电）九十二个班做了调查：加入《井冈山》兵团的工农出身人数占29.9%，剥削阶级出身的占7.5%；班核心小组（权利机构）工农出身的占41.5%，剥削阶级出身的占2.7%。”这一结果说明了所谓“井冈山兵团排斥工农子弟”，所谓“井冈山兵团里出身不好的多”纯属别有用心造谣。

史料实录

10月11日

《414广播台》广播《第一湘江》、《不怕鬼》、《战地黄花》、《八八探照灯》等【关于〔200#26个战斗组声明〕的声明】，说吕应中问题是“解放中上层干部的关键”。

10月12日

上午，召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开学典礼】，有64名基层干部参加学习，吕应中没参加成。韩银山代表总部做动员报告，414曾想让罗征启发言，受团派抵制未成。

团《二办》与414《干部办公室》就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举办干部学习班事进行讨论。《二办》负责人章××说：“毛主席最新指示仅适用于视察过的几个地区，对清华不适用。”并认为“最新指示只是一些具体措施，不是纲领性文件”，414派驳斥。团派认为：办学习班“不能修养式地学习，要有同学参加”。414认为同学来多了不好办，来多了就会和干部吵起来，这是变相的斗干部。团派认为干部不能光呆在主楼学习，而要回本单位到群众里面去，也遭414反对。

《井冈山》报登文【蒋南翔的因材施教是什么货色】。批判蒋南翔“一条龙”的长学制（附中预科二年，大学六年、研究生三年），是明目张胆对抗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批判蒋的分数挂帅，说蒋说过“……八十分的学生坏不到那里去”。……以64年为例，一般学生中工农学生出身占44%，剥削阶级出身占10%，比例为4:1；而因材施教生中工农学生出身占22%，剥削阶级出身的占21%，比例是1:1。“这是那个阶级的阶级路线?!”。

《井冈山报》登《红流》、《换新天》文章【反革命修正主义哲学的标本——评刘少奇的〔人为什么犯错误〕】，《罗霄红旗》、《新曙光》的文章【刘少奇的教育路线和苏联的特权阶层】。

10月13日

团《斗批改战团》贴出【看北京，想清华】，提出十三个为什么：“反革命小丑林杰讲‘搞阶级斗争就是要结成死党!’……这个黑手如何伸向清华的?”，“自江青指出‘北大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之后，北大已揭出许多坏干部……，清华两条路线斗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

下午，在北京林学院礼堂举行【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我校《联合总部》委员参加学习班。

414《三七》、《二七》、《东方红》战团联合召开【第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大会。

10月14日

谢副总理接见《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时说：“我看最近以来有些不怀好意思的，甚至恶意的，甚至坏人，甚至走资派挑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清华已有人贴了陈伯达同志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么？我看不行！”

10月15日

《革战团》的【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今天开学。《联合总部》委员出席开幕式并做了发言。大批同学参加这会议，支持全校这第一个工人自己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16日

校内各广播台一直播送《文汇报》、《北京日报》有关干部问题的社论。

兵团《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行学习讨论会。认为清华阶级斗争盖子还未揭开，蒋刘反党集团的成员和地下司令部的活动还不清楚，清华这样表面平静不是好现象。“两派在原则问题上，如对蒋刘反革命集团的看法，对旧清华的估计、干部路线、阶级路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是有分歧的”。“由于没有重视思想上的大联合，没有揪出走资派，特别是坏干部谭浩强也混进了《联合总部》，这个《联合总部》是很不巩固的。”

10月17日

七千健儿从三秋战场返校，“斗私批修，思想劳动双丰收”，同学们个个意气风发，人人斗志昂扬，积极准备立即复课闹革命，投入我校斗批改。

应广大学生要求，《革战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成阶级教育“诉苦团”，到无线电、电机、土建等系进行宣传。

连日来，团派《斗私批修联络站》转抄了许多市革委会和新人大、新北大、学部揭发关、王、林、周（景方）的大字报，其中有一篇是“北京地质学院”唐成正的【我的揭发】，另一篇【关帝庙的香火还在烧】吸引了不少人。

兵团《政治部》讨论会讨论干部问题。

土建系部分同学决定实行同济大学教改方案，把土建系搬到到工地去；机械系、冶金系部分师生已搬到综合机械厂去，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学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力803同学到13基地去进行实习。

10月18日

史料实录

《人民日报》刊登【中央军委关于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重要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联合总部》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决议】，决定下星期开始复课。

晚，西阶梯教室召开各系分部委员会议，讨论复课闹革命问题。

上午414召开有关干部问题的战斗组长会，《干办》王学芳和《红尖兵》战团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前哨台》广播有关“关、王、林、周、潘、吴等活动”的文章。

10月19日

中央文件【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立即开学、复课、教改，并着手招生等事宜。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按班系实现大联合，夺分秒复课闹革命】。

《井冈山》报刊登署名为09《险峰》的学习札记：【浅谈新资产阶级分子】。文中认为：蒋南翔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蒋南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中主要起“参谋”和“执行”双重作用。……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有较高的一套办学经验，大多位居上层，或为“名流”有相当的政治地位与发言权。但他们也有缺点：人数比较少，已经比较臭，市场不大……，相比之下，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这些缺点。他们大多数有着又红又专的外衣，一些人还有党员、干部的头衔，更善于假借党的名义来推行修正主义货色。……他们是实力派。”

下午414在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长会，陈楚三就下一阶段工作发言，要求大家努力学习最新最高指示；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干部学习班一定要办好。

《大批判联络站》登文【投降卖国的战略和策略——评刘少奇〔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晚上团派《捉鬼队》把周泉纓扭送公安局。周泉纓还在叫：“我抛出【必胜】，其实不是想让同学看的，而是想传到毛主席那儿，希望毛主席了解全国的四一四思潮，做出决定，支持四一四思潮。”在此以前，414方面几次将周泉纓的材料送交公安局，要公安局逮捕周泉纓，公安局未收留。周泉纓也曾投案自首，公安局也未收留。

团派《斗私批修联络站》组织一部分团派群众去人大、北大参观学习、取“经”。（当时人大、北大等校武斗严重）

晚上《联合总部》召开第二次形势讨论会，中心议题是按班系大联合，

进行复课闹革命。会上，蒯大富传达了谢富治副总理今天在革委会上作的三点指示：……学校坚决复课，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同志说要立即复课，毛主席谈过此事。……中央文革的事中央管，你们别管，特别是不能用个别人的错误压另一派，要走得过分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10月20日

清晨，团《前哨台》广播：公安局已依法逮捕周泉纓。

动农系《井冈山志》战斗组发表【关于立即处理周泉纓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指周泉纓反革命是某些人策划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理论的反革命事件，是有后台有背景的。

《井冈山志》还发表了【罗征启是什么货色？】，揭发罗与周的关系。

11时，团《保卫组》根据周泉纓的供词，去新水取黑材料。414打伤我兵团战士郝X，并蓄意广大事态。414方面说：团派趁多数师生外出迎宾，校内空虚时，到新水314室（630教研组所占用的房间），借口抄周泉纓的黑材料，企图抄414《干部办公室》。并将在该处活动的力603班同学李XX绑架至体育学院毒打。414总部委员宿长忠、陈楚三去甲所向团《保卫组》交涉要人，团派《保卫组》将宿长忠毒打至重伤，脑震荡，髌骨、肋骨骨折。

《前哨台》观察员发表文章【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说明10.20武斗真相】。

全校多数师生去钓鱼台欢迎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团总部为干部举办了【第一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21日

谢副总理、戚本禹等在人大大会堂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清华井冈山《红卫医院联络站》、北医《八一八》等组织。谢说陈里宁“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确切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多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对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事不要再搞了，报告不做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谢副总理问清华人：你校有个《斗私批修联络站》你参加了吗？不要搞那个了嘛！要搞班系大联合。

戚本禹同志会上讲：“【414思潮必胜】要彻底批判！”

《井冈山》报呼吁：【革命干部要和旧清华决裂】。

《井冈山志》揭发【周泉纓和罗征启】：为什么罗征启被革命群众游街后，当晚周泉纓的亲密战友就登门拜访，热情看望“被侮辱”、“被损害”的罗征启？大毒草【必胜】贴出前，周为什么要找罗等十几个干部座谈？为什么罗征启至今还认为【必胜】关于阶级关系、军区问题两段是正确的？……罗要

史料实录

老实交待！

下午，《二办》召开教育帮助李寿慈大会。

联合总部《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发表对复课闹革命的几点意见。

中午，《414 广播台》广播关于 20 日武斗事件调查组的文章，痛骂团派《捉鬼队》挑起武斗。

《联合总部》核心组的会上，沈如槐公开声称“周泉纓不是反革命”。

10 月 22 日

晚上 414 召开战斗组长会，介绍了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及《干联站》的问题。发言者说：团派企图推翻第三、四号协议。

10 月 23 日

晚上 414 各战团发起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讲用会】。《二七》、《东方红战团》、电机系革命干部陈秉中在会上发了言，《630 联队》代表在会上报告了“10.20 武斗事件”的情况。

中午，和周泉纓一起写反陈伯达大字报的杨忌非等，以九个化名战斗组署名贴出【又要什么阴谋？——从周泉纓被所谓“依法逮捕”谈起】。说：为什么周泉纓九月十七日炮打陈伯达以后，一直不依法逮捕，而在一月以后扭送公安局，“好个‘先斩后奏’！……到底又是谁耍阴谋？”还说周泉纓“没有走向反动，而且在前进中改正错误”。

团派针锋相对，警告杨忌非等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民族学院贴出大标语，矛头指向谢副总理，周总理立即派联络员去：“把它盖上，否则你们要犯大错误。”

10 月 24 日

全校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由汲鹏主持，李寿慈传达了谢富治同志的讲话，其中有毛主席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指示。刘才堂介绍了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各班各系都已着手准备复课闹革命的工作。

《共产青年学会》贴出【宣言】，否定文化大革命，将矛头指向林副主席。

杨忌非、赵素娥以《万岁毛主席》等战斗组署名贴出大字报【与周泉纓同志谈话纪要】，长达 96 张，更详细更全面阐述【必胜】观点，妄图为周翻案。

民族学院《抗大》来我校贴出五条大标语，矛头指向谢副总理。

10 月 25 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团《二办》贴出大字报，题为【帮助李寿慈同志座谈纪要】，大字报中肯定李寿慈是“革命领导部队”。但结合不久，又将李抛开，据传是因李历史不清。

10月26日

《井冈山》报社论【把“复课闹革命”闹起来】指出：复课不是“复旧”，也不是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业务书”，而是要复课闹革命，要搞斗批改。

《斗私批修》、《624战团》、《28支队》、《冲霄汉》、《誓死保卫林副主席》等战斗组贴出批判【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的大字报。

杨忌非被扭送公安局。

东方红战团《战地黄花》贴出大字报【给蒯大富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要求蒯大富公布《联合总部》会谈决议，不要破坏大联合。

北大、石油学院相继出现【共产青年学会宣言】。

《斗批改战团》批判《共产青年学会》文章：【树欲静而风不止】。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先谈四大领袖关心的关于召开‘九大’的问题”，谈到党章修改、毛著出版、党组整顿等问题。

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河北五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讲：“现在要坚决按照毛主席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不知怎么，犯了神经病，据说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阴谋家陈伯达，写过我的文章，很长，拿来叫我看，我不想看，说得很无聊。后来谢富治同志问清华，怎么对这个人还不处理，他们就把他抓到公安部，我告诉谢富治让他放了。叫他回清华，给他自由，有意见可以辩论，有错误就批评，不采取专政措施。实际上，那一天贴了大字报以后，他们那一派（414派）已经把他藏起来啦，怕他被打死。如果被打死了，群众就犯错误了，不应打，更不应该打死。”

10月27日

早晨，《前哨台》广播《革战团》的【致沈如槐的一封公开信】，说：“你和周泉缨曾经是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我也清楚你和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是很微妙的。我知道你一定了解周泉缨的很多情况和同谋者，……群众是不会让那些满脑子私心杂念、一肚子阴谋诡计、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人当他们的头头的”。“周泉缨是作为清华园内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登台表演的，……他是清华园内大小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忠实代言人。”

上午《联合总部》核心组开会，确定核心组名单和委员会名单，复课闹

史料实录

革命，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捍卫毛主席战略布署，彻底批判反革命小丑周泉纓。

任传钟、汲鹏、蒋南峰、崔兆喜以《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发表【彻底批判反革命小丑周泉纓的猖狂反扑，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决议】，并成立《彻底调查、批判反革命周泉纓专案组》。

《斗私批修》发表短评【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泽东思想】，为斗争周泉纓叫好。

蒯大富给谢副总理信，要求提审周泉纓、杨忌非。说：“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对陈伯达同志，背后有坏干部支持他们。我们准备把这个案彻底搞清楚，但市公安局军管会不同意提审，请求您的意见。”谢富治批：“周泉纓可以拉回来批判斗争，但只能文斗，不准打人。”

10月28日

团派624战团《斗私批修联络站》借周泉纓问题向414发动强大攻势，将414和《共产青年学会》拉在一起，要在414内部抓“坏头头”、“坏干部”，想将414负责人挤出将来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下午414召开战斗组长会，分析形势，讨论为什么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遇到很大阻力，为什么北京高校武斗加剧。一致表示要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414《干部办公室》介绍吕应中同志的情况。

晚上414广播台播送批判周泉纓和《共产青年学会》宣言的文章。

10月30日

近日全校均已复课，出现一片新气象。

下午，《联合总部》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沈如槐在开幕词中指出，要把一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统统揪出来，包括周泉纓在内。丑派委员刘才堂立即跳上台说：沈如槐发言含糊其辞，是企图搞得错误言论人人有份。

兵团《政治部》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广大党员对召开九大的意见，后来向中央写了汇报。

10月31日

原定414《三军战团》晚上在礼堂举行文艺演出，团派突然宣布要斗争周泉纓，并说414企图利用演出包庇周。为此，《周泉纓专案组》414方面负责人汲鹏、蒋南峰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予以驳斥。

晚上全校召开【批判斗争周泉纓大会】。团派、414派都有代表作了发言，

414 沈如槐在会上不喊“打倒周泉纓”的口号，团派多次企图揪沈如槐，挑起冲突。

《二办》对前党委书记李寿慈又一次召开批判、教育、帮助会。

11月1日

团《前哨台》播送【给沈如槐的第二封公开信】，责问他为什么在斗周会上不喊“打倒周泉纓”的口号。

414《三军战团》作汇报演出，受热烈欢迎。

团派预定三日斗争周泉纓，说“斗争周泉纓是复课闹革命的第一课”，要求各系各班各教研组都要成立斗周的专门班子。

11月2日

《414广播台》广播了关于复课闹革命的稿件，指出目前有一种只抓业务不抓革命的错误倾向，批评有些人高叫“彻底砸烂”，却整天钻外文的错误，要求大家引起注意。

《团广播台》通知明日要斗周泉纓。

傍晚，《414广播台》广播了东方红战团《战地黄花》、《云水怒》等战斗组发表【给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指出目前以斗周泉纓做为运动中心，不抓教育革命，提什么斗周是“复课闹革命的第一课”，这是方向性错误。

晚8点，中央台广播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同时发表了同济大学等校的教改方案，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欢欣鼓舞，纷纷贴标语、写大字报准备迎接教育革命的高潮。

11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时发表了同济大学等校的教改方案。

《人民日报》报导，北京林学院在教育革命中决定取消原来的教研室，建立“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改革，还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就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招生制度进行改革的设想。

《人民日报》刊登了杨成武同志重要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史料实录

下午3:30,《联合总部》在礼堂召开【热烈欢呼欢呼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大会】,蒯大富、孙怒涛等发言。孙怒涛代表《二七》、《三七》、《东方红战团》及414核心组发言:现在的大方向是立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教育革命的高潮。表示希望停开斗周泉缨大会,若一定要开,则414方面决定不参加斗争大会。要求《联合总部》立即着手研究教育革命的领导问题。团派不满,纷纷退出会场。

《二七》、《三七》、《东方红战团》的一些战斗组酝酿发起教育革命串联会,以促进《联合总部》在教育革命方面的领导工作。

晚,在本校大礼堂,团派单方面斗争周泉缨,会后对周采用了武斗。

11月4日

下午三点,《414斗批改办公室》、《二七》、《三七》、《东方红战团》等单位在主楼三区208发起召开《教育革命串联会》第一次会议。与会者挤满了会场及楼道,革命工人、教师、学生、实验员纷纷上台发言,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会上革命领导干部吕应中表示了决心。孙怒涛最后发言,表示坚决支持《114教育革命串联会》,并说在联合总部领导极其不得力的情况下,串联会应该多发挥作用。

晚,11号楼发生了东方红《电0支队》三人被团《捉鬼队》二十多人殴打的事件,《电0支队》一同学受伤。

《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台》联播《天纵》文章【丧家的走资派的乏走狗——评大毒草〔与周泉缨同志座谈纪要〕】。

11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三个编辑部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五十周年】。

团派《契卡》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我们要突出什么——兼评同济大学的教改方案】。认为同济方案根本弱点在于“没有突出政治……没有突出教育革命的最根本任务是由教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变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时认为:“根据200#的教训可以看出同济方案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很大的不足”。

11月6日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副统帅作重要报告,全校热烈欢呼。

校内贴出几种教改方案,对同济方案提出看法。团派《契卡》战斗组针

对同济方案贴出标语：【教育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谨防政治落实业务死灰复燃】。

《井冈山》报登批周泉纓文章：【批臭大毒草 [必胜]，斗烂反革命小丑周泉纓】、【丧家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乏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灭】。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414 的《三军战团》、《五二战团》和《风雷激》战团排练自己改编的交响乐【白毛女】、【毛泽东诗词大合唱】深受大家的好评。

11月7日

上午，《114 教育革命串联会》在大礼堂召开【斗争蒋南翔、何东昌及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大会】，掀起了教育革命的高潮。到会群众十分拥跃，蒯大富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有团派认为：414 一贯认为清华的教育路线是黑的，政治路线是红的，因而他们今天揪何东昌而不斗刘冰。还有人说：“414 一伙人竟把土建系的问题全算在梁思成的账上，而包庇土建系最大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小石。”

下午，《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在主楼后厅召开【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到会群众很多，《114 教育革命串联会》集体参加这次大会。会议准备不足，内容贫乏，人越开越少，草草收场。团总部委员鲍长康在会上发言攻击 414，与上午蒯大富的发言相对照，一打一拉，红脸白脸齐全。

我校《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第二期开学，除蒋、刘、高、何、胡、艾、邵斌外，中上层干部共 65 名参加了学习班。

《井冈山》报登《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联络站》文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现象一百例】。

文章批判蒋南翔对右派学生“望子成龙”，文中讲：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四日，蒋南翔对二十多个右派学生讲话时说：“农民对粮食爱护，我们对你们比爱惜粮食还要爱惜。人是活的，右派年轻，经验少，要毕业了，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你们，不歧视你们。”

六一年五月十八日在右派学生座谈会上蒋又说：“对你们讲三句话：① 争取百分之百摘帽子；学校还是希望你们成为有用的人，植树者的心情总是希望植一棵活一棵，成活率是百分之百。希望你们有个突飞猛进，争取百分之百在毕业前摘掉帽子；② 希望互相谅解，加强团结，希望你们不要见怪，要给以谅解……互谅才能互信，才能使全校加强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心情就可以舒畅；③ 希望通过你们实践，帮助非右派同学，通过你们的表现对全班同学起良好的影响。这样可以使全校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你们在

当时形势下说错了一些话，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你们要体会‘望子成龙’的心情。”

批判蒋南翔“要和右派和平共处，给右派百分之百摘帽”，文中讲：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蒋南翔在处理右派的报告中说：“在处理后，右派可以提意见，同学和右派可以和平共处。”

一九六一五月十六日对右派学生说：“你们现在和党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争取百分之百摘帽。”

六二年七月二十日，刘冰与蒋南翔在处理右派的报告中说：“我们希望今年一年中有更多的人摘掉帽子，我们……研究，今天和大家共同研究怎么做好。”他们完全将党中央规定的右派摘帽标准至脑后不顾，实际上他们的“原则”是：①学生全摘帽；②外调工作右派摘；③口头上检查好的摘。因此，当年大量摘右派帽子，六一年摘帽人数为当时右派人数的40%。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历年摘右派人数如下：

59年	60年	61年	62年	63年	64年
37人	38人	64人	15人	3人	1人

文章批判蒋南翔党委“教授化”：

蒋南翔改造党委有两个方面：(1)拉教授入党，教授入党后做党委委员，党委常委有3人；(2)把原有的党员干部升教授、副教授（何东昌升为教授，艾知生升为副教授）……，使党委成员发生很大变化，逐步向“教授化”过渡。统计：

党委常委 16人	其中教授副教授 7人	占 44%
党委委员 40人	其中教授副教授 15人	占 37%
党支部书记 14人	其中教授副教授 7人	占 50%

11月8日

《联合总部》发表决议，检查了自己领导教育革命不得力的缺点。

下午，《联合总部》召开讨论大、中、小学体制方案的会议，与会者很少。

晚上《联合总部》召开第三次形势讨论会。蒯大富主持会议，宣读《联合总部》的五项决议公告：(1)《联合总部》名单33人，团派17人，414派16人，谭浩强同志在进总部以前，必须向全校作检查，到群众满意为止；(2)成立联合总部《政治部》；(3)成立总部办公室，13日合并，启用新公章；(4)三个广播台合并联合广播；(5)《三办》和《斗批改办公室》合并为《并联总斗批改办公室》，属《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领导。

《联合总部委员》名单如下：

蒯大富 沈如槐 孙怒涛 鲍长康 宿长忠 刘才堂 汲鹏
 刘万章 龙连坤 韩银山 陈继芳 任传仲 马小庄 陈楚三
 张雪梅 李振民 谭浩强 吴国梁 高季章 傅正泰 王永县
 尹尊声 吴栋 陈育延 王良生 韩启明 汤亚美 曹维涤
 王其林 崔兆喜 刘泉 张学琛 何光永 共33名

11月9日

《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抓好形势教育】。

联合总部《114教育革命串联会》下午在主楼后厅召开【清华向何处去教改方案讨论会】，《五洲红旗飘》和动农系部分师生对方案提出了一些看法，进行了探讨。

《井冈山》报登了团总部三办《招生工作研究小组》的【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建议：“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对各阶级按一定比例招生：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应占65%以上，剥削阶级子女不超过5%。……贯彻以推荐为主方针新生政治标准，……特别要注意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现。……对五类学生不予录取：家庭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镇压者，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文革中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屡教不改者或有反动言行者，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新生业务标准，彻底废除单纯分数考分制度。”

还有提议：用专业委员会代替教研组。关于学制的设想：8年初等教育，上山下乡，拜工农兵为师，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进行二、三年的高等教育。

下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召开复课闹革命经验交流会。

下午，《414广播台》组织了一批关于吕应中问题的稿件。

晚7：30，《联合总部》召开【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会】，刘万章主持大会，200多人到会，最后只剩下80多人。

晚10点，《前哨台》发表【200#团派两个战斗组的严正声明】，大骂414篡改海报，把【批判吕应中检查会】改成【批评帮助吕应中大会】。说414一小撮坏头头的保皇面目越来越暴露无遗。他们死保吕应中这位少帅就是死保旧清华。井冈山人牢牢抓住斗争大方向，彻底砸烂旧200#，批臭吕应中道路。

11月10日

晚7点，《井冈山台》、《前哨台》两台联播《革战团》声明，反对《联合总部》五项协议。认为这种联合没有群众基础，谭浩强应靠边站。指兵团某

些负责人在联合问题上有右倾错误。同时也播了《捉鬼队》、《前哨台》、《兵团保卫组》、《斗私批修联络站》的声明。

《团广播台》和《414广播台》就联合问题举行谈判，因《前哨台》硬要挤入联合机构，谈判破裂。

晚7:30，井冈山、前哨两台联播200#实验员李振强同志文章：【吕应中在两个司令部的生死搏斗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彻底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六年奋斗，四个方面的丰收〕】。

《414广播台》播送了吕应中和保吕应中的大量文章。

11月11日

《联合总部》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由蒯大富主持，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形势教育的决议和政治工作条例】。在讨论任免问题时，原团派负责人讲“以【十六条】为准”，沈如槐、刘万章说“【十六条】是空的，还得搞个具体的”。还不是正式委员的谭浩强参加了，当讨论到他的问题，别人再三要他表态时，他说：“我愿意当总部委员”。

《114教育革命申联会》在西区阶梯教室举办【介绍外地教改经验大会】，介绍了上海、大庆、齐齐哈尔等地教改情况。

11月12日

江青同志在人大大会堂安徽厅发表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讲话】指出了文艺界斗争是比较复杂的，敌人很狡猾，有一套又一套班子。我们对敌人要稳、准、狠，对自己不要老打内战。【讲话】指出，在不平衡的单位里要注意乱敌人，树队伍，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风格，要顶得住。【讲话】最后强调指出，五十天的账要算，十七年的账要算，三十年代的账也要算。决不能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团派认为“江青同志讲话对我校发生巨大影响，从此我校运动发生了巨大转向，变得更加轰轰烈烈，生动活泼。”

《东方红》、《二七》、《三七战团》发表严正声明，坚决支持谭浩强同志进入《联合总部》。

《斗私批修联络站》、《向东航学习班》、《并联总行政处分团》、《革战团》发表声明：谭浩强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否漏网右派，还要调查、辩论清楚。谭是一个坏干部，这样的人就是不能当总部委员，不能当！

414保谭浩强：“不许破坏大联合！不许打击革命干部！”，“谭浩强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我们就是保定了！”。

无706《秋风劲》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要彻底批判同济教改方案。

11月13日

《414广播台》广播了动农系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本专业现象的文章，并播送了批判【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章，说清华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阵线已经清楚，再“揭盖子”、“乱”的口号是反动的。

生活科团派核心组无理开除4名临时工，414广播台播送《二七战团》的声明，抗议团派的非法行径。

11月14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北京部队和空军三个会议的代表，首都各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大喜讯。

下午，土建系《建筑学专业教育革命串联会》召开会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现象。许多工人杀上讲台愤怒控诉在蒋南翔统治下工人所受的残酷迫害。

11月15日

团派三办《招生工作研究小组》文章【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提出要“各阶级按比例招生”，受到很多大字报的批判。

晚，《前哨台》播送200#团派《革命到底串联会》成立宣言和【11.16在200#批吕应中大会】海报。团派战斗组等发表文章支持这个行动。

深夜，吕应中去工字厅找414干部办公室的文学宓（前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说：明天200#团派要斗我，我来跟你打一个招呼。章XX对文说：这可是一件大事，你们总部要研究一下。文答：“这样的大事当然要研究一下”。说完就到科学馆去了。

11月16日

原党委委员、自控系总支书记凌瑞骥在《干部学习班》上说：“组织上很快联合起来不适合，现在是掐合起来的。”又说：“是先组织上联合起来还是先因势利导？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再乱一下更好些”。

中午，二号楼发生摩擦，两名414同学被团派打成重伤。

下午，414在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长会，介绍干部问题和吕应中的情况，“密谋对策”。

晚上，团总部委员鲍长康、王良生等人前往200#策划斗争吕应中，并调校内团派一百多人前往200#工地，于晚6时开大会斗争吕应中。孙怒涛、汲鹏、刘万章等率领414一百多人赶到会场，与工地的414一起要求与团派就吕应中问题进行辩论。团派却大打出手，撕毁语录，并把电机系一414战士关

在厕所里毒打，事件一直延续到深夜两点才结束。

11月17日

学校大批判在深入，土建系【批判旧清华的初步提纲】中讲“关于培养目标问题”，认为应当：（1）从招生工作、清华毕业生质量调查看；（2）从蒋南翔提出的“红色工程师”、“三大革命运动战士”一系列口号实质和后果看；（3）旧清华一套政治思想工作如何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批蒋南翔“红旗”、“四好班（建五）”，吕应中道路等。批蒋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如“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团结百分之百”、“生动活泼”、“提倡三种渠道”、“辩证法”、“承认差距”等；（4）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青年影响如：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老教授入党的影响，提倡党员干部“双肩挑”的影响；（5）从教育制度环节（教育计划的几个比例，政治与业务的比例，参加阶级斗争、生产、实践、劳动和读书的比例，个体活动和集体活动比例，学习中独创性与抄袭的比例），看那些引导学生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

团派《小兵》文章【总部委员由谁来当？】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硬要把不三不四的，群众有争议的，和旧清华蒋南翔划不清界限的坏干部拉进来，企图强加在革命群众头上，难道应该允许吗？”

就“11.6事件”，团广播台指责414挑动武斗。《414广播台》发表了【11.16事件真相】及《红尖兵战团》、《414之声》、东方红战团《5.6支队》、200#《几个战斗组》的【声明】，对团派观点予以驳斥，同时还发表了化002班唐伟的【严正声明】。

晚上，团派开战斗组长会。一致认为下阶段要“在教育大批判中乱敌人，树队伍、揪王八，教育挽救一批，解放一大片。”决定具体从彻底砸烂黑据点旧200#，彻底批判吕应中“红色工程师”道路，深入开展我校教育革命。这个决定紧跟了江青同志“11.12讲话”精神，抓住了下一阶段战略大方向。

414《三军》、《五二》、《风雷激》战团下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为我国援缅专家和红色外交战士胜利回国举行慰问汇报演出。

11月18日

凌瑞骥在学习班上说：“现在围绕党委核心的盖子揭得不透，因此中上层干部（问题）不能解决。……过去想林杰问题出来，周泉缨问题出来后，（414）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路线观点上有分歧。……孤立地斗私批修解决不了问题，……‘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这是接触清华运动的特点”等。

团派根据决议纷纷写大字报批200#的方向，批吕应中的道路。

三七战团《不怕鬼》战斗组转抄北航《红旗》负责人仇北秦的【谈干部问题】大字报。

11月19日

团派，414派广播台开始了关于吕应中问题的大论战。团派声称吕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走资派”。414则认为吕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领导干部”。

414广播台说团派要“挑动武斗”，要冲414广播台，同时在科学馆内筑起了铁笼子。沈如槐在大会上说：“人家把刀子架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辩论吗？”

11月20日

团总部委员鲍长康写大字报【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儿——答414某些同志】。他认为：【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这篇文章在清华、北京甚至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旧清华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为主。鲍认为学校中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吕应中、高景德、滕藤……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他们是三、四类干部。鲍长康还说：“一定要注意把大部分中间派分开”，“清华园中就是要来个大的翻个儿，教育界也必须翻个儿”。

晚，团派召开【控诉揭发旧清华大会】，《革战团》工人邢鹏以血泪斑斑的事实在会上控诉了他本人受害的情况。蒯大富最后发言，要求吕应中“向陈毅同志学习”，“站到台前去，群众叫低头就低头。”蒯最后还说：“大联合不能乞求……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清华园内就是要大翻个儿。”

《革战团》在一教前出大字报专栏【谭浩强是什么东西】。

11月21日

上午广播说《革命到底串联会》、《革战团》、《天安门纵队》等决定明晚7:30召开【彻底砸烂旧200#，彻底批判吕应中大会】。

414《11.4串联会》、《200#教育革命串联会》呼吁要联合召开【彻底批判蒋刘一小撮在200#推行的修正主义黑线，批评帮助吕应中大会】。晚上又播了《联合总部》414的16名委员【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建议】，说批吕应中是把运动引入歧途。

下午，《二七》、《三七》、《东方红战团》等十几个单位联合发起《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彻底解决我校干部问题，促进我校革命三结合串联

史料实录

会》，即《干部问题串联会》。会上，张慕津代表张永良等干部发言，指出我校中上层干部一般犯有较严重的错误，因而必须切实做到三划一站，批判自己的错误，到群众里面去。沈如槐对串联会的任务提出了意见。

晚上，在主楼后厅，414《红愚公》战团向414战斗组长会全面介绍了414和团派在吕应中同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的焦点。

团派广播台在吕应中问题上降纲，不提“打倒吕应中”而变换为“砸烂吕应中道路”。

《井冈山》报大篇幅批判吕应中：【批臭吕应中道路，砸烂旧试验化工厂！】、【走吕应中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拔掉这面白旗！】。

414说：鉴于团派数次冲击《414广播台》，在广播台楼梯口设置铁栏杆自卫。物理教研组团派发表声明，说414要挑起武斗。物理教研组414派和《414广播台》分别发表声明驳斥。

团派人骂这是“恶狗的哲学”，挑起武斗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11月22日

上午，200#《革命到底串联会》答414派的呼吁，表示欢迎，希望晚上一起开好会。414台连续播送自己下午开会。

下午，《114教育革命串联会》等单位联合发起召开【彻底批判蒋南翔在200#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帮助吕应中同志大会】。会上，吕诚恳地向广大革命群众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揭发了蒋在200#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随后，200#工人师傅和《红愚公》战团对吕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最后孙怒涛发言，表示对吕应中的方针是一批、二帮、三保。并欢迎革命干部杀向教育革命的第一线。

晚，团派召开【彻底砸烂200#，彻底批判吕应中道路大会】，200#干部潘霄鹏发言批判吕应中。蒯大富说：“吕应中道路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就是‘林家翘的道路’，……必须彻底批判！200#就是要彻底砸烂”。蒯还表示“希望吕应中走上革命的道路，……‘三划一站’作得好，还可以担任领导工作。……对吕应中应批斗了再说，辩论三、四类是纯学术讨论”。台下团派多次呼“打倒吕应中”的口号。

11月23日

200#《螺丝钉》、《红尖兵》等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指所谓的“革命干部”潘霄鹏昨晚的揭发纯属造谣。

物理教研组团派战士发表声明，揭露414在科学馆内构筑铁笼子，制造武斗气氛，严重影响科学馆国家财产安全。要求他们拆除工事，否则414负

完全责任。

晚上，团派在3区208开会，由校医院李X、刘XX向清华干部控告他们是如何与蒋南翔作“斗争”而遭受迫害的。对中上层干部进行“反修”教育。

井冈山《毛泽东思想学习宣传队》以战斗小分队形式下连队。和解放军一同排练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年四旺】剧。

11月24日

当日出版的414《井冈山报》第十九期在刊登江青同志11月12日接见中央直属文艺单位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时，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遗漏、差错多处。

团《井冈山》报编辑部文章【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中说：这决不是偶然的，是414朋友经过一番“更加独立自主”的“探讨”的理论，他们的实践正是和这段讲话背道而驰的。……请看正当我们提出彻底砸烂旧清华时，他们大叫“什么彻底砸烂！”，甚至恶狠狠地说：“彻底砸烂旧清华是无政府主义口号”。正当我们的大批判触动了蒋记王朝的根基时，他们说：“十七年来清华是红线占主导”。正当我们在帮助革命的干部反戈一击，做到“三划一站”的时候，他们竟把坏干部捧出来，让他们把井冈山小将和刘邓的工作相提并论，来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现在，当我们掀起对吕应中式的“红色工程师”道路的批判时，他们又跳出来，不惜挑起武斗破坏会场，非要给吕应中定性。

傍晚，414台播送《二七战团》发表【给蒯大富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不同意蒯在与《革战团》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点，指出不能把新社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文化大革命搞成经济主义，希望蒯能与《二七战团》座谈。

团派于晚上继续举行【彻底批判吕应中道路第四次大会】，革命干部凌瑞骥、汤纪敏上台发言揭发吕的罪行。凌代表周昕、周家恂、蒋企英发言说：“中上层干部由于经历和政治水平不同，对中央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自觉程度不同”。他把中上层干部说成“自觉意识到两条路线斗争”、“自觉反党”等。会上让吕应中表态，吕对“11.16”问题进行“狡辩”。

沈如槐、孙怒涛等五人发表【关于形势的声明】，批判【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认为这是“打击一大片”的翻版，是违背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指出目前有些人正在把运动引入歧途。

《红流》在【驳一种“新理论”】文章中说：这篇【浅谈】文章以“掌权”还是“不掌权”作为分界，把“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衔加在广大“掌一部分权”的干部和大批“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党员头上，并把他

们和走资派并列打为“统治清华园”的“特权阶层”。

《井冈山》报在【清华招生工作剖析】文中讲：旧清华的招生路线是清华党内最大走资派蒋南翔及前党委所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住三大关，即招生、升留级和毕业”。胡健说什么“要选尽天下良才”、“精雕细刻”，而“朽木不可雕”。

文中揭露清华招生时大搞非法的招生宣传及用所谓“国民外交”，精心训练及挑选招生干部，用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对工农全调干及劳动人民家庭子女实行专政。（1）突出业务，分数第一；（2）对体育、文娱“尖子”的特殊照顾和严重走后门；（3）对资产阶级大照顾。1962年招生办原则规定：“有严重修正主义观点的不录取”，后蒋南翔认为：“学生说不上形成系统的观点主义”，“什么是严重修正主义观点搞不清”，就把它取消了……1963年在上海招了一号称“小铁托”的学生。大土匪贺龙儿子报考清华，总分才291分，蒋南翔和荣高棠让他从男四中毕业后转清华附中补习一年高三，1964年再考也只有300多分，最后以体育特长生塞入机械系。

清华这样招生的严重后果是使大量优秀工农调干和工农子弟失去到清华读书的机会，鼓励和助长了个人奋斗，刺激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大量政治不合格的学生流入清华。

11月25日

早上，原水利系总支书记张思敬贴出大字报，坚决反对凌瑞骥昨天的发言，并要求学习班就此事展开讨论。

《三七》、《东方红战团》贴出一批大字报，批驳“大翻个派”的所谓“批判吕应中道路”，“批斗了再说”等谬论。指出“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谨防扒手”。

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王其林、王良生等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声明】，认为批判吕应中道路“完全正确”，“吕应中道路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了”，“现在清华两派的矛盾是彻底砸烂和什么彻底砸烂的矛盾”，“彻底砸烂旧清华就是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

下午，414干部办公室在动农系馆召开【批判帮助吕应中同志】小型座谈会。

团总部委员曹维漆等人在七公寓想占用地下室，遭到七公寓团派、414派居民的一致反对。

11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再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414 总部公布【下周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行动计划】。

团派对 414《井冈山报》在刊登江青同志“11.12讲话”时的严重错误发起攻击，上纲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团派讲：接连几次揭盖子、乱敌人的大会召开以及凌瑞骥的发言，触动了旧清华这架“不漏气的发动机”，在整个清华园内，特别是中上层干部间引起强烈反响。蒋刘第二套班子和一批走狗们不惜一切捂盖子。414斗蒋作战部副部长、前党办、校办主任何介人在学习班上说：“你们谁有谁揭吧，我们早就揭完了。文化革命进行到现在才揭发，是犯罪。”张慕津喊：“凌的揭发干扰了运动大方向”，“凌自己交待自觉反党，很好！”。他们连续揪斗了蒋企英达 5 小时之久，对蒋说：“你与凌揭发的那些事实，你是否完全清楚，要是完全清楚，那你和凌一样是自觉反党的走资派，现在还允许改正……”到最后还要蒋签字。

11 月 27 日

凌瑞骥 11 月 24 日发言后，《干部学习班》大多数干部坚决反对。上午，鲍长康、陈继芳到学习班。鲍说：“凌的发言起了推动作用，对反党集团起了作用，不让刘邓死党溜掉。现在有人揭发了，我觉得要支持欢迎。……大揭发完全可以，揭发不是有罪，而且有功。……我怀疑有人想把凌孤立起来，然后凡是不承认自己是自觉反党的就定为三类。”

下午 2 点，在大礼堂，清华北大等十八院校及京、津、沪等实验室工作人员召开【彻底控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现象大会】。

晚上，414 派《干部问题串联会》在主楼后厅召开【批判蒋南翔帮助吕应中同志大会】。

晚上，团派电机系、土建系分部在西区阶梯教室联合斗争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章名涛，到会者几百人。

晚上，团派广播戚本禹同志秘书乔玉山的电话指示，批评 414《井冈山报》刊登江青同志“11.12讲话”时所犯的严重错误。晚 10 点多，414《井冈山报》第二编辑组发表【郑重声明】，检查说：“由于工作责任感不强，工作疏忽造成”。

教育革命红色风暴在全校掀起。今天，动农系革命师生召开第三次大会，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有的揭发了原系总支在党的组织发展上是怎样为资产阶级开门的；有的控诉了原系总支是如何包庇纵容反动学术“权威”吴仲华的。

11 月 28 日

上午，团派在大礼堂召开【纪念江青同志 11.28 讲话一周年，向十七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猛烈开火大会】，谴责 414，重申了“彻底砸烂旧清华”的观点。

下午，414《斗蒋作战部》等单位发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教育革命红色风暴誓师大会】。大会怒斥了“大翻个”派所提出的“当前的矛盾是彻底砸烂和什么彻底砸烂的矛盾”的滥言。说这种提法抽去了阶级内容，与【二十三条】所批判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是一路货色。大会还谴责了阶级敌人用以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什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什么“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职无权论”，什么“吕应中道路”等。原党常委林泰代表六名中上层干部上台发言，表示要亲手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决心。

晚上，414 又举行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彻底埋葬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大会】。吕应中第一个上台发言，揭发控诉了蒋南翔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利用 200# 科研成果反党的滔天罪行。最后沈如槐要求全体革命同志不折不扣地贯彻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掀起更大规模的教育革命红色风暴。蒋南翔等走资派和钱伟长、黄万里、何成钧、黄眉、章名涛、梁思成、李湘崇八个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拉上台示众。团派讲：“会上像 57 年斗右派似的，对蒋和反动教授狼狈为奸数落了一番，丝毫不触及清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实质问题。”

11 月 29 日

中央文革办事组 28 日给沈如槐的电话：“十一月二十四日你们《井冈山报》上登载江青同志讲话，错、漏很多，极不严肃，要检讨，重登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中央文件上有。”沈如槐和《井冈山报》编辑组作了检查。

《文汇报》刊登毛主席有关建党路线的重要语录。

上午，蒯大富传达“11.27 首长讲话”。中午，《井冈山台》播【中发 67354 号文件】。

下午，电机系《五·七战团》等单位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沂和反动学术“权威”章名涛、黄眉大会】。土建系建筑学《教育革命申联会》等 43 个单位举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现象大会】，揪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东昌、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批判了资产阶级臭教授陶葆楷、吴良镛、杨式德。

晚，行政处团派、《革战团》召开【彻底砸烂旧清华，斗争反动学术权

威】大会，发言者说吕应中藏有蒋介石照片等。

晚10点，《414台》广播中央文革办事处给沈如槐的电话，414广播台做第二次检查。

11月30日

上午，团派108个战斗组发出紧急呼吁：“认真学习江青同志主要讲话，彻底揭开清华园阶级斗争盖子，乱敌人，树队伍，不许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誓将清华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晚上，414在大礼堂召开第二次【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彻底埋葬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大会】，电机系、基础课同志发了言，长期与蒋进行斗争的复员军人、《二七》战团工人刘胜能在会上进行揭发、控诉。

团派贴出大字报说：“吕应中揭发蒋南翔是‘小地主斗大地主’”。

12月1日

《人民日报》刊登林副主席为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两派报纸今日都刊登了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在中直文艺系统座谈会上讲话。“学习江青同志讲话，彻底批判十七年的教育黑线，掀起教育批判大高潮。迎接清华园文化革命新高潮”。

团派文章【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说：江青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阶级斗争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只讲五十天，不批十七年”。

从当晚起，《414广播台》连续几次播送了东方红战团《不怕鬼》、《刺刀见红》、《战地黄花》、《千钧棒》、《云水怒》的文章：【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评“大翻个儿派”的理论和实践】（以下简称【闪光】）。文章说：造反有阶级性，有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的反，也有资产阶级造无产阶级的反，对造反派必须作阶级分析，对反蒋反工作组也得作阶级分析。说陶德坚之流正是这样一些假造反派，……借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摇身一变，成为长期受压的造反派，要大翻个儿。

文章还说：对清华的十七年必须一分为二，“整风反右的成果难道能全面否定吗？58年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群众运动难道能全面否定吗？广大师生参加的伟大的四清运动成果能全面否定吗？”，“那些右派分子也说自己受压制，要造反。这些混蛋造反派要翻十七年的案，胡说什么57年反右斗争是打击一大片。一些混蛋造反派里的思想反动，有杀父之仇……这些家伙特别恨革命干部，恨党团员，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从来认为五十天的反动路线

是十七年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资产阶级分子，决不会因为他在五十年内的造反而变成‘左派’，而革命干部也不会因为他在五十天内犯了错误而变成‘右派’”，“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是革命首要的问题，也就是政治路线问题，而归根到底是一个权的问题”。

团派说：“【闪光】的出笼揭开了414十二月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的序幕。”

上午，机械系联合分部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现象】大会，9003的工人及革命师生揭发控诉了蒋南翔在机械系的代理人的罪行。

动农系贴出大字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滚下人民的讲台】，要求把被某些人吹捧为“革命教授”的原国民党少校宋景瀛轰出《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

414《毛泽东思想小组》、《东方炬》、《万山红》贴出批梁思成大字报【批臭刘邓御用学阀——梁思成】。

团广播《天安门纵队》的【评吕应中的两本书】中说：吕应中的【六年的奋斗，四个方面的丰收】（简称【奋斗】）、【课堂即战场，培养接班人】（简称【战场】），是修正主义教科书，也是蒋南翔要我们顶礼膜拜的活写真。清华人走什么路，吕应中一再表明要“走自己的路”，这是假的。吕应中向我们保证他这种三结合基础是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实际是培养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接班人……。

12月2日

《井冈山》报大量登批判吕应中文章：【吕应中道路通向何方？】、【评漏网大右派吕应中】。大字报也开始批梁思成：【批倒资产阶级权威梁思成】。

团派在礼堂召开【彻底砸烂蒋南翔的黑样板200#，彻底批判吕应中道路大会】。会上说吕始终站在刘邓蒋一边，和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对抗，在国防科研中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坚决斗争。吕应中提出的“赶、超”，“战斗里成长”……几张王牌统统完蛋了。鲍长康会上发言，指责414压制打击凌瑞骥“揭发”吕应中和旧党委的问题。鲍说：“在部分队伍里就得乱，乱要把好人乱出来，坏人乱下去，要把走资派揪出来。所以凌瑞骥、蒋企英发言以后，我们的态度就是：他们揭发了就是好的，我们应该支持。”

414指责团派大量泄漏国家机密之事，要求《联合总部》进行调查，并审查发言稿的起草人。

《414广播台》两次播【闪光】。《井冈山台》播批判文章【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评【闪光】】。

12月3日

团派说：【闪光】一文及414保卫组的【严正声明】，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大字报。

下午，蒯大富、鲍长康到吕应中家中软硬兼施。蒯大富说：“你如果亮在老四一边，我用两千人拉着你，肯定你是走资派，你也无法工作”。

12月4日

上午十点半，团保卫组趁吕应中去北医三院看病之机，绑架、殴打和秘密关押了他。此后，吕应中一直下落不明。

下午，校内出现大批团派大字报，说吕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大右派等。团派突然召开大会，斗争吕应中，猛上纲，把吕应中定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宣布对他实行专政。

414在晚上召开【热烈欢呼毛主席接见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欢呼林副统帅题词】大会。发言者表示：我们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会上宣读【就吕应中问题给周总理、聂副总理、中央文革等中央首长的报告】。陈楚三同志带领全体战士以红卫兵名义向毛主席宣誓：以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

团派说414郭仁宽带人抢走《动地诗》的喇叭，并打伤一名团派战士。

12月5日

中午，团《保卫组》和《动地诗》一些人闯入原414总部委员郭仁宽的房间，说郭摘了团派的喇叭，将郭毒打致肾出血。

《团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声明，称该歌词不是林副统帅语录，唱【414战歌】是炮打林副统帅，是为了挑起内战。

团派《200#革命到底串联会》在甲所举办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应中展览会】，只发券给团派参观。414说他们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手法给吕应中安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蒙骗广大团派。

下午，在3区208动农系召开第二次【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现象】大会。

414方面工农干部曲淑凤、龙连坤、李振民就团派绑架吕应中发表【给蒯大富的公开信】。

晚，团派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大右派吕应中大会】。414派到会要求与团派辩论，团派将414唐XX，钱XX等几人殴打成重伤。

414深夜最紧急动员，召开【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捍卫六六通令大会】，驳斥团派人吕应中的造谣、污蔑。团派来人捣乱会场。

12月6日

《井冈山台》广播了【对干部政策的声明】，说“广大干部站在毛主席一边，像吕应中这样被包庇的是少数。参与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站错队的干部只要觉悟反戈一击，是可以教育成为好干部的。揭发有功，包庇有罪！”

下午，414《114教育革命申联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第四次批判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大会】，团派认为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吕应中。

中午，团保卫组孙X等人突然闯入工人卢振义宿舍，将卢殴打致伤。

414召开战斗组长会，有人提出各系组织队伍，保卫我们的头头，414总兵王XX说：只要团派打死我们一个人，我们的队伍就可以拉起来了。

团派《不怕鬼》贴出大字报：【彻底批判反动黄色歌曲414完蛋歌】，说这歌词是“法西斯语言”、“武士道精神”。

12月7日

《人民日报》报导天津市革委会成立。

《井冈山》报发表文章【新形势下的夺权斗争——看王关林反党团】、【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矛头直指吕应中、罗征启、谭浩强。

上午九点在主楼后厅414召开战斗组长会，大家对12月5日、12月6日团保卫组一小撮暴徒毒打唐XX、卢XX等同志感到非常气愤。

414所属各机构、各战团发表【关于迫害革命干部吕应中事件给蒯大富和团保卫组的照会】。

下午，由414《红愚公》等战团发起，召开了第一次【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大会。发言者经过了非常细致深入的调查，用从各个方面得到的确凿材料揭穿了团派硬加在吕应中头上的所谓“皮克事件”、“照片事件”、“存折事件”等。与会者对团派一小撮造谣者无不感到气愤。会上还给蒯大富和团《保卫组》强烈照会：“如果吕应中人身受到任何损失，蒯大富必须负完全责任。”

团派于晚6点召开【第八次批斗吕应中大会】，派大队人马先占礼堂，然后才广播提出要 and 414辩论吕应中问题，414拒绝参加。

晚，沈如槐、孙怒涛等要求《联合总部》全体委员开会讨论辩论吕应中问题，认为吕是革命干部。对吕，一方面对其错误应进行严肃批判，另一方面坚决支持他站出来革命。对于群众中存在的一系列原则分歧，主张进行正常辩论。要求立即释放吕应中，并就此事将吕的笔记等物由政治上经过严格审查的同志来共同保管。指出有人躲在“大翻个”派背后，造谣言，放暗箭，迫害革命干部。

414《井冈山报》登载了动农系前党总支委员毛健熊和吕应中的批蒋文章；《五七战团》、《红五月》、《打虎队》文章【把反动学术权威章名涛拉出来示众】；《东方炬》文章【十七年的右派决不能成为革命左派！】。

12月8日

团派召开【捍卫 [六.六通令]，誓死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坚决制止武斗，誓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会】，揭露 414 坏头头蓄意挑起武斗。

414 下午在礼堂开【捍卫 [六.六通令] 大会】。团派说它实为武斗动员大会。

全校 287 名干部发表【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吕应中同志】的声明。认为绑架吕应中是非法的，是违背【六.六通令】的。要求蒯大富立即释放吕应中，恢复其人身自由，认为吕应中问题未定性，应该通过运用四大武器正常辩论，提醒蒯大富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

上午，团总部单方决定召开《联合总部》核心会议，讨论关于吕应中问题辩论事宜。414 代表孙怒涛同志到场向团派重申七日的四点要求：“对吕应中态度是错误的，要检查并赔礼道歉，否则将不辩论。”遭到团派拒绝。

深夜，团派私自将我校前党委文书档案及前校办部分重要文书档案共 20 多个保险铁柜机密材料，用汽车偷运到北京体育学院，并私自拿出一部分摘抄。

1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井冈山》兵团关于刘少奇、蒋南翔有关的“一二·九运动”的批判文章。

上午，由 414《斗蒋作战部》等单位发起召开【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撕开蒋南翔 12.9 学运领袖的画皮】大会。东方红《电 0 支队》揭露了蒋南翔在三十年代极力推崇王明、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降临逃脱，出卖学生运动的叛徒嘴脸。会上，罗征启、谭浩强上台控诉，揭发起草“一二·九”三十周年纪念文章内幕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蒋南翔自觉对抗毛主席的滔天罪行。会后，《二·七战团》就孙 X 殴打卢振义之事发出最后通牒，集队去二号楼对孙 X 进行训斥。孙先行逃脱。

团派一工人说：“这完全是王关林小地主斗大地主那一套，想用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来批第一套班子，从而保第二套班子过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团派在干部韩银山主持下也开了【批判蒋南翔大会】。

414 广播介绍工农干部曲淑凤。

深夜，团《保卫组》、《二办》、《三办》抄了亮相在 414 方面的干部饶慰

史料实录

慈等4人的家。

无线电系唐XX躺在北医三院，以《井冈山》红卫兵和老战友身份给蒯大富写了一封公开信，痛述团派《保卫组》对他令人发指的殴打和“贴饼子”。他还发自肺腑地跟老蒯讲：“我认为去年六月，你比较早地提出了‘夺权’的观点，这在当时全国造反派中是比较先进的，这样你获得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巨大支持。但是我坦率地说，在以后的岁月里，进步不大，关键你还没有把‘权’上升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这个‘权’字逃脱不掉‘私’字，尤其表现在小团体的束搏”。“团保卫组是什么人？多数是学坏的，而打人成性，往死里打人是犯罪的。这些人决不是好人，你可千万别把这些人作为制定政策的依靠啊！”

12月10日

414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严正声明，痛斥蒯大富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恶劣行径。

414《宣传组》、《红愚公战团》在科学馆前橱窗里举行关于吕应中问题的小型展览会，对团派所造的关于吕应中的谣进行系统辟谣。

《红教工》发表【参战声明】。

414发表【就卢振义师傅被打一事访问本校工人师傅和海淀区老贫农的座谈纪要】，驳斥团派对卢振义的造谣、迫害。

《414广播台》多次播送【闪光】文章。

今晚钢院《延安公社》抄砸了团《井冈山》通讯社，说是《井冈山》报攻击《延安公社》。据说抄去了许多团派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团派未敢吭声。

12月11日

《联合总部》沈如槐、孙怒涛等16名委员发表【致蒯大富同志的强硬照会】，提出立即无条件释放吕应中；立即如数归还查抄饶慰慈等干部的一切材料物品；立即归还原党委全部档案；蒯大富必须就上述事件向全校革命同志作公开检查等四项要求。

414《斗蒋作战部》等12个单位，就12月8日深夜团派某些人私自将我校前党委文书档案及前校办部分重要文书档案共二十余个保险铁柜机密材料用汽车偷运出校一事发表【严正声明】，说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

414《斗蒋作战部》等单位召开第二次【制止武斗，誓死捍卫毛主席干部政策大会】，会上曲淑凤发言，揭露老蒯耍两面派，强烈要求释放吕应中。

晚，团《革战团》等单位召开第十次【乱敌人、树队伍，坚决打倒吕应

中大会】。

有四名团派工人师傅和原《二办》工作人员造了反，参加414的革命职工《二·七战团》。团《二办》工作人员王庆芳师傅发表【造反声明】。

12月12日

414原分部委员在主楼开会，决定死保吕应中。

团报讲：“吕应中是一个隐瞒家庭出身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

晚，414《斗蒋作战部》等单位召开【第三次揭发阶级敌人迫害革命干部阴谋】大会。会议进行过程中，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带领团派冲会场，“一手拿红彤彤的语录，一手拿讲稿和物证，要辩论。”为避免引起武斗，414人退出会场。团派称此次会议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应中辩论大会”。

10:00，兵团召开批吕大会。《8.21辩论团》和《257支队》发言，说保皇小丑有意包庇吕应中罪行，说吕应中知道“皮克事件”，吕应中57年有右派言行，而且都承认了。

晚，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部分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蒯大富作了汇报，讲了江青同志“11.12讲话”对我校的重大意义和影响，介绍了我校两派执行和对抗江青同志讲话的激烈斗争。沈如槐要求发言，未得允许。回来说：有人剥夺了我的发言权，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12月13日

团派在礼堂召开【向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学习学习大会】，蒯大富会上说：“414的一个所谓‘完蛋歌’，我们明明请示了总理，总理转给吴法宪同志，就是说，那根本不是林副主席的指示。他们不知从哪儿找来那个指示，配上一个特别恐怖、沙哑的音乐，……我们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已经公布全校，他们还要唱‘完蛋歌’。我们认为这是反革命顶风，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把这种很不象样的《联动》的法西斯的歌曲强加给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蒯大富还说：“吕应中错误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学校中并不亚于蒋南翔。还必须郑重指出，保吕就是保蒋！……吕应中的道路已经批得臭不可闻了，200#的资产阶级方向现在变得人人喊打。”

由于政治上的被动，414下午在主楼召开各分部负责人会议，研究对策。

12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任立新的文章【在教学实践中深入进行革命的大批判】。

团派说414采用实用主义手法，借题发挥，大肆广播“井冈山是大翻个

派”，“蒯大富造（蒋南翔和刘邓的）反，是小私有主造大私有主的反，是小私有者向大私有者夺权。”

《革战团》、《井冈之声》、《井冈前哨之声》在【把彻底砸烂旧清华斗争进行到底！】，【反革命吕应中八大罪状】中，把吕应中上纲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顽固站到刘邓黑司令部一边，与彭真、刘仁、蒋南翔死党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篡夺尖端科研领导权的急先锋；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抗拒文化大革命，丑恶灵魂生活糜烂。”《井冈山》人欢呼：“12.12”激战，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晚，团派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应中、滕藤、李传信】大会。鲍长康在会上说：“清华园内有那么一小撮反党集团，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从12月翻案以来，287个干部集体亮相以及背后有人搞第二套班子的动向，以前到现在还有人在抗拒江青同志“11.12讲话”。我们得注意，现在还有一些死硬派，他们在阻拦我们彻底砸烂旧清华。……我们要搬开一切绊脚石。不管有人骂我们极“左”派，不管有人骂我们无政府主义，不管有人骂我们小私有者，但是我们‘彻底砸烂旧清华’这个革命的口号，永远会闪烁出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团派说：井冈山战士在最新最高指示的鼓舞下节节胜利。继揪出吕应中后，又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入党的党委副书记李传信。蒋南翔的狗头军师滕藤，蒋南翔的黑秘书邵斌。成功的斗争大会，给了“不漏气的发动机”以沉重打击。

数力学团派贴出大字报，揭发邵斌的丑婆娘、414的“好干部”【李德鲁包庇反革命丈夫罪责难逃】。

晚上，在主楼三区308，414召开【批判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串联会】。

12月15日

下午，414《风雷战团》等单位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凌瑞骥、邢家鲤】大会，“把这些混在革命队伍里至今尚在煽阴风、点鬼火的阶级敌人揪出来示众，真是大快人心！”

兵团战士对刘蒋发起了第二次冲击，晚上在大礼堂召开【打倒刘冰，彻底捣毁蒋南翔反党集团大会】。揭露了这个和414同吃同住同游颐和园的“革命领导好干部”刘冰的庐山真面目。蒯大富在会上就【414战歌】再次攻击414炮打林副主席。

下午，团派数十人去《人民日报》与任立新辩论。

团战斗组《811》、《第一星火》贴出大字报【毒草〔在教学实践中深入进

行革命的大批判]批判提纲],说:“任立新们猖狂顶毛主席司令部的东风,在教育大批判刚刚兴起之际,反‘左’不反右,贩卖改良货,妄图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拉向右转”,表示井冈山人要象江青同志教导那样,要有一股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格,顶得住!

另一篇【一从大地起风雷——评任立新 12.14 狗屁洋文】中说:“利用宣传、广播和文章专我们政的算不得什么新发明。”，矛头直指《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团派《冲锋号》贴出大字报【任立新的文章是什么货色?!】,说:任立新的文章“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革命口号横加指责,俨然一副教师爷的姿态……这篇文章必须批判!”,“要打倒吕应中,要把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揪出来!”。

12月16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再论在革命大批判中树立文艺队伍】。团派说:这是一篇活学活用江青同志重要讲话的文章,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里话,一向吹《文汇报》是自己的机关报的 414 一直没播此文。

针对团派抓吕应并打人的情况,414的《李文忠学习班》成立。其成员分别是从几个系抽出来的,内有多多个分部委员。学习班组织严密,参加人员必须出身好、本人无问题、对极“左”思潮认识清楚。《李文忠学习班》把【崩大富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罪责难逃!】、【崩大富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凌瑞骥!】等大标语刷上北京街头。

12月17日

晚,团总部委员陈育延在大礼堂传达谢富治、戚本禹 17日凌晨【与北京高校群众代表座谈整顿红卫兵和共青团组织的讲话】。其中有关清华的一些问题如下:

关于【414战歌】问题,陈育延说:谢副总理说“我从未听说过,谣言。”后来就翻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念了一段,人要忠诚,并说我们是有的放矢,要忠诚嘛!后来戚本禹说造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才罪该万死……。休息时戚本禹找清华同学座谈,戚本禹又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林副主席没说过。”后来清华团派又问“414战歌”事,戚讲:“你相信吗?靠毛泽东思想嘛!你们学了这么多年毛选还分析不出来!”。

关于“干部问题”,戚本禹说:“在吕应中的问题上。414要作自我批评。”当清华团派讲:414说团派保凌时,戚说:“无非是派性攻击,不要管。”

关于“以谁为核心”的问题，戚本禹说：“清华大联合要以团派为核心，为基础，这是我们的意见”。又说：“你们团派高姿态，要坚定不移地整顿自己的组织，哪怕十二级台风你们也不要管他，把你们自己的队伍整顿好，多作自我批评，自己要作榜样。这样等谢副总理去开个会，表扬了你们，就可以当核心了，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关于“揪坏人问题”，戚说：“你们（指团派）里面也有坏人，你们少一些，414更不用说了，多一些。”

这次接见，没有通知414，只由团派广播台在接见前将自703冒××（此人神经不很正常，持有414观点）叫去。接见后，他对陈的歪曲传达稿，拒绝签字。

井冈山战士纷纷表示：一定要虚心接受首长的批评，坚决改正。毛主席为井冈山撑腰，井冈山人一定给毛主席争气！

团《契卡》贴出大字报【沈如槐、谭浩强们向何处去？】，说414坏头头死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前途不会美妙。

上午8：30~11：30之间，土建系档案室（人事档案室）门被撬开，部分档案被盗。

团派发表【与任立新辩论纪要】，对任文章中批判“彻底砸烂”表示不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日来反复广播任立新文章，接着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语录歌。

414所属《李文忠学习班》、《二七战团》等单位刷出大标语，要求揪出团派《井冈山》通讯社中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的混蛋。

12月18日

团派热烈讨论谢副总理和戚本禹“12.16讲话”，414人反感，但不敢公开反对，反复播送《文汇报》社论【评以我为核心】。

414在大礼堂召开【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会场气氛热烈，陈楚三以确凿的事实证明【414战歌】的歌词是林彪同志的语录，义正词严地揭露了某些人炮打林副主席的罪行，还说：“12.16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谢、戚指示“联合以团派为核心”是愚蠢的。孙怒涛带领全体战士宣誓。

会后有人讲：“【四项协议】我们都顶过来了，谢、戚算老几。”

12月19日

原电机系党总支书记陶森、土建系党总支委员沈恒滋、原团委副书记单

德启写出【打倒蒋南翔反党集团副帅刘冰】文章。揭发刘冰“是刘邓黑司令部的马前卒，彭真、刘仁反党集团的死党，……是蒋记不漏气发动机的黑掌柜，蒋氏反党顶风船的黑掌柜，……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派，贩卖折衷主义的老手”。他们表示：“我们过去都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受蒋南翔、刘冰、艾知生的毒害很深，在工作中积极推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犯了很多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我们决心和广大群众在一起，彻底砸烂旧清华。同时使自己在激烈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作到真正的‘三划一站’”。

晚，414《风雷战团》再次发起【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凌瑞骥大会】，“用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撕开了凌瑞骥这个漏网大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的真面目，狠狠打击了这个躲在‘大翻个’背后的走资派”。孙怒涛在讲话中提出要清理坏人，宣布把何介人、周维源清除出去。

井冈山《工总司》宣告成立。团派说：《工总司》把清华绝大多数（80—90%）工人集合到一起，这是一支彻底砸烂旧清华的中坚力量。《工总司》的成立是对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的最好最好的纪念。蒯大富发言：我校革命工人队伍团结起来，决不容许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把我们的阶级兄弟绑在他们破车上，跟他们一起去“完蛋就完蛋”。至于一小撮坏人，蒋南翔、刘冰、吕应中之流想上台，那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革命工人总司令部》还写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上午，清华附中斗争里通外国分子何××，并将其子何介人拉去陪斗。

近日来，沈如槐、孙怒涛等分别到冶金、机械、电机等系参加会议，听取群众意见。

12月20日

团派讲：反革命小丑陈楚三一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12月18日顶风大会他跳得最高，公然肆无忌惮地炮打谢副总理和戚本禹同志。为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兵团《保卫组》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中午，团《保卫组》邢鹏等在照澜院食堂绑架了陈楚三，并决定下午在礼堂进行斗争会。414闻讯后，于西大操场集合，一部分人去大礼堂要求辩论，另一部分人包围团派广播台，破坏路线抢走喇叭。这天还抄了《第二契卡》和《斗蒋兵团》。

下午，团总部韩银山、鲍长康等十六名委员发表声明：陈楚三就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晚上，团《保卫组》和《二办》抢、抄了414《井冈山报》社办报基金，同时还查抄了414总部委员蒋南峰及亮相在414方面的二十多名干部、教师的

家，将谭浩强，王学芳等干部残酷殴打。414 决定封闭科学馆供一些人躲避团派迫害，并禁止团派群众出入。

晚上，蒯大富传达下午谢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清华井冈山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个 414，当然其中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大联合当然要以井冈山为基础，前两次来清华的指示仍适用。要想搞垮井冈山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把 414 搞垮也不合适……”。谢富总理最后特别强调“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形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戚本禹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不行的……。”蒯大富还说：“北京卫戍区黄作珍副政委亲自批准，把小丑陈楚三收下”。事后查明黄副政委根本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当时蒯大富还说陈楚三已送公安局，被收下了。而实际上团派将陈楚三送到哪里都拒收，是蒯大富请求谢富冶，于次日（21 日）凌晨三点才送到公安局去。

12 月 21 日

“热烈庆祝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团报在【树队伍，乱敌人】评论中讲：“在整顿队伍同时，也必须提高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水平，认识运动的不平衡，矛盾的绝对性，尊重这一客观规律。……我们深信，毛泽东思想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必胜】、【炮打】、【闪光】的反动观点终会被广大群众所唾弃。”

团《保卫组》在蒯大富遥控和任传仲现场指挥下，残酷毒打陈楚三，直至今日凌晨才将其送到公安局。为了抗议蒯大富纵容团《保卫组》内一小撮混蛋违抗【六·六通令】，非法绑架陈楚三的法西斯暴行，414 一千五百多人集队进城大游行，向市公安局表达立即释放陈楚三的要求。刘万章说：“如果陈楚三是反革命，那我们都是反革命”。宿长忠宣读呼吁书：“蒯大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清华园是一片白色恐怖。”孙怒涛说：“还我人生安全，四大自由！”

《营救陈楚三同志战团》、《革命到底学习班》（简称《到底班》）赴公安局就陈的问题与公安局进行交涉。（自此，《到底班》一直驻在北京市公安局交涉，并以此为据点质问公安局和炮轰北京市领导谢富冶，直到 3 月 22 日中央杨余傅事件出来后才撤回学校）

414 强行封闭科学馆。基础课物理教研组一部分团派要进科学馆“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在科学馆门口静坐示威，静坐人数最多达五、六十人。《工总司》等坚决支持他们行动。

团《二办》郭银汝约 414 干部黄美来于 20 日晚了解“12.18 顶风会”的情况。黄引来 414 保卫组把郭抓到科学馆，后在团压力下放回。郭揭露被抓后，用铁哑铃击其头部，用钳子敲其牙。

团派说：黄美来何许人也，“政治课教师，是陆定一树的全国政治工作人员的一面红旗。陆曾拍着黄的肩膀说：全国政治教师都要向你学习。并打算派他到国外讲学。黄也深得蒋刘死党的重用，打算提他任宣传部副部长，已报中宣部。黄是 414《东方红》核心人物。

下午，团《保卫组》和无线电系一部分人到 414 办事机构寻衅闹事，砸门抄家，打人，将四楼洗劫一空，并破坏 414 的【[毛主席万岁!] 图片展览】所用照片 40 余张。

晚，团派在礼堂召开形势讨论会。陈育延、孙耘发言攻击陈楚三，说与 414 矛盾性质已发生变化。王良生在会上点了几十个同学的名，说他们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抓。马小庄宣读了井冈山兵团给市革委会的决心书。

各系团派点名通缉 414 负责人达 41 名，清华园一片白色恐怖。

12 月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414 在礼堂召开大会热烈欢呼社论的发表。414 头头在团派“通缉”的情况下毅然参加大会。《革命到底学习班》赴《人民日报》社报喜。

《井冈山》报出专刊【论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点了一批清华干部的名：【打倒蒋南翔死党——蒋刘反党集团未出笼的书记滕藤】，【打倒蒋南翔反党集团副帅刘冰】，【吕应中式反党干将李传信】，【贼心腹反动透顶邵斌】。陶森、沈恒滋、单德启出文批判刘冰：“刘冰是刘邓黑司令部的马前卒，彭真、刘仁反党集团的死党；是蒋记不漏气发动机的黑掌柜，蒋氏反党顶风船的黑掌舵；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贩卖折中主义的老手”。

团物理教研组继续静坐示威，机械、工物系前往声援。

白色恐怖继续笼罩清华园。

深夜一点多，数十名 414 在孙怒涛的指挥下，从三号楼向科学馆运砖头，从动农馆向科学馆运钢管，被团派巡逻队抓住 5 人。

12 月 23 日

中午，《工总司》和各系团派教工分部在科学馆门前草坪上集合，声援物理教研组革命教职工要上班抓革命促生产的正义要求，通过大会决议后举行游行。

下午，团派在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长会分析形势。

史料实录

414有人起来造反。《解放全人类》一战士姚XX贴大字报揭发：414一些决策人一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手法，为我所用。

12月24日

《28团》庆祝成立成立一周年。

晚上，团派召开【“12.25行动”动员大会】，蒯大富不顾中央首长的劝阻，坚持进行“12.25行动”，在会上说“要扫清九大的绊脚石，为九大立功！”。

晚九点，水利系水力学教研组讲师、原团《井冈山》报编辑、《吕应中问题专案组》成员周定邦在宿舍跳楼身亡（12月25日早上发现）。周曾在1957年鼓吹“还政于民”，并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急流勇退”，反右时被开除党籍。

12月25日

发扬井冈山人“12.25”革命造反精神，团派数千名战士进城进行大游行、大宣传。在前门、天安门各处贴出口号：“排除一切干扰，扫除一切障碍，迎接九大召开！”，“全国革命人民动员起来，为胜利召开九大而奋斗！”，“乱敌人，树队伍。彻底砸烂旧清华！”，“对抗江青同志讲话绝对没有好下场！”。由工物、无线电、数力、水利等系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小分队》活跃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街头进行十余场演出，深得大家欢迎。

414总部召开大会，表示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要求蒯大富立即释放陈楚三。孙怒涛代表总部作了【总结经验，克服缺点，奋勇前进】的发言，最后，宿长忠作了【关于12.26宣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行动的动员报告】。

中午，团派广播【与联合总部委员鲍长康同志座谈纪要】，说：“我们一贯认为414是反动保守组织……，你们恶毒攻击聂元梓、蒯大富等革命造反派，妄图使他们不能进入中央委员会，你们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情帮助下，井冈山《红一军团》首次成功演出大型歌舞【井冈山的道路】受到热烈欢迎。

12月26日

今天是红太阳升起的日子，举国上下共庆伟大领袖毛主席74寿辰。“敬爱的毛主席，您也是我们井冈山人的红司令，用海水作墨，大地作纸，也写不尽井冈山人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414三千大军浩浩荡荡进城游行，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

捍卫最新最高指示，并在各主要街道贴大标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并要求释放陈楚三。

张雪梅带领数十人一直在北京公安局、军管会门口静坐示威。说军管会“是奴隶主义”、“资产阶级专政”。

晚上，414和团派分别在西大饭厅和大礼堂演出节目。

12月27日

凌晨，中央首长谢副总理、丁国钰、李钟奇同志接见清华两派代表各九人。戚本禹说：“清华两派为一个战歌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论，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读了林彪同志关于战略问题著作……。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我们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这个改编没有把……表达出来，而且在两派闹派别斗争时候用这个战歌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双方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

谢副总理再三强调：“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重新联合起来。”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话也不听，我们算老几，不是有人说我们算老几吗？”，“分开是不对的，硬压也是不对的，现在应该重新联合起来。从历史上和现在的情况，团派在联合中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自己要有高风格，不要强调‘以我为核心’。414同志该承认这个历史现实，不要去争这个高低。”陈楚三作为414总部代表一起参加了首长的接见。

早晨，陈楚三胜利返校的消息传遍清华园，七千名414战士夹道欢迎，盛况空前。上午，414盛会欢迎陈楚三，并传达了戚、谢首长接见时的讲话，会议气氛十分热烈。陈楚三在会上控诉了团《保卫组》对他的残酷用刑殴打。

中午，蒯大富在向团派传达戚、谢讲话时说：抓陈楚三抓得对，放陈楚三是为了让群众进行专政，“我们想什么时候抓他就什么时候抓。”

12月28日

414十五名总部委员发表声明，对团派十六名委员的声明进行驳斥。

团《624》发表观察员文章：【彻底砸烂反革命顶风船——414一小撮坏头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恶累累】、【看沈孙之流还在顶风】。

12月29日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彻底砸烂‘永不漏气的发动机’——论清华党组必须重建】。

晚上，414召开战斗组长会，孙怒涛传达首长单独接见时的情况。大家认为，目前双方分歧在于是否认识贯彻执行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团派把形势

史料实录

看得一团漆黑，提出“新十二月黑风”，要为“九大”扫清道路，这完全是错误的。

晚上，电机系团派《捉鬼队》等人对系行政领导权进行反夺权，占领办公室。

团派为探听 414 的消息，在主楼后厅安装了整套窃听器，被 414 发现并缴获。

12月30日

为纪念“敬爱的江青同志来我校看望井冈山人一周年”，团派在礼堂召开【总结誓师大会】。

校医院团派抢了原来由 414《东风》掌管的公章，说革命干部刘汉忠、何光永等长期以来和蒋南翔死党及在校医院的代理人张寿昌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发生磨擦。

414 各学习班发动起来，揭露团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攻击《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上午，团派在礼堂召开总结工作大会，蒯大富在会上表示前一阶段在任立新等问题上有错误，在吕应中问题上获得了胜利。

12月31日

团派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红一团到红十二团，各战斗组努力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元旦重要社论。

无全校性大活动。

当晚，《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

【编者说明】：

68年3月以后，我们收集到数量不多而且仅是一个派别的资料（沈如槐的叙述、唐少杰对“727”的描述，及414派两篇当年无名的“日记”）。我们所以把那段武斗的残酷场面展现在大家面前，和前面清华文革的全过程联系起来看，就是要证明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血腥、残酷、惨烈和

反动。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认真学习元旦社论。团总部发出号召全体革命师生学习【元旦社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414 热烈欢呼【元旦社论】的发表。除夕晚，414《革命到底学习班》连夜前往《人民日报》社报喜。

1月2日

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总理、康生、李富春等接见在京学习的解放军干部和各地党政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

《井冈山广播台》介绍《红一团》克服一切阻力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团《政治部》发出【向《红一团》学习，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决定。

1月3日

下午，持414观点的清华大学《革命工人造反总部》宣告成立。团《工总司》发言人在【严正声明】中严斥414一小撮人秉承走资派意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

我校自6毕业生陆续离校，自控系414抢占了他们腾出来的房间。

1月4日

由于房间纠纷，深夜12点左右，团总部崔兆喜、鲍长康、马小庄、刘才堂、陈继芳等人率团《红四团》、《保卫组》、《捉鬼队》和冶金、机械等系一百多人，手执匕首，铁棒，身穿盔甲，脸带面具进攻12号楼五楼529房间的414广播台。用石块、气枪打破玻璃，砸穿天花板，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武斗。414广播台有2人楼跳楼重伤，1人从窗外被四楼的人接应获救，3人被俘。414总部用广播召集起来的《李文忠学习班》和《好八连学习班》也带着铁棍、木棒、石块，动用了高压消防水龙，从东面的楼梯上了五楼。楼内的414用桌椅和床堵住西头楼梯，切断团派的后援，增援五楼。一场混战后，团派袭击人员全部被俘，414人获救。团派受轻重伤近百人，三十多人入院治疗。

团派讲：414头头宿长忠亲自用铁棒打断我战士手指，打伤我战士头部、腰部。孙怒涛手执长矛参加战斗，“在我英勇的井冈山人面前戴起花头巾，乔装逃命，狼狈不堪，丑态百出。”

史料实录

凌晨4点多，解放军闻讯赶来，414不准解放军进楼，“拿介绍信来”。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学校找两派进行谈判，争执许久，下午双方才签订了【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武器，并让414释放了团派的俘虏。

中午，团派召开大会，痛斥沈孙汲们在走资派操纵下制造武斗。《工总司》严厉警告一小撮走资派和清华园里的地富反坏右、流氓、狗崽子和黑干子弟：你们休想翻天！挑起武斗也挽救不了你们彻底的灭亡，并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团报讲：这是清华“68.1.3”反革命阶级报复案，妄想靠武斗苟延残喘，延长狗命。这绝不是偶然的！414坏头头蓄谋已久。414阴谋策划，选择12号楼有着不可告人目的。我保卫组为了保证革命师生正常生活，根本没有思想准备。

下午，414在大礼堂召开大会声讨团派昨晚偷袭《414广播台》的事件。但桑在会上介绍了昨晚发生在12号楼的事件过程。

两派广播台互相攻击。

晚，414《斗蒋作战部》负责人黄坚持带领一部分人去抄《红教工》头头俞善乐，来晋炎等人的家，误入俞的邻居一位解放军的家中。第二天，黄在去向解放军赔礼道歉的途中，被团《保卫组》一部分打手绑架至生物馆打得半死，伤重住院。

晚，团总部开战斗组长会，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斗争大方向。最后刘才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党中央交给井冈山兵团一个一项光荣任务——写文化革命时期的党史。井冈山人个个欢欣鼓舞，决心完成，全力以赴写好党史，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团《井冈山》报发表文章【再论清华党组必须重建“烂掉的就要搬掉”】。

1月5日

上午，414所属各机构、各战团召开【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大会。抗议1月3日团《保卫组》和《捉鬼队》中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挑起武斗的罪行，群情激昂。

在414召开大会的同时，任传仲率领人把去医院探望病人的两位414学生毒打一顿。并说“校医院414一小撮人无理罢工不上班，管理员王XX贪污分子竟携购粮证潜逃，迫害我伤病员”。团《保卫组》由邢X带领借口伙食问题，带人对医院王管理员拳打脚踢，并赶走住院的414派人员，武力占领校医院。

下午，团派在大礼堂召开【揪王八，乱敌人，血战旧清华，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誓师大会】。井冈山人纷纷上台发言，决心将满腔怒火集中到刺刀尖上，向一小撮阶级敌人讨还血债！狗特务414《斗蒋作战部》核心人物何介人；反共老手、国民党少校王遵华被揪到候审席上。另外一批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高景德、吕应中、李传信、邵斌、刘小石、李麟璞、李西山、金希武等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也被揪出来示众。就是这些人，形成蒋刘反党集团的骨干，窃取了我校党政财文大权，长期以来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干尽了坏事。现在又摇身一变钻进414，在幕后出谋划策，煽阴风点鬼火，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被414戴上了“革命干部”的桂冠。

团《1.3调查组》发表【68.1.3事件调查报告】，“长矛大刀何所惧，碧血丹心化宏图”。

晚上，在主楼三区208，《12.25战团》召开形势讨论会。

414《革命到底学习班》向蒯大富提出【十项要求】：“给陈楚三平反”、“向吕应中道歉”等。

1月6日

“向优秀的井冈山人致敬！”团派《红一团》至《十二团》、《捉鬼队》、《保卫组》等480人在12号楼前集合，集会示威后去荷花池病房，召开【学习、慰问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受伤的革命战友大会】。

《捉鬼队》纪念去年揪王光美，贴出【“1,6”行动永放光芒】。团总部《政治部》发表通告，表彰《捉鬼队》全体战士，并要全体《井冈山》战士向这个英雄集体学习。

下午，许多414同学在校内外刷大标语，要求解放军对清华实行军管。

414在8号楼安上喇叭，说老团要攻8号楼，《好八连》连夜准备战斗工具。

3号楼内，414和团派《老实话》发生摩擦。

7号楼内，414有人晚上偷消防水龙带，被团派抓住。

学校中气氛极为紧张，不少人搬东西回家，烧材料，人员开始外流。

1月7日

江西省革委会成立。

414《战地黄花》等战斗组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和彻底砸烂——二评‘大翻个’派的理论和实践】。团派骂它是“玩弄拙劣手法，以掩盖‘一切坚决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本质，妄图丢掉蒋南翔某些反动口号躯

壳，而保住他们反动的政治灵魂。”

1月8日

下午，即将进校的解放军代表听取团派的汇报。

团派召开【揪王八，乱敌人，血战旧清华，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井冈山《工总司》和《红一团》到《十二团》，揪斗了蒋南翔、刘冰反党集团。旧党委的所谓“不漏气发动机”的重要成员：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吕应中、何介人、高景德、刘小石、李传信、邵斌、王遵华、金希武、李酉山、李麟谟等十几个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钻进党内的异己分子。“井冈山人决心大，方向明，矛头准，火力猛。顿时一小撮走资派手脚大乱，对蒋刘反党集团及其第二套班子的攻坚胜利了！”

团《保卫组》殴打414《革工总》的韩宏亮。半夜，414《李文忠学习班》、《好八连学习班》等发表声明，支持《革工总》。《井冈山广播台》立即播《保卫组》声明：没有抓人事件。

团派公布“1.4”武斗受伤名单20人。414说其中13人都不是自控系的。

1月9日

上午，即将进校的解放军代表听取414的汇报。

电机系414三人遭《捉鬼队》一小撮人殴打。

《红八团》、《红九团》揭发：1月4日后，414不断向八号楼里运长矛、铁棍类武器，把砖头运进116室，把空床抬到二楼。整夜有许多可疑人进来，开秘密会，有人在天窗上放哨。“在XX系414战斗组会上有人叫：我们就是要把8号楼作为据点，要全力支持《好八连》。”

晚上，414召开【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捍卫九月高潮】大会。沈如槐讲话说：现在已经没有联合余地，强烈要求军管。

1月10日

团《二办》和《斗蒋兵团》就批判假社教问题发表干部政策声明。

团派召开【全面落实最高最新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三次大会】，继续揭发假社教的反革命事件，打倒张慕津，坏干部谭浩强等。《二办》勒令谭浩强到会接受批判，否则罪加一等。“不少干部也英勇地杀向第一线，有力地揭发了蒋刘反动集团大开反革命顶风船。凌瑞骥在会上作了揭发交待。”

【第三期干部学习班】成立，由团《二办》和《斗蒋兵团》主持，参加学

习的主要是一些问题较大的中上层干部。张慕津、何介人、郝根祥等少数人态度恶劣。罗征启、谭浩强拒绝参加。

《414广播台》、《井冈山报》编辑部发表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评大翻个派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论和实践】。

1月11日

上午，414在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长会，讨论下一步的工作。

团派找干部谭浩强、饶慰慈、刘鸿亮等谈话，要他们对“1.8大会”表态：“好不好？”

《团广播台》、《前哨台》播送【四一四揪军内一小撮毁坏伟大长城罪行累累】。

《井冈山》报登：一个深夜在7号楼三楼偷水龙带的414被抓，在我井冈山人严厉责问和教育下他交待：一月六日去偷水龙带是严重错误，指示是《李文忠学习班》下的。在李文忠学习班时听说有人到钢院去习武。……我们希望全校革命动员起来，密切注视，及时揭穿414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行径。

1月12日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热烈欢迎解放军进校支左】，还登了批蒋文章【蒋刘反党集团精心策划的一起反革命事件——揭开清华65年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

下午，将要来清华的解放军代表四人同414继续座谈。

团派今晚召开【“揪王八、乱敌人、树队伍”，全面落实最新高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四次大会】。继续揭发批判1964年假社教，矛头重点指向罗征启、张慕津、谭浩强、方惠坚等人。说张慕津、谭浩强、方惠坚“来往奔走，收集社教阴暗面，大整黑材料”，罗征启蹲点土建系搞假四清，创造清华的“桃园经验”。张、方在会上被揪斗，罗、谭避开了。

晚上，土建系、机械系《红二团》、《红九团》联合，在西区阶梯教室开【打倒刘小石、夏镇英】大会。

414《井冈山报》刊登【评十二月的清华园——围绕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触目惊心的斗争】，【“大翻个派”在继续挑动武斗】文章，列举了团派挑动武斗的种种行径。

1月13日

北京市革委会召开拥军动员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开展拥军活动的指示】。

史料实录

上午，414在大礼堂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向一小撮阶级敌人猛烈开火】大会。揭露凌瑞骥、邵斌、李麟模、周维源、何介人、金希武等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罪行。

下午，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

1月14日

上午，《414广播台》广播《文汇报》社论【派性的反动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按语中表达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巩固和发展我校革命大联合的决心。

《工总司物教战士》发表最最紧急严正声明：严斥414一小撮强占科学馆，动用放射性沾污物品用作武斗工具的严重政治事件，要求卫戍区解放军尽快处理。

1月15日

下午3点，414召开了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猛烈向阶级敌人开火大会】。会上414战士以极大的愤怒声讨揭露了凌瑞骥、滕藤、邢家鲤、何介人等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两面派手段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恶活动。凌瑞骥、邢家鲤没有到会接受批斗。

晚7:30，团派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摧毁蒋、刘反党集团【第四次彻底揭发蒋刘反党集团假社教反革命事件】大会。报导说：整个大会挤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这次大会让所有干部在群众面前亮相，谁个劣，谁个稍次，在群众心目中都有极明白清楚的计算。让群众来掌握干部政策。报导说：“刘冰哑口无言；张慕津、何介人故作姿态、回避要害；李恩元千方百计捂住盖子，拒不交代。”

414则说：老团找走资派和有关干部参加揭发和对质，口号是“揭发有功，包庇有罪”。会上凌瑞骥、邢家鲤等走资派皆成了揭发有功的干部。亮在414方面的饶慰慈、罗征启及张慕津等中下层干部由于没出席大会或准备不足，皆成了包庇有罪，一概打倒。而亮在团派的干部则没有一个要打倒的。这个大会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且派性十足。

《物00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共向东’与“414”】一文中介绍了上海的“共向东”与所谓“414思潮”同出一辙。

1月16日

团总部《政治部》号召认真学习《文汇报》12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

《二办》召开座谈会，一些414干部也表示“这几次会开得很好”。

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干部和小将们一起斗争了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走资派李恩元。

下午3:30，《414广播台》播送了《革工总》及《二七》、《三七》、《东方红》等十二个战团【就反革命小丑谢遐龄事照会蒯大富】文章，希望联合斗谢遐龄，要求蒯于16日24时前作出答复。

晚上，团《保卫组》发声明，说谢遐龄没有破坏大联合，斗争谢遐龄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八一军团》贴出大字报【蒯大富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冲霄汉》贴出大字报说：《八一军团》是“优秀的反面教员”。

《12.25》战团邀请《联合总部》核心组成员座谈，414方面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龙连坤出席，团派方面鲍长康、马小庄参加。鲍、马说：“414背后有黑手，……《联合总部》不能简单恢复，实践证明《联合总部》已经是不革命的，没有代表性，没有权威的，是革命的阻力，里面混进了谭浩强这种坏干部，陈楚三这样的反革命小丑。”沈如槐在会上提出要捍卫九月高潮，恢复《联合总部》工作，《联合总部》的核心组办《白求恩学习班》，总部委员办《张思德学习班》，得不到团派的响应。

1月17日

《东方红战团》发表【对团《保卫组》声明的严正声明】，驳斥他们种种谬论，要求他们必须揭发谢遐龄，否则，“将来就由不得他们了”。

下午，414《革工总》等召开第三次【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向阶级敌人猛烈开会大会】，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谢遐龄。而团派至今对曾任过01-18部队政委、蒯大富私人秘书的反革命分子谢遐龄不揭发，不批判，不斗争。

晚上，团派召开【批判假四清】的第五次大会。提出打倒何介人、吕应中、罗征启，大骂谭浩强。会上韩银山念总结发言，勉励井冈山战士“宜将奋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把已经被打得将要摇摇晃晃的蒋刘死党彻底埋葬在人民战争恶汪洋大海中。

《12.25战团》贴出了一张比较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派性50例】，看的人很多。

414《保卫组》发出通缉令，通缉逃往上海的反动教授徐亦庄。

414《革命到底学习班》在校内贴出【致市革委会的公开信】的大字报，

当天夜里被撕去。

1月18日

上午10点，团派在大礼堂召开【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七次大会】，揪斗了被蒋刘长期包庇的国际间谍特务费多瑞、许毓章、程耀椿。会上蒯大富当着他们这些阶级敌人的面还大肆攻击414。广大团派战士对蒯的低姿态很反感，开会稀稀落落，会场只坐了三分之一的人。

414《到底班》贴出【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公开信】。说：“我们坚定地认为蒯大富非法绑架陈楚三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政治阴谋的革命事件，是对七千名414战士露骨的挑衅。对陈楚三事件不能草草收场！”，“要求谢副总理主持北京市革委会，责成北京市革委会委员蒯大富对此政治陷害作公开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几天来，《到底班》在北京站、西单、王府井、公安局门前贴出许多大标语。

晚，《前哨台》广播【紧急强硬声明】，说这封【公开信】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公开信。大骂张雪梅、周忠东之流是“414坏头头”（张、周是学习班负责人）。

《斗蒋兵团》、《八五支队》批判文章【从何介人看蒋刘反党集团的假革命干】中说：对何介人这样的坏蛋，蒋南翔迫于压力，不得不忍痛割爱，降为教务处副处长，……沈孙汲从蒋刘的唾液中找一位“革命干部”，马上予以重用，封为《斗蒋作战部》副部长，这大概就是他们“解放一大片”、“平黑”、“平保”解放干部的典范吧！《井冈山》报还登了《追穷寇战团》、《九六支队》的批判文章【看！张慕津之流在假社教中干了些什么？】，及《向东航学习班》文章【蒋刘反革命顶风船上的谭浩强】。

晚上，团派又召开【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八次大会】。

1月19日

由北京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组成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检查组》11人（卫戍区9人，市革委会2人）到校。

团《前哨台》就414《到底班》的【公开信】发表第二次【紧急严正声明】。说沈如槐、孙怒涛等是自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对《革命到底学习班》采取行动。

414《红尖兵》广播台全文播送了《革命到底学习班》就陈楚三问题【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公开信】，并加按语。

《12.25 战团》的【最最紧急倡议】要求两派联合斗周泉纓、谢遐龄。

1月20日

上午 414 在大礼堂召开第四次【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大会】。会上揭发斗争了《红教工》的骨干分子，漏网大右派徐亦庄及托派分子李恭亮，斗争了电机系一贯躲在小将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破坏革命大联合的漏网地主、“三开”分子（日伪、国民党、解放后都吃得开的反革命投机分子）韩毅，并宣布揪出了美国特务汪坦。

会后，沈如槐传达了谢富治同志关于大联合问题的讲话，谈了对我校大联合的看法。

下午，团派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九次大会】。矛头还是准了刘、吕、张、罗、谭、李康等人。会后鲍长康宣读了《二办》和兵团《保卫组》【关于彻底揭开蒋刘反党集团反革命翻案黑风干部政策声明】。

414《到底班》再次发出给蒯大富的强硬照会，要蒯大富承认错误，给陈楚三公开平反。在城里刷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团派说他们实际上是制造影响，对中央施加压力。

1月21日

解放军组成的检查组昨夜进校。在他们的领导下，原准备成立我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联合检查组》，两派各派七名代表，团派在陈楚三问题上设置障碍，使《联合检查组》未能成立。解放军检查组决定两派分开检查。

团派号召全体战士重视这次大检查、大总结，掀起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新高潮。

《红教工》贴出【口号声明】，说搞垮《红教工》是办不到的。

1月22日

下午，414 战斗组长会作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总结以及大检查动员。大家认为陈楚三完全有资格代表 414 进入检查组工作，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解放军同志会上发言要求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检查自己派性，多做自我批评。

两派负责人在解放军检查组的帮组下达成了【双方广播停止相互攻击（包括影射）的协议】。

1月23日

团派认定了蒋刘反党集团死党、第二套班子心腹人物是“刘、吕、何、

张、罗”。

上午团派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十次大会】。斗争了何介人、吕应中、刘冰，声称他们是伸进414的黑手。蒯大富最后讲话说，彻底摧毁蒋刘反党集团归结为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假四清”问题；淮海战役——“为生存而斗争”问题；平津战役——“三次翻案风”问题，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宣布蒋南翔是假党员。说414负责人自去年十月以来自觉维护蒋、刘反党集团的，是代表资产阶级，不可信任。

下午414召开第五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大会】，揪斗了27名走资派、反动权威、右派、托派、地主、特务分子。揭露他们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恶勾当，会上还斗争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天心。

陶德坚贴出【向沈如槐们严重警告】大字报，大骂沈如槐。

两派在解放军帮助下，对广播机构达成六项协议，规定从1月24日零时起执行。

1月24日

上午，《12·25战团》、《向东支队》在大礼堂召开【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团四联合战斗大会】。会前刷出大标语：【打倒李康！打倒周泉纓！打倒谢遐龄！】。会上有一个揭发李康的发言，说“1.4”武斗是李康挑起的，说一年来清华是“派战”、“私战”。听众有几十个人。414广播了大会的海报和实况报导。

《团广播台》破坏了【关于停止相互攻击的协议】，一早就开始攻击414，并再次播送【扬子江层层恶浪和清华园的阵阵妖风】文，大骂“沈孙汲”。

《414广播台》向《团广播台》发出第一次忠告，希望他们停止对414的攻击。

中央批湖南《省无联》，414大为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蒯大富对文革的看法是《省无联》观点。

1月25日

晚，414总部召开【斗私批修会】，会上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派性，总结了前段工作。解放军刘承能等同志参加。

晚，蒯大富和《12·25战团》、《向东支队》座谈，主要观点有：

- (1)、414是由代表保蒋、否定文化大革命势力的《东方红》控制的；
- (2)、我们没黑手，而414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策划班子，他们控制414每一个人行动，414所干的，都是背着414战士的；

(3)、春节后我们将大力揭发他们是如何操纵 414 的，连我们都感到惊人；

(4)、414 头头的确是保蒋的一套班子，这是大联合的最大障碍；

(5)、清华两派的斗争不是派性问题，分派是必然的，清华分裂是必然的；

(6)、九月联合 7：6 是什么人高兴，就是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欣喜若狂；

(7)、联合，团派头头没问题，就是团派战士通不过。414 广大战士是要联合的，问题是 414 头头；

(8)、不要把清华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清华是有地位的，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物，有权威的，是没有法控制清华的。

414《风雷激》、《三军》、《五二》战团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天津紧张地战斗了九天，影响极大，受到天津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工人的热烈欢迎，今天胜利返校。天津人称赞他们的演出“盖了”（天津话，意指别人超不过），说他们的演出“生动地反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工总司》、《红二团》批罗征启发表文章：【清华桃园里的罗征启】。

《血战旧清华战斗团》战斗组发表文章：【第二套班子在哪儿？】。

下午，生活供应科和图书馆革命工人在生活供应科木工厂斗了党内走资派、地主分子徐静贞。

1月26日

甘肃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今天《人民日报》报导并发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

在团总部“杀猪过年”、“宰王八，过春节”的号召下，下午，修缮科团派斗争了“党内走资派李思问”，并要只当了 100 天副科长的工人刘洪文到会批判，把刘打成“坏干部”。

至今，学生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同学回家过春节，教师也有不少回家探亲。学校大会都停下来，大字报区几乎没有大字报。《414 广播台》广播自我批评的稿件，而《团广播台》则以斗“一小撮”为名，继续攻击 414。但总的来说校内气氛比较缓和。

1月27日

毛主席接见海直、总后、二炮等单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陪同接见的有林副主席，还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

下午，沈如槐、孙怒涛、宿长忠等到医院慰问“1.4 武斗事件”中负伤的江 XX 同学，还慰问了被团《保卫组》刺伤的杨 XX 同志，到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接待站慰问《革命到底学习班》。

史料实录

下午，团派《工总司》、《革站团》等单位，和基础科部分教师、及电机系《武工队》革命小将在一教104联合召开大会，狠斗了反革命小丑谢遐龄、方天心。

今晚，两派联合在大礼堂召开慰问复员军人，烈军属大会。团派破坏协议，单方面发言。会后放电影。

1月28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纪念伟大统帅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周年】。

今天早上解放军检查组离校，414总部代表前往送行。解放军在我校八天，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两派斗私批修，打倒派性，为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做了很大贡献。

《前哨台》广播：【中央首长谈清华问题】，揭发吕应中，攻击414。在【听！黑少帅的咬牙切齿声音】文中说：

试化厂《革命到底学习班》、《二五七支队》揭发吕应中罪行说：66年11月借调整房子机会，吕应中搬到刘冰腾出来的房子。谢祖培要去，刘冰不答应，一听吕去就“可以可以”；12月初，刘冰借学生之口的【访问刘冰纪要】出笼，12月13日吕应中也拼凑了一个【询问吕应中】，公然叫嚣“蒋南翔正确的比较多”，“我不能肯定他是走资派”；为竭力控制干部队伍，他说：“学校大字报没人看，只有刘冰的【访问纪要】前面挤满了人，天黑了还打手电看”，“我和刘冰住在一起，每天访问人川流不息”；对试化厂，他讲：“要是解散劳改队，就得发入厂证。我的官还未罢，我还是总工程师”，“试化厂的成绩绝不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问题，成绩比九个指头还大”。67年2月《红旗》第四期社论出来后，他跑到李传信家里对党委贯彻什么路线、蒋南翔是不是野心家、党委内有没有反党集团核对口径；67年7月在414亮相时公开叫嚣：“在历次运动中，在我独立负责的一些工作中，基本领会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还激动地说：“是414革命小将解放了我！……我绝不做口头革命派，从现在起，我就在试化厂414分部支持下，停止团分部对我的劳动处分！”此后吕的狗胆更大，参加了414的《斗蒋作战部》。

《工总司》、《斗蒋兵团》还揭露了【何介人要复辟】，在文革中上窜下跳的复辟活动。说：就是这样的人，居然有人给他带上“革命干部”桂冠，提拔为“斗蒋作战部长”。

1月29日

414总部组织春节慰问团，到老工人、军烈属家中慰问春节，并同老人举

行座谈。

1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27日），并发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

今天上午414总部春节慰问团继续到各食堂、职工宿舍向工人师傅慰问春节。

今晚6:30团派《捉鬼队》、《保卫组》在城里绑架了罗征启。

1月31日

晚上，《414广播台》播送《二七战团》、《三七战团》、《东方红战团》的【就团派非法绑架罗征启的严正声明】。

2月1日

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同志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并接见演员。

原来在中央文革负责文艺口工作的戚本禹没有出面。

《团广播台》播送市革命委员会【举办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全市共有20所大专院校（包括清华在内）参加第一期学习。

2月2日

南越解放军在春节期间向各大城镇发动全面攻势，取得极其辉煌的战果，大量摧毁美军军事基地，大量歼灭美伪军。西贡美国大使馆被占领达六小时，伪总统府，伪军总部等也受到袭击。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欢呼南越人民新春大捷】。

2月3日

周总理致电南越阮友寿主席祝贺新春大捷，强调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坚持下去就是胜利！”，重申我国援越抗美的坚强决心。

根据市革命会通知，我校两派各派5名主要负责人到《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学习。414有沈如槐、孙怒涛、汲鹏、刘万璋、陈楚三。团派有：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任传仲、陈继芳。

414方面去市革委会学习的5名学员发表给留校同志的信，表决心。

《前哨台》对414《革命到底学习班》提出第三次严重警告，说炮打戚本禹、谢富治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2月4日

史料实录

414 召开各系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交接工作，斗私批修，围剿派性。中午，沈如槐等步行 20 余里到《红代会学习班》学习。团派代表要用小汽车送他们去，汽车房工人未答应。晚上，他们还是用汽车把行李送去。

晚，团派参加学习班的代表鲍长康、刘才堂、任传钟、陈继芳发表声明，还认为陈楚三是反革命小丑。声称他没有资格参加学习班。

《前哨台》再次播送【两股妖风，三次翻案】的稿件，影射攻击 414。

2月5日

《人民日报》等各报报导：河北省革委会于 3 日在石家庄成立，李雪峰、刘子厚担任主任、副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至此华北地区已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团派、414 派代表协商联合召开【庆祝越南新春大捷。援越抗美！】大会。达成协议：（1）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开；（2）停止互相攻击；（3）去城内刷大标语；（4）2 月 6 日上午开大会。在大会程序上，协商多次才解决。

深夜，《团广播台》播送号外：“被我英勇井冈山人揪出来的反革命小丑谢遐龄，经我保卫组等有关单位反复核实材料，已于晚七点将其扭送市公安局军管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号外中再次把陈楚三说成是反革命小丑。

由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举办的【首都大专院校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原定学习三周，共 251 人参加，后根据中央指示，学员由群众组织负责人扩大到干部和群众，人员共达 1406 名。谢副总理作重要讲话。

2月6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论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

上午 9 点，在大礼堂召开【清华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庆祝越南新春大捷，援越抗美大会】。会上团派还是打派旗。蒯大富从学习班赶回来硬要在会上讲话，突出《井冈山人》人。《414 广播台》对上午大会发表评论，抗议团派单方撕毁协议的恶劣行径。

下午，414 各系积极分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参加者共有 300 多人。传达了谢副总理的重要讲话。

当晚，《形势大好》学习班刷出大标语：【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以十二级台风顶毛主席最新指示春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打倒反党集团 5.16！】、【谢副总理 2.5 讲话好！】。

2月7日

《人民日报》报导，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2月5日成立。革委会主任为曾思玉，副主任：张体学。社论题目：【万里长江起宏图】。

《团广播台》广播我校在市革委会的学习班两派学员联合达成【八要八不要】的协议书。

校内414的学习班全体学员大会讨论形势，传达李钟奇同志讲话。

2月8日

《414广播台》向全校播送周总理2月2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上的重要讲话的录音。总理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强调指示：当前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在为公还是为私，派性还是党性的问题上。号召革命小将不要吃老本，要在革命大联合中，在破私立公中立新功，并提出了要在革命大联合中做到“忠、信、严”。

清华园欢欣鼓舞，热烈欢呼：总理“2.2讲话”好得很，好极了！决心认真领会总理重要讲话精神，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

团总部发公告：要求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要干预外地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任何人盗用我兵团名义对外所发声明，一律不予承认；对外所谓“联络站”活动与我无关，由此产生一切后果有肇事者负责；春节期间擅自离校的必须二月二十日前返校。

【风展红旗如画】——《井冈山》报介绍了全国革委会成立情况。

2月9日

《人民日报》刊登介绍纺织部解放干部的文章，在编者按中引用主席的一段语录：“丢掉了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文汇报》转载《解放日报》社论【派性与机会主义】。

上午，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遣队进我校。

下午，《414广播台》播送【誓死捍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特别节目，内容主要为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学习班的主要讲话，彻底批判《省无联》的反革命纲领和《湖南日报》批判《省无联》反动纲领的有关社论。

下午，《前哨台》广播《前哨之声》写的【派性50例】文章。

深夜，《团广播台》播蒯、鲍、韩等人关于【联合办学习班】的倡议。

2月10日

《革工总》、414《政治部》发表关于【努力学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倡议书。

史料实录

凌晨，414《形势大好学习班》发表口号声明：【坚决打倒王、关、林反党集团及其余党!】、【打倒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下午，414在战斗组长会上介绍有关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插手北京市及清华园的运动，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情况。

大字报区贴出蒯大富与《12.25战团》在1月25日的【座谈纪要】。

2月11日

414方面学习班负责人会议讨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问题。

《团广播台》广播蒯、鲍等五人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中央的事情中央管……，否则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清华两派联合不起来，群众是饶不了我们的。”

2月12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定于明日进校，召集两派负责人共同商讨欢迎解放军进校事宜。

下午，沈如槐回校召开414战斗组长会，传达李钟奇同志重要指示。

414广播台播送【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专题节目。批驳了蒯、鲍等五人声明，认为清华前阶段运动有黑手在操纵，必须彻底揭露。

深夜，《414广播台》从南校门到二校门线路全部被破坏。偷走电线长达1500多米，严重影响了明日的欢迎解放军进校的播音。

2月13日

早晨，为欢迎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老团、老四在全校大刷大标语。

下午3点，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40余人进校，全校革命师生夹道热烈欢迎。随后在大礼堂联合召开欢迎大会。

中午，414《八一军团》贴出有关戚本禹的大字报，题目为【将反革命两面派戚王八揪出来示众!】，看的人十分拥挤。当晚，414立即把大字报撕掉。

《414广播台》就某些人破坏广播台线路，影响欢迎解放军进校的播音，发出最强烈抗议。《团广播台》在中午也发表【郑重声明】，声称线路亦被短路，要414打倒派性。

2月14日

上午9:30，团派召开【全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学习总理“2.2讲话”，围剿派性】大会。《前哨台》、《工总司》、马小庄等作了发言，检查了自己的

派性。决心“大揭派性盖子，大摆派性危害，大挖派性毒根，打一场围剿派性的‘人民战争’，坚决遵照总理指示，做到‘忠、信、严’，促进和巩固我校大联合。”

《红教工》发表致414同志的【公开信】。说过去414搞《红教工》是受资走派罗征启、李康的挑动，陶德坚不是坏人。

2月15日

《井冈雄鹰学习班》收集【派性50例】，《井冈山》报编者按：“我们欢迎四一四的同志们向井冈山提出批评建议。”

《井冈山》报登了414《12.25战团》1月15日写的：【打倒派性，把钻进我们队伍的坏干部李康揪出来示众】文章。编者按讲：414《12.25战团》在围剿派性的群众运动中，积极行动起来，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把钻进414中干部揪出来示众了，他们做得对，我们坚决支持！井冈山战士应向他们学习，把混入我们队伍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坏干部统统揪出来。

2月19日

下午6点毛主席接见北京卫戍部队、在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代表和《8341部队》的指战员。消息传来，全校一片欢腾，从四面八方涌向礼堂。解放军宣传队赖尚林表示：誓死紧跟毛主席，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把清华建成红彤彤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马小庄和宿长忠分别代表井冈山和414发言。

2月20日

物00《联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起来了。

《工总司》和《革工总》的《联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立。

2月22日

昨晚9点30到11点30，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同志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和北京部队的负责人接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群众以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作了重要讲话。讲话点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的名。陈伯达说：“这个黑会、黑戏，都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而且反映了这个思潮形成的黑组织。比如在天津有《大联筹》、《政法公社》，在河北、保定有《省委兵团》、《八五风暴》、《农大红色造反团》……”。

2月23日

414 在给中央有关方面的报告中说，干部问题是建立清华大学革委会的关键，提议让清华原党委委员 8 至 10 人进入革委会，认为由“革命小将”担任革委会第一把手是不适宜的，要求中央委派军代表或其他人来担任。

2月26日

清华附中在解放军帮助下举办了“三结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于 1 月 26 日成立革委会。近日，清华附小、综合机械厂、工化、工物、机械系等十八个单位《联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立。

2月29日

团《井冈山》报重新发表江青同志去年的“9.5 讲话”、【政权即班子问题】、【评湖南《省无联》的反动文章 [中国向何处去]】、【“左派”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等。

《井冈山》报登长篇文章【毛主席最理想接班人，革命人民最好的副统帅——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月5日

414 《井冈山报》评论：【打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戚本禹】、【为什么要批判戚本禹】、【斩断反党阴谋家戚本禹的魔爪】……。

3月7日

团《井冈山》报在观察员文章【他们是什么人?】中说：一个黑戏叫【新时代的狂人】，一个黑会，陈里宁不是疯子，是反革命。他们的后台是谁？“二黑”的幕后总指挥不是别人，就是王关戚一伙反革命阴谋家。清华大学《红教联》的一小撮坏头头为黑戏【新时代的狂人】编剧、演出立下汗马功劳。出身于天津大资本家的朱起鸣一伙窝藏了陈里宁反毛主席的罪证……有迹象表明，《红教联》坏头头与 XXXX 小组、蒋刘反党集团及其第二套班子态度暧昧。

3月12日

上午 9 点 30，团派在礼堂召开【彻底摧毁王关戚反党集团，彻底砸烂反革命大杂烩《红教联》】第一次大会。号召大家努力学习、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江青同志“12.11 重要讲话”和中央首长“2.21 重要讲话”。

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红教联》坏头头、反革命分子陶德坚、朱起鸣被愤怒的革命工人押上台。土建系十二个分部代表发言。井冈山两台一报和《68221 支队》及兵团《保卫组》联合发言，指出陈里宁反革命事件黑后台就是刘邓陶的第二套班子王关戚林反党集团。是他们唆使陶、朱之流和天津的方纪、孙振之流，并勾结外国特务李敦白等炮制反革命黑戏【狂人】。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社会描述成一团漆黑。

马小庄代表总部发言，他号召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一个“忠”字，在这场尖锐复杂的的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

晚上，414 召开【打倒王关戚林反党集团，砸烂反动组织《红教联》】大会。会上说：自从揪出戚本禹后，极左思潮受到很大打击，我校形势发生不小变化，414 占了主动地位，连团派也不得不起来大力反《红教联》了。看来十个月前 414 斗争陶德坚的大方向完全是正确的。

3月14日

团《井冈山》报登了【关于关王戚穆林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精心策划的陈里宁反革命事件】文章。文中讲：关王戚反党集团所以把反党分子陈里宁狂热吹捧为“新时代的狂人”，就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一伙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狂人，一批赫鲁晓夫式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们鼓吹“狂人”上台，就是为自己篡党、篡国大造舆论准备。……想当初，他们是何等的狂妄，他们以反刘少奇的：“左派”、“英雄”姿态出现，歇斯底里要全国的“狂人”起来“造反”，妄图窃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文中讲“陈里宁是什么人？”，讲《红教联》自 1966 年 10 月 28 日起，陶德坚、朱起鸣、来晋炎等为陈里宁精心策划翻案活动，编【狂人日记】，王力、关锋亲自插手其过程。

文章【全面胜利前的激战前夜】中讲：就是这个王关戚林反党阴谋集团“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刮起怀疑一切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北京两大派、清华两大派，分裂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

3月15日

晚上 414 开第二次【批判《红教联》大会】。

3月16日

414 开始向谢富治猛攻。市内也出现了【揪出变色龙】等标语。

史料实录

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公开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

“清除坏人，决不手软！”团土建系分部作出决定，宣布开除8名参加反动组织《红教联》而后又混入《井冈山》内部的坏分子和两名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取消二人兵团资格。

3月18日

414 抛出【给谢富治的公开信】。信中讲：“为什么王关戚垮台之后，极左极反思潮的批判在北京仍然发动不起来？《红教联》的后台究竟还有谁？谢副总理你敢回答吗？……对待清华两大派问题上，你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次到清华园，你就摆出一副教师爷架势，对我革命的414横加指责，是你对414施加了更大压力，加剧了两大派的分裂。”

3月19日

清华大学综合机械厂革命委员会成立。

14日和19日团总部又召开两次【彻底砸烂《红教联》大会】，揪斗了陶德坚、朱起鸣。

3月20日

《工总司一战士》来信：工字厅里，前党委宣传部叫嚷要成立《宣传部革命委员会》，还说“以后清华园还得靠咱们”。

井冈山兵团《宣传部》一群众说：前些天，原团委两派“联合”了，他们找到兵团宣传部要房子。他们的理由是原来明斋这片房子都是原团委的。

《红戈》的文章【评陶德坚们的反革命策略】中揭露：陶德坚一伙从来没有造过蒋南翔反，造过工作组反。蒋刘一伙被揪出来了，还“转不过弯来”，还“想不通”。受过刘邓工作组接见的左派陶德坚，“8.24”晚上站在土建系馆阳台上含着热泪高呼：“八.二四行动好得很！”这伙人的真正阴谋目的是夺权。67年3月份，他们开黑会，策划“集体上山”，“分散进入各机构”进行夺权。“要关心钥匙”，“要向材料、档案靠近”。陶德坚在会上说，不这样“就抓不到权”。他们把XXX等推进《二办》，见抓不到权就要退出。……这伙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向着红色井冈山反夺权的。

3月21日

《井冈山》报、北航《红旗》合刊社论：【反右倾！反翻案！反复辟！反分裂！】。刊登了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革筹小组讲话。

3月22日

414参与《天派》揪谢富治行动，错了。今天马上声明“坚决保卫以谢副治同志为首的市革委会！”，知道了目前社会上有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风。老团骂老四是“变天派”。

3月23日

《井冈山》报登中央首长18日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讲话。

团总部【关于形势的严正声明】说：“清华园内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阶级敌人，看到中央文革揪出了王关戚反党击团，看到井冈山人揪出了反革命杂烩《红教联》，又一次错误估计形势，迫不及待跳出来，变本加厉地大搞翻案活动。……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为王关戚招魂，在清华为走资派刘冰、三反分子吕应中、罗征启和关王爪牙谭浩强翻案，另一方面歇斯底里妄图颠覆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3月24日

中共中央公布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3月25日

学校内“热烈欢呼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统帅接见军队干部！”，“最最坚决执行伟大统帅毛主席英明决定和命令！最最坚决贯彻林副统帅‘3.24’极为重要的讲话！”。中午，团总部发布【紧急口号声明】。团派说：杨余傅的黑后台就是414的黑后台。

3月26日

《井冈山》报刊登了中央首长及南京军区许世友接见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的讲话。【坚决粉碎杨余傅反党阴谋集团！伟大统帅挥巨手，井冈山人向前进！】，数千名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今日步行进城，大游行、大示威。

3月27日

【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狠打一场摧毁右倾复辟势力的进攻战！】，团派狠批414反对谢富治同志的【公开信】。

下午，总理、伯达等中央首长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北京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红卫兵小将和解放军指战员，作了讲话。总理宣读毛主席决定：杨、余、傅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职务。任命黄永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

江青、康生、伯达、总理都讲了话。伯达同志讲：文化大革命快两年了，结束了几个大回合：第一个大回合，打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打倒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二月逆流；第四回合，击退了刘邓陶的小抓牙王、关、戚小爬虫；第五回合，就是揭露杨、余、傅的阴谋。

北大《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爆发大规模武斗。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打败了北大《井冈山》。中央文革表态支持《新北大公社》，严厉批评北大《井冈山》，使聂元梓一派由武斗前的不利地位转变为武斗后的有利地位。

凌晨，罗征启不堪受折磨，跳楼逃出关押点三堡，脚受伤。后通过亲戚和414总部联系，《李文忠学习班》把他化妆后接回学校。

当晚，团派又抓走工物系教师、414派办公室干部贾春旺等10余名人员，加以关押、毒打。

4月3日

团《保卫部》发通缉令：“现行反革命分子罗征启，男，34岁，出身：买办资产阶级，清华大学前党委前宣传部副部长，……清华414要员。……该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贯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罗征启必须三日之内到兵团保卫部投案自首老实交待自己罪恶，如若负隅顽抗，拒不交待，一旦拿获，定予严办。”

4月4日

上午，《红十一团》召开了【粉碎电机系以王遵华、顾廉楚为代表的右倾翻案势力，斗争反革命分子顾廉楚大会】。大会发言说：顾出生于大地主……，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隐瞒历史，伪装进步，在蒋刘包庇下窃据了党支部书记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拉一派打一派，企图颠覆井冈山红色政权，疯狂炮打中央文革，实属罪大恶极。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却被某些人吹捧为“革命干部”，准备塞入系三结合机构，当第一、二把手。如果真的让他们得逞，那就是……国民党专共产党的政了。

晚上，一直监视罗征启家的团《保卫组》的几个人抓走了罗征启弟弟罗征敷（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28岁）。毒打后用擦车棉纱堵住其嘴，塞入后车厢拉回清华时，活活闷死。

晚6时，西单商场发生爆炸，死伤一些人。

4月5日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直捣黄龙府，腰斩变色龙】——评变天派的【50个为什么】是“丧家犬的狂吠”。又登出《三·二四支队》的【打倒黑地下复仇军的黑干将罗征启!】、【坚决镇压变天派复辟活动】、【把四一四的黑后台统统揪出来!】等文章。

《井冈山》报报导：【死难烈士万岁!】、【变天派的滥言篡改不了血写的历史】。再次报导了湖南革委会、军区纪念李磊落的牺牲，和团派《倚天剑》、《第一号炮》及原赴鞍山、赴南通联络站战士去八宝山公墓祭奠刘庆、关于正烈士情况。

414的《井冈山报》文章刊登【这是为什么?】，文中责问团派：“为什么清华团总部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到处反军区、反革委会，而且是在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打倒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再含、刘格平等第一炮几乎都是清华团派打响的，这是为什么？”

4月10日

“发扬光荣传统，坚决击退右倾复辟逆流！”团派举行盛大聚会，【隆重纪念4.10揪斗大特务王光美一周年】大会。会上，蒯大富作了发言，会后焚烧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丑模象”。整个大会群情激昂，“显示了井冈山人斗志”。蒯大富发言说要与414决战到底。

4月12日

《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广播台》编辑部、《井冈山前哨台》编辑部联合发表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清华园变天派】，细数了在文革五大战役中和414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

团派抛出了【关于反革命分子罗征启的第一批材料】：十七年的老右派；一贯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蒋刘反党集团死党；猖狂为蒋刘反党集团翻案；王、关、戚、林反党集团黑爪牙；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红卫兵小将。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十恶不赦的反革命”……。

《万丈长樱》的【揭开杨余傅反党集团和四一四反革命联系的黑幕】，说414倒谢前，陈楚三进公安局三天后，大叛徒余立金的女儿、414的干将余慎平和XXX立即出面，召集了一个“干部子弟代表团”，上窜下跳，奔走于杨余傅和XXX之间。对于对谢富治怀着刻骨仇恨的414坏头头来说，已不用再多说一句话，……有计划、有步骤地配合杨余傅在中央的一系列活动。策划一系列炮打伯达、江青，炮打谢富治并进而否定中央文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勾当。臭名远扬的414坏头头张雪梅拼凑《革命到底学习班》，进驻公

史料实录

安局，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进行静坐示威，要“揪出陈楚三事件幕后操纵者”，向北京市革委会、谢副总理发公开信、强硬照会之类，直到杨余傅垮台，才灰溜溜回来……。

4月14日

团派关押了“罗文李饶”案中的文学必、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并对他们进行残酷拷打。

《井冈山》报编辑部发表【关于不准排印非法印刷品清华四一四伪报的严正声明】。

4月16日

晚上广播了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今天全校两派分别进城游行支持毛主席的声明。

团工总司《设备厂分部》召开斗罗征启大会。

4月18日

团派召开【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最新号召，打倒杨、余、傅，揪出黑后台，彻底摧毁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第二次大会】。会上正式给罗、文、李、饶扣上反革命集团的帽子，声称要“向清华园的托洛茨基匪帮宣战”并“发起总攻击”。

陈继芳发言：【评罗文李饶反革命小集团】。说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他们的人大多都是有严重问题的，……用尽了最恶毒的语言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大量恶毒攻击竟达十次之多。……大搞翻案复辟活动，上至中国最大走资派刘少奇，下至清华园里的大小牛鬼蛇神，他们是案案都翻，个个都保。……早在66年12月，就指定了未来的黑纲领，这是广大414群众不知道的。……414某些决策人制定了他们的三结合计划：吕应中为第一把手，李恩元为第二把手，还声嘶力竭要把李恩元捧入市革委会学习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吕应中’的丑剧开场了！文学必亲自组织战斗组去搞【吕应中问题调查报告】，罗、李、饶疯狂策划为刘冰翻案活动。……罗征启负责承上启下，组织队伍；饶慰慈负责与罗征启配合，串联干部；李康负责‘观点分析’，为刘冰翻案提供理论根据！”

发言还说：看！文学必把持的414《干部办公室》解除对蒋刘何胡艾的专政第一号通令出来了。什么【科学馆提审刘冰】，什么【一号楼帮助刘冰】，【三号楼与刘冰的个别谈话】，一直到和刘冰同吃同住同游颐和园……。反革命小集团的头面人物罗征启，担任了这场丑剧总指挥，……当吕应中在大礼

堂讲台上痛哭流涕地说“是414小将解放了我”时，刘冰正坐在21排22号为他拍手叫好呢！

4月19日

团《肖达》文章说：“罗文李饶是老保414核心的黑参谋部，罗征启是这个黑参谋部的参谋长，414政治方向重大决策都是反革命集团根据黑主子圣意决定的”，“罗征启们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吗？对！……周泉纓坐班房整整半年，这怎么不能是一场‘悲剧’呢！”

【黑主子与狗奴才——清华老保414的真面目！】，《井冈山》报刊登了414从66年12月到67年4月份分裂《井冈山》的罪状106条说：“414是有后台的！”、“414头头是不纯的！”、“414是有政治背景的！”、“414大方向不对头！”。……随着王关威、杨余傅及其黑后台的倒台，414这支反革命的地下复仇军已被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

4月20日

原电机系党总支副书记、代书记陶森代表31名干部批评了四派的干部政策，414认为她最近又写了【打倒蒋南翔反党集团副帅刘冰】的文章，登在《井冈山》报上，为蒯大富打击清华的干部和414提供炮弹。“跟在蒯大富后面，随意将旧党委定性为反党集团，分明是卖身求荣，不仅出卖了她自己，而且出卖了整个清华党的组织，以求蒯大富封她一个‘革命干部’的称号。”414对陶森进行抄家，把陶森绑架至科学馆，并准备23日开会批斗她。

团派在大礼堂开会后游行，包围科学馆。

4月21日

零时，团派总部宣布对科学馆周围地区实行宵禁，并组织几千群众在科学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路经科学馆时，一些人向该馆投掷石块。

团派开会策划攻打科学馆，未通过。

海军宣传队对清华的情况一清二楚，他们无力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局势的恶化，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

4月22日

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清华，分别接见了两派头头。他讲了四点意见：（1）你们双方都应该根据最新最高指示办事，严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2）希望你们双方就抓人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果确是坏人，送到专政机关；如果是好人，立即释放；（3）要保证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斗，否则挑起武斗的人要承担一切责任。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坚决反对武斗，

绝对不要参加武斗；(4)你们双方广播台都要积极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团广播台》及《前哨台》“罢工”，抗议团派头头“软弱”。

414开会决定4月23日在礼堂召开【批斗陶森】会议。

团派总部多次召开会议，崩大富分析形势讲：“只要我们挑起武斗，扩大事态，就迫使中央表态，我们更主动。……清华的问题不只是清华的问题，非中央过问不能直接解决……没有武卫就搞不了文攻。……再不搞武斗，革命干部从此就要离开我们，战士们也灰心丧气纷纷不干了，我们的队伍就要分裂、垮台。”会上，决定立即实施封锁科学馆，占领礼堂；成立6人组成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并对有关头头和队伍做了分工、部署。

夜间零点，团派派人占领礼堂并从暖气管道运进长矛。

深夜，414总部为加强科学馆防御能力，让《李文忠学习班》把存放在东区锅炉房的合金管等运进科学馆。随后十几人进入旧电机馆。

4月23日

凌晨，团派占领了礼堂、新水利馆、旧水利馆。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令，说在大礼堂缴获414藏匿的480根长矛，宣布封锁大礼堂及周边地区。

听了团派广播后，414感到措手不及，匆忙命令数力系414分部和《李文忠学习班》两支队伍占领旧电机馆，还派土建系分部增援。因为旧电机馆是414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也是《东方红战团》经常活动的地方。414派占领旧电机馆后，数力系的团派同学聚集起来（旧电机馆是数力系的系馆），抗议414的占领，两派同学在系馆门口发生对峙。

上午9点，老蒯调集《红缨战团》等武斗队伍围住旧电机馆。海军宣传队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解放军手挽手插入两派之间，企图隔开双方，未成。周围许多同学观看了这场攻楼战。进行了6个多小时的武斗，数百人参加，动用了石块、瓦片、硫酸、长矛等。

下午4点左右，旧电机馆被团派占领，20多个414一个个跳楼，多人被俘，约50多人受伤。海军帮414送伤员的司机被老团抓。

上午9点30分，电机系《捉鬼队》趁11号学生宿舍楼内学生都外出开会之机，从五楼（电机系0字班宿舍）持长矛冲下楼，先用桌椅封闭东、西楼门，再挨门撵赶有414嫌疑同学。316房间00字班414几个同学正在下棋，被持长矛的老团赶下楼，从一楼窗户跳出。在团派清除414人员时，遇到三楼企001班几个同学用床封门抵抗。由于力量悬殊，不得不用床单做绳索从三

楼窗子往下跳。414曹大安被二楼团派刺伤坠楼，脾脏破裂送北医三院手术。

11点多，在团派占领11号楼后，以414居多的自控系也把团派“清出”12号楼，与11号楼形成对峙。414把抓住的团派主要人物押送到5楼看管，第二天团《井冈山》报编辑谭昌龄企图逃离拷问，从五楼跳下重伤送医院。

中午北京卫戍区200多名官兵进入清华制止武斗。

晚上，团派扬言要攻克“冬宫”——科学馆。

8号楼团派纷纷撤退，414估计他们要让出8号楼。楼内人川流不息，拿了包裹、箱子回家或向校外同学处转移。有老四观点的人“估计有仗打”也向外撤。

晚上，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的声明】。让“恢复到23日凌晨以前状态”，这显然对老四有利。团派拒绝承认此声明，说：“414一小撮变天派伪造文件罪该万死”。414组织群众在校内游行，拥护市革委会和卫戍区的声明，要求卫戍区来人处理武斗事件。

团派发出实施自21时起在礼堂区戒严的【第二号通告】。团派指责解放军宣传队和北京卫戍区“偏袒”414。

原定当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的【批判斗争电机系干部陶森】大会泡汤了。

晚上，团派广播【给四一四中革命同志书】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变天派利用科学馆干尽了坏事，他们在里面制造凶器，训练刽子手，肆无忌惮绑架革命干部、革命小将。他们有电刑，有水牢，有硫酸，有毒气，为所作为，无恶不作，甚至还准备用放射线……。科学馆是武斗策源地，它存在一天，武斗危险就存在一天。”

4月24日

团派广播：清华园“4.23”武斗是“国共两党”生死大搏斗。

414冲进工字厅，袭击了团《工总司》，破坏团派设在这里的办公机构，加固科学馆及其周围的工事，毁掉团派《前哨台》的电线和喇叭。事后老团让大家去参观工字厅被砸情况。

4月25日

凌晨，团派对科学馆断水断电，从几处攻打科学馆，未成功。

上午，414近千人在校内游行，抗议团派挑起武斗，支持有关制止武斗的声明，并在科学馆门前草坪召开【批斗陶森大会】。两派不断冲砸对方有关场所，抢占地盘，构筑工事、路障等，互有人员负伤。

解放军宣传队向两派宣布：除其主要领导人，全部队员“暂时撤离清华”。宣传队不愿过多地介入两派武斗，对清华局势已无能为力。“这给414

一个重大打击。近日来解放军对老四的支持已日趋明显了，这一走，清华必定大打、大乱起来。这是否标志着中央对老团的支持？不可知。”

团派领导人写了【向江青同志告急!!】，向上汇报清华武斗情况。

团派占下9号楼，四派占8号楼。

晚9时许，12号楼414派小分队翻北校墙，埋伏在北清河路边，11时有小面包车送来一麻袋柳条帽，武装待命。

凌晨1点，老四得讯老团在攻打8号楼。12号楼小分队奉命去支援，手持水管削尖做的矛，头戴建筑工人用的柳条帽，左臂扎白毛巾，腰捆一根草绳，怀揣两本毛著的战斗队，由12号楼列队出发，经11号楼、八饭厅，在9、10号楼东侧路高处。团派闻讯列队阻击，以长矛、石块交战，老四小分队冲破阻拦向东杀到8号楼解围。团派攻打8号楼未果。

4月26日

414孙维藩在日记中讲：“半夜12点多，老团一‘巡逻队’围着我们楼（8号楼）转圈挑衅。老四紧急动员起来，钉起了窗户，把老团的门也踹开修了工事。床拉出来挡了楼梯口，每人守一个窗户。一点多老团果然来攻楼，一楼没守就放弃了。喊杀声震天，砖头乱飞，真有点火药味道，可惜没人上楼攻。后来老四从科学馆、12号楼前来接应，又收复了一层楼，打伤他们好几人，捉了三人……”。“天一亮大家纷纷逃命，楼下的门窗都钉死了，只留下一个窗出入。我们的东西都从二楼扔了下去，有的去外校，有的送系馆……。班上的同学下午也都各奔前程，所剩无几。”

414数次抄、砸团派一些教职员工的家。

团派又占了1、2、3、4、6号楼，414占了5号楼。

下午6时左右，团派武斗人员开始占领2号楼。2号楼住的是土建系同学，团派搜捕414骨干分子，414派给0班姜文波被团派抓住。团派的人用铁丝绑住姜文波的双手，并对他进行几小时的毒打。

《井冈山》报：【国共两党生死大搏斗的继续——评清华园“68.4.23”武斗事件】、【文攻武卫，抗暴有理！——记旧电机馆保卫战】。

团《阿芙乐尔》文章【拆除科学馆的铁笼子，埋葬清华园武斗策源地】中说：科学馆实际上是变天派的“畅观楼”，是清华园的“裴多菲俱乐部”。他们网罗了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的走资派、国民党余孽，在这里“畅谈天下大事。炮打我们林副主席，炮打我们的江青同志，阴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小丑周泉纓和反革命分子罗征启的代表作【必胜】、【闪光】之类，就是在这里密谋策划的。……科学馆实

实际上是变天派们在清华园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清华园的“渣滓洞”，清华园的“白公馆”。他们在科学馆内修工事、修水牢、设刑堂、策划武斗、制造凶器、窝藏反革命分子，残害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训练专业武斗人员。他们在科学馆内储存了大量木柴、砖石、瓦片、长矛、匕首、水龙、石灰、硫酸、灭火器，甚至原物理教研组所有的放射源也被他们控制起来。“解决科学馆问题，是解决清华武斗的前提。”

4月27日

团派已占领全校14座学生宿舍楼的11座，四派占领了3座（5、8、12号楼）。团派还占领多处楼房及食堂，四派占领了一处食堂（9饭厅）。

上午，姜文波乘看守不备，从2号楼关押点逃出，因团派人员追赶被迫从四楼跳楼，头部触地。学校同学把他送至北医三院，不久死亡。

团派成立了9人组成的《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并召开总部扩大会议，部署武斗“战区”、力量配置和任务等。

4月28日

在解放军宣传队领导人主持下，两派交换武斗被俘人员。

团派发布关于【总部扩大会议纪要】：“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反革命的暴力，痛歼四一四思潮，捣毁清华地下复仇军！”这一纪要是团派的武斗宣战书。

团派攻打414的8号楼，未逞。

今日团总部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就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及清华园内‘国共两党’斗争新形势，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蒯大富主持会议，并作了发言。纪要中说：“形势大好，斗争激烈，无产阶级革命派正乘胜前进”，“清华园斗争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和组成部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夺取文化革命第五战役的完全胜利！”会议高度评价了旧电机馆保卫战的辉煌胜利，高度赞扬了站在武装抗暴斗争最前线的兵团《保卫部》、《捉鬼队》以及工总司《红缨战团》的大无畏精神。

4月29日

中午，414组织了百人抢粮，把运动员食堂里储存的大批粮食包括油盐酱醋等运到了科学馆。团派对此没有准备，也没有派武斗队伍进行拦截，只有一位团《保卫组》的工人试图阻止，被414用长矛扎伤。

而同时，团派也出动了200多名人员去九饭厅抢粮。九饭厅是武斗后414控制的唯一食堂，供住在12号楼里的414人员生活。自控系414的武斗队伍出来阻击，在对峙过程中，团派汽车司机驾驶着一辆大卡车突然开足马力从

侧面向 414 的队伍冲过来，撞倒 414 自 9 的谢晋澄，并从他身上碾过去，谢晋澄当场死亡。汽车司机还不罢休，在九饭厅西侧的空地上绕了一圈后，再一次冲向 414 的队伍，414 人一边躲闪，一边用石块、砖头袭击卡车司机。忙乱中车翻了，司机从驾驶室爬出来跑了。

两派的长矛队在九饭厅前面发生了激战。后来团派撤走，414 趁势占领了东区浴室，使 12 号楼、5 号楼、九饭厅和东区浴室连成一片防区。

《井冈山》报简讯：下午，414 一小撮变天派在政治上、军事上屡遭惨败的困境下，竟在光天化日抢劫三十六所、九饭厅仓库的大量粮食。我英勇的井冈山奋起反击，给了这一小撮法西斯致命的打击，打得这支保皇军弃盔丢甲，溃不成军，取得了九饭厅保卫战的辉煌胜利。414 的三名杀人凶手、武斗敢死队的小头目被我英勇井冈山人俘获，并缴获大量杀人凶器和其他战利品。

4 月 30 日

414 向市革委会和卫戍区汇报，要求惩办凶手，制止武斗。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414 抬着谢晋澄的尸体在清华游行，抗议团派杀人手段残忍。《团广播台》为司机开脱，说谢晋澄是死于 414 之手，要嫁祸于团派。414 要求公安局验尸，确定谢晋澄死因。

5 月 1 日

凌晨，414 用汽车向 12 号楼运送人员和武器增援，经 9 号楼被团派截获。

中央首长批评蒯大富等人。又一次交换俘虏。两派在解放军宣传队主持下签订交换被俘人员协定，两派代表发生殴打。

据说清华抬尸游行一事惊动了总理，总理指示市公安局出面处理。

晚上，市公安局派法医来清华对谢晋澄的尸体进行了鉴定。

5 月 2 日

凌晨，团派偷袭 414 占领的土木馆，414 守军除一人逃脱外，《八一军团》全部被逼到二楼，交战后跳楼，最后被俘虏。土木馆被团派占领。

5 月 3 日

谢晋澄的验尸结论送到清华：“重力挤压致死”。414 广播了市公安局的验尸结论，团派不再吭声了。

5 月 5 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由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负

责的《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因有蒯大富在内，414 拒绝此调查组。

上午，414 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抬尸（谢晋澄）集会，声讨团派，扬言“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向蒯大富讨还血债！”。会后抬尸游行，并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

5月6日

414 捣毁团派一些工事和路障，掐断东区所有电话线路。《414 广播台》开始通宵广播。

5月7日

人事处档案科朱坚等六人 414 被团派抓走。

团广播“罗文李饶”材料及 414 与杨余傅关系的【100 个为什么】。播了刘建勋讲话，并加编者按：“这个讲话完全适用于清华，是针对 414 的”。

5月8日

团派总部召开三次【彻底砸烂罗文李饶大会】。说：鉴于 414 不交出罗征启等人，不释放陶森等人和不拆除科学馆工事，我们一个工事也不许拆，一根长矛都不许交。

上午 9 点，团派在明斋广场斗“罗文李饶”，森严壁垒，有 300—400 人参加，其中长矛队 100 多人。大会最后蒯大富做了总结发言，他强硬地说：414 广播的 5 月 1 日之夜陈伯达接见，批评蒯大富“理论脱离实际”和并不与蒯握手是造谣，是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团广播台》多次放这讲话录音和发表【严正声明】。

凌晨，科学馆的人以牙还牙，断了一教的电。

晚 11 时，414 两位女同学黄安妮，谢引麟在荷花池一教师家中睡觉，被团派绑架。她们被残酷逼打拷问，要交代“十二人反党集团”问题，直至工宣队进校后 8 月 8 日才被放出。

5月9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传队》贴出大标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维护六·六通令的模范】，【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解放军宣传队代表向两派宣布其最后人员将立即撤离学校。两派都意识到：宣传队全部撤走后，武斗必然升级。

团派孙耘、王庆章、张建国写文章：【誓与杨余傅的黑爪牙罗文李饶血战到底！】

史料实录

凌晨，强斋传来爆炸声，老团在试验炸弹，准备大规模武斗升级。

团《缚苍龙》贴出大字报，致杨余傅即 414 的黑后台、最大变天派的公开信：【说什么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

晨，原 414 已分配的 66 届毕业生张琴心（女）到荷花池找谢、黄，也被绑架。

上午姚毅（414《干办》核心组、自 03 班学生）被绑架。

下午，团派绑架《414 广播台》的鲍朝明（建七学生、女）未遂，物 8 学生赵汝广被绑架。团派大搞白色恐怖，这些天来绑架 414 成风。

5 月 10 日

414 决定再次召开【批斗陶森大会】。《团广播台》说要对此次大会将采取意想不到的“革命行动”。

清晨，团派切断电源，广播通令对 414 预定的会场各路口实行戒严，并再次攻打科学馆，未成功。7 点 30 分团派捣毁设在科学馆附近的变压器，切断了电源，414 用早已备好的柴油发电机发电。9 点，团派占领静斋，加强强斋工事。10 点，414 决定把【批斗陶森大会】移至动农馆前举行。

团派说 414 是“打陶救罗”。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紧急命令，蒯大富亲自指挥队伍攻打 414 的动农馆，调动武斗人员冲击会场，并从一教、旧水不断向会场打弹弓。414 居高临下，用砖头瓦块打击进攻者，团派伤者众多，撤退，两派各有多人流血负伤。414 仍有近千人到会，“纪律严明，表现了对毛主席无限忠诚，誓将国共两党斗争进行到底的英勇气概”，“保卫了大会的胜利召开”。

《井冈山》报登了被抓 414 俘虏的供词手迹摘录。

下午，老团说 414 使用雷管，并说“下一步如何打就由不得你们了！”为战斗升级作舆论准备。

5 月 11 日

人大、电力学院等学校发生武斗，北京高校武斗渐渐激化。

414 的《文攻武卫广播台》开始战斗。说：“老团对我《414 广播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怕得要死。他们不断地破坏我广播线路，于是我红色根据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小广播台。《好八连广播台》早已投入战斗，今天《文攻武卫广播台》也开始战斗了！”。

5 月 12 日

上午 9 点，在东大操场 414 与 40 人的老团长矛队发生小战斗。

414 广播了各地多方面战友的声援信。

北大《井冈山》无线电系学业生张文杰被《新北大公社》刺死，北大这几天武斗很严重。

夜，团派向 8 号楼武装进攻，被 414 击退，并活捉武斗队王赤军。

5 月 13 日

崔兆喜不断给 414 电话，要求交换俘虏，交换王赤军。414 提出要求：交换就全部交换。

中午，动农馆的 414 用 5 分钟时间拆了老团在一教 12 日修的工事。

414 占领了校东北角的电机系高压实验室。

5 月 14 日

晚 7 点 30 分，414 派占领汽车楼、焊接馆。团派 100 多人攻打汽车楼被击退，未成功。

晚上，414 无 0 同学孙华栋骑自行车从动农馆返回科学馆，路过一教时，被团派人员绑架至一教楼内，遭“狗熊”（团《前哨台》负责人）及在一教的中技校的一些人毒打，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 80% 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给喝水后死亡。

白天，团派把公寓区内 414 的喇叭全部摘掉。

老团凌晨又占领了 13 号楼，把 13 号楼的和平住民强制赶走。

人民大学《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发生武斗。

5 月 15 日

凌晨，团派人员把孙华栋尸体扔至阜外医院后逃之夭夭。

团派占据清华校园与校外的大多数通道和校门，四派与校外的通道只剩下东门。

老团限令照澜院沿河一排房屋 1—6 号居民限期搬走，准备包围动农馆。

晨 7 时，老团对科学馆进行第四次停电。蒯大富亲率 40 余人，到校总变电站赶走了 3 名守卫人员，切断总闸。而后一批武装人员将通往科学馆高压电切断，将电线劫走，使《414 广播台》无法工作，使科学馆失去照明，接着重兵布置，准备长期把守总变电站。

414 获悉：蒯大富蒙蔽许多中学生参加其武斗队，为他们守楼，又强迫临时工参加战斗，用反革命经济主义要挟临时工。

中午 12 点，两派在毛泽东塑像前交换俘虏，团派释放 20 人，414 放了 12 人。414 说：在白色恐怖之下，《八一军团》没有屈服，他们在蒯大富私设的

史料实录

监狱里面对着种种酷刑不屈不挠的斗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团派开【斗争罗文李饶大会】，播放了对文、李、饶、刘的讯问录音。

团广播了【414 阶级组成】的文章，大批人被点名。

5月16日

龙连坤率领许多 414 战士（学生、工人、教师）组成了慰问团，做了许多慰问袋到各红色根据地慰问，他们带来了全体 414 战士誓死保卫生毛主席，誓把“国共两党”斗争进行到底的红心。谢晋澄的父亲也参加了慰问团。

5月17日

414 派 20 多人抄查设在中南海附近的骑河楼（清华招待所）处团派的《蒋南翔专案组》，抢走有关资料。

下午，414 开始占主楼一区，夜占东主楼。

团派占领了 9003 大楼。

北大《东方红》抢了 2.5 吨炸药，6000 支雷管；

政法学院最近打了一架，矿院、石油学院等也不安全；

北京工业学院《红旗》与《东方红》发生武斗。

5月18日

“为了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窃取我国防机密”，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决定：从即日起对工物馆及自控系、无线电系所在地主楼实行武装保卫。

414《文攻武卫指挥部》颁布三个文件：（1）关于颁布我军纪律的命令；（2）关于保护国家财产保卫国家机密的决定；（3）关于保护我校居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重要通知。

5月19日

414 占领了包括工程物理系馆在内的整个主楼。

团派占领了综合机械厂。

414 绑架路过科学馆的团总部委员陈育延和力 9 的叶志江，叶志江跑掉，414 把陈育延关进科学馆。

老团到东升人民公社偷菜，第二天晨却用喇叭大叫 414 偷菜。

团派以 414 名义去抄团派工人家，绑了一名团派工人，拷打 11 天之久。

北大《井冈山》、北大《东方红》在武斗中占劣势，坚守一角，北大《井冈山》有许多战士造反下山。

5月20日

414广播【致团派战士一封公开信】，号召团派战士造坏头头的反。

5月21日

凌晨5点，团派100多人攻占414占据的汽车拖拉机实验室，捣毁9辆汽车、6台拖拉机，抢走其他一些车辆，砸烂全部仪器设备。团派切断通往四派占据的大多数楼馆和车间的高压输电线。

凌晨6时，团派偷袭414占据的汽车楼，长矛队激烈交战，414击退了团派的进攻，但有三人受重伤。该楼是四派生产土武器的基地之一，也是控制通往南校门道路或威胁动农馆的要塞。

一团派告诉孙华栋在航海队的414派同学，孙华栋已被打死，他们四下去全市各医院寻找。

叶志江主动到科学馆要求换回被抓的陈育延。

414【纪念516通知发表两周年，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大会在上午仍然召开，《八一军团》代表杨振华讲了话，控诉老团抓他后残酷用刑。

414远程奔袭团派占领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200号（昌平区境内），抢走5辆汽车。

团派抢了武装部的一门60炮，并制作了炮弹。

老蒯最近在形势讨论会上谈：中央一时不会对清华问题表态，要作持久战的打算。

下午414进城游行，支援法国工人斗争，北京市革委会要团派也进城游行，蒯大富回答说：“派不出人！”

5月22日

航海队同学在阜外医院太平间找到孙华栋尸体，414人十分气愤，开展调查。孙华栋于14日晚8点30分在团武斗队包围汽车楼时，骑车由动农馆向科学馆去，被一教团派设埋伏抓住，拷问毒打了一夜。15日7点团派将他送到阜外医院，护士讲：“送来，已是死人了”。团派谎报姓名，留下尸体逃走。

414与公安局、卫戍队、革委会对此事进行长时间的交涉，要求法医验尸，组织专案组，依法逮捕枪毙凶手，但没有得到答复。

5月23日

414人去阜外医院，拿到孙华栋死亡证明书，并拍了照。

最近有一些外地参加清华武斗的人员，到414根据地捣乱，被抓了几名。从他们口里得知，帮团派武斗的有重庆《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等数百

人。

414 广播【大翻个儿的革与保】文章。

5月24日

大武斗期间，两派各指责对方要搞暗杀活动。团派声称四派组成暗杀团要暗杀蒯大富等人，四派指责团派试图绑架或伤害外出的四派头目。

团派大部份时间广播“罗文李饶”问题的稿件，公布【罗文李饶集团反革命集团成员简介】，名单上又加上徐一新、刘承嫻。团派公布了饶慰慈的四份【反革命认罪书】（饶在被关押期间，半个屁股都被打烂），大喊：“罗文李饶的案死定了！”。

414 这段时间一直与公安局等专政机构交涉有关孙华栋的问题。“公安局15日9点就得到阜外医院的报告，但一直不作处理，不通知414，也不通知家长。现在我们交涉，只派接待员来应付。而卫戍区借口‘不管大学问题’，连接待室的门都不让进。革委会大学组、文教组也是如此。十天来，凶手依然逍遥法外，公安局拒不验尸，拒不追查凶手处理后事。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5月26日到市内抬孙华栋烈士尸体游行。”

团《井冈山》登【黑干子弟麋集四一四——反动老保四一四调查之二】，公布支持四一四黑高干子弟名单。

5月25日

下午5点，414到修缮科运东西，团派40人长矛队打来。414把老团四人打得倒地起不来，自己也轻伤三名。

5月26日

上午，团派进城到天安门开会，有300多人，在城里贴大字报。其中贴有【黑干子弟图】，刘涛、贺鹏飞等都画在里头。

下午414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反对武斗，参加者600至700人，同时用卡车把孙华栋尸体抬到公安局，与公安局交涉。游行队伍通过前门、珠市口、崇文门，到公安局门前，要求专政机关逮捕凶手，立即验尸。又到市革委会，高呼口号“蒯大富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5月27日

414广播：【蒯大富是什么货色！】。

团派广播否认中学生参加了清华武斗。

5月28日

414《红尖兵广播台》和《414战报》编辑部联合抛出了【蒯氏独立王国的内幕——关于我们和28团一小撮坏头头的斗争是国共两党继续的第一批材料】。说“蒯氏王国”的组成有：决策机构、指挥中心——“蒯办”和高参部；嫡系部队——《28团》、《红教联》、《革战团》；情报系统——数百人组成的一部动态组，下设六个动态组；法西斯专政工具——主要是团《保卫组》、《捉鬼队》；宣传机器——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广播台、井冈山报社等。

陈育延被414抓后在科学馆绝食、身体虚弱，被释放。

晚9点，团广播【紧急声明】，说老四在动农馆使用汽枪，“以后战争如何打，就由不得你们了！”

5月29日

凌晨3点，老团占领东区高压锅炉房，在那里抓人。414从工物馆派兵援救，老团又从9号楼派出长矛队，混战一场。414吴栋、李XX等14人被抓。老团在老四总部委员吴栋身上搜出一张纸条，上面说要求加强对浴室的守卫。

414在东区浴室加焊窗门铁栏、屋顶栏杆和电网。

晚，414《文攻武卫指挥部》集合了各系队伍，在工物馆二楼开会。开会时，有人提出：一年前的5月30日，是团派革委会流产的日子，今年的5月30日，他们一定会搞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打击414以雪心头之耻。大家都很赞同这个看法，认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新上任的总指挥宿长忠提出攻击老团的土木馆，大多数人反对老四主动挑起武斗，于是作罢。转而研究防御，谈到了东区浴室，有人认为老团可能会攻。也有人提出放弃浴室，攻克一教，使之和科学馆、动农馆连成一片意见，被否定。于是详细谈保卫浴室方案。当晚，414马上组织人增加浴室力量，要求各區人员随时听从总部命令。

原驻守在13号楼的团派西区武斗队转移到9003大楼。

团派因见白天414驻守的东区浴室正在加焊工事，在4号楼的观察哨也报告浴室守楼人不多，有人向总部建议趁夜偷袭把浴室拿下。晚10点左右，团总部在旧电机馆召集各區人开会，决定今晚偷袭行动：鲍长康任总指挥，一部分人主攻浴室，一部分人打援阻击东区和科学馆414的增部队，并约定凌晨2点半由蒯大富通知电厂拉电闸后开始行动。

5月30日

1:00多，团派主攻浴室的30多人从9003出发往西，绕经照澜院、游泳池从体育馆背后出来，走明斋到二号楼西。拿上已准备好的梯子，由13号楼北围墙豁口出去校外，到浴室北围墙豁口处埋伏待命。

2:30左右，团派架梯进攻浴室屋顶，414守浴室人已有准备，主力到屋

顶迎敌。由于架的梯子不够长，进攻人无法登顶，被414用枪捅下，用石块、暖气片砸断了进攻的梯子。

团派攻入浴室一层，因楼梯口被焊死，上不了楼。老团后退，离浴室20多米，用弹弓车往打上打浴室屋顶上的414。老四用石头往下砸，双方许多人受伤，僵持到天蒙蒙亮。

5:00左右，414一队约40多人从5号和12号楼之间冲出，欲增援浴室。与进攻浴室的老团30多人长矛交接，拼杀起来。这时老团支援队伍从东区和西区冲过来，老四眼看自己人少，又三面被围，急忙后撤退回5号、12号楼内。

414确定老团不会进攻主楼，总部宿长忠和刘万章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由于团派的外围阻击部队在早就埋伏在八饭厅、旧铁路旁，决定先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北角高压实验室，然后才开始向西实施救援行动。

6:00左右，包围东区浴室的团派武斗队向浴室继续发动进攻。

414科学馆的队伍先到达东大操场北边，团派许恭生也带着30人左右列队在东大操场的西边，堵截他们对东区浴室的支援，双方对阵有半小时多。

刘万璋率领414大部队到来，团派武斗队也从九饭厅出来，双方各有100多人南北一字排开，相距有50米左右。两军在东大操场展开了厮杀，这边冲过去，那边就退一退；那边冲过来，这边就退一退。来往反复，每次冲杀之中都有不少人受伤。

7:00左右，414土坦克出动从南边开出来增援，414一派欢呼。

414眼看团派向浴室又发起进攻而自己不能靠近浴室增援，又向团派发起了一次冲锋，把团派逼下大操场。这时414另一支队伍《李文忠学习班》从北边包抄过来，许恭生带的队伍在北侧慌忙撤退。许断后掩护，边战边退倒地，与他对峙的414多根长矛都刺向许。团派救回，主动脉破裂，几小时后送至医院，流血过多死亡。

在另一次冲锋中，414指挥宿长忠被团派的几根长矛刺中，重伤倒地，414及时抢上前去，把他救回到高压试验室。

9:00左右，浴室处，得到东区增援的团派重新组织队伍，又找了几部梯子改由九饭厅北平房屋顶向浴室屋顶架梯发动进攻。双方围绕梯子架设与反架设互拼长矛，前排人已接近浴室楼顶，被栏杆和长矛挡住，后面的人继续往前上，梯子上站了十多人，竹梯不堪重荷垮了，上面的人全掉了下来。守浴室人同样艰难，人被弹弓车打出的鸡蛋大的石块和大螺母压在弓形屋顶上不敢抬头，只在“炮击”停止时知道又有人“冲锋”才跳起来格杀。一波波冲杀，双方受伤惨重。

10:00左右,414增援部队随着土坦克往浴室一点点前进。土坦克在九饭厅前遭到团派的阻击,团派有人拿来了七、八个燃烧瓶往土坦克上扔。还有人拎个炸药包,喊道:你们敢冲过来,我就炸死你们。他把那个炸药包扔在了履带边,没爆炸。坦克手说,可能是履带压断了导火索。燃烧瓶扔在土坦克前脸铁板上贴着烧,燃烧液从观察孔溅进土坦克内,正在指挥的物0周XX头、前胸被烧起火。

团派强大的弹弓车打来的石块也压住了414增援队靠近。

现场团派召集过两次会商量对策,无异议:一定要拿下浴室。有人说用火烧,许多人赞同。此前,浴室一楼早已经攻进去,窗户已被燃烧瓶打着。有人滚来了一只油桶至楼底,用勺子舀油往火上泼,还有人往里面扔木板,椅子,撒辣椒面……。从浴室一楼窗口冒出的烟滚滚浓黑,几乎把把楼顶罩住了。

在老团身后还有许多是住在西区的团派,包括有外地来京住在清华的人。自来观战和声援的,一边呐喊一边不断向老四扔石头。团派的人太多,估计千人以上,浴室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消防队5辆救火车赶来救火时,被团派阻止在外围。

刘万章试图组织队伍去接应浴室内的414,实际情况已经不可能了。

13:00多 武斗持续近十个小时,双方已筋疲力尽,伤亡惨重,战斗成僵持状。带队增援的414总指挥面对血淋淋战场犹豫了,怕引发更多伤亡,下令停止了增援进攻。守在浴室的414大多是轻伤,只是浴室的守卫负责人唐XX被长矛刺透肺部,已呼吸困难,昏迷不醒。为了争取医治时间挽救战友生命,414浴室的副指挥蒋XX毅然决定投降,和团派谈判,条件是团派马上把伤员送到医院。

团派对东区浴室发动进攻以后,414组织一批人员包围团派占据的一教,想“围魏救赵”。蒋南锋说:“当时正考虑是否放把火把它烧了,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老团‘守军’只有几个人,大都躲到了屋顶上,有一个人在二楼盯住已关闭的门口,想往下砸暖气片。在楼梯上下放置的木质扶手椅正是最好的燃料,汽油也准备好了。因种种因素犹豫之时(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主楼通知我东区已谈判完毕,要我队伍撤回,所以才放弃攻击。”

东区浴室一场恶战,414守浴室的电机系21人被抓。重伤的唐XX被扔到北大附医院门外地上,路人发现送进医院才得到及时治疗。晚上李XX等两人因伤势严重,被团派放回。

14:00 414总部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发急电,要求营救被俘人员,制止团派武斗。

这场武斗以 414 主动放弃而结束了，是清华百日大武斗两派损失最大、伤亡最重的一次武斗。414 卞雨林在救援对阵时中箭，疑有毒当场死亡。团派除了许恭生外，修缮科工人段洪水在浴室攻坚战中被挑当场死亡。力 00 的马耀开在拉锯交战中被刺伤摔倒，后变成了植物人，几年后去世。校足球队员时作隆那天冲上浴室顶被挑下，胸以下身体高位瘫痪，1985 年去世。

傍晚，太阳西下，残阳如血，东区一片凄凉。晚上，在东区 5、12 号楼的 414 全部撤至主楼和焊接馆。至此团派控制了清华 80% 的地盘。

5 月 31 日

30 日的武斗残酷激烈，双方死伤惨重。非武斗人员大批离校。

414 总部发出关于武斗战略转移的文告，就昨日大武斗指责蒯大富是清华的“头号战犯”，决心与团派血战到底！

6 月 1 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席最新指示发表，《414 广播台》立即广播，热烈欢呼最新指示发表。

414 在校外的人在西单张贴反对团派的大标语，与团派一些人遭遇互相殴打。

6 月 2 日

团《井冈山》报称：一位 414 被团派俘虏，“揭发”414 武器生产由蒋南峰负责，代号是 400#，有枪组、炮组、火药组……。

团派决定封锁 8 号楼，切断水源，414 靠打井取水生活。

“新华门事件”：414 派人在新华门对面张贴反团派的大标语，恰巧被过路的团派 20 多人发现。周大卫带人抓老四刷标语的人，双方在新华门前殴打、械斗，造成两小时的交通阻塞，遭到上千群众的强烈谴责。后李钟奇副司令员带解放军把人和车带到卫戍区，下午 6 点左右放回。414 三人仍在卫戍区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

414 在天安门广场开会，后游行到北京卫戍区。

6 月 6 日

《井冈山》报专刊两篇文章：【黑帮与 414——清华 414 变天派网罗的黑干子弟都是些什么东西?】、【看臭老保 414 通的什么天!】。文中列出了支持 414 的清华高干子弟名单和他们的态度：“……据不完全统计，全校 49 名黑干子弟竟有 42 名是公开支持和参加 414 的。在一份由林杰派到清华的特务 XXX 杂记张 XX 指示 414 搞的【清华大学高干子弟调查材料】中，414 变天派直

言不讳地说：清华高干子弟大部分是支持 414 的。”

“为什么 80% 以上黑帮狗儿女不约而同都支持和参加 414，有的竟是 414 核心骨干？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地为 414 出谋划策，牵线搭桥，成为 414 中有影响人物？这难道是偶然的与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无关吗？”

6 月上旬

两派各自有给对方的据点断电、断水的袭扰活动。团派扬言 7 月份将把四派赶出清华，四派发誓决不退出。蒯大富等去北京大学向聂元梓“请教”武斗经验，聂元梓再次强调政治胜利与主动的宣传重要性。

6 月 9 日

414 派召开【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会议。

6 月 11 日

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反复讨论武斗形势和武斗策略，认为有三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一是对 414 停止武斗；二是 414 放下武器停止武斗；三是武斗绝对不升级。

团派已扣押四派 70 多人，414 扣押团派 17 人。

卞雨林尸体停在第六人民医院，在西郊火葬场火化，并开了追悼会。当时尸体已经腐烂，已经不能给他穿衣服了。他父亲已经离京，他的表哥和同学参加了追悼会。

6 月 12 日

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召开【彻底砸烂沈如槐——罗文李饶反党集团，热烈欢迎 414 战士重上井冈山】大会。陈继芳主持大会，宣布批准原 414 自控系分部委员，12 号楼卫戍区副司令自 00 杨 XX 和精 0 郑 XX 二同志重上井冈山，并授予他们毛主席象章和井冈山袖章。“414 群众觉醒之日，就是变天派彻底完蛋之时！”

原清华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被迫害致死。刘承娴于 5 月 31 日在 200 # 团派专案组关押点跳楼受重伤。被化名后辗转数地，医治无效。

《井冈山》专刊【彻底批判 414 反动流派】中，列出中央首长批 414 讲话：【414 出现是有背景的】：

“周总理 4 月 3 日在一次会议上说：清华 414 的出现是有背景的，……清华斗争是革与保的斗争”。曾在四川参与和镇反逆流有功而得到李井泉大皮鞋犒劳的 414 坏头头沈如槐，拒不参加革命小将 4. 10 斗王光美大会，而和林杰走狗，XXX 杂志记者张 XX 跑到颐和园去策划分裂井冈山的阴谋。5 月 21 日

谢副总理对沈讲：“你们表面听中央文革的话，实际上不是的。将来要走向反面的”。谢总理严厉斥责沈如槐：“我问你，是不是要蒋南翔回来？清华都是红线主导，那是错误的。”“罗征启是什么人？！你们要彭真回来，蒋南翔回来，刘胡何艾出来吗？！”5月14日谢副总理讲：“你们是建立总部的威信还是建立山头的威信，这是实质问题。”

【414的大方向是不正确的】：

414出世后，大反江青同志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清华井冈山和蒯大富同志，同时竭力粉刷旧清华，为蒋刘死党翻案。5月14日谢副总理来清华对414说：“你们的大方向不对”。414非但不改，反而对谢怀恨在心，明目张胆狂吠：“414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谁否定414大方向，谁就是否定历史，那么历史必将否定他自己。”5月21日谢副总理受中央委托第二次来清华：“上次来讲了，你们大方向不对头。我两次来清华的原则是批判414大方向的原则下，和稀泥搞联合。我跟中央文革、总理讲了，同意我的处理意见。……蒯大富比不上罗征启吗？批评人家可以批评的，为什么要上那么高的纲？”。

【414头头是不纯的】：

67.8.17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高校代表（地派）时，江青同志说：“……欺负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头上。昨天说了话，今早在清华礼堂前贴了一张陈伯达同志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篡夺群众运动成果的野心家。叫周泉纓，周泉纓，小丑！叫这鬼名字！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文革头上。”谢副总理说：“抓起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67年10月27日，陈伯达同志说：“清华大学有个学生，有一天不知怎么发了神经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写得很无聊，我不想看。……实际上他贴出大字报那天，他那一派就把他藏起来了。”414在黑后台指使下，到全国大揪军内一小撮，毁我伟大钢铁长城。温玉成副参谋长严肃指出：“414是全国最大的极‘左’派。”

【414是有后台的】：

吴法宪副总长在三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讲：“谁的子女参加那个组织，谁就是那个组织后台。余立金女儿参加了清华414。”今年三月下旬，杨余傅倒台不久，黄永胜总长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清华414是有后台的。”

【414的理论是反动的】：

414为自己上台制造了许多反动理论，去年五月抛出大毒草【论新阶段】，中心意思是“现在进入了文化革命的新阶段，原来的左派要变成保守派，原来的保守派要成为新左派等等。”谢副总理在去年接见大学《红代会》时说：“现在北京还提出一些分裂的理论，什么‘左派分化论’，对这些理论要批

判。”去年年底，上海揪出了一个搞复辟翻案的反革命小集团集团《共向东》。67年10月12日张春桥同志在批判《共向东》反革命思潮时说：“不要以为就《共向东》这样说（指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理论），清华很早就批判这些观点。我读了一下【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传单，说414坐天下，414必胜……，他们就是说造反派不能坐天下。”

【414上台，不行!】：

3月11日，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向中央首长汇报上，只有清华414和另一个组织没有让发言。414坏头头孙银基、张雪梅抢着话筒叫嚷：“414要发言。”陈伯达立即指出：“你们不是必胜了吗？算了吧！”江青同志嘲笑说：“自己说自己必胜?!”67年12月20日，谢副总理再次指出：“清华井冈山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来一个414，414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你们已经承认了他们么！当然联合要有个主导，主导是原来的井冈山么。……如果414要把井冈山推倒，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67年5月23日谢副总理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向蒯大富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谢讲：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解决清华问题的三条途径：一、让蒋南翔回来；二、让总部、蒯大富下台，414上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讲到第三条，就是双方都作一些让步，实现大联合。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井冈山人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毛主席说：“414上台不行”，井冈山人坚决照办！誓与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斗争到底。誓与414反动派斗争到底！

6月中旬

两派常常不分昼夜地出动小股游击人员武装偷袭或骚扰对方据点，毁坏对方有关设施。例如炸毁对方生产武器的机床；在对方生产武器的车间门窗悬挂手榴弹；对正在就餐或工作的对方人员进行爆炸恐吓。

6月14日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就是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并大篇幅登了【伟大的旗手，英勇的战士——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文章。

6月15日

针对5月30日大武斗的心理影响以及为提高其武斗人员的士气，团总部决定对其文攻武卫大军进行整训。主要内容：团总部委员做形势报告；在各据点播放“罗文李饶”等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审讯录音，以坚定同四派

史料实录

斗争的决心；请广西、新疆及重庆地区的造反派头头介绍武斗经验，强调以武斗来占据地盘、扩大势力的重要性；发表团派总部关于两个月的武斗总结。

6月16日

团派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414，散发【清华井冈山人就清华武斗问题告全市人民书】。

6月18日

414《红尖兵广播台》和《414战报》编辑部播出【蒯大富背叛无产阶级司令部铁证如山——关于〔我们与廿八团一小撮反革命坏头头的斗争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第二批材料】。说蒯大富之流对抗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毁我伟大长城大反林副主席；《5.16》阴谋集团黑伙计炮打总理的黑干将；阳奉阴违大整伯达同志黑材料；炮打康老由来已久；整材料射毒箭反对江青同志，“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个成员”。

6月19日

15时许，8号楼外西南处的团派岗哨向414占据的8号楼窗开枪，向科学馆的414人员开枪。

武斗由“冷兵器”阶段升级进入“热兵器”枪战阶段。

6月23日

孙华栋火化。

团派总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两个月武斗的总结草案，决心“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保持“政治上军事上的足够优势”。

团《井冈山》报登出【清华运动两个月总结——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扩大会议通过】文章。主要内容：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五大回合与清华两派的斗争。

认为“文化革命第五大回合内容是：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全面胜利。……第五大回合的对象是：杨余傅及其黑后台和他们网罗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所组成的反革命黑帮。……文化革命第五回合本质仍然是政权问题，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复辟的生死大搏斗。……清华414在文化革命第五战役中充当杨余傅的小爬虫。……清华反动流派414疯狂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翻案，抛出‘3.11’黑信，要将刘冰‘尽快解放，尽快使用，尽快结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

井冈山人是‘资产阶级大翻个’。……他们的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就是这股反动势力的突出代表。”

二、高举文攻武卫的大旗继续前进。

认为“文化革命中一切武斗都是首先由右派挑起的。……右派是当其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危机的时候挑起武斗。武斗是右派用来挽救政治危机，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文化大革命最毒辣手段之一。……阶级敌人把武斗强加在我们头上，用大刀屠杀革命群众、镇压革命时，我们不要怕，要文攻武卫，针锋相对，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要想有效制止右派挑起武斗，无产阶级左派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优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让那种参加武斗双方‘无是非论’见鬼去吧！江青同志提出的‘文攻武卫’正确方针，将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三、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解决清华问题的途径。

四、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井冈山人乘胜前进，夺取清华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6月24日

为纪念蒯大富等人反工作组两周年，团派100多人分六队奔赴天安门、北京站、西单、平安里、和平里总后勤部大院进行痛斥四派的大宣传活动。

6月25日

414抢到了西校门汽车房的汽油23桶。

6月26日

414在天安门广场开会。

晚上，老团用“苍蝇拍子”把给科学馆送菜的车子扣了。

6月下旬

团派人员从地下管道潜入8号楼，给414派自掘的小水井投入泻药（此楼自6月初就被断水断电），造成四派的守楼人员呕吐、腹泻、肢体无力。

四派人员在校电话总机室附近的地下电话线路枢纽处截听、记录或录音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大量通话。

一些教职工为自己所支持的派别募捐钱物。

6月28日

刘万章进入8号楼，传达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关于撤出8号楼的命

令，并亲自执行这一任务。还有部分《李文忠学习班》的人进入8号楼。

老四截老团的饭车。

6月29日

414在撤出8号楼之前，有人想搞点破坏行动，去新航空馆企图摘掉团派喇叭，割断广播线路。被团派发现，立即派出长矛队截击414。混战中两名414被刺伤，其中一名葛XX伤势严重，长矛刺进了后背，长矛头断在身体里。414慌忙抬着伤员退回到8号楼。

8号楼的414试图突围未成功后，在楼顶上打旗语向焊接馆414总部求援。“我们派了三名女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打着红十字旗帜走向8号楼，想去救治伤员。团派将三名女医务人员绑架”。刘万章他们担心伤员有生命危险，派人与团派谈判，希望团派允许伤员出楼急救，团派不允。不仅如此，团派在得知8号楼414有重伤员后，立刻加强了对8号楼的包围，设置了路障。

6月30日

凌晨5时，414组织了主楼根据地的队伍准备接应8号楼突围人员。

清晨，主楼区的414出动两辆土坦克和80多人的长矛队前往8号楼增援，遭到团派阻击，双方交战，各有损伤，414退却。

8号楼414为营救两名伤员，向主楼方向突围不成，改向科学馆方向突围。9时许，8号楼的414全部人员在撤往科学馆路上遭新航空馆武装团派尾追至大礼堂处，礼堂中团派又出来堵截，老四与团派队伍在礼堂东面交战。在大礼堂台阶上，414抬着重伤员葛XX的担架杠子突然断裂，团派的几根长矛跟着刺到。紧急中，414往团派中投掷了一枚土手榴弹，老团一阵尖叫，停止追击，赶紧救助伤员。这时从旧电机馆和一教处老团又有人冲过来，混战中，团派一根长矛刺中刘万章的腰部，另一根长矛刺中他的腿。414中唯一有枪的人举起三八盒子对着速冲过来的老团，一边比划一边大叫：“谁敢过来，我就对谁不客气！”老团未敢妄动，这时科学馆的出来接应的队伍，把8号楼的人接进了科学馆。

团总部遂宣布决定武装封锁科学馆、礼堂地区。命令手下人员：凡有出入科学馆者一律开枪射击。四派总部也宣布“一级战备状态”。

当天，团派从占据的9003向主楼方向开枪，射击数枪，未击中目标。

“从这天开始，团派中很大部分兵力层层封锁科学馆，阴谋用升级武器（步枪、机枪、炮、手榴弹等）截击我护送伤员的部队，致使我重伤员不得入院治疗。我《文攻武卫指挥部》为了避免双方大规模冲突，防止武斗升级，

决定伤员留在科学馆治疗。在设备简陋、药物缺乏的艰苦条件下，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以顽强的战斗意气克服重重困难，粉碎了蒯匪企图在这几天内全面武斗升级，全歼科学馆的罪恶阴谋。”

7月1日

“团匪加紧对科学馆封锁，在科学馆工字厅周围，一教、一教后树林、强斋、校医院、闻亭、大礼堂、旧电机馆、土建馆、旧水、土木馆修筑工事，埋雷、挖壕、修筑地堡等，企图对科学馆形成比8号楼更加严密的军事包围。”

414占领了工字厅，并在工字厅修筑工事。

蒯大富下令用枪封锁科学馆，凡有出入者，格杀勿论。团派总部针对下属武斗人员怕开枪打死人负责之事多次声明：“打死人由总部负责”。

团派总部下令武装封锁清华东门及其周围的通道。团派用试制的土迫击炮轰击科学馆，未成功。

团派连续广播对科学馆的【声明】，称科学馆已成“瓮中之鳖”，“要什么时候惩罚你们，就可以怎样惩罚你们！”。在9003、土建基地的团派不断向414的东区冷枪射击。

414的三个广播台发表【七一献词】，处在重重包围中的科学馆开纪念会。晚十点在中央主楼放焰火，庆祝党的生日。

《414广播台》播送【6.30调查报告】：“揭露蒯匪继6.19首先使用枪炮后又首先使用手榴弹，进行武斗升级。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我制止清华武斗的诚意和决心，实现我6.26提出的制止清华武斗的六项措施，我《文攻武卫指挥部》决定今天再一次单方面释放团派被俘人员十余名。到目前为止，团派被俘人员除个别以外，已几乎全部释放。”

7月2日

414在这几日连续修工事，堵窗户，挖战壕等。

团派的汽车队一共有十几辆汽车，4月23日后大部分驻扎在北京体育学院。在预先侦察位置后，但燊带领414的长矛队和临时从200号调来的几名司机从东主楼出发，沿着铁路向北，长途奔袭到体院。414长矛队首先控制了传达室，然后包围了正在熟睡的司机，将他们全部俘虏。414破坏9辆汽车，夺走数百公斤汽油，抓走7名团派司机。“将压死谢晋澄烈士的反革命司机李正明捉拿归案，杀人犯李正明对其罪行供认不讳”。414开着几辆车迅速冲出了体院大门。

团派继续加紧修筑工事，并调来中学生和外地在京人员，对414进行威

史料实录

胁宣传。由《大礼堂广播站》不断向科学馆播送陈育延、崔兆喜等的喊话：“科学馆的人一个也甭想活”，“我们想怎么惩罚你们，就可以怎样惩罚你们！”

414 和团派加紧试爆武器，学校内爆炸声、枪声频繁。

7月3日

老团由工字厅西南向工字厅内 414 进攻，不断扔手榴弹、燃烧瓶。燃烧瓶把工字厅工事烧毁，在工字厅守卫的 414 一面怒骂团匪，一面躲避。

刘万章被困科学馆后，沈如槐任命自控系 9 字班同学但燊为 414 《文攻武卫指挥部》代总指挥。

为了营救科学馆的战友，主楼总部用密码与科学馆讨论了挖地道问题。“我们找了懂行的人，用仪器在动农馆北边的窗户进行了测量，确定了路钱，设计了方案，然后通知了科学馆。随后，科学馆组织人从二教往动农馆方向挖，我们这边则从动农馆的地下室往二教方向挖，约定两支施工队伍在草坪南端会师。”

晚上，科学馆为了预防特殊情况把馆后面的煤运进一部分，大约到 12 点多钟工作才结束。

7月4日

凌晨 2 时 20 分许，设在“闻亭”上并配有探照灯，四周有电网和雷区的团派地堡岗哨在黑暗中开枪击中科学馆后门附近的朱玉生（房 01 班），子弹从背部左肩胛打进，再由右胸右上部射出。科学馆的 414 人员发现朱育生躺在地上时，他已死亡多时。

4 点钟左右，团《前哨台》突然广播声明，反称科学馆向团匪驻地射击子弹 100 余发等。

科学馆《卫戍区》不得不用发电机发电与主楼总指挥部联系。并就团匪全面武斗升级，就朱玉生同志中弹牺牲一事发表【严正声明】，发表【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紧急汇报信和告全市人民书】。

中午，《团广播台》发表声明说朱玉生是 414 自己用枪打死的。并就朱玉生的牺牲大做文章，要科学馆战士离开科学馆“逃命”。

414 在科学馆与动农馆之间的“秘密联系”已被彻底破坏。

“朱玉生同志牺牲后，我们加强修筑工事，后勤组从四楼搬到三楼，伤员都搬到比较隐匿的地方。”

7月5日

凌晨，工字厅一带打得比较厉害，科学馆向东区发信号：“因为弹药缺

乏，我们决定从工字厅撤出。”东区回答：“希望你们坚持到傍晚。”答：“孩子们可以坚持。”

414炸毁清华电厂变压器，破坏给团派占据的9003楼供电。

上午9点多，陈XX、周XX带手榴弹从综合机械厂跑回科学馆，了解情况并布置了任务。

团派不断向科学馆驻地放冷枪。设立在一教楼西北面小土山（原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在此）上的团派地堡岗哨开枪，击中正在科学馆后门附近的杨志军（电机系高01班）。子弹切断右颈部动脉和气管，口、鼻、颈部流血不止。

“大约10点左右，听到了二声枪响，又听到下面喊‘小杨受伤了’，我们跑下去，几个同志把杨抬进门里，满脸全是血，身上也全是血，很危险。就在门口过道里对他进行抢救，止血，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小杨刚一受伤，就马上用喇叭广播，通知团派：‘414一名战士被你们打伤，现在生命很危险，我们决定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路程，把他送出去抢救，请你们答复。’隔了一段时间，团派答复，要科学馆派代表到礼堂东门去谈判，条件是释放7个司机。原来是说让把伤员交给他们，后来说按他们指定的路线经过他们的检查等。科学馆讨论有二种意见，后来决定为了抢救杨志军，可以放7个司机，张用潘作为代表去在礼堂谈判。约20分钟后，杨志军已经不行了。为了抬出烈士遗体，宁可作最大让步我们仍要求谈判。此时，就想让两个人抬着和谈判代表一起去礼堂。张打着红十字旗，土建系材00两个女同学穿白大褂，抬着担架，刚出门就打来二枪，退了回来。张一个人去大礼堂谈判，同意放7个司机。张回来后，我们就广播通知了东区。此时杨志军已牺牲，又怕老团乘机抓科学馆的人，为了免遭更多牺牲，我科学馆卫戍区决定暂不运出烈士遗体。”

12点左右，414发了【声明】：

- 1、由于团派拖延时间，无法抢救，杨志军已于11点壮烈牺牲；
- 2、团派向谈判代表开枪；
- 3、把协议中七名司机擅自改为七名革命工人。

“后来科学馆向东区发讯号，希望他们扩大政治影响，加强政治攻势，不要采取简单的报复行动。并通知死者的哥哥（注：他哥哥是8341部队的）。

晚上，工字厅前打枪很厉害，414第二班值到7时，撤到工字厅内遇上老团，因老四手榴弹、枪都没响，朱XX（被一枪打中左肩穿透）、陈XX（脚被弹片炸伤）二人受伤，为了避免更大伤亡，414撤出工字厅。

晚上光XX、王XX带手榴弹到科学馆。”

沈如槐、但燊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王永县通过密码反复讨论解救科学馆

的问题

7月6日

团派从四派手中夺回工字厅，晨5点老团进入工字厅并广播捷报。

一教、旧水等老团大力封锁动农馆前大桥。中午12点左右，动农系实验员杨述立乘土坦克给动农馆运送生活必需品，返回主楼经过动农馆前大桥时，遭到设在一教的团派地堡的岗哨射击，穿甲弹穿透双层钢板，击中杨述立心脏大动脉。杨述立因流血过多死亡。

下午，9003、12号楼团派不断向主楼开枪射击，一名在楼顶修线路的414战士中弹重伤。

7月7日

凌晨，414派人用土炸药炸断了通往清华的三万五千伏高压供电的电线杆，致使清华、北大及中关村、科学院地区停电四个小时。

连续三天，牺牲了三名优秀战士，300多名414战士怀着满腔的悲愤进城，抬着被团派用穿甲弹打死的杨述立的尸体，在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公安局和东交民巷使馆区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沈如槐、汲鹏参加了这次抬尸游行。

卫戍区送来了【七·三布告】，两派各一份，414战士无限欢欣鼓舞。听到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当夜立即广播并热烈欢呼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措施，《团广播台》毫无反应。

7月8日

“团匪不断向科学馆进攻，缩小包围圈，并不断向科学馆、二教打冷枪。科学馆信号室、厕所等其他各室窗户被打得千疮百孔。团匪切断科学馆与外界的通路，今晚炸了二教西南小桥，并用汽油烧毁。”

414《红尖兵》广播台反复播【七·三布告】及评论文章：【〔七·三布告〕宣判了蒯大富的死刑】。

解放军同志与414《汇报团》联系关于尸体火化问题，本答应出人帮联系手续处理等，后又改口让自己处理。414继续要求首长接见，上午与文教组接待员汇报情况（接待员李XX——革委会军训团解放军）要求处理火化问题。

晚上414《汇报团》开讨论会读【七·三布告】，规定《汇报团》纪律：科学馆问题未解决前不准喝酒，不要吃得太好；注意安全集体行动。

7月9日

6:00，团派开始用大弹弓向科学馆投掷燃烧瓶。

7:00, 科学馆顶棚被团派投掷的燃烧瓶打中, 引起顶棚燃烧, 被414扑灭。团派从广播里一面幸灾乐祸地劝降威胁, 又不断地向屋顶开枪, 并突然断水, 阻止科学馆人救火。

8:15, 科学馆楼顶的瞭望架、广播喇叭支撑木架又被团派投掷的燃烧瓶打中起火。

8:30, 414到楼顶救火, 遭到团派的枪击, 被迫退下楼去。

9:00, 屋顶瞭望架烧塌, 大火四处蔓延。科学馆的顶楼是木结构, 团派不断投来的燃烧瓶点燃了瓦片下的沥青、油毡, 很快, 科学馆的顶楼完全燃烧, 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9点多, 设在科学馆的414电台致电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紧急呼救。蒯大富发表了【广播声明】, 说科学馆没有救了, 命令414必须保证被押的团派人员安全, 敦促414投降。11时又重播了此声明。《团广播台》喊话劝降20余次, 发表【告全国人民书】, 说大火是414自己放的, 是“新的国会纵火案”等。

10点多, 消防队前来救火, 经团派一番检查, 刁难1小时多后才进入科学馆。团派给消防队下达规定: 不许抢救四派人员, 不许抢运四派物资。团派限令: 消防队员必须在18时前撤离。在消防队救火时, 旧电机馆, 大礼堂, 一教等处仍不断向科学馆开枪射击。

消防队撤离时再次受到团派检查, 团派迅即重新封锁科学馆。

团派火烧科学馆, 在城里的414: (1) 派人去电报大楼给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六份加急电报, 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呼救; (2) 写向毛主席的呼救信, 并组织群众出去宣传刷大标语; (3) 得知消息后, 汲鹏立即去解放军宣传队汇报。解放军要求详细情况, 汲鹏回校了解后又向解放军汇报。解放军同志说: 我们一定向上汇报, 尽快解决问题。你们已经付出代价, 千万不要做出什么鲁莽行动来。

下午, 414在天安门前集合, 召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呼救大会】, 并抬尸游行。游行路线由天安门—公安局—市革委会—王府井—东单—革委会。要求市革委会解决清华武斗问题, 至晚八、九点, 留下了《清华井冈山414赴市革委会汇报团》驻在革委会。数次打电话联系, 要求首长接见, 回答: “首长在开会”, “首长不在”……。

414起草【汇报团公告】, 阐明我们为什么来市革委会。讨论第二天及今后任务, 并作安排, 留下30多人住在市革委会外。

下午《8341部队》二同志(杨志军烈士哥哥的首长)来了解有关情况, 市革委会军训团二人接待。

《汇报团》与市文教组接待员因住宿问题又吵一架。

史料实录

凌晨，杨述立同志遗体运往火葬场。

7月10日

“团匪继续封锁科学馆，朱玉生，杨志军家人已经到京，但两烈士遗体无法运出。科学馆内早已经断菜，缺油，馆内漏水潮湿。在极艰难的条件下，414战士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今天召开了【追悼两烈士，誓与科学馆共存亡誓师大会】。表达了414战士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

上午10点，414找市文教组李XX汇报烧楼情况。校部等同志上午去解放军宣传队汇报我校情况，严得志等同志接见。

传来黄作珍同志7月9日在市革委会上关于武斗问题的讲话。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同志来《汇报团》看望。

汲鹏回校讨论军事问题。

《汇报团》开会明确宣传内容：【七·三布告】和科学馆问题，并在驻地周围刷大标语。

7月11日

“团派愈来愈疯狂地用枪炮封锁主楼，今晚从9003向主楼射击子弹十几颗，三颗射入宣传组房间，一颗射入保卫组房间。我414战士严格执行【七·三布告】，作了最大的忍耐和克制，没有采取相应作法和报复行动。”

解放军宣传队40人来清华了解情况，上午到团部队，下午到414总部。朱玉生父亲到京。

《汇报团》打电话给李钟奇副司令员，要求解决我校问题。他答应派刘丰同志接见我们。

光XX、王XX从科学馆出来，讲了里面的情况，并进一步了解了“7·9”事件的情况。

414刷大字报、大标语，在西单与老团遭遇。

7月12日

【七·三布告】发下已数天，《团广播台》今天才开始播送。同时攻击414宣传【七·三布告】是“抽掉阶级内容”，说414“焚烧科学馆”是“对抗【七·三布告】”。

“崩匪更加疯狂地对抗【七·三布告】，晚饭时几名团匪公然钻入设备工厂，向正在用饭的人群投掷手榴弹一颗，三名战士受伤，其中一名重伤（姚XX）。”

李副司令员派刘丰同志接见《汇报团》代表汲鹏、谢新佑。414代表汇报了情况：(1)科学馆内伤员尸体不能运出；(2)双方应上交武器；(3)制止我校武斗的途径，我们对武斗的态度——六项措施。

刘丰同志谈：(1)清华武斗问题在中央已经挂了号，卫戍区、中央都很重视；(2)伤员尸体问题，马上我们负责出面解决；(3)不要采取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4)明天(13日)不要在这里(市革委会)召开大会；(5)动员《汇报团》回去；(6)再次肯定了“4.23”声明是李副司令代表卫戍区和革委会发的。

《汇报团》在市革委会前自己接了电源，安了电灯并开始搭棚。

《汇报团》宣传车首次出去战斗，又去海军宣传队汇报情况。

杨志军、朱玉生家长写信给谢副总理，要求解决科学馆内伤员及尸体问题。

丁国钰秘书曾来《汇报团》接待站看过。

7月13日

今晨在市革委会大院内，校外300多名414战士集合讨论形势。汲鹏传达卫戍区刘丰处长听取汇报时谈话：(1)科学馆尸体和伤员由解放军负责运送；(2)中央和市革委会将很快解决清华问题；(3)两派武器一定要上交，要采取有效措施。会上还有科学馆一战士党XX(刚由科学馆摸出来)介绍科学馆情况，414战士为科学馆战友顽强战斗情况深受感动。沈如槐等人来汇报团后去宣传队，汇报了学校里的情况。

7月14日

汲鹏回校开会，决定了我《汇报团》目前政策，加强文攻：(1)对所谓“罗文李饶集团”问题展开反攻；(2)揪出蒯氏反党集团；(3)由《汇报团》加强文攻武卫的宣传。

早上在台基厂因老团撕414大字报，两派吵架。

《汇报团》发表给市革委会【关于科学馆问题的紧急汇报信】。今日宣传车出去两次，宣传、贴大字报。晚上又开会，讨论任务，写信，落实责任。

可靠消息：刘丰12日见414代表后找蒯大富，要他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同时前几天，谢副总理通过吴德对蒯作了三点指示：(1)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2)上缴武器；(3)全面制止武斗。刘丰给蒯一份卫戍区书面指示，要他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但团总部开会，决定顶风拒不执行(此消息已经校部同志访解放军宣传队证实)。

7月15日

“上午蒯大富传达谢副总理、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等首长接见情况，是市革委会开完革委会后应蒯要求接见的。内容是：（1）要蒯交枪；（2）要清华两派提出制止武斗方案；（3）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据悉蒯向首长提出解放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陈、张、刘等4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

“昨夜团匪彻夜不眠，将各楼《井冈山》大旗拔下，将化学馆中武器经西校门向外转移，西大饭厅一带人声嘈杂，通宵不息。《团广播台》大造顶风舆论，扬言若不对“罗文李饶”问题表态，决不停止武斗！”。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说：“在清华支左必须明确表态支持井冈山人”。并发表【重庆《反到底》的调查报告】，总结《反到底》的经验教训，说《反到底》之所以失利是由于“没有进行军事封锁”。

414《红尖兵广播台》发表文章【打掉蒯大富的反骨】，揭露蒯大富拒不执行市革委会、卫戍区关于拆除对科学馆封锁的指示，大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

昨晚和今日团派继续用枪封锁414车辆。今上午414宣传车冒枪弹封锁，又运出【纵火犯蒯大富你逃不掉，“7.9事件”调查】大幅传单400份。《汇报团》打电话与黄作珍、李钟奇同志联系要求接见，但未接通。

朱玉生、杨志军二位烈士家长要求市革委会首长出面解决尸体和伤员运出的问题，并写【给革委会、卫戍区的公开信】。

7月16日

414从动农馆和科学馆两头挖地道快要对接上，由于团派早就估计到414要挖地道，在科学馆和动农馆间挖了一道壕沟，用一个水缸来监测动静。在测准地道方位后，上午10点多，团派用炸药把地道炸开，用手榴弹，步枪封锁，一名正在施工的414杨XX（铸8）被堵在里面。此次爆破使414总部营救科学馆的突围计划最终破产。

解放军驻校宣传队前来了解情况。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严正声明】，指蒯匪践踏【七·三布告】，又一次欠下我一笔血债。团武斗指挥部发表【声明】，说是414地道自己发生“塌方事故”。

科学馆内惨不忍睹，两具尸体无法运出，早已腐臭。20多名伤员伤口感染、恶化，整整100人在炎热之中，为防止枪击中弹，只能挤在楼道内生活。20多天里，未运进点滴食物和蔬菜，临时掘的一口水井远不够使用。

团《前哨台》广播文章【彻底砸烂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说中央在着手解决清华问题。把制止武斗的措施和要求，双方上交武器等说成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插手，说“清华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罗文李饶问题，不能首先制止武斗”，扬言要将武斗“进行到底”。

414《红尖兵广播台》播送文章【蒯大富七次顶风，胆从何来？】，揭露蒯大富在杨余傅黑后台操纵支持下，疯狂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的反革命行径。

《汇报团》大量印发了传单，下午宣传车出去战斗。晚上开会决定明日在革委会前宣传，要求贯彻【七·三布告】精神，立即制止清华武斗。后天开百人会，落实保卫工作。

7月17日

市革委会召开会议讨论【七·三布告】，谢副总理讲话谈到清华问题。据团派传达说：“谢副总理支持蒯大富”，他说【七·三布告】是指广西桂林、柳州等地，北京未发生这个情况。个别单位情况严重，还不象广西。他说：“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也不能诽谤，不能损害。……包括那些武斗严重的学校。要看到那里的红卫兵过去的伟大功绩，不能损害。不能诽谤，有了缺点，可以做自我批评”。“清华两万多人，双方参加武斗的人不到两千吧。可见90%以上的人不赞成、不参加武斗。把什么事都压到市革委会和卫成区头上，我认为是不对头的。”

团广播台反复播送【前进！毛主席的井冈山人】。

414《红尖兵广播台》播送观察员文章【一支颠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在活动中】，揭露蒯大富勾结全国三十多个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派，各地革委会的炮轰派，如辽宁《八三一》、锦州《撮字派》，黑龙江《炮轰派》，广西《四二二》派等参与清华武斗，阴谋武斗征服414，把清华园作为他们反革命的桥头堡。在“7·16”地道爆炸事件中，被绑架的杨XX被团匪严刑拷打，我《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声明，要求蒯匪立即释放杨XX同学。

《汇报团》的宣传车上下午各出去宣传一次，并在革委会前宣传。学校来人，运来一些用具，并运回必需品。

“下午5：30左右老团一卡车人来革委会前捣乱，由北向南，到路口又由南向北掉头返回。喊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414！打倒沈如槐！揪出黑后台！”，……并给我战士及张雪梅、棚子等照相。我战士20余人高呼革命口号回击他们。两派人员在西单、前门、王府井等地互相撕毁对方的大字报、大标语，发生斗殴。”

史料实录

7月18日

上午414在市革委会门前召开第二次形势讨论会，到会者300多人，傅正泰针对校内斗争形势作了发言，指出清华园确实有着反党集团，但不是什么“沈罗反党集团”，而是“大翻个派”。汲鹏也作了发言。

团封锁414通校外的唯一通路东校门。

“团派在五饭厅召开【认真执行中央〔七三布告〕，坚决镇压老保四一四翻天，打倒四一四沈——罗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沈如槐】大会。蒯大富歇斯底里狂叫：……我们吃了豹子胆。团派散布小道消息，说‘7.17’谢副总理讲话支持蒯大富，谴责414。”

中午12:25，414自动控制系82班钱平华从苏州家中返京回校，她还穿着裙子，因不知清华东门已被武装封锁，从该门进入后行至西主楼东侧，遭9003大楼上的团派据点枪击。子弹从左前臂射入从右前臂飞出，横穿胸部，击中主动脉，打断脊椎及三根肋骨肺部多处穿孔。414在主楼前工事的值班人员唐XX前去抢救时遭到狙击，送钱去医院的救护车也遭射击。团派还在汽车楼前打伤414的XXX。钱平华急送医院治疗无效，下午5点20分在医院去世。

414《汇报团》得知消息后，(1)去解放军宣传处汇报；(2)宣传车出动宣传控诉团派（蒯匪）的法西斯暴行；(3)刷标语；(4)汲鹏回校了解情况。

晚上，打电话向市革委会汇报情况，回答：“清华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了，但清华问题不是大学组能解决的，要靠中央根据全面情况来解决，要依靠革命群众来解决。”

夜，414开会，讨论口号和行动措施，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直接、迅速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汇报，并坚决要求谢副总理出来解决清华问题。

7月19日

《井冈山》报登了江青同志重要讲话：“文攻武卫”是对的。

“我赴市革委会《汇报团》就‘7.18惨案’发表【给市革委会的紧急汇报信】，愤怒控诉蒯匪法西斯暴行，强烈要求市革委会、卫戍区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清华武斗问题，贯彻【七三布告】”。“蒯匪胡说我用手榴弹炸伤设备科团匪。《9003卫戍区》发表声明，说我向9003投掷手榴弹，破坏9003抓革命促生产，扬言‘有权利对任何一个出入动农馆、主楼等414据点的行人开枪射击’”。

7月20日

凌晨，刘丰来找汲鹏，要414《汇报团》撤离，我们表明态度并汇报了我

校情况。

“凌晨5时开始，大礼堂团广播站播送【谢副总理7.17在市革委会讨论[七三布告]的会议上讲话】。主要内容：（1）不要轻信谣言、小道消息，防止阶级乱人破坏；（2）批评北京运输公司给北大《井冈山》运派菜，批评地院接待北大《井冈山》；（3）说北京和广西不一样；（4）批评414不该骂蒯大富为“蒯匪”，蒯大富有缺点有错误可以作自我批评。未提及具体制止武斗的办法，如缴枪、拆工事等问题。

团派今日到一些教授家‘借钱’，带手枪手榴弹等，光顾了童诗白、杨律基等家，去时冒充414战士。

上午《团广播台》播送【414造反战士对处理我校问题的看法】，说要首先对沈罗表态才能解决武斗。《团广播台》晚上播送【谢副总理7.17讲话】，有关‘北京和广西不一样’的讲话被删去了。并呼吁：‘热烈欢呼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井冈山的支持！’，‘谁反对谢副总理就打倒谁！’，‘沈如槐反对谢副总理罪该万死！’等等。”

414《红尖兵广播台》播送【414战歌】，【红卫兵战歌】，【造反有理】等音乐。下午播送了【致外地住清华人员的一封公开信】。

7月21日

凌晨，在东校门外埋伏的团派向414进城准备向市委送材料的战士开枪射击，二名战士光XX、陈XX腿部中弹受伤。

下午，500名414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召开【井冈山414贯彻[七·三布告]，制止武斗大会】，汲鹏、傅正泰作了发言，会后抬着几位烈士的遗体游行。

《红尖兵广播台》播送文章：【有感】、【评哈巴狗的叫唤】，《革命到底学习班》的文章【谁反对[七·三布告]就打倒谁！】。《414广播台》播送文章【蒯大富的黑后台你放老实点！】，批评某些人纵容蒯大富违抗【七·三布告】的错误言行。

晚，中央台播送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

7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要办的……】，发表【上海第一机床厂调查报告】。414上街贴大标语欢呼：“要教育革命不要武斗！”，“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团派呼吁：“与沈罗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

今天是江青去年“7.22”讲话一周年，《团广播台》恶毒歪曲江青“7.22”讲话中“要文斗，不要武斗”和“文攻武卫”的精神。强调“不要放下

武器”、“不要天真烂漫”。声称要把清华的武斗进行到底，直到摧垮 414。否则不能缴一枪一弹，不拆任何工事，不拆除对科学馆包围等等。

团总部发表声明，说 414 “炮打谢副总理就是反革命”。

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八项建议，提出立即制止清华武斗的有效措施：①立即停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②双方立即上交武器；③双方立即释放所有对方人员；④双方立即停止武装封锁交通；⑤双方立即停止绑架对方人员；⑥逮捕和惩办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的反革命分子。

上午，因住宿问题 414《汇报团》与市革委会文教组冲突，他们宣布停止办公，但一个多小时后又自动“复工”。下午新华社记者来到 414《汇报团》了解对最新指示的反应及实现的障碍。

晚，汲鹏和谢新佑去解放军宣传队处，得知明日市革委会要在中关村召开二万人的【贯彻〔七·三布告〕制止武斗大会】，我校名额 140 人，按人数比例分配，并说第二天要去清华找二总部。

7月23日

今天城里贴满了三军的大标语：【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贯彻执行七·三布告，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破坏!】。北京卫戍区贴出：【立即停止一切武斗！拆除一切武斗工事!】、【无条件上交一切武器枪支弹药!】等。

校内：《团广播台》连续播送江青同志“7.22讲话”和“9.5讲话”以及文章【高举文攻武斗的神圣大旗，夺取无产阶级化大革命第五回合的最后胜利!】。

《红尖兵台》播送中央【七·三布告】、口号声明，播文章【蒯大富对抗七·三布告手段恶劣，陷害江青同志居心险恶!】，揭露蒯大富歪曲江青同志的“7.22”讲话精神，陷害江青同志对抗【七·三布告】的反革命行径。

《团广播台》播送【市革会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行动计划】。

《红尖兵》台继续播送【七·三布告】，同时播送主席【七·一八批示】、口号及短评，欢呼毛主席的【七·一八批示】。

今日为全市统一行动第一天，下午游行队伍路过清华门口，没有进校。

凌晨 0-5 点，414 在城里出车贴标语：【认真贯彻执行七·三布告】、【强烈要求制止清华武斗】等。革委会军训团来人通知 414《汇报团》说大会不开了，原因：有暴雨，首长没时间不能去。

北大两派大武斗，以致使公共汽车断路。

传来消息：1) 总理对新疆代表的讲话。2) 蒯、韩等在北航开【造反派

组织会议】，蒯作了发言：①除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②现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问题，而是反之；③全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内战。3、曾思玉同志讲到清华《井冈山》等四组织去武汉搞武器，说：“你们就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将来埋葬在一起。”

晚上，《汇报团》开形势讨论会。

7月24日

上午414《汇报团》部分同志去北医三院检查身体，准备明日为战友献血。

下午在八宝山小礼堂为钱平华烈士开追悼会。

7月25日

“今天是全市行动第二天，街上游行队伍比昨天多，但只有100多人进清华，仅到二校门呼口号即离去。团广播台今天开始积极起来，播送《武斗指挥队》的【关于贯彻七·三布告的决定】。还说414沈罗集团是反革命，对抗【七·三布告】，应进行专政。晚11时，突然广播声明说414动农馆向团防区一教发射二发洋炮搞武斗升级，对抗【七三布告】。”

《汇报团》多次打电话找刘丰同志要求谈问题，答曰：“刘丰还没来”，“去西山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上午老团来市革委会前刷标语：【清华414在革委会前聚众闹事，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示威罪该万死！】并贴小标语，散发传单，向我414寻衅，受到严词痛斥，半小时后开卡车而去。

下午《汇报团》成员讨论形势和任务，沈如槐介绍校内情况，讨论无结果。晚，各系负责人开会，认为宣传工作应把重点放在落实【七·三布告】上，决定7月27日开第二次【贯彻【七·三布告】大会】，印发海报。

7月26日

凌晨，《414广播台》在主楼正式播音，播送观察员文章【胜利在望】和《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发表关于制止清华武斗的第二次严正声明】。

上午，414《汇报团》发表【关于在北京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三条紧急倡议】，再次向中央呼吁，要求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对清华大学实行军事管制。

今晨414汽车由学校出来时，蒯匪又开枪射击。

《汇报团》继续与刘丰同志联系，要求汇报情况，情况与昨日同。

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上午11点多电话指示：“清华414准备7月27日在

市革委会门前召开会议是不对的，不应在市革委会门前召开，如果这样做是要犯错误的。”传达者：阮恒。

下午5点军训办公室来人，交电话记录。

《汇报团》完成给市革委会、卫戍区的第三封公开信。

晚，17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由《8341部队》任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主任张荣温召集，北京约61个工矿企业的代表在新华印刷厂开会，响应毛主席号令，商议组织《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决定第二天上午开进清华大学，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

7月27日

上午，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1个工矿企业3万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8341部队、北京卫戍区，海军等军代表配合下（总指挥为张荣温）从四面八方开进清华大学。工人们手持毛主席语录和【七.三】、【七.二四】布告，对两派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进校。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全部队伍必须于11时开进清华校内。

约9至10时，工宣队各路队伍抵达清华南门、西门（主要队伍在此）及东门。

工宣队到达主楼时，414总部立即决定“无条件支持、配合宣传队的行动”，拆开路障，引导工宣队进入主楼，并在西主楼与工宣队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不到一小时，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于10点半左右公开广播。工宣队深表满意。

414现任《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但燊带队，带宣传队到414各个据点，敞开工事由工宣队接管。

团派闻讯，武斗总指挥任传仲带队带武器赶至西门阻拦工宣队。由于自南门等地先进来的工宣队员开通西门，使整个工宣队於中午时分进入清华校内。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

中午，工宣队进入科学馆，查缴武器，馆内414人员全被带出，坐在礼堂前草坪上听候工宣队安排。工宣队在他们周围排了几层“人墙”严密地保护，有团派试图冲击他们，被工宣队挡住了。两个多小时后，这100多人安全地到达西主楼。

11时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让人转告），工宣队要开进清华，要团派大力支持工宣队。

12时多，蒯大富从北京站赶回，马上召集团派总部会议，决定：（1）紧

急上告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2) 命令各据点抵抗工宣队，必要时可使用武器。随后把抵抗的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

13 时多，静斋（团派总部所在处）的团派队伍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

约 13 时，工宣队包围 9003 楼后，拆除楼外工事、障碍，进入楼内。团派 30 多名守军逐楼层拼斗，打伤 10 多名工人后退至楼顶。（待晚上团派的 60 多人增援队伍攻打大楼时又迅速冲下，内外夹攻，使团派重新占领 9003 大楼。该楼的团派直到 7 月 30 日中午才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撤出，这也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个据点。）

14 时，蒯大富赴北京市革委会告状，他责问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学校打得—塌糊涂？”，“不要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我们就以死—拼”。

14 时至 15 时许，团派 60 余人在明斋驱赶工宣队。

15 时许，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所、乙所、工字厅的工宣队 40 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

16 时许，配合明斋、三院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天黑时袭击丙所。

17 时许，10、11、12 号楼的被包围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这时，从 414 那儿上缴的武斗用柳条帽、棍子等都武装到工宣队手中。414 给有些工宣队员送饭，用汽车帮他们把伤员运送至医院，广播用大喇叭也全缴给工宣队用。

17 时至 20 时，住在 13 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冲出大楼加入袭击工宣队队员的活动。

自午后至深夜，第一教室楼等地的团派武斗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工宣队频频出击。

在市内，晚饭后，在谢富治、吴德、工宣队代表与蒯大富参加的会议上，谢富治命令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谢富治指示蒯大富与工宣队代表—起立即回清华实施上述命令。

20 时，与工宣队代表返回清华的蒯大富被带至清华园中学—间教室，与工宣队的主要指挥者、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迟群等人商讨停止武斗事宜。经过争吵达成四项协定：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武斗据点。双方约 22 时 45 分签字后，蒯大富与工人、军代表前往设在明斋的《团广播台》播出上述协议。

签字前，蒯大富又在另—房间召开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 30 多人参加的会

议，商量对策。蒯讲了对抗下去的危险性，他说：我今天跑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医院已经住不下了，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拼命。我们只有两条路：1)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2)是退出清华”。在场多数人反对逃跑，表示要留下来继续打。蒯又说：“如果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下场一样。这两路都是死路。唯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会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烈争吵，会议决定7月28日凌晨2时30分前，团派全部人员携带武器撤离清华。团派头头及武斗的大批人马撤至北航。

这一天，12个小时（从正午到子夜）内，工宣队（工人和军代表）有5人死亡，有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轻伤者582人，被抓者143人。工宣队扣留了100多名团派人员。

17时30分，在10号楼一楼楼道内，王松林（工人）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

18时，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张旭涛（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18时，撤至12号楼西北面场地的潘志洪（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22时，在9003三楼一房间里休息的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被团派用长矛刺死。

23时20分，9003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

7月28日

凌晨4时，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在昌平200#，因司机驾车瞌睡，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截车，翻车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2人，炸伤5人。

凌晨5时左右，蒯大富和陈育延、张树有、段永基翻墙出学校，到北京电报大楼给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发紧急电报，告知清华大学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并要求毛主席接见。

凌晨3时30分到8时30分，毛主席接见了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蒯

大富、王大宾五大领袖。蒯大富直到早晨7点才赶来参加接见。

下文为蒯大富传达的五大领袖整理签字接见时毛主席的讲话：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光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是还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都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要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把他消灭。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你们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学校内，得到毛主席接见蒯大富的消息后，团派似乎得到了鼓舞，固守9003大楼的团派打出大标语：“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继续顽抗。工人们不满了，他们说，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死了人的工宣队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见。工人们纷纷提出质问：工人阶级到清华制止武斗到底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愤怒的工人们首先把怨气发到团派群众身上。28日那一天，工人们看见团派就打。只要从楼里出来学生，工人们就将他围住，问是老团还是老四？是老团的就揍他一顿。

毛主席在接见五大领袖时还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

史料实录

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

.....

7月29日

北京第二机床厂、北京光华木材厂、北京起重机厂的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前往北京市革委会。揪住蒯大富不放，同蒯大富进行辩论，要跟蒯大富算账。

北京市革委会与卫戍区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清华的武斗情况时这么说：“关于清华问题：28日上午我们在工人中做了工作。下午谢富治、温玉成等同志又同聂元梓等五人一起到清华，又向工人做工作。一方面缓和工人同清华学生的紧张空气，一方面鼓励他们继续帮助清华彻底解决武斗问题。因为一些工人伤亡，许多工人情绪激愤，同蒯大富一派对立情绪很大。经过工作以后，工人同志姿态很高，虽有意见，但许多人表示要照顾大局，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之后又到团派做了工作，富治同志给他们讲了话。蒯大富等当时表示，承认工人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们在此问题上犯了错误，要向工人同志道歉，并要张贴大字报，欢迎工人宣传队宣传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坚决拆除工事，要交武器。接着（富治同志）又携同蒯大富到工人那里，蒯向工人表了态。……清华整个情况已有很大好转。”

蒯大富作检讨：“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向首都工人阶级保证，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一定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一定不辜负首都工人阶级的期望和爱护。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无条件拆除一切工事，上交一切武器，将挑起武斗的少数坏人揪出来，条条落实【七·三布告】，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永远做首都工人阶级的小学生，做劳动人民的一头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8月5日

毛泽东将巴基斯坦外宾送的芒果转送给工人宣传队。

8月15日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天，毛主席终于接见工宣队代表，工宣队拿到了“尚方宝剑”。当天夜里即8月16日凌晨，工人宣传队要求清华两派组织都撤消，成立联合的《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且宣布长期驻在清华大学。

8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毛主席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8月28日

工宣队收缴武器，至今天，共收缴轻机枪一挺，步枪、手枪、冲锋枪 38 支，土造步枪、手枪 177 支，土造炮 57 门，手榴弹 9 枚，土造手榴弹 1208 枚，土造地雷 218 枚，弹药 6217 发，长矛 2820 根。

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造成了 18 人死亡，1100 多人负伤，30 多人终身残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 1000 万元。

68 年 9 月——69 年 1 月

工宣队在全校清理阶级队伍，开批斗会，举办各种办学习班，检举揭发、坦白交待等，立案审查 1120 人，定为敌我矛盾的 167 人，133 人定性错误，非正常死亡 24 人。

1969 年 1 月 28 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新华社》讯：“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资料来源】

本书中摘用了文革时期清华各派和战斗小组编写的大事记、动态、小报、大字报编选，个人的当时日记、记录，也引用了已出版的回忆文革文章等其他资料：

- 《为人民》编大事记 (1966 .6 .8 - 1966 .9 .16)
- 《北斗评论》编大事记 (1966 .12 .19 - 1968 .2 .24)
- 《冲霄汉》编大事记 (1966 .12 .1 - 1967 .3 .14)
- 《冲霄汉》编大事记 (1967 .3 .14 - 1968 .1 .23)
- 《114 通讯》 (1966 .11 .6 - 1967 .1 .15)
- 《孺子牛》编的《动态报》 (1966 .11 .30 - 1967 .1 .10)
- 《房 001 班部分同学》编大事记 (1966 .4 .15 - 1966 .9 .15)
- 《铁锤》战斗组编大事记 (1966 .6 .15 - 1966 .8 .28)
- 《风雷激》(物六 0 四)整理“8 .24 事件”(1966 .6 .19 - 1966 .8 .27)
- 《403》战斗组(水利系)编大事记 (1966 .8 .18 - 1966 .8 .26)
- 《汇报团日记》片段 (1968 .7 .8 - 1968 .7 .26) 无名
- 《清华百日武斗大事记》手抄本 (1968 .4 .20 - 1968 .7 .26) 无名
- 《一个清华红卫兵领袖的自白》沈如槐 (1968 .2 .25 ~ 1968 .8 .1)
- 《一叶知秋》唐少杰
- 《史实与断语》沈如槐
- 《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孙维藩
- 《日记》原蜀育、陈育延等数段
- 《四十年前的那一天——我所亲历的清华“530”》李自茂
- 《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合订本》中共北京新市委工作组资料组编
- 《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专辑》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公社合编
- 《大字报选编》其它专辑
- 《井冈山》报 (1966 .12 .1 - 1968 .8 .19)
- 414《井冈山报》 (1967 .6 .18 - 1968 .6 .10)
- 《井冈山通讯》部分
-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
- 《清华九十周年校庆》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注 释】

清华文革前校系级领导干部名单及职务

- 蒋南翔 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高教部长、北京市委常委、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
- 刘 冰 清华市委常委、第一副书记、工会主席
- 高 沂 高教部副部长、清华市委常委、副书记
- 胡 健 清华市委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监委书记、人事处长、政治部主任
- 艾知生 清华市委常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 何东昌 清华市委常委、副书记、教务处长、工物系系主任
- 周家恂 清华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 李传信 清华市委常委、兼无线电系主任、党总支书记
- 邢家鲤 清华党委委员 教务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
- 张慕津 清华党委委员、共青团团委书记、团市委委员、团中央委员
- 陈圣信 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监察委员
- 罗征启 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 方惠坚 清华团委副书记、监察委员
- 贺美英 清华团委副书记
- 滕 藤 清华市委常委兼工化系副系主任、党总支书记
- 陶 森 清华电机系党总支副书记
- 张 维 清华党委委员、副校长、工程数学力学系系主任
- 吕应中 清华市委常委、核研院（即 200#）党总支书记
- 余兴坤 清华党委委员、工物系总支书记、系副主任
- 谭浩强 清华共青团团委副书记
- 承宪康 清华共青团团委副书记
- 单德启 清华共青团团委副书记
- 李寿慈 清华市委常委、副校长、校务委员、党委统战部长
- 李恩元 清华市委常委、人事处副处长、监察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
- 汤纪敏 清华行政处副处长
- 何介人 清华党委委员、教务处副处长、武装部部长
- 李 康 清华教务处副处长

史料实录

- 林 泰 清华党委委员、哲学教研组副主任
- 郝根祥 清华党委委员、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党办主任、党委保卫部部长
- 朱志武 清华校长办公室主任
- 李酉山 清华冶金系系主任
- 李麟漠 清华党委委员，冶金系副主任
- 王遵华 清华党委委员、电机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
- 蒋企英 清华党委委员、动农系总支书记
- 夏镇英 清华党委委员、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总支书记
- 金希武 清华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系主任
- 宋镜瀛 清华动农系系副主任
- 梁思成 清华土建系系主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北京政协副主席
- 刘小石 清华党委委员、土建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
- 高景德 清华党委常委、科学生产处处长
- 凌瑞骥 清华党委委员、自控系党总支书记

文革中中央派来工作组主要成员

- 叶 林 清华工作组组长，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 周赤萍 清华工作组副组长，中将，曾任云南省委书记，时任冶金部副部长
- 杨天放 清华工作组副组长，曾任沈阳市副市长，时任林业部副部长
- 张茜薇 清华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时任化工部合成纤维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
- 王光美 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文革中自称普通工作组组员，实为工作组决策者

清华文革中部分红卫兵组织

(按时间顺序排列)

研究清华文革中红卫兵各组织情况是一个大课题，从它们的组成时间、背景、人员、主要观点到解散……，都可以反映出清华运动的全貌。希望研究文革者关注。本文只是按书中时间顺序把各主要红卫兵组织做一索引，（本书收集资料不够全面，敬请原谅）

《临时筹委会》即“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7月29日，工作组宣读新市委关于撤出工作组的决定后，叶林提议由原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临时筹委会》，负责“立即改选”和“日常工作”。后简称《临筹》。

《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1966年8月3日，谭力夫关于对联讲话传来学校，各系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简称《贫协》，后于8月4日总理讲话后又解散。

《自控系红卫兵》1966年8月4日，由刘菊芬出面组织成立。

《八·八串联会》1966年8月8日，针对《临筹》提出的“8.7建议”，唐伟、陈育延、吴栋等人发起的主张继续辩论工作组问题的同学所组织的串联会。几天后核心组发展有陈楚三、刘万章、陈继芳、段云富、朱德明、吴建军等。

《八·九串联会》1966年8月9日，由不主张把工作组问题辩论到底，坚持打黑帮的一派同学所组织和召开的“尽快打黑帮”串联会。

《敢死队》1966年8月18日，部分《自控系红卫兵》组成。

《清华大学红卫兵》1966年8月19日成立《临时总部》。基本是《临筹》的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主要战斗组和代表人物有：《梅花》（李黎风）、《越砸越硬》、《雪莲》（王同顺）、《红四军》（孙炬）、《革命建设兵团》、《红旗手》、《潜水艇》、《1018》、《敢死队》（胡伊朗）、《红矛》、《红雷》等。1966年9月28日，其领导人宣布自我罢官。12月15日内部成立《造反兵团》，18日通令解散《清华大学红卫兵》，烧毁大印。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1966年8月27日日成立。吴栋、陈育延、唐伟等《八·八串联会》的人于1966年8月22日发起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9月10日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8月27日成立《临时

总部》。

《东方红公社》1966年8月28日，由唐伟、陈育延、陈继芳等发出成立呼吁。

《红战友公社》1966年8月29日，由《清华大学红卫兵》针锋相对成立《红战友公社》。

《临时主席团》1966年9月16日在礼堂召开清华【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以举手的方式通过《临时主席团》，成员和《临筹》一个班子，刘涛被推举进入。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1966年9月23日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为召集人，宣布成立。发表了【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宣言（草案）】，于1966年9月24日正式成立。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1966年9月30日，因不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的右倾，唐伟、陈育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成员为《向日葵》、《811》、《铁锤》等战斗组的主要负责人。

八八《东方红公社》1966年10月4日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外围组织。

《红教联》1966年10月28日由土建系以陶德坚为首的教师组织，核心组成员还有俞善乐、林贤光、徐莹光、张家廉等七人。11月底改成《红教工》，成员扩大到教职工范围。主要战斗组有《1111》、《卫东》、《荡涤》、《巨浪》等。

《红旗红卫兵》成立的确切日期不详，主要负责人王小平、唐风标等，于12月19《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后解散。

《延安红卫兵》成立的确切日期不详，于12月19《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后解散。

《遵义红卫兵》简称《遵义》，成立的确切日期不详。

《红旗赤卫队》成立的确切日期不详。

《天安门战斗兵团》1966年12月15日《井冈山》、《八·八》、《临时总部》所属部分战斗组成立。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6年12月19日，由蒯大富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唐伟、陈育延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刘泉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召开联席会议联合起来成立的。《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红旗赤卫队》、《忠于党红卫兵》宣布解散，加入《井冈山》兵团。

《二十八团》1966年12月24日，由《雄关漫道》（臧令瑜）、《八一》（《第一

号炮》李自茂)、《第一星火》(张兴华)、《烈火》(戴国桢)、《打落水狗》(孙耘)、《井冈志》(吴文忠)等战斗组发起成立,矛头直指刘邓,是12.25大行动的主力。主要战斗组还有:《第一红岩》、《东风烈》、《冲霄汉》、《风烟滚滚》、《金戈铁马》、《叛逆者》、《险峰》、《冻死苍蝇》、《锔未残》、《照妖镜》、《捉鬼队》、《老实话》等。

《毛泽东思想纵队》1967年1月2日由唐伟发起成立,主要战斗组有《向日葵》(唐伟、陈育延、吴栋)、《铁锤》(段志红、陈家国)、《红山鹰》、《曙光初照》、《第一风雷》、《老百姓》、《万里长城》等,于1967年3月11日宣布解散。

《八.八纵队》1967年1月5日成立,主要发起人宿长忠、沈如槐,主要战斗组有《千钧棒》、《第二探照灯》、《暴风骤雨》(郭仁宽)、《八八风雷》、《换新天》等,于1967年3月11日宣布解散。

《捉鬼队》电机系的《雪莲花》、《傲霜雪》、《游泳》、《在险峰》、《冲天笑》、《652—1》等战斗队,因67年1月6日把王光美揪回学校,“智擒王光美”时打出《捉鬼队》的大名而成名,后成团派组织中武斗骨干力量。主要负责人李介谦、李振言等。

《天安门纵队》1967年1月7日成立,主要发起人为孙怒涛、汲鹏,主要战斗组有《不怕鬼》、《轮机兵》、《第一湘江》、《锔未残》、《巴黎公社》、《第一燎原》、《沧海横流》等,于1967年3月2日解散。《天安门纵队》各战斗组在三、四月份辩论“整风”、“干部”问题上发生分歧、分裂,分别投向《二十八团》和组建《三七战团》。

《毛主席警卫团》1967年1月成立,主要发起人刘万章,主要战斗组有《红色小老虎》、《从来急》等,于1967年3月2日解散。

《北京纵队》成立日期不祥,主要战斗组《照妖镜》等,1967年3月2日解散。

《中南海纵队》成立日期不祥,于1967年3月2日解散。

《东方红纵队》1967年1月成立,主要发起人陈楚三,主要战斗组有《战地黄花》(陈楚三)、《云水怒》(周泉缨)、《刺刀见红》(尹尊声)等,于1967年3月11日解散。

《第二办公室》1967年2月27日成立,由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陈继芳负责专管我校有关干部问题。414总部成立后《二办》为团派管理干部问题的机构。

《414革命串联会》4月13日晚20多个纵队派主要战斗组召开形势讨论会,说鉴于兵团总部已经不能领导我校开展对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批判，决定发起“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4月14日召开第一次会，并贴出【414串联会成立公告001号】。于1967年4月16日正式更名为《四一四革命串联会革命委员会》。

主要战斗组和代表人物有：《千钧棒》（沈如槐）、《第一湘江》（孙怒涛）、《轮机兵》（汲鹏）、《云水怒》（周泉纓）、《不怕鬼》（黄瑞和）、《战地黄花》（陈楚三）、《刺刀见红》（尹尊声）、《第一锿未残》（高季章）、《巴黎公社》（段云富）、《暴风骤雨》（郭仁宽）、《八八探照灯》（张雪梅）等。

《01至12部队》1967年4月30日，团派针对老四各系有分部，也按系编成01至12部队，成立自己的核心组。《28团》成员成为各系部队核心组。后来又改编为《红X团》。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7年4月30日，兵团总部单方面宣告成立。由蒯大富任组长，由群众组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干部代表组成，声称这是清华最高权力机关（简称《革筹》）。414派不予承认。

《三七战团》大约1967年4月成立，发起人孙怒涛、汲鹏。以原《天安门纵队》各战斗组中支持赞同414观点的成员为班底扩充组建而成。

《东方红战团》大约1967年5月，由414派中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毛主席警卫团》四个纵队的战斗组组建。

《五七串联会》1967年5月10日成立，主要发起人栾德富，希望两派能多做自我批评联合起来。后来成立《五七战团》。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1967年5月29日，《414革命串联会》不满于蒯大富把持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在对三结合班子有争议情况下，匆匆成立革委会，从《井冈山》中拉出另立总部。总部负责人为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刘万璋、汲鹏、张雪梅、陈家国。当时暂留在414串联会的宿长忠、蒋南峰等不久均成为总部核心组成员。

《6.24战团》1967年5月31日，由陈继芳、刘才堂发起成立并负责的激进团派组织。第一任务就是向414总部所代表的保守思潮宣战。

414《干部办公室》1967年7月2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有陈楚三、王学芳、文学宓、徐锡安等。

414《斗批改办公室》1967年7月2日成立。

《二七战团》1967年8月8日，由414中工人组织，其前身是1967年6月1日行政处工人建立的《六·一战团》。

《清华大学井冈山联合总部》1967年9月21日两派组织签署了联合协议，取

消两总部，成立《总勤务站》9月24日改名为《联合总部》。在1967年11月8日确定33人《联合总部委员》名单。两派后来又为结合干部由辩论到上纲上线，发展到武斗。最后在1968年7月27日，由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校接管后，两派组织同时消亡。

《革战团》成立时间不详，是团派的工人组织《革命职工战斗团》的简称。

《斗私批修联络站》1967年10月3日，团派中以刘才堂、陈继芳、崔兆喜等为首观点较强硬的人成立，认为“清华两派的联合是缺乏基础的”，批判“联合就是一切”、“无条件联合”。

《革命到底学习班》1967年12月21日，414为营救陈楚三进驻公安局，简称《到底班》。主要负责人张雪梅、周忠东。后来借为陈楚三平反把矛头指向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直至1968年3月22日撤回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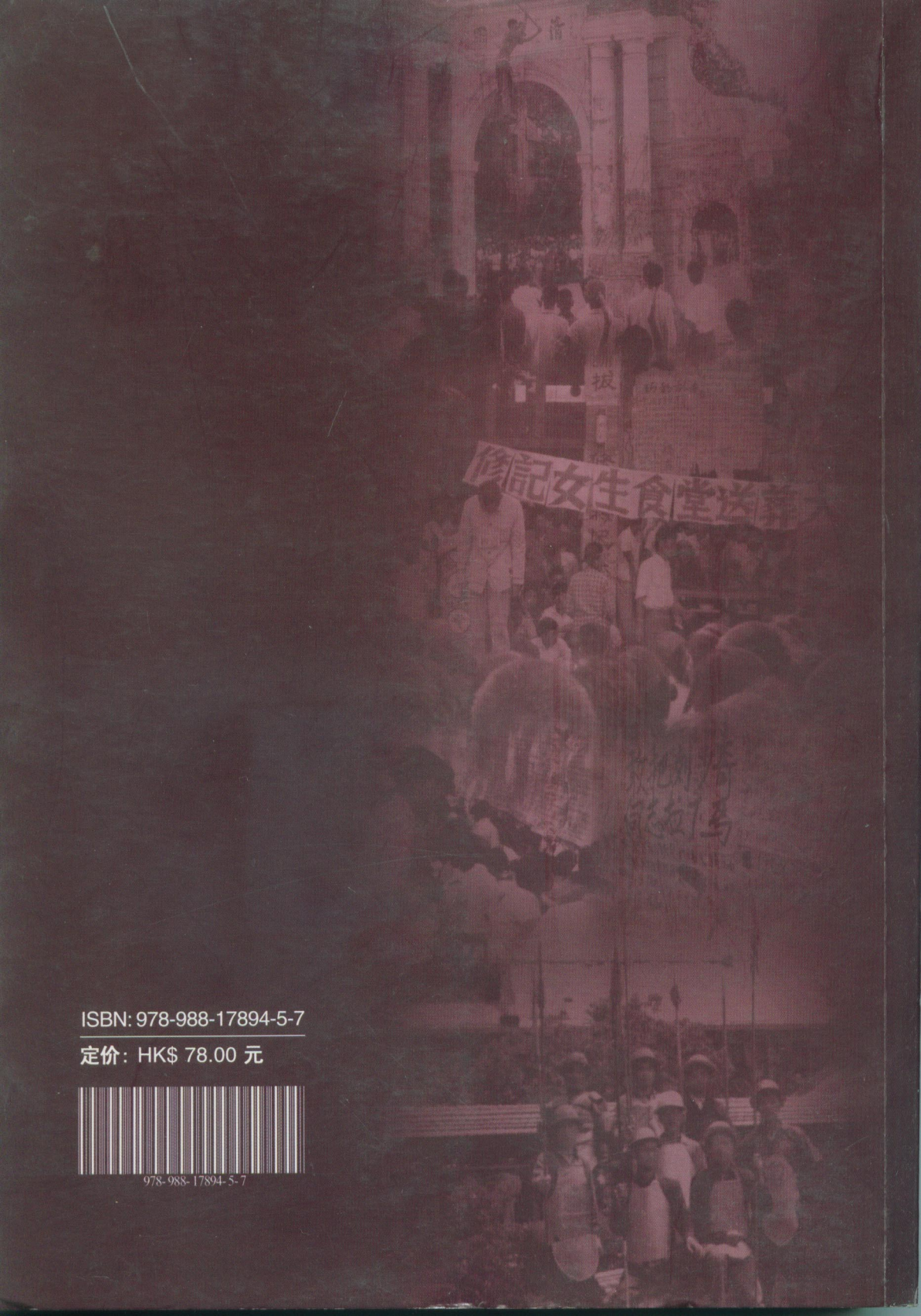
《工总司》1967年12月19日成立，团派的工人组织《革命工人总司令部》的简称，主要负责人校医院何光永等。

《革工总》1968年1月3日，414派的工人针对团派《工总司》而成立的《革命工人造反总部》简称，主要负责人为李茂林、吴国梁、刘复生、刘洪文等。

《李文忠学习班》、《好八连学习班》414派中“武卫”应急的团队。

《12.25战团》成立时间大约在67年8-9月左右，414派中一个主张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的团队，认为两派不是国共两党战斗，反对武斗。主要发起人段云富、林功时、魏洪波、李士林等七人。人数最多时一次游行有300多人。

《414汇报团》全称《清华井冈山414赴市革委会汇报团》。1968年7月8日开始，校外414人员驻守在北京市革委会外，是向上反映清华武斗情况，强烈要求市委立即制止清华武斗的组织。7月27日工宣队进校后，人员撤离回校。



ISBN: 978-988-17894-5-7

定价: HK\$ 78.00 元



978-988-17894-5-7